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第 183 册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北京圖書館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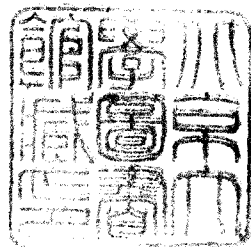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183 册





第一八三冊目錄

齋翁自訂年譜	一
侯官嚴先生年譜	一七七
松壽老人自叙	一九九
且頑七十歲自叙	二一一

古人無所謂年譜有之則後人景仰前哲綴緝其言行事跡參比而爲之無自訂者自訂自謬始謬曷爲自訂記一生之憂患示訓子孫乎憂患士之常非也記學問乎學殖薄而無專長粗窺文字而不足離古人自立亦非也記出處乎本於親訓夙無宦情迫而強從前不足三月後不過二年不足記尤非也然則曷爲自訂夫今之世非中國上下五千年絕續之會乎五帝以前史所不能質言者吾不敢知由今日而企五帝之世其國體爲君主則可斷言嬗民主而開天尤非今莫屬也惟君主故更數十年或數百年必有爭爭故預其爭當其爭者千萬人蒙其害而一二最强伯善爭者享其利利至於無饜足而莫之止乃

復有爭此大較也民主啓於法於美亦千萬人不勝一二人專與爭之害而爲此制制此者以減害以平爭爲此善於彼之冀幸我踵而行之十有四年矣散一二人之專爲千萬人所欲之專而爭如故合千萬人之爭附一二人之爭而爭逾甚其故安在一國之權猶鹿也失而散於野則鹿無主衆人皆得而有之而逐之而爭以劇一人捷足而得之則鹿有主衆無所逐而爭以定此雖名法家言而事實如此不可誣也然一人獨有衆之所欲得而又私而不善公諸人則得亦必終失夫私也若何而善公諸人則孟子所謂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也世固不能皆舜禹也不能舜禹而欲其公固莫如憲法自清光緒之

季革命風熾而立憲之說以起立憲所以持私與公之平納君與民於軌而安中國億兆人民於故有而不至顛覆眩亂者也主革命者目爲助清清又上疑而下沮甲唯而乙否陽是而陰非徘徊遷延而瀕於澌盡前此遷延徘徊之故雖下愚亦能窺其微雖上聖不能警之寤謬當其間有一時一地一人一事之見端而動關全局者往往親見之親聞之當時以爲恨後時則且以爲不足道然而黃帝以來五千年君主之運於是終自今而後百千萬年民主之運於是始矣烏乎豈非人哉豈非天哉謬年二十有二始有日記至於七十歷四十有八年視讀古史殆易數姓此四十八年中一身之憂患學問出處亦嘗記其大

者而莫大於立憲之成毀不忍舍棄撮爲年譜立身行己本末  
具矣系日於年固有事在以供後之作史而論世之君子儻亦  
有所取裁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張謇

菴翁自訂年譜卷上

清咸豐三年癸丑五月二十五日卯時生於海門常樂鎮今敦裕堂前進之西室一歲

余家自先高祖由石港遷金沙場東五里廟河南頭總清嘉慶元年先曾祖率先祖年裁八歲先祖兄弟三人府君第三家頗溫飽先長伯祖既娶分爨就田於餘中次伯祖不勤農業外出不歸先曾祖母特愛府君幼從學村塾年十六歲時在塾聞母猝病急歸省已噤不能處分後事既葬家日蝕於前嫁長姊之族誘之博覆焉外曾祖東臺耕茶吳聖揆公爲小盜商於金沙場無子止一女習知府君

忠樸被給家落憐之贅爲壻如子命生子兼祧吳氏時當  
嘉慶中葉嗣胤日繁慮爲外家累乃遷西亭旋外曾祖亦  
遷海門常樂鎮兼治小農先祖命先君月走七十里一省  
視有事則留數日或旬事竟始歸以爲常外曾祖父卒外  
曾祖母高年獨居聞人稱先母在室之勤孝命先祖父祖  
母爲先君聘娶而侍外曾祖母申外曾祖命生子後吳先  
母金氏故與外曾祖母同貫東臺也時爲清道光之季先  
君始娶於葛生伯兄譽（小名長源）三十年金太夫人生  
仲兄暮（小名長慶）咸豐元年生叔兄譽（小名長春）三  
年譽生（小名長泰）十一月先祖卒年六十有六

四年甲寅二歲

葛太夫人生弟警（小名長發）

五年乙卯三歲

七月外曾祖母殷卒年八十有一

六年丙辰四歲

通海大旱蝗自北至作風雨聲輒蔽天日落地積厚二三寸戶外皆滿先君先母指謂此害人物飢民滿道見袖餅嚙者輒攫先母雜蠶豆作飯見乞者恒輟箸予之余時能俛檻拾棒擊蝗矣 冬先君始教識千字文

七年丁巳五歲



正月三叔父來知余已識字命背誦千文竟無譌三叔父  
喜先君先母亦喜遂命隨伯仲叔三兄入隣塾從海門邱  
畏之先生大璋讀命名吳起元名仲兄吳慶華叔兄吳首  
梅

八年戊午六歲

仍從邱先生讀 夏大水塾前橋與水平余隨三兄上塾  
行後過橋落水邱先生訝少一人亟出視見水涌動伏橋  
援之起

九年己未七歲

仍從邱先生讀 七月仲兄與隣兒嬉溺水殤年十歲

十年庚申八歲

仍從邱先生讀 三月先祖母吳卒年六十有四先君治喪於西亭余與叔兄輒據案習字記小帳一族兄挈游城隍廟入後宮神夫婦二偶像坐特高重宇陰闕族兄命揖甫揖坐上筆筒籤筒翻倒作聲余驚而啼道士奔集撫而慰之自是先母戒後勿入廟 先母挈叔兄與余往東臺追薦先外祖母之喪

十一年辛酉九歲

仍從邱先生讀

清同治元年壬戌十歲

仍從邱先生讀

二年癸亥十一歲

自五歲至是七年讀三字經百家姓神童詩酒詩鑑畧千家詩孝經學庸論孟畢始授詩經國風二冊學屬對三四五字非特不知四聲并平仄聲亦不了解先生命屬對法以上下左右晝夜黑白相對如是推類先君見以日懸天上對師所命月沈水底句而喜謂可讀書謀於三叔父明年延師於家是年江南猶陷於寇避地之人時有至者余聞人誦滕王閣序於市募錢久之耳熟問先君曰若豈不以關山難越四語訴苦乎先君頷焉

三年甲子十二歲

八月湘軍克江寧復之 先君於住屋外別治一室室外  
有五柳因名仿陶書屋正月延西亭宋蓬山先生效 叔授  
叔兒五弟與謇三人讀無僮僕灑掃糞除諸役皆三人任  
之先生檢視前所讀書音訓句讀多誤令自學庸論孟始  
盡易新本授令重讀既背更授自日三十行漸增至六七  
十行或百行亦授四聲或就三字經四字鑑千家詩爲說  
故事一日先君在塾有武弁騎而過門外者先生舉人騎  
白馬門前去命對應曰我踏金鰲海上來先生大喜先君  
亦喜甚歸告金太夫人太夫人曰兒誠可喜但勿過譽之

成敗未定也 是年五月先生應歲科連試復病足罷課  
幾兩月 六月先君命與叔兄五弟隨傭工鋤棉田草大  
苦乃益專意讀書 十一月先生應江南鄉試子璞齋先  
生琛獲中先生又爲摒擋諸事計在塾教授不足六閱月  
也在塾之日先君必朝夕起居致敬禮

四年乙丑十三歲

三月二叔父卒年四十有六 是時宋先生年五十有八  
故患喘夜寐恒短感先君先母於其服食起居忠敬有加  
又以上年曠課久爲歉督余益嚴日授生書嘗再量難易  
爲多寡讀則抗聲先之讀而諧則稱獎之余兄弟故與同

寢室牀相接即寢寐未熟間問他事或問日所讀書義若何意愜則次日告先君而稱許是歲讀論孟詩書易孝經爾雅竟學爲五七言詩試帖自二韻至六韻制藝作講首先生每歸必挈與俱亦令至西亭詩社分題作詩或限字爲詩鐘

五年丙寅十四歲

讀禮春秋左傳作八韻詩制藝成篇第一題爲有心哉擊磬乎州試題也先生命先作一破余破磬能傳心心以磬傳矣遂命廢續終篇 五月餘東竈民以禁米出江并與鹽商爭蕩之故鄉人推諸生許朝楨爲首抗不遵禁毆傷

州役州移鎮營會緝仍抗門傷營兵兵有墮水死者知州  
以匪亂報督撫請兵巡撫李鴻章檄提督張紹棠吳慶華  
統二營臨剿逮許戮焉事解而鄉人之驚惶逃徙徧數十  
里而月不絕 六月先生以兵警歸未幾病卒時方盛暑  
先君聞訊即挈余兄弟星夜赴其喪任經紀喪費 先君  
命至西亭從宋紫卿先生琳讀宿膳其家先生蓬山先生  
之從子也

六年丁卯十五歲

仍從學於西亭間從璞齋先生問業讀周禮儀禮苦儀禮  
難讀亦不甚了解余先世祖父由口口相傳爲三姓街張

氏顧三姓街族譜久不修而先世又率務農先君性慷慨  
貧時亦濟人急既業商稍裕益事周恤里人因目爲富通  
俗凡三世無隸名學官爲生員者名爲冷籍子弟與試則  
學官及廩膳生中之爲認派保者必鉤聯多索費三姓街  
族人兆彪字嘯谷者以武舉經商起家自兆彪習武中舉  
族習武中舉者咸同兩朝先後殆十餘人兆彪嘗憾族自  
道咸後無文士其於族派則先君同輩行也嘗語紫卿先  
生令余應試而其人爲兩宋先生所不慊先君惟兩宋先  
生之言是從璞齋先生有素所諗之如臯人張駟因欲余  
認駟爲族先試如臯不得當再試通



七年戊辰十六歲

仍從學於西亭正月璞齋先生介紹張駟與先君晤識駟兄駒駒子銓前卒計以余爲銓子報名注籍試但一場取有名而已試文與駟孫易寫一試即返州試如之許院試雋酬以錢二百千不雋但爲任駟子與孫之試費以是爲計大巧而值大廉先君疑不可璞齋先生謂茲事法當然不然不諧且戒毋令先叔知而泄乃名余曰育才駟孫故以貧讀書於縣之撫幼塾塾不徵學資而給食就學子弟以字分次其入塾之年駟孫名育英故蒙其字而名余余與先君心皆不安顧已應縣州試無如何也十月應院試

學院爲鄞縣童侍郎華題爲裨謔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  
人榜發取中二十六名附學生員由是酬駒以二百四十  
千貲不足則署券而從而居不泄之功索報者實繁有徒  
自此家無寧歲矣先是州試余取列百名外同時通范鑄  
少余一歲取第二璞齋先生大訶責謂譬若千人試而額  
取九百九十九有一不取者必若也余至西亭凡塾之窗  
及帳之頂并書九百九十九五字爲誌駢二短竹於枕寢  
一轉側即醒醒即起讀晨方辨色夜必盡油二盞見五字  
即泣不覺疲也至是余雋而范落

識海門秦煙鋤駕熬

劉馥疇

逢

吉張子冲

雲

搏黃香山

錫

齡

張黃長於余秦劉

長且十年以上秦又父執也與爲友

八年己巳十七歲

仍從學於西亭頗苦籍事索酬之應付 時而歸并以文

質里中徐石漁先生雲錦先生外舅之族也是歲讀綱鑑

易知錄通鑑綱目 識如臯顧延卿錫爵仁卿錫祥陳子

壽國璋黃少軒毓麟通范銅士鑄（銅士後更字肯堂更名

當世）顧陳黃並同案爲縣生員與爲友

九年庚午十八歲

仍從學於西亭科試一等十六名七月從紫卿先生應江

南鄉試試卷房考備薦 先是蓬山先生示意先君欲以

孫女訂婚而未舉先生既卒璞齋先生室孫夫人愛余甚而婚亦未訂榜後孫夫人之兄見余落卷乃促訂顧舉兩說爲約一須居城一與合買宅同居孫屬紫卿先生致其說先生致書先君而語余余曰人子娶婦以養親也娶而異居不能養親不孝多分兄弟之財以自適不弟不孝不弟不足當蓬山先生與孫夫人之愛幸謝先生曰吾書非汝所應答須歸白乃父歸白先君先母聽余言顧先君念蓬山先生與孫夫人之義婚謝而任其買宅所值之半冬先君爲訂海門徐氏婚徐氏初議婚在三年之前徐氏故農家富有田業前議徐氏婚時余以貧富不相若白母

謝緩至隸學籍後議婚者百餘家母以問余余謂一秀才  
值不得如許勢利母意家有田欲得婦知田事至是前議  
者復爲言母請周媪往覘直九月收棉徐女方持衡册課  
佃入媪與其母他談女處事不間媪返語母遂定婚

十年辛未十九歲

從海門訓導無錫趙菊泉先生

彭淵學

先生以清道光

己酉舉人教授其縣門下稱盛知名之士率從問業晚就  
訓導職來海門海門士亦多從之游先君欲余往從丐友  
爲請先生令先呈所業得許可正月下旬往訓導署先生  
令盡棄向所讀之文以桐城方氏所選四書文及所選明

正嘉隆萬天崇文授讀每課藝成呈閱則乙抹過半或重  
作乙抹如前訓督嚴甚乃大憤苦踰半年抹漸少復命從  
事朱子四書大全自是益進讀宋儒書 張駒子鎔關通  
如臯教諭丹陽姜培南訓導太倉楊泰瑛冒銓名控逆姜  
楊籤傳海門師山書院院長王菘畦先生 汝驥 楊同縣中  
表也余試書院亦被稱錄因付書爲地四月杪單舸往不  
聽申訴押於學宮索重賂先君請於璞齋先生先生謝不  
能爲力余家實亦不支而金太夫人鬱憂致疾閱三月先  
君多方貸集百數十金延某甲往說僅獲放歸十月學院  
江夏彭侍郎 久餘 臨通乃自檢舉被罔之誤請褫衣頂歸

原籍侍郎憫焉付提調知州桐城孫先生雲錦察究本末

先生以海門釐局總辦漢軍黃太守筱霽海安宣城屠太

守晋卿楷皆有書訟余冤乃屬璞齋先生理解之仍謝不

顧先生具白侍郎規咨部移籍而別具揭劾姜楊未兩月

先生受代去以屬後任終其事後任追寢劾案方侍郎以

案付提調時仍令應試試取一等十一名侍郎語提調文

可第一慮且移籍避衆忌故抑置須勉自晦友人黃少軒

試名在余後欲爲余謀補廩請貢而遞及之余以方求去

却不可始識海門周彥升家祿與爲友歲終先君送

學膳費於趙先生先生恤余貧不受

十一年壬申二十歲

仍從學於海門趙先生署亦從徐先生問業以如臯生  
員歸通州原籍本彭侍郎與孫先生委曲玉成之意然殊  
周折法須先銷張鎔冒名控案以余昔爲出繼今所爲後  
者有後聽歸宗須原試時廩生保證由學官知縣加勘轉  
州州詳院咨部部可乃可而學官讎也知縣袒學官者也  
廩生傳學官鼻息者也余旣委曲得廩生保結至如而楊  
泰瑛欲阻余歸通則又關通如臯知縣周際霖據撫幼塾  
董阻留之稟籤傳是時余正以求楊詳州在如慮入羅網  
深夜昏黑冒風雨出城沿濠獨行濠甫淩泥淖積路高下



崎隘燈滅蓋不能張又憇墮坎陷蹲視數尺外有無水光  
徐進不十步輒一蹲歷三四時行二里許將黎明矣抵友  
人家叩門衣履表裏濡濕借而易焉小坐天明僱小車間  
道疾至通展轉銷縣案得楊印文州爲詳院咨部當是時  
外避讎敵之陰賊內慮父母之憂傷進亟學業之求退念  
生計之艱時在海門時至如臯時至如臯之馬塘時至通  
州一歲殆鮮寧日比部文回仍令補具世系圖 趙先生  
復命多看名家制藝入冬於余文時亦有所許可師山書  
院院長太倉孫子福先生壽祺屢置余文前列 是歲讀  
通鑑 始識江都束織雲錦畏皇綸無錫陶季亮廷瑞與

爲友季亮故趙先生弟子

十二年癸酉二十一歲

仍從學於趙先生海門署 歸籍須補之世系圖里鄰親  
族及廩保結呈學轉州詳院文旣具自賈至蘇州投於院  
胥速院咨部夏部報可首尾已三年家益不支伯兄求先  
君析居產物悉均分因籍事所負千金之債則余與叔兄  
任之計盡賣產抵負猶不足 科試取一等第十五鄉試  
不中孫先生知余貧約明年去江寧爲書記旋屠先生總  
辦大河口釐局亦招爲書記余以孫先生約在前且旅省  
便應各書院試乃謝屠先生 是年讀三國志方望溪姚

惜抱集終

十三年甲戌二十二歲

二月孫先生命僕來邀十八日隻身乘小舟與來人同行  
過東溝謁謝屠先生倉卒解纜將至黃天蕩過江東風大  
疾舵折舟橫幾覆舟人號呼下流一空柴船乘風倏至得  
救入夾江燕子磯過至草鞵峽宿明日至江寧執弟子禮  
見孫先生於剪子巷先生館余別院兼與其二子東甫孟  
平亞甫仲平共學給余月十金先生發審局差俸月裁五  
十金耳三月朔投考鍾山書院校官課者丹徒韓叔起弼  
元攢不錄余負氣投書求示疵垢無一人知望課借他名

再試鍾山院長臨川李小湖先生

聯琇

取第一復以他名

試經古課於惜陰書院院長全椒薛慰農先生

時雨亦取

第一二先生皆傳見既投韓書事泄薛先生亦詰韓語孫

先生先生索觀書稿曰少年使氣更事少耳須善養余慙

謝即日先生爲余謝韓四月朔復投課取亦第一始詣韓

謝從李先生聞治經讀史爲詩文之法孫先生介見涇

縣洪琴西先生

汝奎

石棣楊仲乾先生

德亨

洪先生云須

耐煩讀書耐苦處境許借書看五月隨孫先生勘淮安

漁濱河積訟案因得馮氏丁氏說淮河利病書因更求潘

斬書七月隨孫先生赴江陰鵝鼻嘴礮臺工程局局借

君山下圓覺菴 八月孫先生介見鳳池書院院長武昌

張廉卿先生裕釗叩古文法先生命讀韓昌黎須先讀王

半山 讀晉書 十月歲試取一等四名經古五名補增

廣生學院翰林院侍講學士長樂林錫三先生天齡歸

以旅寧所得俸百金奉先君還債先君先妣命陳祖先位

前面訓之曰通海鄉里老師宿儒授徒巨室終歲所得不

過如此（時銀一兩當錢一千六百文百金則一百六十

千合俗所謂二百卦也）汝何能一出門即得之此孫公

念汝貧望汝向上如此須以爲恩勿以爲分但恩不可輕

受當永記又訓之曰家中債有父母在可漸理勿以爲急

冀非分財辱父母余悚泣計所還債裁五之一耳度歲仍  
窘以婚事故循俗醮會二百千十二月二十一日徐夫人  
來歸方與徐氏定婚時徐故富閱二三年以二子習賈喪  
賞過當頓落至斥田產償負不足夫人自請於祖母願以  
許給之匿田百畝鬻以補所乏祖母不可乃受三之一并  
謝衣飾余家與近故聞之既歸廟見第三日即衣布黎明  
起省翁姑先妣喜語余曰新婦殊有志氣余亦私喜婦得  
親歡 歲除爲調解他人事典質衣物 是歲始有日記  
清光緒元年乙亥二十三歲

正月四日聞清穆宗崩新君爲醇賢親王子於大行帝爲

弟慈安慈禧兩太后秉政懿旨俟今上生子後穆宗國號  
初聞曰永康既改光緒 自是每歲十二月歸正二月出  
以爲常二月理裝瀕行母以所聞人言切誠曰聞譽當如  
聞毀則學進聞毀當如聞譽則德進他日任事亦當如此  
在家始從李先生言作書學撥鐙法然僅能施之寸以  
上之字 七日過江由福山經帶橋至江陰工次見孫先  
生 讀明季稗史 三月間慈安嘉順太后崩 鵝鼻嘴  
礮臺之築任工程者慶軍統領提督廬江吳公小軒長慶  
也夙以儒將著稱於淮軍平生輕財禮士孫先生於吳公  
爲父執去年吳公見所與往來函牘因識余至是數過從

與談而孫先生於余逢人游揚頗招同輩之忌諷刺或見  
詞色余不欲以新聞舊六月借住惜陰書院肄業避之薦  
海門秦少牧兆鵬爲代 八月應恩科鄉試之後以文呈  
李薛二先生贊許焉吳公邀至軍中候榜以余與軍中試  
人文送學院林學士評鷲甲乙置余於甲余以文字利鈍  
不可知辭而歸吳公有贈未受吳公補直隸正定鎮總兵  
榜放仍不中 讀朱子名臣言行錄 十月九日至海門  
爲趙先生壽先生諄諄慰勉勿染名士氣 十一月孫先  
生調河運差問能偕行否先君先母以明年本省有鄉試  
不欲余遠行謝 叔兄與里中諸友商辦下沙災賑先君



質衣爲助并倡捐建長樂市石橋 識涇縣朱芸階 禮元

嘉興錢新甫 貽元 海寧王欣甫 豫熙 與爲友

二年丙子二十四歲

正月二十四日叔兄送至通往江寧仍借惜陰書院肄業  
院在清涼山麓橫列三院右爲薛先生所居中祀前總督  
陶文毅公後樓三楹故空無人上年曾借肄業者在通時  
聞零陵王子敷先生 治覃 訓子曰遇富貴人不患無禮而  
患無體遇貧賤人不患無恩而患無禮其勗余曰文字驕  
人貧賤驕人富貴驕人皆可鄙然貧賤之驕可免於諂但  
忿疾則不可有圭角亦不可所引爲呂新吾先生語以余

前辭合肥某公聘也 孫先生赴河運差將行延懷遠楊

黼臣先生

敬榮

課東甫兄弟先生長制藝余因亦從之問

業

吳公知余在惜陰令劉筱泉

長蔚

來邀客其軍幕治

機要文書不以他事溷俾致力制藝月俸一十金余至軍

面陳須科試後踐約旋歸代秦丈授徒於竹行鎮黃氏

四月應科試經古制藝正覆四場皆第一補廩膳生不應

優行試點名林公問故學官枝梧對林公嘿然顧冊無名

無如何 門五月由通赴浦口吳公亦以不與優行試爲

疑請焉余乃告以學官須先具贊而後舉卻以未舉義不

當先贊之故吳公首肯者再乃爲特築茅屋五間於其堂

後爲讀書兼治文書之所 六月內人訊母病瘍劇叔兄

刲臂和藥進而愈 總督侯官沈幼丹尙書葆楨檄吳公

帶兵查辦建平教案時江皖民間盛傳紙人翦辮事疑天

主教堂爲之故有仇教之獄吳公以余鄉試近留未俱行

讀陸宣公奏議日知錄 識海州邱履平心坦含山嚴

禮卿家讓江寧顧石公雲鄧熙之嘉緝與爲友 鄉試仍

黜楊先生中解元 從張先生治古文 以明年正月父

壽六十須早歸薦畏皇爲代候至而歸 籍事所負債尙

未了度歲仍典質

三年丁丑二十五歲

正月爲先君六十稱慶 二月往浦口至海安鎮值孫先生奉總督密札查辦海門廳同知王家麟稟揭紳士黃景仁民人楊點以征賦由單訂變案王涵於酒爲蠹吏所蒙而護短而黃楊則爲民請命者廳人皆冤之具告孫先生至省復爲言於李先生案經孫先生偵察得實平反昭雪總督禡王職定讞 軍中課日讀史記前漢書 始於軍中識泰興朱曼君 銘 盤 無錫楊子承 昌 祐 因子承識武進何眉孫 嗣 焜 與爲友 吳公有天津之行畏皇儲 三月游攝山山有岫嶠碑由湖南岳麓書院摹刻者觀石壁宋代題名有題曰曲轅子不知何代人也 孫先生總辦通

州釐務 五月蝗見江北各縣與曼君合陳總督請通飭

捕蝗吳公南旋總督檄以軍隊捕公部勒各營輒未明起躬自督視指授方法蝗滅搜螬 七月游定山因代友作

安徽學院觀風試太白酒樓賦二篇取第一第三爲學使

內閣學士壽陽祁公子禾世長所知與吳公書甚稱道惕

然引愧 八月某甲告余吳公欲爲合肥某廬江某及余

與曼君納貲爲部郎意若何曼君意稍動余語曼君彼二人爲吳公鄉里後輩容有是請而公有是許我二人特宴會之陪客耳不可於進身之始藉人之力且安知我二人之必不以科名進徒留此迹無謂曼君乃云然甲告公再

三返終謝之顧公意自忠厚 九月學院檄學官慎舉優  
行學官遂首以余應歲試經古制藝正覆四場皆第一  
十月初試事竣計在家度歲彥升煙鋤與論某近事各有  
觀感余曰觀人於不得意時於不得意而忽得意時於得  
意而忽不得意時經此三渡不失其常庶可爲士 彥升  
規余日記議論多須改 十一月具呈學官詳改今名彥  
升復有更名篇見規謂嘗有直言蹇吃二義也 孫先生  
權知江寧府 十二月連年年盡輒窮今年更甚索逋與  
告貸者兩難爲應也

四年戊寅二十六歲

正月室人病未瘳以軍中之趣十七日啓行先君先母以謙謹節儉加勉尤拳拳於愛身 二月至浦口增月俸爲二十四金 聞李先生以八日卒過江致弔 趙先生乞休歸無錫作敘送之 三月知室人病大愈 四月江北蝗再見吳公仍以兵法部勒督捕 五月吳公五十初度同人屬爲序 六月叔兄子德祖溺水殤 七月二十六日女淑生十月二十六日殤 九月至無錫起居趙先生因訪楊子承同游惠山先生索觀近作制藝謂佳者獨抒已見而不背法可希作者但場屋不可如此士三年一試經不得率爾人幾度挫折留二日歸歸後母病 十一月

二十七日金太夫人六十生日嚴戒謝客曰汝兄弟勉學  
爲好人使人歸美父母勝於俗之稱壽萬萬乃僅治酒食  
餉戚族子姪 聞學院林公卒於官繼任者吏部侍郎仁  
和夏子松先生同善 十二月至江陰弔林公之喪而喪  
已前至蘇會軍書促迫遂折由上海附輪船赴浦口度歲  
五年己卯二十七歲

仍客浦口軍幕 正月薦崇明施仲厚祖珍於黃提督

吳公以總督檄督兵開朱家山河河載兩山間關浦口六  
合兩縣水利訟幾百年而總督今決之者也吳公駐工余  
不時往 三月叔兄報捐縣丞 呈請總督飭江陰以下



水師船救生 閏三月歸至通 五月應科試經古制藝

正覆四場皆第一優行試亦第一夏公命見見謂初至江陰屬幕賓磨勘前任校試卷見子前試諸作傳觀交譽余適至詢何名則子前名育才也因告諸賓又謂前使病危時手開優生名單密封付家屬於交印時送來子名首列比至通臨試視冊不見子名疑事故不到不意已更名也可謂摸索得之而前官愛士之誠正不可沒聞之悚感

七月爲畏皇被辱於白塔河鹽卡揭訟於總督 應總督

巡撫學政三院會考優行生試 八月榜放余第一次丹

徒張祥書婁縣王保衡無錫楊楫江寧葉文翰吳縣鄒福

保 總督侯官沈公幼丹 葆楨 巡撫固始吳公子健 元炳

也吳以事未至試時總督學使兩院點名比榜放沈公已寢疾入謁不獲見令人傳語文不可但學班書當更致力史記時近鄉試有二人送房考薦卷關節皆謝之試仍黜謁夏公於江陰試院謂余曰科名不足輕重要當多讀書厚根柢成有用之才 十一月歸知叔兄以事至東臺母病感冒醫始謂傷寒易一人謂冬溫進表解之劑無汗某醫以麻黃一錢桂枝五分續進而氣喘作十七日母語余曰病殆不起善事汝父汝大舅家累重須看顧有錢須先還債窮苦人須周濟不必待有餘科第爲士人歸宿

門戶名號自須求之但汝性剛語直慎勿爲官汝婦能理家事我無慮汝作事勿放浪好好做人又我平日雖誦經禮佛但身後勿營佛事妄費十八日未刻卒年六十有一急足告叔兄後二日歸 十二月吳公遣人來告沈公卒官易簣之前沈公命幕友陳幼蓮部郎宗濂傳語余身後爲作一文吳公不知余之喪母也

六年庚辰二十八歲

正月十八日治金太夫人喪開弔 讀士喪禮 二十六

日先君病與叔兄日夜侍五日而愈 延太倉諸生王幼

園元 龔度葬地於餘西金沙通城東三處定用城東小虹

橋耕陽原地本范氏墓外之餘地也四畝弱歸白先君以  
海門田八畝易之而移其租訂易地券 吳公升授浙江  
提督專使贈葬費白金 三月十日先君行遣奠祖奠禮  
十一日啓母殯就途十二日至通十三日辰刻葬兩午後  
晴閱二日歸十八日出門先君與家人環泣於室叔兄送  
二里而別 三月二十日與肯堂曼君同舟至浦口四月  
吳公有陞見之行余與楊子青安震彭芾亭汝樞偕張先  
生以事去山東肯堂以事至揚州同發 四月七日自清  
江浦開車經衆興順河集沿河集峒嵒紅花埠新安鎮李  
家莊郟城青駝寺伴城沂州府濬陽梁莊公家城蒙陰羊

流店至泰安張先生往濟南先生於驟車中輒握牙管懸  
空作書老輩之專勤如此從吳公登岱題名快活嶺下題  
曰光緒六年四月浙江提督廬江吳長慶入覲道此偕樂  
平彭汝湮崇明楊安震通州張謇登岱陟頂慶於茲山凡  
六游而陟頂且三度矣游岱廟觀漢柏並唐槐槐祇一大  
可數圍中心已空聞廟祝言傍枝尙活其時初春葉色青  
葱爲賦二詩次日復行經站台張夏晏城禹城二十里舖  
桑園德州連鎮南皮滄州新集唐官屯靜海至天津休息  
三日又行經楊邨石馬頭俞家圍至京寓內城東安門內  
沙灘關帝廟 五月吳公入覲 與友游承光殿紫光閣

觀功臣畫像旋移厲南橫街南下窪觀音院游陶然亭龍

泉寺法源寺馴象所 在京觀音院哭夏先生故幕賓杭

州汪子樵以詩 識桐廬袁爽秋 昶合肥張藹卿 華奎與

為友 出都舟行至天津海道回南 夏先生病利卒於

官繼任者侍郎瑞安黃漱蘭先生 體芳 法蘭西寇越南

復侵我領海疆戒嚴 冬吳公奉朝命幫辦山東防務

公留軍六營於浦口下關吳淞移軍六營駐登州黃縣余

偕過揚州從尹元仲 德坤 借二百金寄家度歲 始識閩

縣鄭蘇戡 孝胥 與為友

七年辛巳二十九歲

仍客軍幕在登州 始駐試院度歲既移駐蓬萊閣 與

周彥升楊子青王少卿輩偕吳公至濟南與巡撫商海防

事 四月項城袁慰廷世凱至登州吳公命在營讀書屬

余爲是正制藝公語余曰昔贈公以團練克復廬江爲賊  
所困命赴袁端敏公軍求救端敏以詢子姪子文誠公以  
地當強敵兵不能分主不救姪篤臣以紳士力薄孤城垂  
危主救遷延時日而廬江陷贈公殉嗣與文誠絕不通問  
而與篤臣訂兄弟之好端敏後命隨營讀書以示恤義不  
應命今留慰廷讀書所以報篤臣也慰廷爲篤臣嗣子先  
是以事積忤族里衆欲苦之故挈其家舊部數十人赴吳

公以爲吳公督辦海防用人必多也而防務實無可展布  
故公有是命旋予幫辦營務處差 軍事簡多讀書之暇  
與曼君彥升怡菴諸人時有唱酬 讀老子莊子管子  
八月葛太夫人卒年六十有六聞訊奔喪歸在家度歲  
八年壬午三十歲

正月臺諫奏參江寧貓兒山命案誣枉朝命刑部大臣至  
寧審勘孫先生以前官江寧知府曾預承審解淮安府任  
聽勘余往省致楊點公如被冤願生死追從之言 三月  
讞定先生僅薄譴而已 薦肯堂於冀州知州吳摯甫先  
生汝綸 六月二十四日丁提督至登州持北洋大臣張



總督振軒

樹聲

書告日本干涉朝鮮內亂事次日吳公往

天津與偕

吳公奉督師援護朝鮮之命五日即回防屬

余理畫前敵軍事時同人率歸應鄉試散去余丁內艱獨  
留而措置前敵事手書口說晝作夜繼苦不給乃請留袁  
慰廷執行前敵營務處事 七月三日拔隊聞命至是七

日耳草諭朝鮮檄朝鮮參判金雲養

九植

同行四日從吳

公乘威遠船自登州行至煙台會鎮東日新泰安拱北四  
船同發於煙台大風泊威海衛六日東渡七日晨抵朝鮮  
南陽府八日入內港馬山津前遣水陸探員次第回九日  
黎明登岸慰廷頗勇敢十日行五十里至魚鱗川十一日

行七十里宿果川行經水原府蓋王京南一都會也其北  
門外道路廣坦松陰交翠萬石渠迎輅館水木尤勝十二  
日軍渡漢江至距京七里屯子山壁焉十三日吳公入京  
晤王生父李昱應午後昱應至軍因宣示朝旨執送南陽  
軍傳登兵船赴天津十六日應國王密請督軍攻剿枉尋  
里利泰院二處塵宇連屬亂軍所在也陣斬數十人禽一  
百餘人余察其中有父子兄弟之偎依共命者言語不通  
殺則易妄白吳公請國王迅命捕盜將及司法判書馳至  
軍訊別首從或非辜得罪人十戮焉餘盡釋縱 移駐枉  
尋東廟廟祀關壯繆尙有南廟祀同 二十四日吳公謁

國王李熙 王饋饗余與慰廷別贈余三品冠服余以爲  
考古冠服沿革之資牋謝之物今存博物館 二十六日  
公遣兵迎還王妃 八月日使花房義質謁公朝鮮自以  
五十萬償日訂約矣日廷旋以竹添光鴻代花房竹添能  
爲詩文其書記嘉籓義三亦通漢文 李相於憂中回直  
隸督任張公吳公謀專摺特保薛叔耘何眉孫與余余堅  
謝而寢彥升頗以保薦未優爲憾叔兄以籌辦南中轉運  
保知縣 聞無錫趙先生卒 李相欲以慶軍屬馬建忠  
而命公回天津余力勸公引退並請奏解本職住京公初  
躑之旋以袁子九周玉山之言而止 有壬午東征事畧

乘時規復流虬策朝鮮善後六策 回南度歲

九年癸未三十一歲

仍至漢城軍幕 吳公屬蘇松太道劉芝田

瑞芬

寄千金

於余家蓋援朝之初公有能建策速定其亂者酬賞三千金之諭此猶其意也余念却則慮違公意又似余病其少者乃聲明作爲無息之借貸 八月叔兄至漢城軍中

通海歲歉 十一月與敬夫理通海花布減捐 十二月

得瑞安黃先生訊論時事 讀段桂氏說文

十年甲申三十三歲

正月先君命與馥疇諸君議散賑平糶事從煙台萬霞如

龔小石借四百金助平糶 通海辦濱海漁團 三月納  
妾常州陳氏 聞盛昱嚴劾樞臣并及兩廣總督張振軒  
朝局一變時恭親王秉國高陽李相國爲輔高陽又當時  
所號爲清流者之魁杓自昱劾罷恭邸高陽政權歸醇親  
王孫毓汶輩 自恭王去醇王執政孫毓汶擅權賄賂公  
行風氣日壞朝政益不可問由是而有甲午朝局之變由  
甲午而有戊戌政局之變由戊戌而有庚子拳匪之變由  
庚子而有辛亥革命之變因果相乘昭然明白以三數人  
兩立之恩怨眩千萬人一時之是非動幾甚微造禍甚大  
經言治國平天下始於正心誠意是固儒者事矣故談朝

局國變者謂始於甲申也 三月於常樂議立社倉 四

月中法議和 吳公調防奉天金州促往因由滬至煙台

附海鏡兵輪行至金州則公已病甚公自朝鮮分其軍三

營界慰廷留防後自統三營至奉不兩月慰廷自結李相

一切更革露才揚已頗有令公難堪者移書切讓之 以

五弟屬廣東陸路提督蔡綬庭 金章 閏五月吳公命長

子保德歸應拔貢試阻之不克公次子保初到膺療父不

效二十一日公卒 軍事在朝鮮者由吳提督 兆有 繼續

在金州者由黃提督 仕林 繼續賓客星散 彥升以公先

有贈予五百金之手諭因索三百金先去皖人某甲又以

公有幕客各贈薪水三月之遺示不及候代任亟向糧台  
索取且欲例外多取糧台不可則羣怨袁恕堂鴻袁開縣  
人頗孤立叔兄謂其無他私弊衆因遷怒叔兄勢甚洶洶  
余於諸方反復曉譬七月事乃明白余先歸 粵督屬蔡  
提督見招並促即往辭之 北洋又以粵督之託屬袁子  
九見招子九並述北洋意亦辭 在金州識同知紹興陳  
鶴洲非世俗勢利人也 還尹元仲前借二百金之本及  
息 九月聞張總督振軒卒於粵軍防次 爲海門定拔  
貢事 十月至淮安起居孫先生留十日歸先生約明年  
將移官江甯子弟迴避不能應試命亞甫與余同北應順

天鄉試

十一年乙酉三十三歲

正月外舅與長子先後卒 二月娶妾常州陳氏 三月

至江甯為孫先生襄校府試卷拔江甯沈厚圻上元邱廷

鑾 四月由上海北上亞甫前二日行過於天津 因袁

子九還粵督聘金四十兩 至京先寓楊梅竹斜街和含

會館 弔問夏厚菴 移寓內城東單牌樓觀音寺胡同

文昌關帝廟 識黃仲弢 紹基 王可莊 仁堪 旭莊 仁東 梁

節庵 鼎芬 沈子培 曾植 宗室伯熙 盛昱 濮止潛 子澶 王芾

卿 頌蔚 張伯紀 雲官 丁恒齋 立鈞 與為友 六月國子監



考到取第一名錄科取第四名 與伯熙談朝鮮之危不  
亟圖存必爲人有因以前策示之共太息而已 聞通海

水災常樂社倉一時難成 聞叔兄擬應鄉試以補監四

成無貲而罷 應順天鄉試九月十一日聽錄中第二清

代鄉人北榜中第二者順治甲午盛于亮乾隆庚午方汝

謙至余共三人房師商城黃編修梅岑 彝年 座師潘尙書

祖蔭 翁尙書 同 蘇 左都御史宗室 奎潤 童侍郎 華 童院試

座師也 潘翁二師期許甚至翁尙書先見余優貢試卷

試前知余庸距其宅不遠訪余於廟余一答謝 同榜舊

識錢新甫 貽元 沈子封 曾桐 楊叔喬 銳 屠敬山 寄 讀王

氏說文釋例古文辭類纂 朝鮮復有內訌奸人將通款  
於俄其王上表乞援李相力持聽其自主不援之議 宗  
室準仲萊聘教其弟其弟本科同榜也謝之 潘師命爲  
鄉試錄前序翁師命爲後序 十月知蔡提督兵散五弟  
歸 星亂如織連三夜爲伯熙擬陳朝鮮事 制藝問業  
於黃先生先生以言事被譴先有談相者語先生防有蹉  
跌先生曰數定乎不如我去尋蹉跌 移居南半截胡同  
含山嚴禮卿編修 家讓處 歲除以用餘之三十餘金分  
贈友人

十二年丙戌三十四歲

候試都下會試不中注選教諭潘師留課其弟辭 爽秋

以杜口不論時事見規 四月與同年劉仲魯若曾及曼

君出都至保定起居張先生晤延卿 五月南旋 讀管

子晏子 八月璞齋先生以知縣候補山東卒為理料其

歸喪諸事 至江甯孫先生介謁總督曾沅甫國荃 叔

兄謀貲引見不諧 先君謀為鄉里興蠶桑集資購桑秧

於湖州賒於鄉人并送蠶桑輯要

十三年丁亥三十五歲

叔兄欲求河運差引見又不遂 孫先生由江甯調任開

封知府 三月在家與家人育蠶 曾總督以江甯書局

分校漢書見屬 閏四月購柏秧六百餘本槐秧二百餘  
本分給鄉人又從袁恕堂乞得油桐子千粒下種備給  
五月至安慶偕孫先生往開封任由樅陽孔城六安州順  
河集馮家集太和縣淮甸新鎮周家口大林港張市朱仙  
鎮六月十六日至開封廡江蘇會館 孫先生命擬開封  
到任觀風示並觀風題十道 八月十四日河決鄭州東  
石橋初三十餘丈次晨孫先生往決口查災決口越二日  
寬至二百餘丈全河奪汴潁汝渦而下灌橫經四五十里  
災民四散奔逃不可數計上南廳工員吳縣人李祁積怨  
於民久至是破腹而投河流與東甫乘舟經中牟二三堡

察看水勢凡隄不決處所存之料大率空虛匪徒且乘危掠奪飢民災民倚土搭柳枝栖止官猶禁焉聞決口外五六里人畜死無算歸告先生淚下如雨立詣巡撫請設賑局河道山東人鞠捷昌不主設局先生苦爭因與藩司鞠道有隙先生曰官不做可也眼前災民不能不救 讀胡文忠公集 九月倪撫軍屬爲主河工計畫擬疏塞大綱山東京官有任河自覓路入海者有主復銅瓦廂者意仍由江蘇境耳不知舊黃河下游已淤塞無路上書潘翁二師力陳其不可 覆看潘靳書及考宋明史凡河決開封以上者無不大浸淮北而淮揚轉輕前無道及者 高陽

李相國鴻藻奉命勘河河督易李子和鶴年任河務者並

巡撫爲三矣河工局移楊橋廟工余之應倪公聘也先與之約余爲孫先生來不能因撫院而去第今事棘工有事則住工次回城則住府廨因舉何眉孫爲代促之來力白李公乘全河奪流大治河復禹故道李公驚憚焉北洋令西人賈海來勘所言大概與余同復格不行則請以切灘取直法治河南險工之河按前河督梅啓照開方圖加以最近測自祥符上汎以西鄭州五堡鷄心灘河分南北兩支處始至下汎北頭堡鷄心灘亦分南北兩支處止居中就勢引直南自廣武山尾以東至滎澤三堡鷄心灘七

里接至鄭州六堡之間二十里自八堡至中南頭堡七十  
里三堡至二十六堡三十里北自祥河三堡南支至下北  
十堡四十里共一百六十七里可使南而榮鄭中祥北而  
祥汎五處四十三四里至險之工化而爲夷濬用機器施  
工較易復不行蓋狃於舊河工之說也是河患終無衰止  
之日余去志益決且恐不速矣 老於河工者主塞決而  
臬司賈河道鞠皆東人又唱爲年內不能興工之說 十  
一月十六日與東甫俱歸由陳留杞縣睢州寧陵歸德馬  
牧集楊集碭山黃口合集徐州張集雙溝龍集高作洋河  
衆興至清江浦而鎮江 十二月風雪附江輪頓衣物於

廊危坐守之雪不止坐達日至蘆涇港下雪猶盛

十四年戊子三十六歲

贛榆知縣陳玉泉

廷璠

延長選青書院兼修縣志

太倉

知州獨山莫善徵

祥芝

延長婁江書院謝之薦彥升為代

仍約過江一談刺史子偲先生弟也故非常吏留數日令

子楚生

棠

族孫少儒

自賢

從學刺史亦欲以修志見屬因

與王先生及子翔商志例

刺史復借五百金於叔兄益

以孫先生所借乃得於四月摒擋入都以江西候補知縣

引見

三月至贛榆選青書院

求宋明清名志讀之殆

十之六七乃從事修志

五月歸

聞亞甫卒慟焉

七



月叔兄往江西十二月得解京饗差 爲海門任復溥善  
堂事詣護院藩司貴筑黃子壽先生臬司湘鄉陳舫仙滉  
爲請

十五年己丑三十七歲

正月二十六日皇帝舉行大婚典禮 作棉譜 輯志例

欲成志通一書 正月北上應禮部會試不中挑取謄錄

四十名房考內閣侍讀長白小舫熙麟 倪撫以鄭工合

龍保六品銜教諭即選列保之前倪撫問所欲得答以無  
功無所欲故就已注選之教諭而被飾之云爾 叔兄以

到省期滿甄別試問江西水利叔兄嘗讀江西通志論獨

詳取第一得南昌縣幫審 七月至蘇州弔莫知州之喪  
九月病 嫻兒病痢殤嫻本叔兄女室人以淑殤而育  
之者 始識山陰湯蟄先 壽潛 與爲友

十六年庚寅三十八歲

小虹橋先母所葬墓地前以海門田與范氏易者地隔范  
氏收租不便而墓地不定固亦非計因議照時償地價而  
范氏歸我庚辰所與易田之契至是閱十一年 二月應  
禮部會試薦而不中房考雲南高蔚光高語余場中誤以  
陶世鳳卷爲余中會元翁尙書命留試學正官非余意久  
於京無力謝歸 五月病旣愈侍先君病十晝夜 七月

叔兄得良口釐差 八月却安徽沈撫延爲其子課讀之  
聘 先君復病瘍 十一月潘尙書卒於官尙書故兼順

天府尹辦直隸災賑極劬瘁順天屬民尤感之謚文勤

識烏程蔣書箴

錫紳與爲友

十七年辛卯三十九歲

至東臺校縣試卷修縣志時王欣甫權知縣 治易音訓

句讀成 九月省叔兄於江西

十八年壬辰四十歲

正月徐先生卒 桐城孫先生卒赴至爲位而哭海門鄉

人聞而會者數百人楊點至服斬衰服哭尤哀通人以先

生豁免附城三稅局故亦爲設祭復合詞上總督巡撫請  
奏付國史循吏傳 室人復爲納妾管氏 叔兄得奉新  
差 應禮部會試仍不中爽秋爲言闡中總裁房考競覓  
余卷不得以武進劉可毅三場策說朝鮮事獨多認爲余  
中會元計余鄉試六度會試四度凡九十日縣州試歲科  
試優行考到錄科等試十餘度幾三十日綜凡四月不可  
謂不久年又四十矣父母必憐之其不可已乎乃盡屏試  
具 翁尙書留管國子監南學盛祭酒述南學諸生願爲  
捐納學正留管學儀徵阮引傳李智儔國子監官也復來  
爲說並感而辭 八月叔兄署知貴溪縣往省 十二月

營柳西草堂 爲叔兄遣女歸束氏壻曰瑄畏皇子也

十九年癸巳四十一歲

崇明知縣延長其瀛洲書院得士婺源江謙 十月爲海

門增學額詣學院宗室侍郎玉岑溥良 聞可莊卒蘇州

知府任所十二月往弔 同光兩朝京師所謂清流者奉

李高陽爲魁而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黃體芳皆其傑友

好中盛昱王仁堪仁東張華奎梁鼎芬黃紹箕文廷式皆

預焉 可莊溫重簡雅不露圭角實令器出知鎮江府勸

民荒山種樹整治地方移知蘇州亦得士心享年不永可

慟也 先是孫先生知余與諸人善令取諸命造推算語

余曰異哉伯熙可莊仲弢道希諸君仕皆不達不久而壽不永子培子潛必外爲監司後乃皆驗說子培子潛與李仲約說相同李尙及爽秋芾卿亦驗也

二十年甲午四十二歲

聞曼君卒於旅順張仲明

光前

軍中爲經紀其喪事曼君

旣卒其妾生子未卒之前遺命小名買奴名麟之爲安其母子生計 聞濂亭師卒於保定蓮池書院設位而祭

是年慈禧太后六十萬壽舉行恩科會試 叔兄於江西奉委慶典隨員函請於父命余再應試父年七十有七體氣特健因兄請命曰兒試誠苦但兒年未老我老而不耄

可更試一回兒兄弟亦別久藉此在京可兩三月聚我心亦慰余不敢違然意固怯遲遲乃行室人請於父爲定

梁氏吳氏二姬 二月二十三日至都試具雜借之友人

榜放之前不聽錄 中六十名貢士房考山東滕縣高仲

瑛編修熙喆總裁高陽李尙書鴻藻嘉定徐總憲郝錢塘

汪侍郎鳴鑾茂名楊副憲頤 十六日覆試第十名

十一日殿試四策問河渠經籍選舉鹽鐵具本朱子學說

對閱卷大臣八人張相國之萬協揆麟書李尙書鴻藻翁

尙書同蘇薛尙書九升唐侍郎景崇汪侍郎鳴鑾侍郎志

鏡 二十四日乾清宮聽宣以一甲第一名引見

五日傳臚 順天府尹於午門酌酒揖騎以儀仗送歸第

假南通會館供張迎使 二十八日朝考 黃先生過

余慰問余感母與趙孫二先生之不及見又感國事不覺

大哭先生至亦悽然 五月叔兄奉父命歸 二十八日

詣禮部翰林院聽宣到衙門 六月大教習到任沿明故

事詣院上書分教習侍講歸安馮修文蔚 大課第一

二十六日太后萬壽朝賀日本以是日突壞我北洋兵

艦二 七月一日上諭聲罪日本 朝議褫海軍提督丁

汝昌李鴻章袒之朝局大變 初五日妾陳氏卒 八月

十八日隨班賀太后加徽號朝鮮正使李承純副使閔泳



詰猶進賀表 聞我軍潰平壤退安州日兵揚言分道入  
寇 九月翰林院五十七人合疏請恭親王秉政又三十  
五人合疏劾李鴻章余獨疏劾李戰不備敗和局 聞父  
背病疽愈而未復心滋不寧而國事方亟不可言去 十  
八日亥刻聞父十七日丑刻之凶問十九日晨行過天津  
即附海輪二十七日由上海抵家入門伏地慟絕寢苦喪  
次一第之名何補百年之恨慰親之望何如侍親之終思  
之泣不可仰

菴翁自訂年譜卷下

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四十三歲

聞畏皇病卒於吳淞班復齋

廣盛軍中

張孝達由湖廣

總督移督兩江奏請朝旨任余總辦通海團練鑒鄉先輩  
辦團練籌款之弊不任募捐以書二十四櫝付典肆抵質  
銀千圓分助通海團練爲鄉人倡 四月二十一日葬先  
君暨葛太夫人於城東王字河東 聞天津和議成和約  
十款一韓自主二割全臺奉天九州縣三換約後三個月  
撤軍四賠二萬萬兩換約後半年還五千萬再半年還五  
千萬餘六年清還加息五分五蘇杭沙市通商六內地皆

通商七兩月內派員會同劃界八駐兵威海每年給兵費  
五十萬賠款清後撤九俘虜彼此送還十限六個月議通  
商詳款現停戰期滿展限至四月十四日以便期內換約  
蓋賠款割地之辱兼之 見臺民憤抗布告天下之文  
閏五月通海團練撤防 六月至江甯詣南皮論下不可  
無學學不可無會若何實地進行 七月南皮留談商務  
歸有籌闢海門濱海荒灘之議 舉債營先君遺言欲舉  
之家廟義莊社倉石路石橋書箴籌策之助爲多 八月  
聞東甬卒東甬無世俗氣有治事才失此良友可痛 戶  
部有減官俸加釐捐議言於御史 熙麟 疏論其不可并請

奏飭江北州縣悉復道光朝林文忠撫蘇時之溥善堂免  
地方因人命被吏胥之擾累 十月節盪約與康長素黃  
仲弢列名開強學會南皮爲會長長素初名祖詒更名有  
爲與節盪皆粵人皆舊識節盪爲陳蘭浦先生弟子康爲  
朱九江先生弟子康教授廣州門徒甚衆有梁卓如啓超  
其高足弟子也中國士大夫之昌言集會自此始 十一  
月辭書局總校 十二月南皮聘繼黃先生長文正書院  
辭崇明瀛洲書院 爲通海花布商議辦認捐事至繁  
複而膠葛口舌辨難文牘疏解幾於十反 歲終計負債  
已七千餘圓而所以謀竟先志者尙未終先志者父事也

負債者子事也父有志而子不能竟安用子爲家祭陳告  
必以二年成之

二十二年丙申四十四歲

正月認捐事垂成矣司局持酷議限商認繳之數必解制  
錢不論年歲豐歉若短必州廳具結認賠以是終不成乃  
知以急策歛財者不善其後未有不病民者於曾胡何責  
也 叔兄爲南皮調湖北任宜昌川鹽加釐局坐辦 二  
月至江甯任文正書院院長先往安慶弔東甫之喪謁孫  
師母還校孫先生年譜雜記東甫前屬也 江謙江導岷  
東曰瑄陸宗輿郭文徹文儀潘世杰沈書升從子亮祖從

學於書院 應兼安徽巡撫沈仲復秉成安慶經古書院

院長之聘 復通州孔廟樂舞設采芹會并建海如泰合

習廟樂之議請學院龍資生侍郎洪霖延瀏陽唐某等為

樂舞教員 議城濠魚堰 二月翁尙書罷毓慶宮值

三月與兩江總督新寧劉峴莊坤一議興通州紗廠 先

是南皮以中日馬關約有許日人內地設工廠語謀自設

廠江南北蘇州通州各一蘇任陸鳳石潤庠通任余各設

公司集資提倡此殆南皮於學會求實地進行之法余自

審寒士初未敢應既念書生為世輕久矣病在空言在負

氣故世輕書生書生亦輕世今求國之強當先教育先養

成能辦適當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闇蔽不足與謀擁  
貲者又乖隔不能與合然固不能與政府隔不能不與擁  
貲者謀納約自牖責在我輩屈已下人之謂何踟躕累日  
應焉 初號召發起人應者沈敬夫劉一山潘鶴琴郭茂  
之陳維鏞樊時薰六人合組而余任通官商之郵案既定  
遷延不效由汪知州撤樊陳二人 李相使俄慈禧太后  
召見李摺呈五十七人禁勿用首文廷式李出京御史楊  
崇伊劾廷式罷遣 四月聞丁恒齋外放沂州知府 聞  
慈禧爲穆宗立端王之孫溥儀爲子 五月歸 七月家  
廟義莊上梁 延太倉李虎臣 以炳同至江甯課從子亮

祖仁祖 八月辭安慶經古書院讓黃先生先生故長文  
正書院以南皮去辭而讓余 九月爲紗廠事歸規度廠  
基於州城北唐家開陶朱壩 十月改議通紗廠官商合  
賞官以久閣滬上之機估值五十萬兩爲本由商集資五  
十萬兩合之 十二月二十三日行家廟落成禮奉四代  
主入廟 梁姬吳姬來歸

二十三年丁酉四十五歲

長文正書院 正月至三姓街家廟祭始遷祖祭金沙西  
亭通城祖考墓宋蓬山先生墓 謁孔廟 家廟行焚黃  
禮 祭東臺外祖父母墓 從子亮祖娶於沈氏 辦掘



港豐利二場災賑 翰林院述掌院語與京友連電促到  
院均辭 二月同書箴敬夫立卿一山至滬與潘郭會議  
定三月內集貲二十萬造廠 與室人同至江甯 三月  
至武昌與南皮說通廠事 四月吳梁二姬至江甯室人  
歸 通海蠶桑爲釐捐總局所阻闕 六月宋紫卿先生  
卒 從子亮祖病卒 通紗廠以潘郭屢報集股有成數  
屢不效七月乃與盛宣懷議所訂用之官機四萬八百錠  
合領分辦冀按二萬四百錠之值二十五萬兩由商集三  
十五萬兩數輕而易舉也 新寧檄商務局以潘郭集資  
屢不效屢請退撤之於是通廠之責乃專在余是時余僅

集得六萬餘兩寧商務局桂道嵩慶許任募十萬兩亦口  
惠無實 八月三叔父卒自迎養常樂以來已十餘年曾  
以農政全書法從先君索田二十餘畝試種不效舉止遂  
失常度至是卒 九月海州延兼書院辭 梁吳二姬歸  
叔兄至江寧 十月以通廠集貲事至滬旅費乏鬻字  
十一月定造廠包工價九萬兩 約書箴至廠爲助  
定廠約 遣從子仁祖從學於湖北方言學堂 叔兄在  
京山唐心口多寶灣隄工 試海門蘆稜煉糖 成歸籍

記

二十四年戊戌四十六歲

長文正書院 正月營所居常樂鎮二十八圩社倉 十  
八日酉時怡兒生 二月七日從孫延武生 編本支系  
譜 劉總督以所條陳海門墾荒事入奏委道員錢德培  
來勘視 三月紗廠興工 爲新寧擬變通開墾海門荒  
灘奏畧 閏三月入都銷假補散館試 常樂鄉民誤會  
社倉意毀倉董許聘三之家 副都統景祺奏行間架稅  
同時又行中允黃思永奏請之昭信票 二十六日見翁  
尙書言間架稅之弊甚於昭信票 二十八日見申戒昭  
信票之諭旨 四月復見尙書言之尙書立命駕往戶部  
曰改過不悛不可以需賊事因請電傳九督撫 請翁尙

書停江北米糧捐爲草留已收之昭信票欸於各省辦農  
工商務奏 上翁尙書理財標本急策 恭親王奕訢卒  
度朝局將變 十八日保和殿試散館十事對九賦霏澤  
施蓬蒿試帖 試時瞻至第四韻四川胡峻越余坐前過  
觸几激墨點汗卷如豆旣刮重寫乃脫一字臨行知之復  
刮三十字重寫疵類殊甚列二等三十七名 始用初花  
眼鏡 聞近常樂鎮之龔某扇衆燬常樂社倉 二十二  
日見翁尙書所擬變法諭旨 爲翁尙書擬大學堂辦法  
二十七日見翁尙書開缺回籍之旨見文武一品官及  
滿漢侍郎補授者均具摺謝太后之旨 二十九日乾清

宮引見德宗神采凋索 詣翁尙書已治裝謝客因請見

引朱子答廖子晦語勸速行 識宗室伯蒲編修壽富與

爲友竹坡侍郎寶廷子也 五月旅費竭賣字二百金即

止 聞江南米貴每石銀八圓 十三日送翁尙書於馬

家鋪 是時通紗廠股本經惲祖祁助募共祇十八萬兩

耳尙缺七萬而建築將成就京募有二三萬可望鄉人某

毀阻不諧 六月二日赴翰林院聽宣 辭孫尙書奏派

大學堂教習 三日丑刻詣翰林院清閼堂請假卯刻出

京合甲午計前後在官一百二十日 五日候船於天津

船以上海有甬人與法人爭地之闕不開詣卜肆卜人云

七日行果應 在京聞康有爲與梁啓超諸人圖變政曾一再勸勿輕舉亦不知其用何法變也至是張湛事固必不成禍之所屆亦不可測康本科進士也先是未舉以監生至京必徧謁當道見輒久談或頻詣見余嘗規諷之不聽此次通籍虜上斜街名所居爲萬木草堂往晤見其僕從伺應若老大京官排場且賓客雜遝心訝其不必然又微諷之不能必其聽也 回通議九場丈墾事 七月唐侍郎景崇以經濟特科薦 新寧奏設商務局商會各省之有商務局商會始此屬總理商務商會辭不獲允 八月二日鄭太夷被薦召見賞道員充總理衙門章京 六

日太后復臨朝逮捕康有爲有爲逃各國兵艦集天津詰  
總理衙門問上病狀 袁世凱護理北洋大臣 德宗有  
疾召京外醫 逮捕梁啓超啓超亦逃 楊深秀楊銳林  
旭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被戮徐致靖永禁張蔭垣李端  
芬戍新疆逮文廷式褫湘撫陳寶箴吏部主事陳三立編  
修江標熊希齡職 爲新寧擬太后訓政保護聖躬疏大  
意請曲赦康梁示宮庭之本無疑貳此南皮所不能言劉  
於疏尾自加二語曰伏願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  
下臣民尊親共戴之忱乃知沈文肅昔論劉爲好幕才章  
奏語到恰好蓋信 九月商務開局 聞南皮奏上勸學

篇意持新舊之平而何啓訐其騎牆徐桐咎其助新人盡危矣 十月間剛毅許應騃承太后之意旨周內翁尙書於康梁獄故重有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縣官編管之諭旨 通廠集款仍無增益求助於南皮無效告急於新寧亦委謝不顧乃辭廠辭商務局答委蛇慰留飭通知州海同知協募知州則出示諭董籤役四出而已無少效亟止之 聞太倉王先生卒

二十五年己亥四十七歲

仍長文正書院 政府任爲學部諮議 二月省翁尙書於老塔前宅公約遊虞山興福寺連珠洞三峰清涼寺



至無錫祭趙先生墓 三月二十九日廠紗機裝成試引  
擎始有客私語廠內雖高何時出煙茲復私語引擎雖動  
何時出紗 辭商務局總理 四月十四日開車紡紗召  
客觀之 五月叔兄查賑吉安水災 聞黃先生卒於瑞  
安 廠終以本絀不支僅有之棉不足供紡賣紗買棉時  
苦不及留滬兩月百計俱窮函電告急於股東者七次無  
一答仍以賣字給旅費苦語相慰者眉孫太夷三人而已  
不得已有以廠出租三年之表示慈谿嚴某涇縣朱某必  
欲短折租價久復辨論六月四日議訂之草約六日惡其  
無禮不諧蓋商股本止十八萬有奇官機作股二十五萬

合四十三萬余謂開辦以來五年度用不及萬以是請照  
五十萬論租嚴朱云可特別重酬而租不可越四十三萬  
之外以爲股本實止四十三萬且以余爲可貨也無禮甚  
惡之盛某祝某復欲租議兩日亦不諧 十九日重訂嚴  
朱約列說告江督取進止江督不可嚴說然欸不繼非白  
手所能進取而又不可中止惟有忍氣待時堅志赴事更  
無他策幸紗價日長時十二支躉銷六十五兩零銷六十  
七兩 七月至杭州招股無效 總督屬蘇松常鎮蕪湖  
九江四關道各督銷局海州分司助募廠股亦無效惟正  
陽關督銷沈愛蒼 瑜慶 海州分司徐星槎 紹垣 投貲二萬

耳他人不募而訾其非紗廠至此強支已四月八月叔  
兄調任貴谿治民教闕亂事時貴谿全縣法天主教堂盡  
燬縣民所在揭旂書官逼民三字衣書大清國光緒義民  
七字連近五縣留漕公用聞兄再任咸約不動丁漕待處  
分 九月紗廠以售值日起展轉買棉供紡得不停輟至  
江寧新寧拱手稱慶對之曰棉好地也機轉天也人無與  
焉曰是皆君之功曰事賴衆舉一人何功曰苦則君所受  
對曰苦乃自取孰怨曰但成折本亦無妨對曰成便無折  
本可言曰願聞所持之主意曰無他時時存必成之心時  
時作可敗之計曰可敗何計對曰先後五年生計賴書院

月俸百金未支廠一錢全廠上下內外數十人除洋工師外一切俸給食用開支未滿萬金耳新寧俛首拊掌嗟嘆久之聞太后立端王子溥儁爲上子兼祧穆廟明正內禪改元普慶人心惶惶新寧奏國事乞退疏有以君臣之禮來以進退之義止語近代僅見葬從子亮祖於金太夫人墓昭位

二十六年庚子四十八歲

正月蓄鬚延書箴到廠爲助聞有今上三十萬壽開科之說庚子例有正科今以國慶加爲萬壽乎爲內禪乎不可得而知要爲多故之兆叔兄補宜春縣貴谿教案

定 二月新寧入覲 十六日大雪盈尺 日人岩崎西  
村僧長谷川至院論學因借小住 三月得彥升眉孫訊  
聞政府羅織黨人甘陵之禍將及屬遠避余與康梁是羣  
非黨康梁計畫舉動無一毫相干者內省不疚何憂何懼  
謝之 選文正書院課藝 聞意園先生卒爲位祭而哭  
之 四月重修常樂二十八圩社倉成定社倉約 爲從  
子仁祖娶於顧氏 五月北京拳匪事起其勢熾于黃巾  
白波二十二日間匪據大沽口江南震擾江蘇巡撫李秉  
衡北上 言於新寧招撫徐懷禮免礙東南全局 愛蒼  
至寧與議保衛東南 陳伯嚴 三立與議迎鑾南下 蟄

先至寧議追說李秉衡以安危大計勿爲剛趙所誤不及

至滬與眉孫愛蒼議由江鄂公推李相統兵入衛與

眉孫愛蒼蟄先伯嚴施理卿炳燮議合劉張二督保衛東

南余詣劉陳說後其幕客有沮者劉猶豫復引余問兩宮

將幸西北西北與東南孰重余曰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

爲其名不足以存也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爲其實不足

以存也劉蹶然曰吾決矣告某客曰頭是姓劉物即定議

電鄂約張張應 六月聞德使被匪戕於京 李秉衡鹿

傳霖皆以義民目拳匪者先後俱西 聞匪陷天津聶士

成陣亡 蝗見通海與海同知約罄各社倉麥給鄉民麥

一升易蝗一斗所居常樂鎮不爲災 七月十三日始太

白經天十日 聞二十一日兩宮西狩 聞瀏陽唐才常

在鄂被捕屬鄂友言於南皮曰光武魏武軍中焚書安反

側事可念也 識武進劉厚生垣 八月再說新寧退敵

迎鑾 詔求直言 請新寧聯合肥南皮劾罷端剛李疏

具不上 閏八月李劉張袁始聯劾端剛趙詔解端差使

剛趙交部議 鹿傳霖入軍機 廠紗銷暢然棉以輸出

多而亦貴計各國未有紗織而自營植棉者非上策乃擬

營墾牧公司 九月從新寧借南京陸師學堂畢業生江

知源導岷 章靜軒亮元 洪雋卿杰 至呂四測量通海沿海

荒灘 十月外交使團堅促回鑾 十一月子培約爲東  
南士民上政府行新政書 聞李相議和約十二款已定  
墾地荒灘圖成 十二月作通海荒灘墾牧初議并章  
程 聞昭雪徐立許袁追革徐桐剛毅李秉衡 新寧電  
約眉孫子培蟄先同至江寧商要政

二十七年辛丑四十九歲

正月爲前海門訓導趙菊泉先生就學署建趙亭十二日  
至上海詣眉孫眉孫以連日草要政議昨午後三時方據  
案擲筆遽卒 代人擬爭西安俄約電一全國通商二東  
三省開門通商三聽占而不認畫約四讓吉黑而奉天開



門通商 與子培談外交子培曰無往不收無垂不縮書  
家秘旨也已進不退已伸不縮禪家密語也神明三法爲  
外交政策之要子培鉤深致遠之才但有時迂迴耳  
二月作變法平議目補與新寧論曰變法須財與人財不勝  
用也行預算審稅目而已人不勝用也設學堂行課吏而  
已母襲人言法當改但無財無人 三月省翁尙書於里  
第 辭文正書院舉丁恒齋自代 爲趙先生建趙亭於  
海門訓導署後有遺像碑 同督藩委徐乃昌陳樹涵勸  
呂四墾牧公司地 定墾牧公司集股章程七易稿 五  
月請新寧以洋務要差咨調叔兄回籍助營紗廠江西巡

撫李勉林

興銳

不允以東鄉刁民抗糧調任東鄉予與叔

兄訊曰今日民之刁不刁視昔日糧之抗不抗若東鄉向

不完糧謂之刁可也若自有不能完之故官曰刁民抗糧

民不曰災區求緩乎當察情實明是非 兄爲民教事代

民負債六千金上諭傳旨嘉獎 七月墾牧公司得股十

四萬 南皮以叔兄辦宜昌賑保薦補缺後以直隸州用

南皮約偕沈子培往武昌商復新政諭旨并籌興學事

江水大漲通海災 爲新寧訂初高等兩級小學中學

課程 八月以江生導岷任墾牧公司事 十月蕩棍滋

事劫草於公司第一堤 十一月定公司基二十三日開

工第一堤中西區成與湯壽潛論蕩棍掠奪公司蕩草廳  
同知顓頊知州敷衍余答之曰毒與其悶也寧發官與其  
昏也寧滑事與其鈍也寧辣 敬夫以與同事不洽堅辭

歲歉糧貴

二十八年壬寅五十歲

正月墾牧公司定以平糶招工購糧於海州樊汊舟山崇  
明奉天 規畫棉油廠於唐閘港北 二月叔兄過班道

員李巡撫特保送吏部引見 新寧邀議興學次第爲先

定師範中小學新寧隄之藩司李有渠糧道徐樹鈞鹽道

胡延阻焉乃謀於羅叔賴 振玉及壽潛通州自立師範計

所儲紗廠任事以來未支之公費六年本息幾二萬敬夫  
及他友助集復可萬餘歸遂決立師範學校 仍勸新寧  
立高等師範 三月與沙健菴元炳議建油廠 四月一  
日墾牧總公司建築開工 試種台州海濱柴子柴耐鹹  
子可爲油故試之 五月江西李巡撫委叔兄爲省學堂  
正監督奏留原省乃請假兩月回蘇考察學務 與叔穎  
議女師範學校 與健菴會議私立初等師範學校開辦  
章程 訂墾牧公司招佃章程五易稿 規定就千佛寺  
址而廣之於西南水中填增地四分之一建師範學校采日  
本學校建築法自繪圖度工爲之寺有明萬曆時碑故因

靜海軍城廢址先建文昌閣寺與閣南北相負閣東尚有書院廢久不可辨識 七月九日師範學校開工 江西李巡撫卒武昌柯逢時護理電促叔兄回兄再辭得請

二十九日至八月一日大風潮墾牧新隄大損 五弟卒

九月新寧卒於官 作中國師範學校平議 勸州人

先試合營勸業銀行以助實業有議無成 十月南皮移

督兩江邀與沙君元炳往議學校 十二月二十七日營

西垵開工室人任督視之役

二十九年癸卯五十一歲

正月西垵大門上梁 權厝五弟於外家墓側 師範學

校先設講習科 二月師範教員王靜安與所延日本人  
木造高俊吉澤嘉壽之丞至 江督魏光燾邀議學校  
三月定墾牧公司辦事規程 試師範生達孚第一 四  
月一日行師範開校禮定計東游考察農工及市町村小  
學校 二十五日附日本博愛丸東渡二十八日抵長崎  
周歷東京西京青森札幌諸地自丙戌會試報罷即謂中  
國須興實業其責任須士大夫先之因先君意事農桑竭  
八年辯論抵抗奮進之力僅成一海門蠶繭業甲午後益  
決實業教育須並進迭用規營紡廠又五年而成比欲東  
遊以資考鏡不勝讒謗之衆是年正月南陵徐乃昌寄日

本駐寧天野領事致博覽會請書至乃行 師範日教員  
木造以日俄將戰之憂自戕死遺書述故 六月叔兄爲  
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謚爲外祖父母請封典 七月爲  
蘇松道擬定中國商民公司旗式 營呂四鹽業公司  
四修族譜 營呂四漁業公司 八月十八日移居西垵  
以東垵歸叔兄 營墾牧公司海復鎮 與總督委員俞  
明震議加稅免釐 議海門學費 十二日日俄宣戰  
與沈子培書論世界憲法 與江督論中國漁業公司關  
係領海主權宜合南北洋大舉圖之不能則江浙直東又  
不能則以江浙爲初步

三十年甲辰五十二歲

正月延日女教員兼保姆森田政子開塾於家課怡兒及  
隣童十人怡兒年七歲 爲人草同度量衡銅圓鹽魚製

造奏 草變通鹽法奏 商部屬主全國商會公司謝之

二月以呂四鹽業事呈鹽院 三月試仿日本鹽田

營冶業 規裏運河入海之道河爲淮之支流舊至呂四  
大刀壩而止大漲則掘通之漲過復築苟且甚 朝旨賞

三品銜爲商部頭等顧問官 與合肥蒯光典論立憲

見滙督丁振鐸黔撫林紹年請變法之電奏 四月爲南  
皮魏督擬請立憲奏稿經七易磨勘經四五人語婉甚而



氣亦怯不逮林也 定南洋漁業公司辦法 五月與許  
鼎霖丁寶銓議建宿遷玻璃公司訂集股章程 以請立  
憲故南皮再三屬先商北洋湯壽潛亦以爲說余自金州  
歸後與袁世凱不通問者二十年至是始一與書袁答尙  
須緩以竣時 五月十七日省翁尙書病於常熟南涇塘  
第歸後聞翁尙書二十日卒 六月刻日本憲法成以十  
二冊由趙竹君鳳昌寄趙小山慶寬徑達內庭 此書入  
覽後孝欽太后於召見樞臣時諭曰日本有憲法於國家  
甚好樞臣相顧不知所對唯唯而已瞿鴻禨旋命其七弟  
來滬託鳳昌選購憲法各書不知趙故預刻憲法之人也

舉告爲笑樞臣奉職不識古義蒞政不知今情以是謀人  
家國寧有幸乎 營上海大達外江輪步公司 營新育  
嬰堂於唐圃 請魏督奏設督辦南洋魚政專員 七月  
規度崇明大生第二紗廠 八月與湯壽潛弔翁尙書  
立海門常樂鎮初等學校 印日本憲法義解議會史送  
鐵侍郎良與談憲法 營天生港輪步 因許鼎霖之說  
營鎮江螺絲山筆鉛公司 設翰墨林印刷局 闢四揚  
壩河 通五屬合請設學務處 規學校公共植物園  
三十一年乙巳五十三歲

正月與鄂督江督書請爭江淮省事先是嘗議畫豫東蘇

皖四省毗連州縣建徐州行省蓋爲中原腹地治安計也  
蘇撫端方憤然入奏部憤然因其說而易名爲江淮以漕  
督爲巡撫非驢非馬矣故請爭之朝士亦以爲言乃去巡  
撫而置提督旣又以提督兼兵部侍郎銜節制鎮道以下  
紛紛然莫得要領也 營鍊工廠與冶廠合以史記貨殖  
傳鍊冶連文名之 以工人子弟衆設藝徒豫教學校  
二月應徐家滙法教會震旦學院之請爲院董 朝鮮金  
澤榮自其國移家來通任以翰墨林書局督校 三月以  
崇廠建築須甄合新舊法規營甄審 與許鼎霖至宿遷  
規玻璃公司廠於六塘河上井龍頭地并視察白土山青

山泉賈家汪煤礦利國驛鐵鑛 過山陽晤丁寶銓與鼎霖會議作海揚通合營自治事寶銓親老須仕至是仍北上阻之不得 言於江淮巡撫設淮屬師範學校 登雲臺山 四月總督周馥蒞通視察墾牧公司大生紗廠師範學校 三月颶風大潮墾牧七隄皆傷損 八月政府遣五大臣考察歐洲各國憲法臨行炸彈發於車站傷斃送行者十餘人是時革命之說甚盛事變亦屢見余以爲革命有聖賢權姦盜賊之異聖賢曠世不可得權姦今亦無其人盜賊爲之則六朝五代可鑒而今世尤有外交之關係與昔不同不若立憲可以安上全下國猶可國然革

命者讎視立憲甚此殆種族之說爲之也 江蘇學會推  
爲會長 增設城廂初等小學校 江蘇人民爭自築鐵  
路 怡兒就學於師範附屬小學校 十一月宗室載澤  
端方戴鴻慈尙其亨李盛鐸等復出洋考察憲法 先是  
鐵良徐世昌輩於憲法亦粗有討論端方入朝召見時又  
反覆言之載振又爲之助太后意頗覺悟故有五大臣之  
命旣盛宣懷倡異議袁世凱覘候風色不決故延宕至三  
月之久重有是事也 因公共植物園營博物苑

三十二年丙午五十四歲

內子徐夫人於其母家近處營初等小學校 始教怡兒

學詩 規畫意大利祕拉諾賽會以中國東南海漁界圖  
往與會漁界所至海權所在也圖據海國圖志瀛寰志畧  
爲之中國之預各國賽會也自維也納費爾特爾巴黎倫  
敦大版安南散路易斯七會之後至是乃第八次畧有可  
考者巴黎之會戶部費十五萬大版之會各省費十萬散  
路易斯之會戶部費七十五萬此次合沿海七省僅費二  
萬五千金耳以海產品物中國漁具漁史勝我東南海漁  
界圖而去彰我古昔領海之權本爲我有之目的賽會之  
第一次各省分任會費二萬五千金外悉責江浙漁業公  
司任之公司未可云完全能自立時也 議請官設工藝

學校農事試驗場爲人民範爲揚州籌兩淮自立兩等小學中學及尋常師範 江督允以天生港爲起卸貨物不通商之口岸委員開辦步工 籌設師範農藝之試驗場欲習師範者兼習農知農事也 集通泰如海官紳籌建南通五屬中學 議蘇省自築鐵路被公推爲協理之一總理爲崇明王清穆時爲商部右丞協理余與許鼎霖王同愈 議勸南通興儲蓄銀行未行乃擬於大生一廠設工貨儲蓄處 師範學校附設土木工科測繪特班 營呂四聚煎鹽場 與端方戴鴻慈二使說憲法成立憲法會 與上海曾少卿輩規畫中國圖書公司 設鐵路學

校於吳縣 借州舊試院設法政講習會延吳縣楊廷棟  
主之 設資生鐵廠 鄭孝胥同議設豫備立憲公會會  
成主急主緩議論極紛駁余謂立憲大本在政府人民則  
宜各任實業教育爲自治基礎與其多言不如人人實行  
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公推孝胥爲會長壽潛與余副之

建唐開魚池港新育嬰堂成 停崇廠甄審 營呂四鹽

業聚煎 與許鼎霖議復淮浚運河岑總督春煊願爲上  
聞 營常樂頤生酒廠 規築蘇路北線設事務所於銅  
園局局成於江淮巡撫恩壽甫經年耳用費五六十萬貿  
然而興忽然而止時政之紊類是 十二月蘇路北線開



工 任寧屬學務議長 內子與三嫂計興女學而自任  
捐貲爲倡因爲作啓募捐

三十三年丁未五十五歲

崇明紗廠落成開車 四月一日師範紀念開模範運動  
會 任寧屬教育會會長 六月常樂第四初等小學校  
成從子亮祖婦所私立也 七月大生第一廠第一次股  
東會武進惲祖祁曾自辛丑迄丙午助集廠股十萬餘開  
車後獲利余分所得紅利三成之半報之六年凡三萬八  
千二百餘圓二廠始興惲爲分任集股四人之一至是欲  
專任二廠而股東不可常州股東持之尤烈乃祕股東異

議之書而潛爲調停疑余不爲力則舉廠細故結廠細人  
爲讐言嗾所稔股東開會公司有股東會例也微憚訐亦  
當開比會終一切披露人始寤焉 英人強借資本於江  
浙鐵路公司與湯壽潛合爭於外部拒之 十一月嫁女  
瑛於侯氏 與湯壽潛蒯光典籌立憲國會事 新育嬰  
堂費絀鬻字以濟 十二月蘇舉許鼎霖浙舉張元濟代  
表赴京樞外兩署爭商辦蘇浙路謝外債

三十四年戊申五十六歲

正月備測地方輿圖 徐夫人病 二月以呂四聚煎鹽  
價事與淮運司趙濱彥訟總督委知府許星璧來勘視所

築之場 請開通如海食鹽引岸成 三月二十五日徐

夫人卒遺言以私貲於常樂建女子小學 五月建先君

樂善好施坊於常樂義莊之庭海門同知王賓臚敘先後

捐賑數請總督聞於朝得可者也 與許鼎霖營宿遷耀

徐玻璃公司 辭鐵路協理專任北線規畫 營通屬中

學成 朝旨爲立憲之備令各省設諮議局任籌備事

十月二十一日德宗崩立醇親王子溥儀爲嗣醇親王爲

監國攝政王年號宣統 二十二日慈禧太后崩 十二

月九日葬徐夫人於八窰口文峰塔院東新阡

清宣統元年己酉五十七歲

正月營呂四十七八總船閘以通淮委河淮委河者墾牧  
公司第一隄牧場隄間之地爲之淮水支流經裏運河入  
海者至此乃有道歸納今成此閘以利蓄泄 江督端方  
至通視測繪警察學會農會女師新嬰改良私塾與監獄  
國文專修江岸保坍等十一事與商欸紕救濟之法 先  
是綜凡紡織業外之公司合爲實業公司以覈其出入至  
是去一切駢冗職員人欠者清釐欠人者停利拔本 二  
月至江寧度江蘇諮議局地址 至清江浦視蘇路北線  
路工住慈雲寺 至鎮江揚州勸集路股 梁姬歸 三  
月改地方監獄 四月滬嘉路開車 二十六日在江寧

開諮議研究會各縣議員到者二百三十餘人余得票一百九十六當選爲會長議三事一田賦征銀解銀一銅圓流弊一籌集地方自治經費 五月從子仁祖以候補郎中入都分郵傳部 自三月以來恒患不寐服紫丹參方始瘥 巡撫瑞澂商任叔兄以蘇州農工商局事意極誠摯卻之不可歸商叔兄應之 七月議通自治事項 度支部員戴兆鑑錢志鏞來詢考呂四鹽場事 八月三日諮議局開會到會者九十五人決選余得五十二票爲議長副議長仇繼恒蔣炳章 教育總會常會推太倉唐文治爲會長余爲之副 商瑞巡撫合各省請速組織責任

內閣又合奉黑吉直東浙閩粵桂皖贛湘鄂十四省諮議局請速開國會 諮議局分類選舉審查員 九月一日諮議局開會督撫同蒞外賓與觀者五人 中國圖書公  
司成被推爲總理 與浙人論請開國會事浙某言以政  
府社會各方面之見象觀之國不亡無天理余曰我輩在  
不爲設一策而坐視其亡無人理 爲江寧商業高中兩  
等學校監督 十月與瑞澂計營江西盜業公司 十一  
月七省諮議局代表會於上海立憲公會上書請願國會  
十二月以導淮之請展轉無效議設江淮水利公司先  
事測量 合十六省代表議合籌改變鹽法設場聚製就

場徵稅爲公共實業合立法政學校爲公共教育 州廳  
會定墾牧鄉通海界 獎公司良農四十餘人 朝旨國  
會不得請世續鹿傳霖沮之 周家祿卒

二年庚戌五十八歲

正月集常樂社倉各圩社長說社倉與小學校教養相關  
仍應按畝捐麥 定農科學課初等單級課本 度視女  
校工程 二月至江寧諮議局 草地方自治經費豫算  
釐正地方稅界限請由國會議 定寧揚徐淮海常鎮蘇  
松通海十一屬議員公寓寓夾諮議局左右爲之余以所  
得議長公費建通海公寓助者海門沈燮均數逾千如臯

不及千泰興僅二百靜海附通不計也 湯壽潛趙鳳昌  
爲余言社會聯美 爲江北提督王士珍策墾海州葦蕩  
營地 爲狼山鎮標規度移營營故在南濠外地窪屋隘  
無軍容可言總督端方論通自治少之余曰此與監獄衙  
署皆行政事營可移長官宜任籌給費用端方允任三之  
一令總兵任一地方任一總兵安有錢地方乃任其二度  
西郊地移焉 江寧開南洋勸業會端方始創其議事未  
成而去至是豐潤張人駿繼其任議設飲食出品所 議  
設勸業研究會 四月讓商校監督於黃思永 五月江  
北提督雷震春至通言葦蕩營地可墾須官爲之告之曰



不論官民軍正須先治隄渠規畫水道勿負此地 計定

江岸保圳 規於軍劍山植林令師範生分隊從事名學

校林 觀勸業會直隸館頗感袁世凱才調在諸督上

六月議設全國農業聯合會 七月湯壽潛以劾盛宣懷

革職 八月美男女賓達賚及華爾特夫婦等四十餘人

至諮議局參觀開歡迎會是爲國民外交之始 議大生

明年設織布廠 九月營博物苑池上謙亭 十月趙鳳

昌熊希齡與約達賚華爾特在滬談中美商會共營銀行

航業商品陳列所設商品調查員四事 通州地方議會

選舉舉爲議長辭 叔兄亦辭董事會 十一月雪海門

宋季港孫五郎爲妻謀殺之寃 至湖北見各省督撫合  
請國會內閣電奏大較錫良瑞澂李經羲袁樹勳程德全  
丁振鐸爲切要趙爾巽孫寶琦增蘊陳夔龍周樹模次之  
十二月爲呂四彭鼎定善後事鼎病臨卒捐產十餘萬  
於州場遺書請爲恤其嫠妾孤女故集其族戚本其遺屬  
而小變更之定保管規約 箸說鹽

三年辛亥五十九歲

正月遇楊士琦於上海北洋屬以外債可借否問張湯鄭  
楊晤鄭鄭曰必可借不借不能興中國湯曰必不可借借  
則國亡余曰借自可但當問用於何事用以何法用者何

人當則借不當不借楊曰然則南方借債可分三派楊述  
余前年語亟立憲非救亡或者立憲國之亡人民受禍輕  
於專制國之亡耳問今視昔何如余曰此前年語今視我  
社會動作恐人民經不得亡亡後擔不得恢復 二月沈  
燮均卒 四月上海商會議組報聘美團及中美銀行航  
業事推余入都陳請報聘 政府以海陸軍政權及各部  
主要均任親貴非祖制也復不更事舉措乖張全國爲之  
解體至滬合湯壽潛沈曾植趙鳳昌諸君公函監國切箴  
之更引咸同間故事當重用漢大臣之有學問閱歷者趙  
慶寬爲醇邸舊人適自滬回京屬其痛切密陳勿以國爲

孤注是時舉國騷然朝野上下不啻加離心力百倍可懼也 五月道漢口議租辦紗布絲麻四廠先成紗廠劉柏森任其事北上過彰德訪袁世凱於洹上村議論視二十年前大進論治淮曰不自治人將以是爲我罪又曰此等事國家應做不論有利無利人民能安業即國家之利 十二日至京住東單樓二條胡同蒙古實業公司即翁尙書故宅中歸袁利利卒肅王等以之爲實業公司 十五日攝政王語慶王欲召見午後內廷交片翰林院傳知於十七日召見因謁澤公洵濤兩貝勒徐相并陳召見陳說民隱是義分事但此行以公推而來必不可得官而去

召見後求勿涉及官祿請先上達 十七日八時引見於  
勤政殿王命坐云汝十餘年不到京國事益艱難矣對丁  
憂出京已十四年先帝改革政治始於戊戌中更庚子至  
於西狩回鑾皆先帝艱貞蒙難之日今世界知中國立憲  
重視人民皆先帝之賜王語甚嘉獎對自見乙未馬關訂  
約不勝憤恥即注意實業教育二事後因國家新政須人  
奉行故又注意地方自治之事雖不做官未嘗不做事此  
所以報先帝拔擢之知此次因中國報聘美團事又有上  
年美商與華商所訂中美銀行航業二事被滬粵津漢四  
商會公推到京陳請政府蒙上召見深感攝政王延納之

宏求治之殷今國勢危急極願攝政王周咨博訪以求治安之進行王云汝在外辦事多閱歷亦不少有話儘可說對蹇所欲陳者外交有三大危險期內政有三大重要事三期者一今年中俄伊犁條約二宣統五年英日同盟約滿期三美巴拏馬運河告成恐有變故三事者一外省災患迭見民生困苦朝廷須知民隱諮議局爲溝通上下輔導行政之機關二商業困難朝廷須設法振作金融機關須活三中美人民聯合王云都是緊要汝說極是可與澤公商量辦去又說四川鐵路收歸國有須寬恤民隱餘說尙多計時逾三刻 謁慶王於其邸極陳東三省之重要

危迫亟宜彊力自營不當聽人久久鼾睡趙督所請二千  
萬實至少而至不可已之數王但應課其用之得當覈實  
與否不可掣其肘復爲言國民疾苦之甚黨人隱忿之深  
王處高危滿溢之地丁主少國疑之會誠宜公誠虛受惕  
厲憂勤不宜菲薄自待失人望負祖業語多而摯王爲掩  
面大哭於此見此公非甚昏愚特在廷阿諛者衆致成其  
闕茸之過貪黷之名可閔哉 學部唐尙書奏任爲中央  
教育會會長張元濟傅增湘爲副再辭不獲乃許任半月  
澤公約盛宣懷與余議收四川鐵道爲國有方法盛以  
調查川人用於鐵道工款中爲川紳所虧者三百餘萬政

府不應受此虧數應以實用者給還川人余曰輸出者川  
之人民虧挪者川之紳士當然一面查追紳士一面允給  
川人盛主在給數中扣出澤公復問余余曰如所言未嘗  
非理但甲商與乙商言當如是政府與人民有涵覆之義  
且收民路歸國有政策也政策以達爲主不當與人民屑  
屑計利且聞川人爭路欸項戴先帝諭旨勢洶洶而意未  
悖尤須審慎澤公無言 六月四日去奉天劉坦江導岷  
孟森許振王敢等同行 觀宮中藏物并盜器文淵閣書  
七日總督趙爾巽集議東事部署實須二千萬 八日  
觀農事試驗場美工師巴克所試大農法 九日由長春



南滿鐵道經東清鐵道去哈爾濱長春滿日皆日勢力哈爾濱滿日皆俄勢力鐵道管理俄不及日遠甚華人所住長春哈爾濱之區則整潔并不及俄日 十三日由昂昂齊至齊齊哈爾住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公署 十四日見昂昂齊俄人初等小學校附滿洲里車回哈白烟笛屯小河子至安達沿途所見皆荒地 十六日自哈回長春次日至奉天以鐵道被水繞由營口遼河內口水勢不減黃浦因訪詢水道源流有溝通松遼之觀念 十九日至京張傅皆至 二十二日中央教育會開會議國庫補助推廣初等小學校案 閏六月開會議江謙所提國庫補助

行省各府推廣師範學校案八日止余與會適滿半月  
十日出京至天津觀各馬路工罪犯遊民工廠圖書館畢  
袁爲總督時氣象自不凡張南皮外無抗顏行者 十四  
日行至煙臺登岸觀盲啞學校張裕酒廠 十八日至滬  
往蘇詣程巡撫說東事 七月州自治開會 墾牧公  
司第一隄設初等小學校 八月霍邱泗州人來議測淮  
事 規度天生港果園始購地 大生一廠股東會議決  
織廠及儲蓄押匯銀行事 二廠股東會議決通知大清  
交通兩銀行籌還本事去鄂規大維紗廠十三日至十八  
日夜十時後漢口獲革命黨人二因獲名冊澈夜閉城大

索十九日十時城啓余即過江六時甬友邀飲於海洞春  
八時登舟見武昌草湖門工程營火作橫亘數十丈不已  
火光中時見三角白光激射而隔江不聞何聲舟行二十  
餘里猶見光熊熊上燭天也 二十日至安慶應巡撫朱  
家寶約議導淮也次晨見時知武昌即以十九日夜失守  
總督避楚豫兵輪安慶籌防無款新軍率不可信勢處大  
難無暇更說導淮事矣是夜即行 二十二日江寬舟中  
遇諸宗元益知十八十九兩日之情狀知禍即發於按籍  
大索自黃花岡後革命風潮日激日厲長江伏莽滋多終  
有暴烈之日大索但促之而已 二十三日至江寧即詣

將軍鐵良說亟援鄂一面奏請速頒決行憲法之諭鐵屬  
先商總督張人駿 二十四日詣張張大詆立憲不援鄂  
謂瑞能首禍自能了不須人援余謂武昌地據上游若敵  
順流而下安慶又有應之者江寧危矣張曰我自有兵能  
守無恐余度再說無益烏乎大難旦夕作矣人自爲之無  
與於天然人何以憤憤如此不得謂非天也 二十五日  
至蘇巡撫程德全甚躋余請速布憲法開國會之議屬爲  
草奏倉猝晚膳回旅館約雷生奮楊生廷棟二人同作時  
余自書時屬二生書逾十二時稿脫 二十六日至滬二  
十七日旋寧 三十日由諮議局徑電內閣請宣布立憲

開國會 江寧自鄂來者盛稱革命軍人之文明謠言大起張督又猜防新軍令移駐城外而人各給槍彈五枚新軍乃人人自危余知之亟走請藩司樊增祥白張言其不可於是人又各增給十枚 九月一日以廠事去滬未預諮議局開會行禮 二日回通聞長沙宜昌失 五日商會會議設地方協防團 九日聞湘晉陝獨立 十四日國民軍據上海蘇州杭州宣告獨立蘇人迫程德全爲都督杭人迫湯壽潛爲都督以安獄市 十六日聞藩司樊增祥挈家至滬總督張人駿號於人我作總督糊塗而來本無主見今更一籌莫展聽諸君爲之但求將我送至下

關耳 張勳督全部入城固守挾鐵良張人駿同住北極閣督戰 十八日國民軍令兵艦運兵至通通與之約毋擾地方 十九日去滬知一月之中獨立之省已十有四人心皇皇亂象日劇一國無可計而非安寧一省不能保一縣安寧是非可閉門而縮屋矣 二十三日蘇人組織臨時議會保守秩序 與湯壽潛熊希齡趙鳳昌合電張家口商會轉內外蒙古贊成共和覆電照允 二十五日回通通小有震恐旋定 二十七日知袁世凱任內閣 二十八日廷寄任張謇爲農工商大臣東南宣慰使時勢至此何宣何慰即電堅辭 三十日至滬即去蘇應臨時

議會 十月一日省議會開會仍被選爲議長 十二日  
聞江寧下 十五日見北京取消召見及專任內閣之報  
十七日見隆裕太后垂簾攝政王歸藩之報 二十日  
聞黨人外有黨黨人中有黨紛歧複雜 二十四日去辦  
髮寄家 二十五日程都督與湯壽潛陳其美同至江寧  
調和諸軍組臨時政府數日江寧以客軍之擾居民大恐  
程德全於上海集衆議欲江寧回復秩序須置官任民事  
欲置官任民事須客軍出發欲客軍出發須籌備財政財  
政之可急籌而得用者惟鹽共推余任江蘇兩淮鹽政余  
要上海鎮江清江三都督共認而後任建標本二策標則

軍政府賣鹽而給還商本及息本則實行設場聚製就場  
征稅衆決先行標策次并合淮南各場 十一月屬各商  
會先籌二十萬圓資客軍出發 各軍有截鹽以自便者  
辭鹽政事 與程德全章炳麟趙鳳昌議創統一黨 十  
三日黃興組織臨時政府初成立欲責商會更助五十萬  
余勸勿擾商自任爲籌 衆推任實業部秩序正紊有何  
實業也 二十一日至上海訪唐紹儀旋見汪精衛 十  
二月二日見隆裕太后不日遜位之報 十三日籌款五  
十萬成 十七日見袁內閣有議遜位後優待條件之權  
二十日孫黃計以漢冶萍與日人合贖書爭不得則告



以抵借猶可合貲不可答約已籤乃辭實業事 二十八  
日見宣統帝奉太后遜位宣詔之報

民國元年壬子六十歲

正月規度狼山麓森林苗圃 第三次修山路 北京臨時議會推袁世凱爲臨時總統十日就職 自程德全辭都督任地方公推武進莊蘊寬繼其後至是亦辭 二十二日至蘇續開省議會住留園 二月十六日聞蘇州兵變 二十四日江寧兵變 二十六日南京臨時政府解散 三月統一黨與民社國民協進會國民公黨國民公會共進會合并爲共和黨二十三日開成立會 四月英

人葛雷夫李治來觀江岸 十九日至蘇知昨夕諸無知  
少年謀亂破露未成 五月以蘇督公布沙地充公保坍  
案籌爲南通借款保坍 屬人分往奉直東晉秦豫蜀調  
查鹽政鹽業近况 規建狼山東觀音像鍊亭 二十二  
日歸常樂扶海垵 二十五日生日先是移宴客費三千  
圓倡建第一養老院戚友益捐助之規地於城南白衣菴  
東 更爲新嬰堂建樓十七幢以廣育嬰之額 六月沿  
江梟匪鄭建榮夏昆五等謀聚衆爲亂戕絲魚港董事左  
懋修叔兄被地方推任民政長遣兵撲之部分粗定請解  
職交繼任田寶榮 十七日通中央隊再戰勝梟前後二

十日亂大定 二十七日規建醫院殘廢院盲啞學校

二十九日定用工部營造尺清丈全縣地畝 七月蘇省

各軍月餉不繼鹽局百方籌措陳其美索尤亟至揚言欲

兵劫鹽局竭蹶應付十日而定 二十一日至江寧 二

十二日渡江乘津浦車北上 二十四日至津見共和黨

諸人觀河海工程訪歐工程師平爵內 二十八日入京

八月詣袁總統說改革鹽法 與交通部人說溝通及

蘇路事 十八日與陸徵祥說國際學會之不可已 二

十八日由津漢路回 九月二日在黎都督處聞人建遷

都之議 三日旋通 故湘鄂贛皖四省爲淮鹽運銷引

岸至是各省截鹽資軍饟法盡破裂所以支柱蘇省各軍維持秩序者僅恃江蘇兩淮之收入而已 七日電請撤銷鹽政 規就東嶽廟改建圖書館 電陳籌增淮北鹽池鹽業銀行就南通設鹽場警察長尉教練所 規建醫院 十八日辭鹽政 二十日三辭鹽政 十月十四日國務院許辭鹽政職 十六日離職 規建貧民工廠其費以鹽政照前總督兼鹽政應得之公費六萬六千餘圓爲之凡三廠一儀徵十二圩一東臺一南通 十一月許鼎霖來申導准前議爲程德全柏烈武草請導准開墾呈十二月廿八日聞南北行將分裂

二年癸丑六十一歲

正月怡兒往學於青島治裝六日挈兒去寧九日怡兒行  
楊仲達許澤初同往 時局日擾人情日詭激士氣日鄙  
薄議長不可爲十二日去寧至滬許鼎霖電留却之十三  
日鼎霖至滬復爲言不可爲之故仍却之人言鼎霖方冀  
取代是不必取而可代者焉用冀爲 與湯蟄先詣沈子  
培鄭蘇戡談湯沈大忤 辭黎都督夏壽康請預憲法起  
草員會 辭袁總統屬組省會國會 規築軍山氣象臺  
規建唐閘紡織學校及公園 以先室徐夫人遺屬規  
新嬰堂第一幼稚園 二月以二廠紅獎除資助劉徐外

規常樂女子初等小學校亦先室遺言也 墾牧海復鎮  
成 規以一隄東區地令退伍兵耕作 三月成大生紗  
廠儲蓄處 尊素堂起藏書小樓三間 二十日聞宋教  
仁在滬甯車站被刺惜之旋北方有電向民黨解釋即與  
趙鳳昌汪精衛黃克強調解迄無效 四月家廟後岸坍  
駁以石 聞揚州徐懷禮爲日本骨董客炸死揚人方爲  
營生祠未竟 五月博物院藤東水榭成 六月十二日  
聞江寧復獨立 十五日聞陳其美鈕永建等合攻上海  
製造局鄭汝成守甚力攻者連七晝夜屢挫至二十五日  
而罷十日之中滬南居民傷夷損失至重松江學生死尤

冤陳鈺復據吳淞中國公學爲司令部學中物損毀殆盡  
七月徐部將與鎮軍戰於鎮 江寧獨立取消報館何  
海鳴第三次獨立 陳鈺兵又敗於吳淞竄入寶山 張  
勳督師與徐部合攻江寧大戰於天保城 熊希齡組織  
內閣連電屬任農商辭強益迫切 張勳軍人人辮髮由  
是辮髮者率冒張軍名大肆虐於江寧以衆意電請勿任  
督蘇違民願並賑撫寧民 設幼稚園傳習所於新育嬰  
堂開學 袁電復以農林工商見屬 叔兄辭清鄉局長  
怡兒改學於震旦學院 養老院落成開會 分家所  
有書三之二送圖書館 視貧民工廠工程 九月七日

約湯壽潛劉垣孟森雷奮來商進止 十一日去滬十四日返十五日行抵浦口十六日北行十七日至天津十八日至京熊梁諸人同至公府訂大政方針 二十一日定廬順治門內街西際公府 二十二日先到工商部後到農林部定間日至一部 十月七日公府令解散國民黨從亂議員百七十餘人 八日國務院會議各部職權 十日與梁任公至公府論維持國會之法由公府電各省速集候補議員 十一日提議工商保息法 遊北海規制與南海畧異瓊島石多南產殆金人取之良嶽者爲多於此見遼金元明清五朝之帝力庚子聯軍壬子禁軍兩



度之劫塵可勝慨歎 外交部開國際法會因論加稅免

釐事 訂農林工商官制並申法 二十八日與美公使

說導淮借款事 十一月日人滄知商組中日興業公司

公府改導淮總局爲全國水利局 公府議漢冶萍事

余謂漢冶萍關係中國礦業必應保持是一事盛宣懷有  
無弊混必應澈查是又一事未可牽併 被任爲全國水

利局總裁院訂局官制 院議決自營葫蘆島 院議文

官甄別法 十二月遷居水利局局前繡工科之所在也

街南即工商部 院議定公司條例 三十日爲陽曆一

月二十五日有例假借馬良張相文管國柱許振至香山

靜宜園住韻琴軒

三年甲寅六十二歲

正月一日與馬張管許徧遊靜宜園諸勝 三日回城涖  
文官甄別會 五日規定度量衡製造所 院會議 詣  
美使館籤導淮借款字 劉垣辭次長以周家彥代 府  
令停止地方議會 府令公布國幣法 詣荷使館談河  
海工程事 十八日熊希齡以湘皖都督反對之電辭財  
政總長并辭內閣總理呈有既不能平勃交歡即當爲藺  
廉相避云 十八日熊希齡免官孫寶琦代 楊士琦來  
問閣員與總理同進退之說余曰始來以府院并有連電

之約就職之日即當衆宣言余本無仕宦之志此來不爲  
總理不爲總統爲自己志願志願爲何即欲本平昔所讀  
之書與朋輩講論之事試効於政事志願能達則達不能  
達即止不因人也 二十六日外交汪大燮司法梁啓超  
連帶辭職 二月一日以延長建昌油卹漢冶萍盛宣懷  
借日欸全案宣示請觀之人 院議通過卹業條例 六  
日開約法會議選舉會 二十二日約法會議開幕 三  
月六日呈請南行覆勘淮河部事請司法章宗祥代 九  
日行十日至江寧十一日回通 三嫂邵夫人前四日卒  
十四日視大生新廠工 二十四日大有晉鹽墾公司

成立 四月三日與荷工程師貝龍猛同勘淮河自通出  
發 七日至清江浦計定與工程師分途進勘 十日由  
西壩行十二日至板浦十四日至十隊洋橋視大德大阜  
公濟垣鹽圩 十七日由燕尾港灌河至陳家港夜聞土  
匪槍聲 十九日過響水口武障河壩至西壩 二十一  
日勘惠濟閘至楊莊 二十三日至衆興劉老澗勘亨濟  
閘過宿遷至耀徐勘六塘河頭 二十六日自揚莊過馬  
頭至高良澗老子山 二十九日至龜山山有淮瀆廟觀  
巫支祁井至盱眙經大柳屯長十六里之柳林至浮山五  
河 五月一日至臨淮蚌埠易小輪至懷遠登荆山塗山

視淮流如掌上禹以兩山爲淮之門雖萬古不能易也

二日由津浦路回 規部立三棉作試驗場之一於狼山

前馬廠圩 部荷工程師方唯因至通 余於通無住處

分博物苑西北地營濠南別業 聞英人助我禁煙 二

十八日回京 閏五月一日至濠南觀紡廠及展覽會

二日至京 四日詣公府 十五日法人卜夏薩科孟說

中法勸業銀行 二十日至津觀展覽會 請變通中區

稅則由部公布商人通例施行細則公司條例施行細則

并商業注冊公司注冊規則 勘視度量衡製造所 束

日瑄李禎爲編詩錄八卷 六月通咨各直省農林局場

設觀測所 與卜夏訂勸業銀行約及辦法 十日聞歐  
洲奧塞戰事起德助奧 部卹師德人梭爾格請假赴青  
島充兵役 十二日府令公布國內公債條例 中法勸  
業銀行約以歐戰停止美導淮借款約同案存部局 府  
宣布中國中立 二十一日勘大照山後種畜牧場 二  
十四日美工程師以與淮關係至開封測黃河 二十七  
日亂人三四十人自上海突犯南通薄城叔兄部分中央  
隊長王敢警察長楊懋榮擊走之禽二十餘人 七月部  
公布狩獵法 公府令裁江北護軍使設淮揚鎮守使  
公布商會法 與內務部計南通江岸保坍 八月四日

孔廟大祀演禮公府特定祭服 九日丑正二刻詣孔廟  
卯正隨班分獻行禮冠用殷舛制上衣下裳大帶鞞方頭  
用明制後改用履 十一日請假回南勘視淮災 十七  
日以假期熊希齡梁啓超諸宗元約同觀梅蘭芳劇 二  
十日法人卜夏至部籤定勸業銀行約 二十一日行至  
江寧暫借省議會設河海工科專校 九月九日伯兄卒  
十八日上辭職書別與張一麐訊令薛弢去京 十月  
四日公府未允辭職 十七日徐家匯教會薦美人雅大  
摩司任小溪河石門種畜牧場技師 十一月九日仍北  
上 十二日至京 十六日陽曆四年一月一日也府令

授中卿 規定水利局權限 十二月克利斯浦銀行代  
表布洛邊白啓祿來談紡織事 三十日與張相文秦瑞  
玠許振薛弢等四人往香山宿梯雲山館

四年乙卯六十三歲

正月一日游山探玉乳泉得香山東無量殿側關帝廟廢  
址九楹垣牆無恙地兼曠奧勝攬林泉誌之 二日回京

十一日爲南通教育慈善公益請許自覓地十五萬畝  
於泰屬免繳地價 十四日報可 十八日請假 二月

查勘魯皖林牧試驗場 辭部職 二十三日行至山東  
嶺山次日易小車看五峰山林地僅一百餘畝耳有松柏



數千株有清凌泉泉有松柏子味 至泰山 二十五日  
登泰山至曲阜謁孔林聖廟詣孔教總會 二十七日至  
小溪河勘石門山牧場 二十八日至江寧 農會植紀  
念樹 二月爲部延雅大摩司赴澳買種羊許怡兒隨雅  
大摩司夫婦游澳十七日始乘瀛洲去香港 三月三日  
得雅大摩司馬尼喇十五日電怡兒有疾先回 十六日  
見許解部職之令 視乙種農校工 四月在通 五月  
濠南別業成入居之 六月北行怡兒侍 管姬得心疾  
擅投大悲菴爲尼 先是知公府延東西外人爲政事顧  
問近復有籌安會倡議者爲嚴復孫毓筠劉師培楊度胡

鏌李燮和莫測其宗旨言者謂其將佐命於帝制也劉師  
培欲因諸宗元請入會宗元拒之而陰以告自有此會而  
帝制之謠日甚 美國設萬國水利議會請中國派員與  
會余自請行府以年老不允 七月具呈請假并請下各  
省疏通溝洫培植林木令 八月府允假 聞湘人賀振  
雄請誅壽安會六人 粵人羅文幹辭高等檢察廳長職  
十日特別快車行至江寧即附商輪歸 周視氣象臺  
各廠嬰堂公園江岸工程 八月至墾牧大有晉視墾務  
築博物苑壺外亭 再上辭部局職呈不允 九月鹽  
政署英人丁恩日人高周來通說就場征稅體余所議而

格不能行官商皆尼之云 十月令管國柱入京回帝制  
事益亟 十七日有決定改用君主之申令 十一月爲  
怡兒治婚事用古冠昏禮訂儀節余之爲怡兒擇婦也蓋  
審之又審必禮法舊家必仕而不貪劣商農而不惰僧者  
必女曾治舊學有新知識者遲遲數年友人爲言石埭陳  
氏陳舊家也其祖父仕而有正直聲女曾讀經書曾卒業  
徐家匯教會女學試屢前列乃聘焉而不知其幼喪母旣  
聘而知之 十二日延太倉王康壽爲冠禮大賓吳縣沈  
壽爲昏禮儼相演禮 十三日命怡兒冠而親迎 十四  
日行饋饗禮 十五日率怡兒夫婦回常樂行廟見禮

十七日見嵩山四友之申令具電咨政事堂三辭部局職  
得復允解部職不允辭局職 二十二日電政事堂四辭  
局職并參政得復允 二十六日聞改元洪憲 十二月  
重葺狼山觀音院增殘廢院設置 二十日以常樂鎮將  
治道路故遷葬外曾祖及仲兄五弟并陳氏妾墓

五年丙辰六十四歲

正月懲從子念祖其二子一令入紡織學校一令入乙種  
農學校 十四日聞取消帝制之申令計帝制首尾八十  
三日 聞黔又獨立 二月規天生果園工程 殘廢院  
開幕收四十九人 規築林谿精舍 聞桂又獨立 三

月墾牧加浚北河以暢淮支流經裏運河入海之路 聞  
粵又獨立浙亦獨立 內閣徐世昌勸北上謝之 十五  
日亂人復有擾通之訊訊中具名者某甲某乙皆通產好  
勇疾貧人耳 十六日伏龍顧某等率衆至通鎮守使管  
雲程獲治之 四月聞袁病劇 五月劉垣張嘉璈來說  
維持中國銀行事被舉爲股東聯合會會長 六日聞袁  
病卒 二十九日聞蔡松坡病劇 六月呂四鹽業公司  
主任鮑誠庠卒精勤不苟君子也 三日見恢復舊約法  
府令 七月林谿精舍成 八月逸匪以舟犯墾牧中央  
隊來合墾牧警隊擊四散 九月規大有晉三合口遙望

港水道 九日規闢黃泥馬鞍山河 二十八日移女工  
傳習所於城南 十月蔡松坡卒於日本 十一月盲啞  
學校氣象臺開幕 十八日辰時女孫生名之曰非武  
十二月在通

六年丁巳六十五歲

正月闢黃泥馬鞍山河 南通五山故爲公有近山村農  
率樵薪於山因傷及木山如童然前令師範第二次卒業  
生各植數千株爲學校林苗採諸遠方村人樵採如故苗  
日以蹙無已呈官請領軍劍黃馬四山分歸師範農校然  
不範以河不能保林之生存也遂先買環山之地規度河

道至是興工 十一日先君百歲生忌 十五日農校開  
露天棉作展覽會 二十六日視軍山河工 二月遣怡  
兒遊學美洲 閏二月復規城郊馬路 三月視大豫大  
有晉河工闢工 視墾牧海神廟前涵洞工 新育嬰堂  
十周募捐 四月聞天津有臨時政府之說 國會解散  
圖書館落成開幕 五月二十八日以博物院謙亭借  
沈壽養病 六月湯壽潛卒 十一日怡兒遊學美洲啓  
行 十八日怡兒附亞細亞皇后船由滬出發 七月政  
府對德奧宣告立於戰爭地位 公園落成作歌 八月  
怡兒至美華盛頓紐約 顧錫爵卒 沈同芳卒 二十

一日沈壽以七月回傳習所復病至是仍移苑 九月營  
濠陽小築 十月視大豫大有晉墾牧閘涵工 十一月  
規視東奧山莊西山村廬之建築 十二月規建濠陽小  
築

七年戊午六十六歲

正月六日割濠陽小築之半借沈壽住 視西山村廬工  
二月余被華成公司股東推任爲總理路遠不能去至  
是屬朱慶瀾爲協理管雲程佐之 規呂四聚煎地 三  
月從子仁祖以夜半救火觸寒得疾 四月六日仁祖卒  
聯合各實業組織實業銀行 改建觀音院三層樓奉



藏百五十餘名家畫繡之象 五月怡兒游美卒業得商  
學士而歸本欲其留學三年遽歸非吾意也 七月爲從  
孫景武聘沈右衡次女 九月二十五日政府布告我國  
參與歐戰 十月電陸徵祥屬於歐洲會議提出改定稅  
法及撤消領事裁判權 十一月在滬開主張國際稅法  
平等會成立會 金太夫人百歲生忌 撰繡譜成 十  
二月歐洲和平會議經各國議決英法美意日各派五人  
列席中國派三人政府派陸徵祥胡維德施肇基列席  
孟昭常卒於大連灣書生致力實業而有遠識者又失此  
人

八年己未六十七歲

正月北京組織國際聯盟同志會成立公推梁啓超爲理事長余及熊希齡諸君爲理事 聞顧維鈞於歐洲和平會當選爲國際聯盟股審查員王正廷當選爲交通股審查員 政府統計我國因歐戰損失共爲一千零九十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七圓 營東奧山莊及張公坡後張榭叔兄修葺西寺成爲種松二於前殿 二月以導淮計畫書集徐海淮揚人會議 視呂四鹽業公司北隄 三月規築三廠南青龍港閘 政府有將公布削實業教育費加議員歲費之說 又巴黎會議有中國青島將籤約

之說均電諫止 四月初九日午時第二女孫生名之曰  
柔武 五月氣象臺練習七人畢業 規畫蠶桑講習所  
於狼山閘橋北 規劍山植林區軍山石隴 六月被任  
運河督辦 規築小漾港閘 規建更俗劇場 規定海  
門常樂第三紡織廠 營鑲山梅垵 閏七月設工商補  
習學校交通警察養成所 八月內務部通令各縣自本  
年秋丁祭祀孔仍用跪拜禮蓋自民國以來祀孔即改行  
鞠躬禮至本年春祀尙沿用如故 東奧山莊落成 公  
議清理全縣田畝納稅魚鱗冊事 墾牧始設初等小學  
校 設伶工學社落成 九月觀音院延浙僧太虛講法

華經 十月大有晉大豫遙望港九孔大閘落成 十一  
月淮海實業銀行通總行開幕 劇場梅歐閣成  
九年庚申六十八歲

正月定歲時團拜之例 成新南公司 二月規建圖書  
館西樓成 以運河工程局事往揚怡兒侍行 十三日  
開局 沈恩孚黃炎培至揚組織蘇社意以社爲策進各  
縣量力自治 十七日行十八日至華成鮑家墩周視公  
司地 規華成農事試驗場 視偉業公司機墾成績續  
不惡而費較大 二十八日至東臺視母里師範學校地  
叔兄所購也 規闢沿海各場南北串場大河承轉西水

入海 四月美人杜威來演講 五月卜李保圩生墾地  
十一日卯時第三男孫生名之曰融武 伶社生試藝  
開音樂會 十八日至墾牧規建蒿枝港閘 聞津保之  
間皖直兩系軍隊接觸去電勸止不效二十九日兩軍於  
涿州開始戰鬪凡十一日皖系負 六月集地方公議築  
沿江七十里長隄 聞某軍有窺通之說戒備 訂縣志  
七月爲警察局視肥料場野狗闌地 八月至滬視衣  
周塘地 以直魯豫晉之災去滬與紡織廠銀行錢莊鐵  
業合籌一百萬圓爲助賑協會先擇北省二三縣實行工  
賑 二十四日繡織局與女工傳習所同時落成沈壽移

住局後 九月一日繡工本科第一次完全五年畢業生  
九人 二十一日縣自治會舉行第一屆開會式 二十  
九日爲叔兄稱壽於千齡觀觀在南公園余爲叔兄築亦  
供地方之凡行慶禮者 十月國務院聞縣自治會成立  
來電調取會章爲編訂自治法規之依據 繡織局設計  
海外貿易與女士謝珩議髮網事 十一月三廠前會雲  
開成 二十八日滬人來說織機玻璃糖廠三事 十二  
月通燧火柴公司成 被任爲吳淞商埠局督辦蘇人督  
促就任 作串場大河施工計畫書泰縣凌生植支云河  
與運河平行可名新運河

十年辛酉六十九歲

正月省道始成自常樂試行汽車至通 俱樂部新築成

四日至吳淞視商埠局開幕宣言申誠局中人員不得

於埠內置地 八日至常熟謁翁文恭墓爲修墓廬 九

日至蘇游鄧尉清巡撫宋犖所建之香雪海亭已圯損貲

勸蘇人重修 十日至無錫謁趙先生墓 十一日至揚

州 十二日視高郵切灘工 十四日旋通 二月十六

日葬荷蘭工程師特來克崑山張庸於劍山南麓 檢舊

存文字訂爲九錄日政聞日實業日教育日自治日慈善

日文日詩日雜日外屬東日瑄與丹徒陳生邦懷任之

三月東奧山莊家廟落成致祭祭物惟備 十七日海門  
淮海分行開業因至墾牧規建高等小學校擴充第二隄  
國民小學校 五月三日沈壽卒以其願葬於適之遺言  
爲規葬地於黃泥山東南麓 以鹽務署禁止竈民煎鹽  
限三年禁絕與淮南數百萬竈丁生命有關電請政府緩  
行准照北鹽舊例改煎爲晒并電江蘇督軍省長設法維  
持 六月十一日第四女孫生名之曰燦武 七月一日  
以腰有時酸試德醫手術療治法於林谿精舍臥息十日  
通電勸南北息爭 十七日後間日或二日輒大雨  
二十七日營馬鞍山我馬樓 八月政府聘爲太平洋會



議高等顧問適以水災待治正亟不能赴美電辭 十二  
日始連大風雨五日江淮并大漲運河隄工日夜告警  
二十一日去揚 二十三日與會辦韓國鈞道尹胡翔林  
同勘隄河先自七月十九日開車邏壩二十一日開新壩  
二十三日開南關壩三口共廣一百九十六丈洩水流量  
每杪鐘已四千餘立方尺下七縣已成澤國極目無際高  
寶城人復請開昭關壩下七縣守壩之人五六千臥壩上  
以死爭余至告以當開否須周視八縣權害之輕重大小  
緩急不能即許不開既入高郵則沿隄要求開壩者殆萬  
人至承天寺則人圍寺數匝有王鴻藻者嗾人詰責分起

迭進勢非得請不已余與韓亦告以必周視八縣權害之  
輕重緩急不能即許開而郵人威脅無禮已甚卒以堅決  
却之自六時至十二時方止 二十三日視寶應災狀旋  
至邵伯 二十四日至興化 二十五日至東臺前二日  
派往鹽城阜寧勘災人回報告鹽災重阜不成災 二十  
六日至海安平安計下河各縣平地水深五六七尺勢已  
滔天昭關壩必不可開以告省長而東臺之王家港爲洩  
水要道淤塞已久非即開不可 二十七日即令余文蔚  
組織測量隊刻日出發 九月十日治沈壽葬 得高郵  
河工報水退五尺餘 十月張一麐張紹曾沈恩孚黃炎

培史家修以國是會議約去滬 十一月至滬國是會議  
徒議而已 十四日往東臺視濬治王家港工 二十六  
日以書屬美工程師來因求助於義賑會 三十日蒿枝  
港合中閘落成 十二月至大有晉規同興區水道  
十一年壬戌七十歲

正月二日自常樂至通知叔兄於一日電京省請禁南通  
交易所茲事發生於辛酉七月由實業浮躁少年歆於上  
海某僮所倡之交易所用譎詐暴富而起有問余者余以  
約畧記憶之德日前事告之誠宜慎重若輩旋以振興市  
場說聳叔兄而推總其事叔兄偶不察爲之動聽九月始

業朝寔夕豐者不乏人乃羣趨若狂至能攝鄉愚埋窖鏹  
澀之金余以爲懼言於叔兄兄亦覺其非又恨爲所賣弄  
故有此舉然弊雖截斷而貲財出入震動於塵市亦不少  
無如何也 三日籌繼去年災後之賑 十四日大雷震  
小雨 二月治黃泥山圓覺精藍 叔兄贖金沙高曾祖  
墓側先祖鬻於瞿氏之地計時恰一百二十年擬即其地  
建墓祠并張氏私立小學校教其鄉之子弟 三月江常  
太寶崇海通如靖九縣開治江會於上海 奉直戰起電  
勸息爭不效 聞江浙構兵之風說電兩省督軍勸闕  
決懲交易所債事首禍之人 四月一日召集各鹽墾股

東開會先是五六年間繼大有晉大豫而成立之鹽墾公  
司爲大賚大豐大綱華成新南新通粗有設施而未成立  
之公司爲遂濟通遂尤稚者爲通興蓋歆於墾牧公司日  
進不已之墾利而爲之此十餘公司外投袂而起者漲脈  
債興各涎一地假以號召者尙七八處有先時不知其名  
余以爲危止之不能其屬於通系者率挹注於大生大生  
以棉爲紡織必需之原料有裨於本計又嘗有所挹注而  
資之且冀墾地所入可償歲息他無所恐也詎墾利緩而  
負債重工程未施恃天孟晉適已未庚申辛酉蟲雨風水  
連災三年墾無所獲債息緊逼乃有踵決肘見之象此皆

余夙昔自治銳進之說之爲咎至是增一至大之閱歷股  
東會議設鹽墾紡織管理處 建第三養老院成 五月  
被推爲交通銀行總理 二十日久旱因縣知事請祈雨  
二十三日合中等學校開運動會於白塘廟新場 二  
十五日中外賓雜邇而至梅浣華亦來 公府遣少將羅  
澤曄來 閏五月十六日教育慈善事資竭又鬻字 六  
月叔兄修北土山福田寺落成土山亦縣風景之一也  
怡兒奉政府特命任調查美英法德荷比意瑞日九國實  
業作使行之訓 從嫂倪卒年九十五 七月八日至十  
日連三晝夜颶風爲害 十四日第五女孫生名之曰聰

武 二十日颶風大雨又作二日而止 八月叔兄曾孫  
生叔兄命名慎修 三姓街張氏近修族譜其輩行字前  
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後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余其字  
輩也 九月政府特命進勳一位辭 屬陳邦懷續校九  
錄 十月衆議地方認集贖膠濟路款 十月沈曾植卒  
於滬 十一月命怡兒入京 日賓來告以中日須公誠  
親善 十二日規張家港生壙地 營濠南別業西樓  
十二月日海軍對馬艦長池田他人來 二廠管工員小  
訂令實業警衛團張清鑑往輯解之

齋翁自訂年譜卷下

附校勘記

卷上第二十四葉第十一行納字當改訂字

卷下第五葉第六行爲字當改暫字

卷下第六葉第十行二十九日之上脫二十八日徐致靖昨保  
舉之康有爲張元濟召見凡十九字當補

卷下第十四葉第十三行卒武昌三字當改調督粵三字

卷下第十八葉第二行作字當改淮字第五行三字當改七字  
卷下第二十一葉第一行調停二字下脫憚字當補

卷下第二十二葉第一行者字下脫闕字當補

卷下第三十六葉第十二行卅字當改廿字第三十七葉第十



五行及十六行第三十八葉第十七行第三十九葉第二  
行卅字皆當改卅字

卷下第四十五葉第十九行始字當改繼字

卷下第四十九葉平安當改平均

先府君年譜

男璩編述

府君姓嚴氏。諱復。字又陵。一字幾道。福建候官人。民  
國肇造。以候官併入閩縣。改稱閩候縣。吾家先世河南固  
始籍。自李唐末造。始祖懷英公諱仲傑。以朝請大夫隨王  
潮由中州入閩。卽家於候官之陽崎。先高祖諱煥然。嘉慶  
庚午舉人。曾任松溪縣學訓導。先曾祖諱秉符。嗣曾祖諱  
秉忠。先祖諱振先。自先曾祖及先祖二世。皆以醫爲業。  
咸豐二年癸丑 1853。十二月初十日府君生於閩垣之南台。

是時先祖年三十三歲。先祖妣陳太夫人年二十一歲。府君有一兄。長於府君僅二齡。幼殤。後有兩妹。卽適何適陳兩姑也。

己未<sup>一八五九</sup>。府君七歲始就外傅。府君童年從師數人。中間亦曾從先五叔祖厚甫公受業。厚甫公諱燿昌。先曾祖之季子也。後中光緒己卯舉人。

同治二年癸亥<sup>一八六三</sup>。府君十一歲。先祖聘同邑黃少岩先生來授讀。先生諱昌彝。爲閩之宿儒。其爲學漢宋並重。著有閩方言一書。課經之餘。好與府君講述明代東林掌故。

甲子 1864 府君十二歲。仍由黃少岩先生授讀。

乙丑 1865 府君十三歲。黃少岩先生逝世。病篤時。自薦其子孟脩先生增來繼續就館。孟脩先生。拔貢生也。

丙寅 1866。府君十四歲。先妣王夫人來歸。六月府君丁外艱。家貧不再從師。時候官沈文肅公爲船政大臣。招攷子弟入馬江學堂習海軍。試題大孝終身慕父母論。府君成文數百言以進。爲沈公所賞。遂錄取第一。

丁卯 1867。府君十五歲。入馬江學堂肄業。所習者爲英文。算術。幾何。代數。解析幾何。割錐。平三角。弧三角。

。代積微。動靜重學。水重學。電磁學。光學。音學。熱學。化學。地質學。天文學。航海術。計五年而卒業。

辛未 1871。府君十九歲。卒業大攷最優等。未幾。卽派上建威帆船爲練習生。游歷各海口。嗣後船政局自製之揚武軍汽艦落成。改派上揚武軍艦。巡歷黃海及日本各口岸。艦長爲英人德勒塞君。Commander Tracey 英之海軍中校也。是時東隣亦正開始籌辦海軍。揚武初到長崎橫濱各處。聚觀者有萬人空巷之况。德勒塞君在華服務三年歸。瀕行。謂府君曰。君今日於海軍學術。已卒業矣。不佞卽將西

歸。彼此相處積年。臨別惘然。不能無一言爲贈。蓋學問一事。並不以卒業爲終點。學子雖已入世治事。此後自行求學之日方長。君如不自足自封。則新知無盡。望諸君共勉之。此不第海軍一業爲然也。府君聞之悚然。德勒塞君回英。洊擢至海軍中將。光緒丙申 1896 尙爲英之海軍大學校長。時已退休。不復在艦隊上供職矣。

甲戌 1874。府君二十二歲。春杪有日本漁船多艘。在臺東洋面遇風失事。爲牡丹社生番所魚肉。東京政府向北京政府詰責。朝命提督唐定奎率所部淮軍渡臺增防。并諭船政

大臣沈公赴臺查辦。沈公飭揚武軍艦前往。并委府君隨往測量臺東旂來各海口。並調查當時肇事情形。計月餘日而竣事。繕具說帖呈報。沈公據以入奏。後經我國認給卹款了結。○是時隨同赴臺者。尙有海關稅務司英人好博遜。Mr. Hobson 一日好博遜晝寢。一生番突入所居。臺東歐人絕少。生番見之。頓起其好奇之心。欲行兇焉。適爲府君所見。急招一通事帶一熟番至。向生番有言。該生番始去。好博遜始免於難。

光緒元年。乙亥 1875。府君二十三歲。被派赴英肄業。歲

抄放洋西行。道員李鳳苞爲留學生監督。

丙子 1876。府君二十四歲。入英之格林尼次海軍大學。肄習高等算學格致海軍戰術海戰公法及建築海軍礮堡諸藝術。○湘陰郭侍郎嵩燾爲出使英國大臣。見府君而異之。引爲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輒至使署。與郭公論述中西學術政制之異同。

己卯 1879。府君二十七歲。在英卒業東歸。船政大臣吳公贊誠派府君爲船政學堂教員。

庚辰 1880。府君二十八歲。直督李文忠公經營北洋海軍。



特調府君至津。以爲水師學堂總教習。蓋卽今之教務長也。而以吳觀察仲翔爲總辦。是時府君僅積資保至都司武階。當日官場習慣。不得不以一道員爲一局所之長。而該學堂之組織及教授法。實由府君一人主之。

乙酉 1885。府君三十三歲。府君自由歐東歸。後見吾國人事事竺舊。鄙夷新知。於學則徒尙詞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陳其害。自思職微言輕。且不由科舉出身。（當日仕進最重科舉）故所言每不見聽。欲博一第入都。以與當軸周旋。旣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較易動聽。風氣漸可轉

移。因於是秋赴閩鄉試。榜發報罷。

戊子 1888 府君三十六歲。赴都應順天鄉試。

己丑 1889 府君三十七歲。報捐同知。海軍保案免選同知以知府選用。○赴都應順天鄉試。○直督李公派爲會辦水師學堂。○十月丁內艱。

庚寅 1890 府君二十八歲。直督李公派爲總辦水師學堂。

壬辰 1892 府君四十歲。○先妣王夫人棄世。庶母江夫人來歸。○海軍保案免選知府以道員選用。

癸巳 1893 府君四十一歲。湘陰郭侍郎卒。府君聞之。感

愴殊甚。有挽句曰。平生蒙國士之知。而今鶴翅翯翯。激賞深慚羊叔子。惟公負獨醒之累。在昔蛾眉謠詠。離憂豈僅屈靈均。尙有挽詩五律四首。未留稿。○赴閩鄉試。

乙未 1895。府君四十三歲。自去年夏間中東構釁。海軍既屢。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次失守。至是年。和議始成。府君大受激刺。自是專致力於翻譯著述。先從事於赫胥黎

Huxley 之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未數月而脫稿。

桐城吳丈汝綸。時爲保定蓮池書院掌教。過津來訪。讀而奇之。爲序勸付剞劂行世。是年復有論世變之亟。原強。

救亡決論。闢韓諸文。均刊於天津之直報。

丙申 1896。府君四十四歲。梁卓如汪穰卿兩先生創辦時務報於上海。原強及闢韓等篇均又刊入。鄂督張公之洞見而惡之。謂爲洪水猛獸。命孝感屠君仁守作闢韓駁議。府君且罹不測。嗣有向張督解圍者。其事始寢。

丁酉 1897。府君四十五歲。開始譯亞丹斯密 Adam Smith 之原富。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及斯賓塞爾 Herbert Spencer 之羣學肄言。Study of Sociology ○與定海王編脩修植錢唐夏禮部曾佑創辦國聞

報於天津。

戊戌 1898。府君四十六歲。以薦入都。召見。德宗詢近日有新著述否。對以有擬上皇帝書。計萬言。已刊於天津之國聞報。德宗命抄一分呈覽。未及進而政變作。孝欽后垂簾聽政。府君卽日出都反津。○天津國聞報亦停刊。

己亥 1899。府君四十七歲。譯穆勒約翰 John Stuart Mill 之羣己權界論 On Liberty。

庚子 1900。府君四十八歲。繼母朱夫人來歸。○五月。拳匪事起。府君倉皇由津避地赴滬。所有書籍俱未攜帶。羣

已權界論譯稿及知交函札。就中以湘陰郭侍郎來書爲最多。積年以來不下百數十通。亦均散失。計自庚辰赴津主海軍教務者二十年。至是始與脫離。○德宗奉孝欽后出都西狩。江鄂兩總督與各國訂東南互保之約。上海人士開政治大會於味蕪園。到者二三千人。舉南海容閔君爲會長。府君爲副會長。○原富脫稿。○蒯檢討光典請譯穆勒名學。

J.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辛丑 1901。府君四十九歲。直督李文忠公卒。府君有挽句曰。使生平盡用其謀。其成功或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見

。則士論又當何如。○羣已權界論譯稿爲一西人所得。竟於是年郵以見還。○應潞河張學士翼之招。赴津。主開平礦務局事。

壬寅 1902。府君五十歲。長沙張尙書百熙爲管學大臣。聘府君爲編譯局總纂。時吳丈汝綸爲總教習。同居京都。又復時相過從。吳丈深知中國之不可不謀新而每憂舊學之消滅。府君曰。不然。新學愈進則舊學愈益昌明。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是歲有一書近五千言。致上海外交報主人。具論中國教育方針。並條擬新教育行政辦法。

癸卯 1903。府君五十一歲。甄克思社會通詮 F. Jenks, History of Politics 脫稿。穆勒名學半部亦已脫稿。○吳丈汝綸卒。府君傷感不已。集玉溪劍南詩句爲挽曰。平生風義兼師友。天下英雄惟使君。尙有挽詩七律一首。見詩集中。府君常言吾國人中舊學淹貫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陰郭侍郎後。吳京卿一人而已。○有一書致東京新民叢報主人。論所譯原富。

甲辰 1904。府君五十二歲。辭編譯局事出都。赴滬。知交觴府君於陶然亭。有江亭餞別圖紀其事。題咏者甚多。○



手批老子。爲南昌熊季廉所見取去。次年熊君付刊於日本東京。

乙巳1905。府君五十三歲。春初張學士翼以開平礦務局訟事約府君同赴倫敦。孫中山先生時適在英。聞府君之至。特來訪。談次。府君言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卽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爲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中山先生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爲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歸國順途至法蘭西瑞士羅馬各處游覽。折至意大利之

稽諾亞。登德國郵船東歸。

丙午 1906。府君五十四歲。上海知交請求演講政治學。計

在青年會演講八次而訖。名所演講者曰政治講義。自序刊

行。○孟德斯鳩法意脫稿。Montesquieu *Espirits des Lois* ○

皖撫恩中丞銘聘府君爲安慶師範學堂監督。

戊申 1908。府君五十六歲。應直督楊督部士驥之聘赴津。

○名學淺說脫稿。○旅次手批王荊公詩集自遣。○學部新

設榮(書)尙慶聘府君爲審定名詞館總纂。自此供職三年。直

至國體改革。始不視事。遺稿甚多。尙存教育部。

宣統元年己酉 1909。府君五十七歲。海軍部新設。朝旨授府君爲海軍協都統。

庚戌 1910。府君五十八歲。朝旨賜文科進士出身。○資政院成立。府君以碩學通儒徵爲議員。

民國元年壬子 1912。府君六十歲。項城袁公世凱爲總統。聘府君爲北京大學校長。

甲寅 1914。府君六十二歲。自歐戰發生後。府君於戰事新聞。每摘要論述。送總統府備覽。積年餘不下數萬言。俱未留稿。

乙卯 1915。府君六十三歲。項城袁氏有稱帝之意。屢遣人來示意。府君告之曰。吾固知中國民智卑卑。號爲民主而專制之政不得不陰行其中。但政體改變。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實。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時欲復舊制。直同三峽之水已滔滔流爲荆揚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爲事實上所不可能。必欲爲之。徒滋糾紛。實非國家之福。不特於袁氏有大不利也。遲未數月。又遣人前來敦請府君以一篇文字表示勸進之意。府君知其意堅決無從挽阻。乃慨然曰。吾所欲言者。早已盡言之矣。必欲以吾爲重。吾與袁公交

。垂三十年。吾亦何所自惜。願吾生平不能作違心之言。  
欲吾爲文。吾無從著筆也。自是之後。閉門謝客。不願與  
聞外事。至冬氣喘常作。次年春暖。始平復。

丙辰 1916。府君六十四歲。手批莊子。入冬氣喘仍烈。

丁巳 1917。冬間氣喘又作。入東交民巷法國醫院。

戊午 1918。府君六十六歲。秋杪赴閩避冬。是冬氣喘大劇

己未 1919。府君六十七歲。春杪至滬。入紅十字醫院。秋

杪北歸入協和醫院。

庚申 1920。府君六十八歲。又赴閩避冬。

辛酉 1921。府君六十九歲。夏間至鼓山避暑。入秋氣喘又作。自覺病深。手繕遺囑一通訓示後昆。內列三事。語至剴切。

(一) 中國必不亡。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

(二) 新知無盡。真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業益知。

(三) 兩害相權。己輕。(重羣)

九月二十七日。卒於閩垣之郎官巷寓邸。十二月二十日與先妣王夫人合葬於陽崎鼇頭山之陽。



松壽老人自敘

勲既序江西張氏通譜訖族之人復徵齒錄及勲噫  
勲何稱哉雖然譜以收族即所以敬宗雖不才安敢  
自棄於先人而不有以告則今此之述爲家乘備采  
而作倘亦不大謬乎吾家世居奉新南鄉之赤田村  
勲以咸豐四年歲甲寅十月二十五日巳時生其地  
辛酉年八歲適粵寇躡縣境鄉人四竄先王父崑  
一公獨不行陷賊賊逼指富室名不告臨以刃則詈  
之因遇害是年先妣魏太夫人棄養同治甲子始  
入塾讀書明年先考衍任公又棄養遺腹生弟系  
球僅及晬而繼母温太夫人卒勲於是時年十有  
四自是兄弟煢煢相恤生計乃日益艱難矣光緒辛



已十月嫡室新建曹夫人來歸尋有福建之游復游  
湖南之長沙甲申法人襲越南巡撫潘公鼎新自湖  
南移廣西治軍勲投効得六品軍功從出鎮南關五  
月躡敵觀音山八月戰船頭皆與有功經潘公會同  
廣督張文襄公及廣西提督蘇公元春奏保花翎守  
備加都司銜乙酉克越南之文淵州諒山省及長慶  
諒江兩府城復經張蘇兩公會同署撫李公秉衡以  
游擊奏保蘇公旋派隨廣武右軍駐邊凡五年敘參  
將加副將銜癸巳因事至鄂曹夫人生子而殤甲午  
日鮮釁啟四川提督宋公慶要贊毅軍軍務八月抵  
奉天挈馬隊爲前鋒策據虎兒山以拒鴨綠江未果  
和議成乃西入京師乙未應太僕寺卿岑公春暄之

招統領山東新防軍以岑公與巡撫齟齬解軍去游於天津會浙江溫處道袁公世凱於小站勦練新建陸軍委充頭等先鋒官旋管帶工兵營備補營兼行營中軍事當是時大學士榮文忠公以軍機大臣親將武衛五大軍改袁公部爲右軍庚子五月拳亂起山東袁公將右軍來爲巡撫令勲統先鋒隊兼巡防後路營殲匪海豐迭擊之於陽信濱州蒲臺利津等處境內無匪蹤八月北洋大臣李文忠公檄赴直隸東南境之急袁公因加委總理北路馬步礮防剿各營營務追奔於鹽山慶雲之黑牛王莊進至滄州戰頻勝自是統右翼步隊第一營辛丑河溢於惠民之五揚家督各營堵築四逾月而塌成先是右軍訓練

滿三年得榮公保敘至是再保擢副將尋追論剿匪  
以提督總兵記名 賞壯勇巴圖魯袁公督直隸隨  
駐保定以兵迎 鑾磁州十一月十四日至臨洺關  
謁 行在 召見至京 諭宿衛端門明年將馬步  
隨扈 東陵八月授四川建昌鎮總兵仍留宿衛癸  
卯三月隨扈 西陵其他扈 蹕諸軍三次皆 詔  
歸節制閏五月統淮軍先鋒馬隊節制口外捕練各  
軍出居庸關緝辦大同宣化間大股馬賊數月平之  
甲辰 覃恩加一級以口北肅清 賞巴圖魯阿巴  
圖魯是年俄日構難我國中立而俄人謀潛道草地  
內襲乃屯軍宣化更親履形勝自張家口厯多倫諾  
爾至於獨石歸建守邊策條上袁公韙之越二年袁

公以練兵處電稱日俄戰後須揀知兵大員接收地面令勲赴奉天由將軍趙公爾巽派爲奉軍遼北總統兼統後路右路馬步各營駐昌圖其年冬以宿衛得力 賞頭品頂戴明年春遼北救平趙公爲請敘 詔以提督記名四月軍機大臣徐公世昌出督東三省奏勲爲行營翼長節制三省防軍乃游弋吉林之甯古塔蜂蜜山北抵黑龍江之綏化因搜翦匪巢於東清鐵路附近之窩集而循於牡丹江凡民男婦及俄商日本測繪生被虜者悉拯出之戊申授雲南提督 諭留直奉帶兵 賞穿黃馬褂調甘肅九月奉 旨來京 萬壽入座聽戲 兩宮升遐隨班哭臨穿孝宣統元年歲己酉徐公內召錫良公繼爲總

督議不合遂送徐公入關迭催不返七月乃以久離  
職守被劾得旨留京當差原摺發還十月隨護

顯皇后梓宮奉安仍詔節制諸軍禮成景皇后

回宮諭隨四貴妃留陵因釋后妃之嫌覆

命嘉獎太后賞淑氣清芬匾額庚戌十月詔

總統江防各軍會辦長江防守事宜駐浦口專摺奏

事辛亥七月調補江南提督八月亂作請援武昌未

允而蘇州從亂其時總督將軍方與勲籌戰守而全

城文武怵於黨醜欲有以說勲勲直斥之曰諸公今

日吾同官明日苟建白旗者吾即以賊視之衆悚然

散夜悉遁去翌日第九鎮叛蹙之雨花臺殺傷殆盡

既亂軍麇集而糧援胥絕乃全師北渡且退且戰遏

之於徐州九月授江蘇巡撫十月署兩江總督南洋  
大臣 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十二月 詔改共和  
袁公爲臨時大總統請解甲歸農則以維持大局爲  
詞勿許將士復依戀不肯去勲亦自度非堅忍無冀  
於挽回由是改江防營爲武衛前軍而辭其督辦直  
魯豫三省防剿之職明年移軍兗州夏四月徐公偕  
田公文烈以袁公意來裁江督而以勲爲鑲紅旗漢  
軍都統臨別徐公詢有何說者勲曰袁公之知不能  
負君臣之義不能忘袁公不負 朝廷勲安敢負袁  
公如是而已無他語也五月長女夢緝生癸丑正月  
袁總統迫請 兩宮移蹕頤和園勲力爭之 景皇  
后憤疾而徂勲請宣示朕案如制發喪許人民成服

而自率紳商軍民舉哭臨禮於府城廢孔說起有乘  
而伐林木或攘奪其彝器者衛之以兵僅乃獲全其  
後政府議給俸衍聖公而悉收其祭田勲又爭之卒  
寢其事是蓋聖人之靈倖假手於勲耳非敢云勲力  
也三月長男夢潮生勲已六十矣六月黃興倡亂江  
甯冷遁據徐州北犯第五師方旅長玉普以警告即  
令所部馳禦逆擊於韓莊奪二郎山規取柳泉走冷  
遁徐州平袁公命以陸軍上將江北鎮撫使督師七  
月自臺兒莊並運河而南五日行千餘里收清江至  
於揚州更前納繳械於沿江礮臺因收鎮江進屯金  
陵之堯化門頻戰皆危而後勝夜襲烏龍山取天保  
城八月朔遂復金陵先後得勲一位勲二位一等嘉

禾文虎各章皆不受至是袁公命爲江蘇都督勲以  
非此不足指揮軍事姑安之自是南北統一袁公實  
爲大總統勲牋乞退復不許十二月改長江巡閱使  
親駐徐州而分兵緣長江扼守其要塞甲寅二月次  
女夢綺生六月袁公改武衛前軍爲定武軍以勲爲  
定武上將軍巡閱使如故八月晉京赴宮門請  
安九月回徐州乙卯二月次男夢洙生四月三男夢  
江生籌安議興中央電徵意見勲力陳不可未幾建  
號洪憲以勲爲一等公辭之因請優待皇室保衛  
宮庭並專使條陳利害皆不聽丙辰春滇黔桂粵  
相繼獨立乃撤洪憲之號議用兵三月勲以巡閱使  
安徽督軍電要各省遣代表集江甯籌南伐五月袁



公薨兵解而罷二月四男夢渭生八月五男夢范生  
丁巳四月各省又謀獨立督軍或專使羣集徐州推  
勲主盟勲於是提兵北上調停國事五月十三日復  
辟 詔授勲為議政大臣兼北洋大臣直隸總督  
他帥意不合來攻二十四日與戰都城中兵寡不支  
荷蘭公使以車來迎居其署中戊午七月三女夢織  
生九月前事解己未十二月六男夢清生庚申五月  
徙寓天津十月七男夢津生辛酉正月四女夢絡生  
二月五女夢綱生此數年間塵事不嬰閉門多暇日  
輒瀏覽通鑑或習為大字不復與世相聞自念少起  
寒微中更軍旅汔與事變終始今行年六十有八內  
省多疲奚足語人者第以宗譜有待甄錄竊取前人

之例自敘梗概如此因欲藉示諸幼子俾知身所經  
歷多艱苦之境又得倖取往迹以自惕也用寫而存  
之辛酉八月張勳少軒

壬戌三月八男夢淵生五月九男夢汾生少軒  
附記



且顏老人七十七歲小影  
唐題



七牛自獨年  
好能師老字  
新不物中外  
王成各口能說  
字不說說九回下能  
字不說說九回下能

眼愛重年橫  
豈勞利又在乎

後能言中近來  
世界醉高執  
計盈密洗力始

帝言屬暢似  
東坡少試才  
兼轉志多跡  
學擅長及經  
舒填名何謬  
如風波

向佳新入高息通名師益友  
裕秋曉日中老意汲池水秋  
撥量雲小舟樓

可年姑執事嘉賓小物榻蓬塵  
候子頻睡陰庭階研棊亭怡  
親為丁家人

程朱性理陸王  
齊歸學精涉許  
鄒探班馬  
濠香墨史  
草百家  
諸子並包涵

曾懷浩々腹  
波々荷馬文章  
香稿仙臺  
欲粉能  
石具酣  
瀟若子湯雲烟



雙度同舟外白門看少襟上  
鴻書痕南郭重粉消磨盡  
茶而小月之靈存

有芳步可小紅橋竹屋重橋品  
玉簫滿眼燈花空色初平泉藥  
屋名之怡嬌

半具文之旨  
宜蓬山幾筆研  
芳桂香攀  
一枝香獨  
幽聲  
華彪炳流  
空

曰  
治  
系  
師  
笑  
物  
華  
春  
明  
稱  
瑞  
耀  
如  
雲  
君  
向  
高  
吟  
多  
神  
言  
我  
安  
維  
以  
防  
眼  
危

東傳家學過庭餘不獨東恒  
著中書願紀育育產世恒精  
心似術初守居

欣恒持微手登帙祝融與書缺  
古稀珍重手中意首錄製桑  
林譜植製紙衣

矣字聲一石炳粵東學業部  
泰溥公風采家生佛前人敵  
文位昭明五武切

蒙君墨示特垂青一室芝蘭  
香滿庭之萃栽培及香力古高  
布化訓辭

不鉢融高及瑞安地宮多好  
湧又深及白海內今存筆孰  
為披遠訂謬孩

強編需而紀重雷旋轉能坤  
仗餘才丁用系時民政重李  
經希置日快

時聽人思御李膺業茲靜一侯  
一時增奇向廣廈百川水濟濟  
舉才為愛得朋

清得清亭洞流江呼噪健苦身  
張扛後未經世傳公際者互十  
秋及奇部

清云海可比原空權利殊爭  
心兵可殊和言四方源國崇偏  
也叔法海久遠殊

久親畫畫以雲拙吾石為羅高  
實高海上海雅到第一超唯  
精筆振胃懷

滿裝書有到，五流書時送。  
心無清夜立，少漸三為句，信不盡。

世事如鏡橫

蘇老暖晴教柳林，石下雙珠淡。  
若濕結連彩，初切未就葉，垂度。  
擲不在心



久蒙河野信崑岡野十欣梅園  
百畝桑海所伴——奉新口宅書梅  
光緒純長廊

與字中表重如交樽中酒酒  
所素者吾幸良如求多應酒用  
持危片度色

道位文章並可所風法宏與寧  
歲既憐年老病顏店苦兒歡  
多君常勇為

秋瓶草埔爭近君休文座上  
集同家進維五十年中事海  
上風濤天上雲

紀維先人素訓嚴安當初紀前  
清虛而後復見名孫地孤夫重  
重懸畫楹

同心戒止聽鳴鐘  
樂言多位推恩  
裕眾母存生至  
有廣授接

法畢頓臨舒手既乃茶細品名  
名器臨於若漢正安郡李偉

肯觀一奉不丸

兼君嬌之故猶能日近雲似  
成宗若結名山寫若作執教可  
能新相從

蘇至王以嘉平月免室

李君平書同門用位同年親家大人七  
十使壽敬誌中時三平吉日快神皆又  
枝之市之而中之焉作得方要少君之掌  
精神柔體遠而如君也

仰高力取送冲

		桃	日	小	履	借	崧
		李	鄭	隱	絲	箸	嶽
	平	育	虔	園	竹	籌	申
崧	書	英	絕	林	東	資	生
齡	先	才	藝	學	山	公	備
	生	蘭	詩	種	迭	議	九
	古	陔	書	梅	唱	允	疇
	稀	晉	畫	<small>梅遜</small>	酬	符	燕
	初	祝	彭	<small>花居</small>		民	毛
	度	期	澤	<small>有王</small>		社	隆
	謹	頤	高	<small>園萃</small>		頌	典
	以	壽	懷	<small>林後</small>		壯	杖
	七	擬	歸	<small>之手</small>		懷	扶
	律	共	去	<small>勝植</small>		曾	鳩
	兩	躋	來	迎		賦	掄
	章	堂	舊	年		海	才
	恭	綵	雨	簫		天	早
	頌	舞	梓	鼓		游	選
		菜	桑	報		閒	登
			榮	春		居	科
			公	回		綠	記
			益	<small>立壽</small>		野	謀
			東	<small>春辰</small>		聯	國
			風	<small>四先</small>		羣	深

壬戌嘉平月許人俊拜彙并祝



李	世	有	一	夫	恭
君	情	開	物	締	頌
平	敗	必	無	造	上
書	如	先	令	艸	海
先	我	踐	失	昧	製
生	繫	豪	所	端	造
者	造	俠	禮	賴	局
韜	局	躡	聖	經	長
略	長	火	賢	綸	李
夙		排	納	誓	君
媚		人	溝	拯	平
英		之	由	芸	書
華		舉	己	生	先
內		相	之	始	生
蘊		時	心	稱	德
猷		識	為	功	政
謀		邃	四	德	并
備		保	方	願	六

辭  
有序



周	為	局	從	名	公	先
百	領	者	羽	一	心	生
事	袖	九	僊	錢	士	綏
十	腹	載	翁	億	人	安
技	心	眩	服	萬	盡	眾
足	是	當	惟	家	離	匠
了	寄	藉	是	食	心	授
十	肝	月	海	力	後	剔
人	膽	總	關	心	顧	餘
諸	與	持	捐	徒	堪	財
界	聯	列	留	地	稟	接
恃	管	廠	各	無	隱	濟
作	返	者	款	立	憂	北
紀	松	洪	致	足	曷	伐
細	鄉	率	令	百	極	軍
薦	提	上	將	千	而	需
紳	琴	下	作	輩		保
推	本	悅	不	從		障

南方根本統之點金之術恆為無米之炊羅掘  
胥空稱貸巨益債臺已築樂境入遊固宜遠播  
口碑共銘心版此  
先生之德政周洪於一局者深也至論利賴攸  
關首推本色且不僅本色偏隅尤繫中華全域  
蓋爾曰武昌穀難白越二司江漢師燭頓成弩  
宋河朔卒銳已占機先蜀道西東湘流左右縱



靈	夫	臧	會	博	震	者
火	生	曲	中	昆	志	揚
塗	曠	祈	人	激	士	年
炭	觀	臂	不	湯	困	亦
因	大	助	茲	所	始	起
即	勢		密	盡	阱	突
俗	默		友	爛	虎	虧
其	契		踵	相	黨	破
前	私		門	仍	徒	竹
箸	衷		請	覲	彘	心
定	寬		謁	轍	若	多
厥	劫		開	孰	檻	可
矢	焚		閣	竟	羊	續
萬	之		乞	前	致	須
聚	燎		謀	散	撲	與
米	原		真	維	火	恐
成	致		技	時	死	多
圖	生		心	彼	全	反

開	鮮	則	丙	土	莽	變
瀛	瘡	上	王	積	禁	易
寰	瘍	自	孫	骸	門	社
萬	民	兩	龍	山	條	柏
眾	安	宮	種	赭	化	遷
之	樂	餐	隱	流	劫	移
先	利	仍	泣	五	灰	至
尊	據	玉	艸	波	肥	為
同	滬	食	間	紅	鐵	傷
民	瀆	下	帝	墳	騎	慘
主	一	丙	子	影	於	之
政	隅	藍	鵬	人	平	境
	之	戚	魂	煙	林	也
	要	產	悲	布	華	臥
	標	亦	啼	多	屋	銅
	範	辟	木	鬼	驟	駝
	中	突	末	火	為	坐
	華	戶	茲	甚	焦	窟

先生始此有功於新國者二也且夫自晉海桑	集大動不潮厥轉機實由滬始實由	沖人慈聞之諭旨下猶願辭尊號未踰年載克	北兩方遂遣媿和之使皇室之經費上進琴豈	命興唐人心思漢東西列國第循中立之條南	國有水到渠成之象勝朝見土崩瓦解之形天	戊禁中頗牧先後倒戈闔外鞏彭倉皇棄甲新
--------------------	----------------	--------------------	--------------------	--------------------	--------------------	--------------------

於	其	先	思	鉅	生	先
鏢	辭	生	所	能	申	生
先	曰	軒	祝	任	牟	矣
生		渠	純	必	臻	乎
聿		發	嘏	由	周	歲
鍾		喙	仰	學	甲	之
間		歡	博	致	爰	季
氣		樂		康	臚	冬
曠		引		強	近	既
代		觴		逢	事	望
軼		侑		吉	謹	為
才		飲		塙	撰	其
一		無		藉	頌	覽
時		算		德	文	揆
名		屬		招	俾	之
在		焉		用	世	辰
十		可		識	知	日
三		乎		去	艱	紀

省	同	失	在	安	則	夫
賁	人	生	失	今	卿	生
無	等	不	烈	焉	敗	之
片	資	樂	矣	存	則	有
語	河	居	顧	者	烹	功
略	借	功		安	於	於
表	潤	堅		富	心	故
大	飲	半		尊	冥	國
猷	水	謝		榮	憾	者
奚	知	事		歿	此	三
止	源	俾		者	為	也
自	受	離		祔	忠	若
負	賜	繫		祠	波	夫
不	良	累		封	為	同
且	深	得		墓	逆	盟
負	撫	享		則	亦	會
及	衷	復		更	分	友
	自	閒		功	之	成



有	次	建	公	一	養	孫
方	尹	曹	餘	蠶	狼	靈
造	甯	伯	傳	學	惟	屈
各	陽	令	授	期	字	身
瓜	一	炎	經	利	練	賈
代	鬪	春	濟	用	是	肆
拜	猛	霽	文	冢	鐵	還
息	悼	次	童	蹈	肩	讀
盜	一	粵	壯	故	擔	致
止	盜	垣	誠	常	當	書
湛	鴟	誠	大	大	道	心
川	張	求	廷	賢	義	精
瀕	廉	吏	明	愛	甫	力
海	明	治	經	士	屈	毅
為	與	初	得	羅	成	留
雷	斷	宰	第	致	重	畚
門	捕	圭	繼	門	輩	者
戶	斬	山	赴	牆	敵	經

言	廉	中	之	賦	生	人
務	復	語	慕	賦	練	狡
歸	社	活	府	英	軍	啟
翔	伯	千	湖	卓	落	覬
實	績	人	塾	樹	其	致
京	延	復	武	文	牙	疆
集	洪	叛	備	憤	距	生
不	瓜	當	與	數	總	大
書	縣	封	為	編	署	吏
古	樹	茲	翼	兵	邊	簡
史	汗	活	輔	略	將	未
是	極	萬	近	縣	畏	任
式	燬	億	時	譜	致	之
特	亦	福	勳	南	如	禦
暴	豐	祿	望	皮	虎	侮
天	我	做	迹	器	傳	
瑞	捷	崇	聲	重	電	

為後人則於萬斯年流傳無極

同業弟兄原振文 惠弟何維棟 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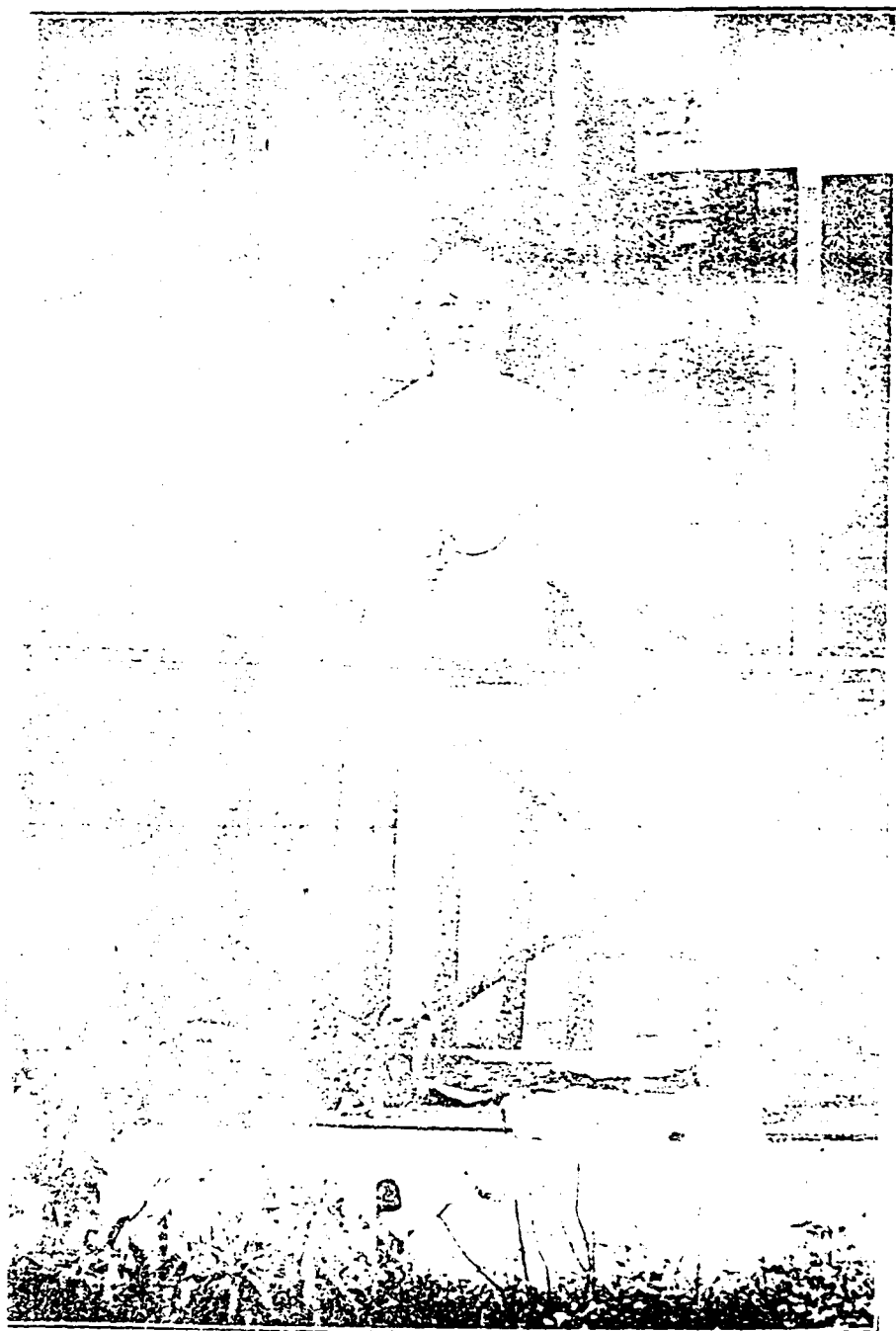
上海製造局同人

王君

敬啟者上海製造局同人等前在滬上創辦製造局以來歷時三十餘年矣  
 其間經歷艱辛備嘗艱苦而始終不渝者實賴同人等之同心協力也  
 茲因本局業務日見發達各項機器製造日臻完善現已遷往新址  
 辦公所有各項機器均係由本局自行製造其品質之優劣與  
 他廠所製者迥然不同且價格亦極其低廉誠為各界人士所  
 歡迎也茲為擴大業務起見特將本局各項機器之名稱開列  
 於後以便各界人士之參考  
 一、各種機器之名稱  
 二、各種機器之性能  
 三、各種機器之價格  
 四、各種機器之製造方法  
 五、各種機器之使用說明書  
 六、各種機器之修理說明書  
 七、各種機器之保養說明書  
 八、各種機器之運輸說明書  
 九、各種機器之安裝說明書  
 十、各種機器之拆卸說明書  
 以上各項說明書均由本局編印成冊分送各界人士  
 如有需要者請向本局索取可也  
 上海製造局同人啟

公祝

平書先生十五歲小影





琦齋五十五歲小像立於左者爲丁文璽

小樹再左爲吳連慶幼浦右爲蕭安國良臣



平書仁兄大人

古稀大慶

循蹟流傳澤留南服

古稀衍慶望重東瀛

愚弟金武祥率子兆芝恭祝

七旬偕老四代臚歡  
清無恙平泉喬木在  
手松柏霜

平書伯母趙太夫人  
古稀雙慶

好還攜寶晉畫船來  
正谿山秋  
五嶽臥游百城坐擁

姻恩任黃炳辰率男均慶拜祝楊逸謹撰并書



平書仁丈先生古稀大慶

盛德若愚  
猶龍垂訕

立功不朽  
射虎留名

愚姪張元毅率子孫同拜祝

猶龍道德本家傳  
二系風望若儔  
梁孟齊眉翰舉案  
武夷置榻夜開筵  
甄耶列對茂心治  
梅嶺甘棠美意延  
蟠鬱田陵天錫嘏  
灑哥等祝喜相連

平書老伯大人七旬榮慶

愚姪陳別慶平拜賀浦文球書

臨

杖履	平頭	造化	大開	左式	聰明
中	士	功	壽	身	賢
<small>蘇軾</small>	十	<small>杜甫</small>	域	<small>張籍</small>	智
	從頭	當	及	幸	惠
	數	好	茲	後	吏
	<small>元好問</small>	躍	辰	臘	民
	春	五	正	頭	<small>馮立</small>
左	半	原	直	霖	家
先	驄	原	意	盡	技
生	<small>韓翊</small>	因	意	盡	輝
			<small>名</small>		華

平定鄉先生七秩榮慶  
 隱居善集句歌祝

壬戌十二月既望  
 平書太端丈平生夜  
 俚白奉祝巾布  
 海政 婦并垣胡切亦謹呈  
 南枝荆雪相華筵苦  
 縣人疑絳縣年國手  
 東垣藥師併匠心北  
 苑朱家船玉萃景入  
 行寓秀華閣者漸寒  
 悵倦村下生朝司不  
 老問龍石考滿平泉

且頌尊丈平書相巾布  
 玉山胡 此橫雪多景平泉共萬際  
 平泉老 古亦稀醫王救世融三折  
 藥師豐 練熟如龍長丹披拂提高社  
 泝源洗心不意全子全時後語皆答  
 嶺表要裁名一孫歸舟不載端艱研  
 之師倒履言諸侯故聖長光為師詢  
 法才名蓋古為佳四歷琳瑯美且都  
 倘海膠山有成例壁別美膺今留錄  
 北海碑版俯時西清不舊法成表語  
 不惜珍字學榜人書經過此去亦邁  
 祝 祝坡仙更是重遊亦歷斗  
 南極拜昂勳星為南山上頌此於機  
 壬戌年平書  
 蘇曼姑閣解拜奉祝



雲  
山  
之  
景  
也  
其  
景  
之  
妙  
不  
可  
言  
喻  
也  
丁  
巳  
年  
夏  
月  
畫  
於  
滬  
上



使君壽孝

平書院先生 七秩茶成  
上海外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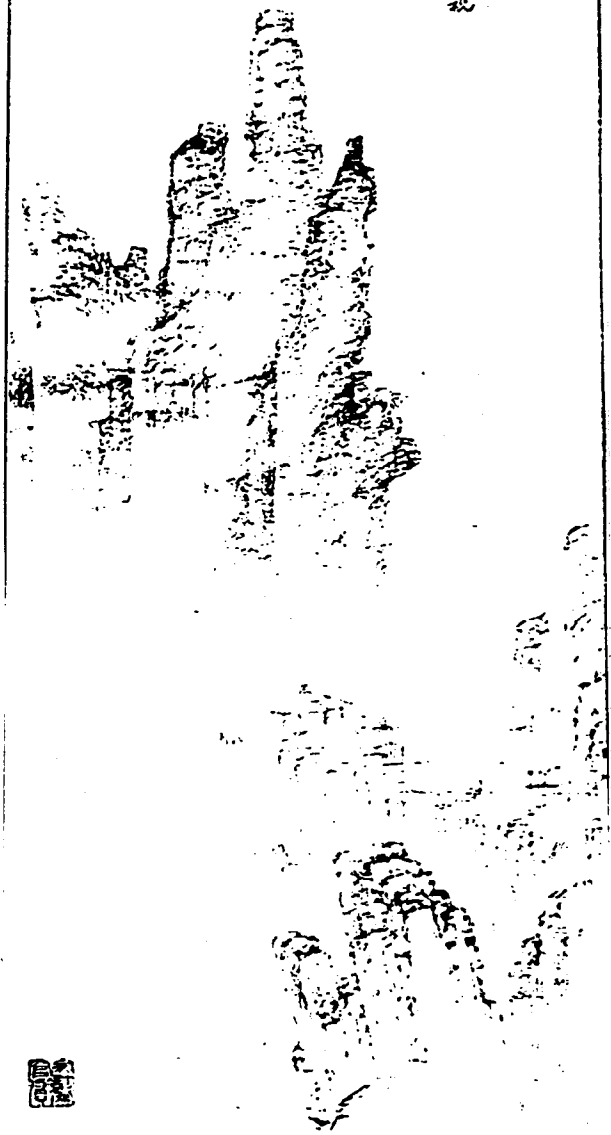


拜「迦骨」如「未」疑人不識「彌勒」物伴  
 常見異文中以「彌」字指到神「氣」生官日當「經」教「子」生  
 其示三「彌」字與「彌」字無涉起此「不」記於「維摩」經「諸」卷「圖」





廣海城自志之於漢而越結境  
 世安之州地非漢非越人本  
 漢人依此一節以誌物氣風水之奇  
 作書者公重命之哀壽 謹記



廣海城

竹松山堂  
丁巳仲夏  
竹松山堂  
丁巳仲夏  
竹松山堂  
丁巳仲夏



羣芳獻壽

壬子年十月十日  
平昔先生風采遠播同人素仰  
一枝以爲壽酒敬頌河鼓珠百之欣也  
大雅心存 吟聲傳八不既注之遊記





一掃妻林下風借向孤山隱  
 戲學時世妝彊為著脂粉  
 平書先生古癖 鍾壽 壬辰 吳昌碩 同斯首初

壬辰  
 吳昌碩  
 同斯首初



東竹亭自曰南嶺者不洞窟而文倫亭中奇品也  
予信之亦不自為 欽伯齊家評筆祝  
平寫者先其七十淫之 弟陸子西 監

清溪白石流雲卷之一曲雲卷百首詩歌所古併  
閑適之身佳為金真強地 茲得在仙北者尚若况  
年為先生七旬時處在以此為不 海合區區題





壬戌嘉平十沈家祝  
且願天壽老人古柳雙慶  
林桂垣謹識



迎候該筆跡  
遠都承奉公雲尚餘  
痕後先底由分南北同  
洪東皇雨露恩之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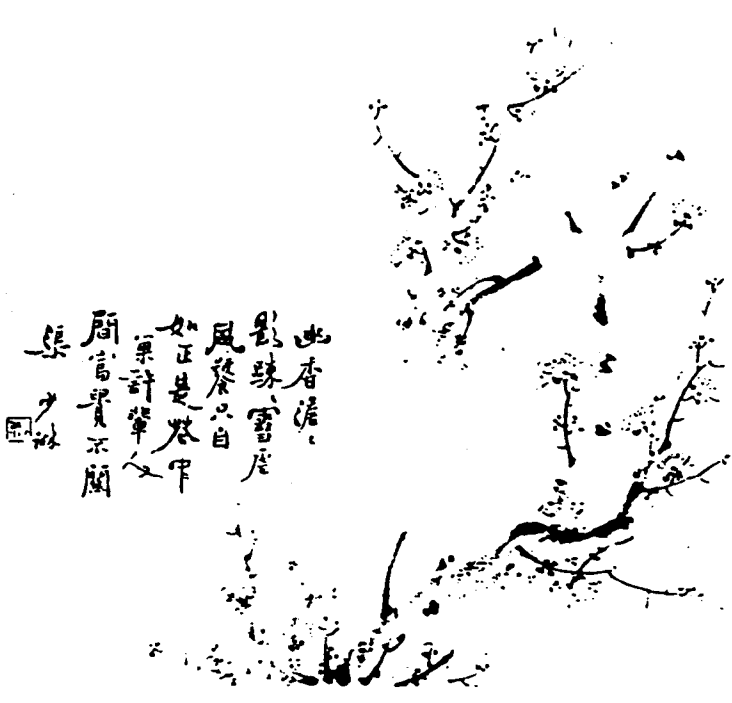
懸崖千仞不可  
攀援：碧空萬葉  
山青雲旖旎一枝  
玉龍天矯飛天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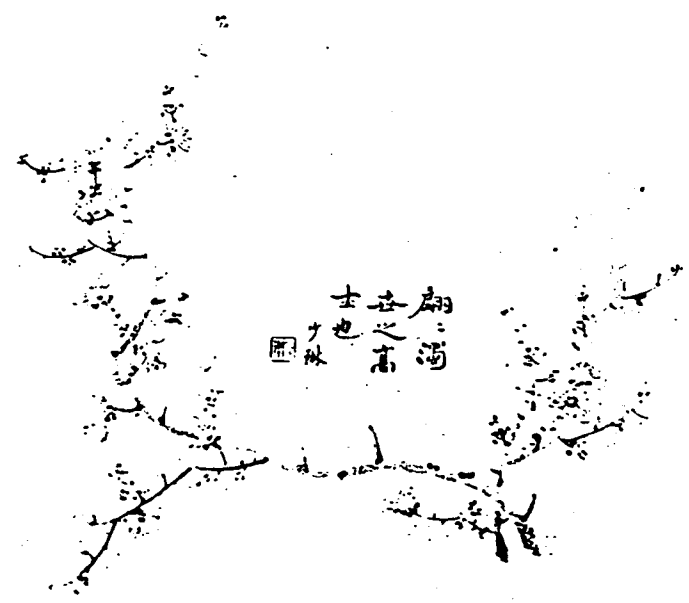
涼雲橫半空，雲意逗林杪。澗寒故數枝，歸影共  
 皓。寒聲索氣，清奇占得奇早。再裁奇聲，廟自娟  
 好。葦子妙，轉神千古筆先老。

榮枯隨書歲月，移却感春。全者誰云，霜着瘦葉，華如江  
 邊一樹，特標奇孤。似彷彿，柯經雲森。捉葉子孫，枝半  
 枝上，及骨發雲煙，永護西風。湛長松，任都肯垂陰，世  
 聯清。要幽芳，空谷月千古，他三留頻相吹。

癸亥小春，京於延世，餘不識公并題



幽香淡  
 影珠雪度  
 風簾只自  
 如正是花甲  
 一粟許筆文  
 願言賢不願  
 張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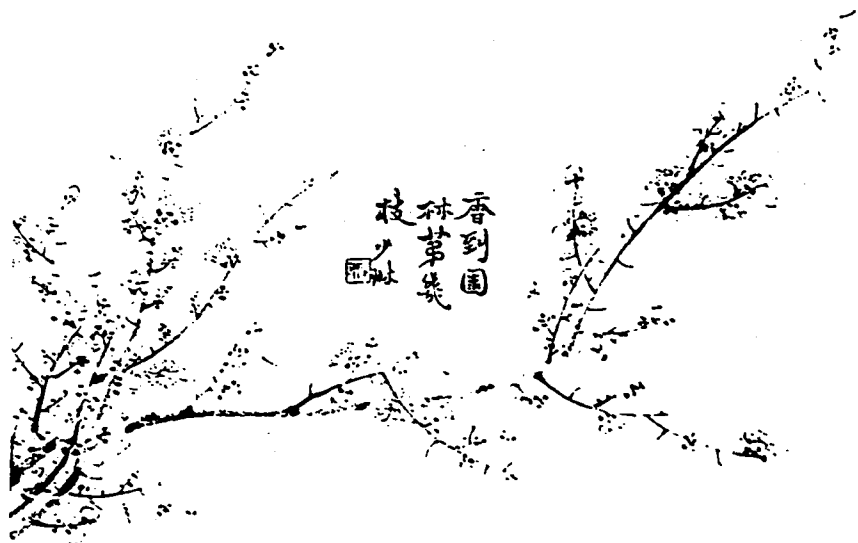
翹  
 士也  
 士也  
 士也  
 張少林



清風慕道俗人看  
少淋画



老幹橫生色  
錢空山月抹  
根遠 少淋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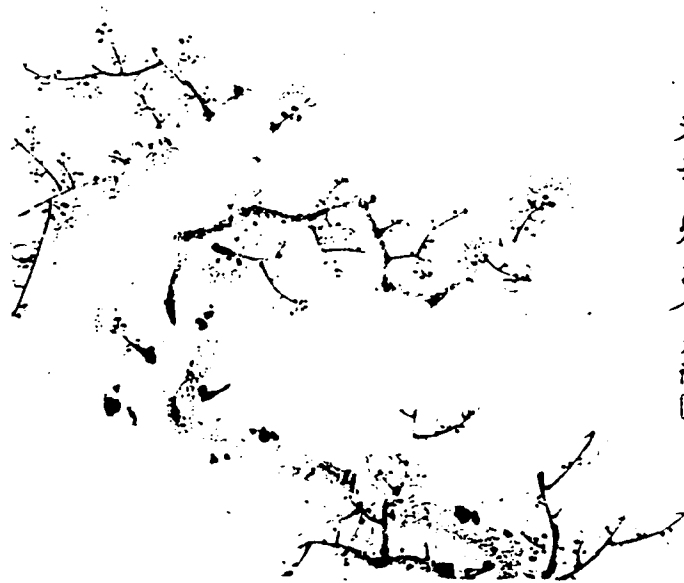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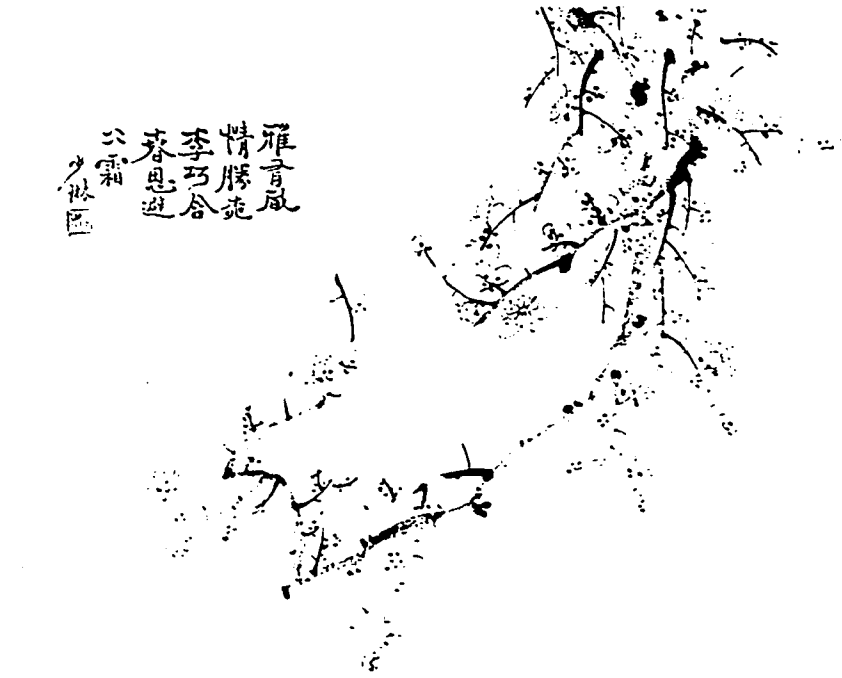


香到園  
林第幾  
枝



相波百卷  
孰敢誇先  
蟹語方細時  
房未喧歌  
步早前日  
全其六

雁言風  
 情勝苑  
 李巧合  
 春思遊  
 三霜  
 少林區



空庭一樹花橫斜 玉瘦香寒  
 顧歲華前前度 平心似鏡  
 古來先已賦 蘇軾 少林區

且頌七十歲自敘緣起

自杜少陵詩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之句於是年屆七十人以古稀目之亦有自稱爲古稀者妄矣古稱七十爲中壽禮年八十曰有秩故以八十爲八秩今之未至八十而曰秩者誤也昔白香山之九老圖文潞公之耆英會十三人多年在七十以上至杜祁公居南京與王渙畢世長朱實馮平爲五老會年皆八十餘故祁公詩曰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與掛冠夫以一方之老偶然之集年在七十以上者若是其多則七十詎可云古稀耶余今適值七十歲差幸腰

脚尚健飲啖如常廁之少年之列不形老朽之態余方不自以爲老而人欲以古稀壽我不敢承者一祝壽之舉古人不以年齡之整數行之近世逢十則慶慶必製屏其人稍有可稱者形容輒過其量其人一無可稱者亦必藻飾連篇殊不知受者稍有天良反生慙恧余無功德前此旣蒙虛譽何再增慚不敢承者二當六十歲時兩弟誑余騰出貞吉里賃屋設壽堂排筵席勞費戚友致明年變生意外亡命東瀛今若蹈此覆轍將欲我跋涉西洋耶不敢承者三切戒兒孫勿得稱祝於是有醜貲爲紀念品者余曰諸君

誠欲破鈔其助我印一書以作記念可乎初擬自編年譜繼念生平無赫赫之事業於年譜二字不稱爰取司馬遷馬融自敘之名變爲編年之例名曰且頑七十歲自敘其中有二事關繫重要一爲己亥遂溪界務一爲辛亥上海光復當時報紙所載傳聞容有失實不得不敘其始末以明真相其他瑣瑣原不足道惟是少承庭訓長事名師作僞自欺所不敢出古人云少壯不努力老大悔無成今余年七十片長薄技一無所成亦自傷已猶冀天假我年得成一藝以答諸君子惠愛之盛心請以斯言爲息壤焉爰記其



緣起如此

珍懺宋版

且頑七十歲自敘

且頑姓李原名安曾字平書三十歲改名鍾珏號瑟齋六十歲別號且頑

高祖璇采公自蘇州遷至上海西門內冬青園居住曾祖春江公析居寶山縣屬高橋鎮公以商船航海起家性伉爽好施與親友借貸有不能償者輒焚其券清道光三十年沿海水災公捐巨貲助賑當道給義敦仁卹額年七十六卒

祖薌琳公習醫年未三十卒

父少琳府君諱炳銓號少琳自幼坐必端行必正不

好玩弄及長讀書勤苦愛手錄先哲格言以少居寶境從寶邑名師游故入寶庠 春江公晚年多病非府君在側不怡府君恆衣不解帶不少離左右其事先曾祖妣凌太孺人亦然宗族戚鄰咸稱爲孝性恬澹不慕榮利入邑庠後未嘗一應省試以體弱泛覽醫籍從青浦北簪山何端叔先生游歸而研究醫理益精戚友求診輒效咸豐辛酉冬李秀成別部自蘇而下避難於崇明囊無長物一家十口以醫術養之亂平歸里則兵燹之餘家產蕩然不得已乃以醫爲生計遠近求診者踵相接府君不計貧富不辭勞瘁

出診恆至夜半歸雖盛暑嚴寒不避如是者兩年而  
病不能支矣府君恆以 先祖薊琳公早故未及奉  
養爲憾事 先祖妣程太恭人務得歡心丙寅三月  
病革 先祖妣臨榻前府君猶強顏爲笑逾時則淚  
涔涔下不止卒年三十九府君生平不講性理之學  
而視聽言動無不合於程子四箴鄉里以方正稱士  
林尤奉爲矜式早歲喜文翰書法顏平原參以趙吳  
興工畫梅宗金冬心兼參童二樹題畫喜仿板橋好  
爲古今體詩稿多散失事蹟略載寶山縣新舊志書  
清咸豐二年癸丑十二月十六日生於寶山縣之高

橋鎮

先妣胡太恭人懷孕十有五月而產腹痛一周時未  
下落地後先妣昏暈一時半幾不能醒以故每逢誕  
日不敢宴樂

五年乙卯三歲弟貴樑生後改名鍾樑字蘭臺

八年戊午六歲從孫喜侯師啓蒙弟泰源生後改名  
鍾泰字子順

九年己未七歲 曾祖考春江公棄養

十年庚申八歲改從孫端友師授讀

十一年辛酉九歲是年十二月中旬李秀成別部由

柘林南橋東下沿途焚殺擄掠風聲遠震爭相逃難  
先考移眷屬於離鎮三里之新港地方十六日一支  
由川沙經陸行高行至鎮先考在家聞警急抱先代  
遺像隻身避北鄉渡浦由吳淞而至上海一支由欽  
公塘經路口沿海而下直至新港一帶婦女逃至海  
濱被迫入海者無算先妣攜二弟抱三弟隨衆逃避  
至河邊突遇持矛者截路乃投河其人以矛一擲而  
去未幾母子浮起爲人救至一茅屋三弟已飲水滿  
腹得吐而活余則隨先祖妣程太恭人外祖妣唐太  
孺人與母弟分散後東奔西走者越兩晝夜十九日

暮外祖妣已不知所往余偕祖妣將投宿遇長髮者  
強拉而去行數十武猶聞祖妣哭聲不止也至鎮入  
一行館被擄者甚衆將余交一婦照料未受痛苦是  
冬大雪

同治元年壬戌十歲正月十一日官兵攻高橋行館  
頭目偕衆往禦戰於去鎮數里之上海界互有死傷  
兵退頭目負傷歸十四日有鄉官孫某來頭目因傷  
而病問醫於鄉官時余適在側鄉官云此兒之父良  
醫也可命招之頭目問余父何在余云大約在上海  
又問汝家尙有何人余云有一祖母在鄉間頭目乃

命鄉官偕余往尋祖母以母命作書招之並以醢豚  
一肘錢二貫贈之乃偕離館一路但見旌旗密布到  
處盤詰至鄉官家已薄暮鄉官故知余祖母所在但  
欲翊晨往視余哀之度不能逸乃偕往至則二老人  
俱在相見悲喜交集竟夕相對嘻噓不能成寐天甫  
明聞剝啄聲以爲鄉官來也啓戶則先考在滬僱舟  
來接二老者非鄉官也喜出意外時外祖妣以年老  
不願行再三敦勸終不從來人云日已出矣遲恐不  
能行祖妣乃挈余至海濱登舟潮水適至舟行未遠  
見海塘上旗幟飛揚蓋鄉官到余家外祖妣亦已避



匿不見人跡乃飛報邏卒來追然已無及矣午刻至  
下海浦吾父母兩弟俱在戚家趙恆泰商船中望見  
余站立船頭大詫既至乃謂天佑二月渡海住崇明  
之新開河鎮

二年癸亥十一歲是年九月回高鎮屋已燬乃賃北  
市沈姓屋居就讀於程卓夫師家塾

三年甲子十二歲遷居中市就讀岳家趙氏從朱麓  
春師四月岳父少耕公去世公諱文樾字味潭號少  
耕杏香公之次子也天性好善慷慨有大志家世業  
醫公所造於外科尤精求診者日盈戶辛酉冬避亂

上海名益噪壬戌夏高鎮兵火之後疫癘大作公不  
戀滬上道況之盛決然歸鄉全活病人無算又與諸  
紳士籌畫地方善後事勩興諸善舉以積勞卒年四  
十有二杏香公爲余祖姑丈公與先考爲中表兄弟  
癸丑年先妣與先岳母錢太恭人俱有娠於是指腹  
爲婚余妻於七月七日生余於十二月生遂訂婚媾  
焉

四年乙丑十三歲從中市遷居濱東朱師移硯於丁  
氏仍從之讀

五年丙寅十四歲先考體素弱自經喪亂流離轉徙

飽受風霜遂患咳嗽之症歸里後醫道大行咳嗽日劇三月初旬病已不支猶強起爲人治疾至二十七日辭世時祖妣在堂家無儲蓄賴親友仗助得以治喪百日後殯於趙氏家祠余從世兄陸樞庭師赴陸行鎮陶氏就讀始學作文兩弟則從張心齋世伯就讀於存心堂義塾

六年丁卯十五歲家中嗷嗷六口無以度日親友有勸棄讀習賈者先妣不得已從之經黃伯衍姻叔介紹於上海生義碼頭長豐春花行從表伯程子康師學習年終營業不佳行閉回家

七年戊辰十六歲改習小貨行業小貨行者乃買賣  
豆餅米麥而不領部帖者也學徒常下河監斛較花  
行勞苦倍之四五月間兩次下河遇雨患病歸家醫  
治本生胞伯建山公憫之力勸歸讀時二弟年已十  
四乃商於行主赴代余則於八月往龔鎮先伯家中  
就讀於秦氏家塾從曹馨山師學文

八年己巳十七歲改從南匯陸子喈師就讀於顧氏  
家塾時學制藝未久勉強成篇同學數人逢課師輒  
獎余文有一月函丈勝於一年之語四月應上海縣  
試得終覆五月松江府試三覆被擯回塾益自剋勵

七月病瘧回家就醫綿延兩月九月初始到塾十月應院試獲入縣庠第十九名是屆學使者四明童薇研侍郎華文題色莊者乎子路問聞斯行諸

九年庚午十八歲就從伯枕山公家中授徒學生六月人二月從顧厚齋師改文挈赴敬業樂珠兩書院月課七月赴江甯省試同行者顧師暨周杏雲顧子賡潘紫樓曾蘭坪諸先生及同案張子雍硯兄乘民船於七夕啓程沿運河至鎮江守風二日出丹徒口沿江入新開河二十二日抵棲霞山周杏雲先生考優期迫余與子雍錄科期亦近恐燕子磯遇風延誤三

人乘驛從旱道入觀音門時當盛暑余適患寒熱途中困頓不堪申刻至桃葉渡小憩乃覓寓於奇望街顧師諸人於翊日亦至錄科日出場一路馬隊紛馳行人絕跡正不知何故至寓始知總督馬新貽被刺八月初六夜四鼓入闈從東路受卷入經杏雲先生指導坐號布置既畢出號訪友初七竟日點名四鼓題下乃起作文首題周公謂魯公曰一章初八夜半謄寫完黎明繳卷出三場畢偕同人仍坐原船回十年辛未十九歲仍於原處課徒三月赴松郡應歲試列三等是年始與徐君詠梅蘇君履生丁君牧生

楊君愛棠耀珊昆仲交好每於日夕館課畢相聚談  
藝勿勿五十年耀珊與余同庚今惟吾二人在矣  
十一年壬申二十歲課徒如常是年科試列二等在  
滬與蘇君稼秋王君西躔徐君醉六吳君鏡芙作文  
酒之聚又因稼秋而識其兄夢漁朗山兩君皆豪於  
飲時爲一壺一碟之會今惟稼秋與余存在矣

十二年癸酉二十一歲是年始不課徒正月偕履生  
子雍假也是園中蓬山不遠齋舍讀書因結蓬山不  
遠文社月集同人課於園中請汪逸如先生評閱一  
時名流咸集王耜雲譜兄已中庚午鄉舉每課必到

恆冠全軍此社歷三年之久曾刊課藝印行七月仍  
隨顧師偕諸舊侶赴甯省試假寓淮清橋東是科首  
題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顧師獲售年已五十矣是  
冬龍門書院招考題爲必有恥則可教論主試者上  
海道涂朗軒觀察宗瀛余獲取第四名送院肄業  
十三年甲戌二十二歲三月由龍門書院在院肄業  
生李伯壘宗兄介紹晉謁山長興化劉融齋先生許  
補缺住院四月入院肄業院中英才濟濟前輩如沈  
君約齋袁君竹一何君秋士朱君子美及同舍李幹  
甫宗兄皆長於詞章之學余從而討論遂留意詩古



文詞是歲與華亭耿君伯齊仲宣昆仲訂交

光緒元年乙亥二十三歲七月乘江輪赴甯應恩科鄉試首題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場後耿思泉年譜伯相邀同伴乃偕伯齊昆仲乘民船至鎮江游焦山日將暮返舟遙見江中湧起紅燈三列兩行指與同舟俱見舟子云神燈也或曰江氣爲落日所照而生然耶否耶至今莫明其故過蘇州游木瀆錢氏舊園乘肩輿登鄧尉天平石壁諸山昔之所謂香雪海者大半改植桂樹成爲桂林矣惟柏因社之清奇古怪四老柏偃蹇中不改蒼翠可謂歷千劫而不變者

翊日泊舟於崑山入城登玉峯四望頽垣破壁炊煙  
仍希猶憶庚午歸舟過此一度登臨城中屋宇更覺  
寥落蓋受兵燹深不易復元也九月朔由青浦至茸  
城登耿氏之堂一宿翊日回滬思泉年譜伯爲張溫  
和公東牀由湖北德安府知府歸隱後耽吟詠提倡  
風雅樂與文人交游博聞多識談論風生而於地方  
公益靡不盡心竭力如規畫全節堂得復亂前舊狀  
而擴充之增田數千畝樹德務滋令人欽重卒後伯  
齊同年以身行萬里圖屬題曾作兩律云峯泖鍾英  
傑風流自絕倫盛年行萬里銳氣辟千人世路多荆

棘天懷率本真蒔鱸鄉味好息影理絲綸杖履追隨  
日依稀在眼前見聞真博洽結納盡英賢四座驚雄  
辯中秋謝世緣以巳丑八月披圖懷往哲驛路正垂  
鞭伯齊來函云情真語摯令人感涕

是年十月下旬赴松科試余偕張經甫硯兄寓使院  
前袁君竹一適有事到松與沈君約齋過訪因偕往  
飲酒甚多是日爲報考經古截止期余初報詩賦兼  
經解繼念日晷漸促恐不及完卷擬專考詩賦二君  
以爲然遂偕往學寓書辦以不及造冊拒正爭論間  
學官出問何事二君見其頭戴毡笠身穿半袖手攜

長烟管烟容滿面以爲書辦一流也勿與爲禮時余正在改寫名冊及寫畢回頭見學官與二君惡聲相對余亦被酒見此情形遂拉二君出翊日卽聞學官以擅撕名冊藐視學師備文報劣蓋學官知二君籍隸他縣且不在學中無可與較遷怒及余也余頗不介意正訂於十一月下旬成婚不願與試買舟返滬到院亦不告同學事爲劉師所知問明情由深以學官輕報爲非往語滬道馮竹儒觀察馮師夙器余聞之憤甚卽修書致提調楊太守請轉告學使仍准與試時距上海試期尙有一日乃命余星夜赴松見太

守是日爲十一月十一日冬令水涸舟行不及乃乘馬往圍人年幼不識路繞至泗涇鎮日將暮一路徑窄橋危乃下馬行二十餘里比至耿府已二鼓矣三鼓至府署候提調出見云道信已呈學使報劣可不准應試已不及矣乃回耿府伯齊言連日試場各縣考生皆不直學官所爲喧譁之聲達於使座學使福建林公天齡深以報劣爲過甚退回呈文余乃卽日回滬報告劉師師猶以未及應試勿懌焉是月二十三日在高鎮所賃陸氏屋迎娶完婚

二年丙子二十四歲四月稟准劉師請假赴京應北

闡試五月航海至津沽與同邑瞿鼎卿譜弟慶賢偕入都寓崇文門內蘇州胡同三元寺時松屬同鄉如南匯王君牧臣奉賢阮君藕汀金山徐君古薌青浦席君翰伯等皆篤於鄉誼指導周詳時翰伯爲總署同文館算學助教余寓相距不遠時相過從因識廣州駐防左子興君秉隆元和汪藥階君鳳池芝房君鳳藻昆仲皆如舊相識七月乃於三元寺中六人結金蘭誼翰伯居長藥階次之子興芝房又次之余與鼎卿殿是屈首題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場後南歸自是研究經史之學同院陳君仲

英黃君淵甫皆潛心經籍相與討論獲益良多

三年丁丑二十五歲馮竹儒師於上年就也是園劫設詁經精舍延德清俞蔭甫先生主講是年二月開課月試經解一篇四月赴郡應歲試經古取列正取第五名正場一等第二名補廩生缺學使林公勉勵甚摯銘心知己之感至今弗志向例應北闈試須報捐貢監或苟且功名借照入闈余既捐納貢生報罷後託友赴部將照註銷故得仍應歲科試也

四年戊寅二十六歲二月大兒生命名曰祖慶上年家眷遷住滬城先祖妣年已七十有五得抱曾孫甚

慰是年始考求輿地之學先以李申耆胡文忠鄒特  
山三家方輿書爲初步以究域中推之瀛環志略海  
國圖志諸書以攷域外並流覽讀史方輿紀要郡國  
利病書以參攷古今同院張君經甫邃於輿地從而  
討論漸得要領

五年己卯二十七歲七月偕蘇君履生丁君牧生楊  
君愛棠耀珊昆仲同赴金陵是科首題樊遲請學稼  
全章耀珊中經魁余薦而未售是年留心掌故之學  
與同院葛君子源姚君子讓討論二君皆精研掌故  
者



六年庚辰二十八歲是年四月劉師患病至七月辭講席回籍養痾余等送至江干皆依依不能舍同學有送至輿化者蓋劉師道德入人之深其感化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焉

七年辛巳二十九歲和州鮑華潭先生來主講席不駐院於是出入可以自由三月得劉師噩耗同學設位於後廊素服哭臨有失聲者乃稟鮑師設粟主朔望於朱子位前拈香畢至劉師位前行禮後建祠於院西

是歲科試列一等學使者浙江夏公同善時先祖妣

年七十有九守節已五十三年照例得旌表乃具呈  
學使蒙給柏操松齡匾額

八年壬午三十歲三月爲先祖妣慶八十正壽卽於  
是日懸匾親友與祝者甚衆六月祖妣患赤痢身壯  
熱旬日不退延醫診治僉以年高正虧爲慮至閏七  
月初二日棄養居喪百日扶柩至高橋鎮東徐家橋  
祖坟壽穴安葬自是不理舉業專求經世之學因念  
先世習醫余以少孤未承家學此次祖妣之病茫無  
所措深用疚心爰發先人所貽內難長沙諸書潛心  
攷索冀有所獲

十一月次兒生命名曰祖芳

是歲龍門諸同學以鮑師不到院有在外就館稍資  
津貼者姻世丈凌諧石先生介紹余至陳姓課徒自  
丁承重憂學生就讀余家喪事畢仍詣館至年終告  
辭

九年癸未三十一歲蔡紫黻譜兄主字林滬報館筆  
政邀余襄理日著時事論一篇七月越南事起字林  
西報消息靈通滬報譯登之路透電信較他報先一  
日宣布因之銷行猛進同事蘇君稼秋王君西躔繙  
譯黃君子元俱相得

是歲租界自來水廠工竣余與同邑姚君安谷赴廠  
攷察安谷之弟蘭谷在廠繪圖指示一切頗得肯要  
乃議引水入城先在二洋涇橋南賃屋設局承銷法  
界及城中用水僱夫挑送倩人四出勸用乃應者寥  
寥每日銷水不及百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不異  
於古所云也

十年甲申三十二歲是春銷水漸廣姚君日駐局商  
議通水入城乃具呈關道批交同仁輔元堂核議先  
是戊寅己卯兩年上海城內外迭遇火災俱以取水  
不便延燒甚巨且城河淤塞潮水穢濁有害衛生余

與蘇君冶生曾具呈關道請於南市勅設自來水廠亦批同仁輔元堂核議當時風氣未開守舊者衆無人贊同此次堂董范蘭堂世伯乃醴泉同學之尊人素號開通稔知滬城飲水不潔易釀疫癘且每次失火延燒數十戶俱因潮退河涸無從取水之故乃議借用租界之水自設水管於交界處立表記數償值劃清界限以保主權關道邵小村觀察深韙其議委水利局張委員與水公司議訂合同事垂成矣適馬江變作張委因他案牽涉經臬司撤委提省邵觀察亦升任臺灣藩司而去於是滬城自來水又成泡影

矣

是歲九月服除學師符箕山先生以優行呈報諄勸  
仍理舉業勿自廢棄誠意可感乃倩黃石薌姻弟代  
作論說後卽由石薌蟬聯而余遂脫離報館時城內  
外銷水仍不見旺所收水價不敷開銷乃與姚君議  
至歲終撤局由水公司派人承辦

是歲新學使瑞安黃漱蘭侍郎體芳抵任出題觀風  
余以所擬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  
角瑇瑁表一篇合意置前列茲錄其文於左

海西國臣安敦稽首頓首謹奉表大漢皇帝陛下臣

聞百川有朝宗之勢四裔有享王之義臣僻處西海立國數百年矣側聞大漢德應炎火祥徵珥金除暴秦之苛政啓天下之文明臣先世數思修貢輒聞龍堆葱嶺之險身熱頭痛之阨又自高皇帝六年臣國有迦大其之役越百餘年兵甲未頓道路多阻是以貢獻缺如孝成皇帝建始三年臣先王奧古士都始銷兵罷戰親閉仍納廟門其時世值隆平非不思遣一介以通於漢而臣國東境安息人輒遮隔不得達往者孝和皇帝永元九年聞西域都護遣掾來通臣國又止於安息人之誕說臣之嗣位在孝順皇帝永

和二年臣數聞孝武皇帝時通西域三十六國又南  
建珠崖七郡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  
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  
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又聞天子設  
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  
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誠盛舉也臣在位三十  
餘載未嘗一日忘漢徒以東阻安息北爲匈奴別部  
所隔計可以通漢者惟南路耳然從陸路則天竺以  
西仍屬安息國境且自天竺至日南中歷數十番部  
使幣往來安知無遮隔如安息者故臣謹遣陪臣某



泛西海至南海以達於日南徼外敬獻象牙犀角瑇瑁各數事庶少慰下邦積年之悃忱幸大國鑒其誠而納之謹拜表以聞

寫安敦豔羨之情大秦愚戇之狀窮形盡相逸趣橫生斷推此題傑作

學院原評

熟於西事故能言之鑿鑿中段鋪張盛事看似閒筆實乃正義安敦所見不過如此而已他卷輒以仁義爲辭未免進夷於中國矣

學院又評

是年交游廣酬應繁費用較鉅所入與所出距離甚遠歲終經濟奇窘除夕向戚友告貸奔走終夜一無

所獲惘惘而歸於是深自悔艾痛改前非  
十一年乙酉三十三歲元旦定課程立三事一有恆  
二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三省事省用省  
言

上年鮑師以年事高辭席當道延請瑞安孫藻田先  
生主講席二月蒞院極和藹而院規較肅三月赴郡  
補歲欠應科試考優余以未應歲試不得考拔是科  
選拔吾邑得二人一爲府學葉麗雯君一爲縣學汪  
季航君而華亭耿伯齊譜弟亦獲選六月得調考優  
生信松屬三人一爲同邑張經甫硯兄一爲華亭陳

菊生君余亦與調乃函知經甫戲言學使命余至南京下江考棚爲君攜帶考具蓋優貢江蘇全省六名松屬積學之士首推經甫學使素聞其名余等陪考而已七月中旬至江甯寓中黎明卽起日作一文以利筆機蓋注意闡中一舉焉考優日文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二句昔年藥珠月課曾出是題余列超等第一文頗記憶命題後主試者兩江總督曾忠襄公護理江蘇巡撫譚方伯與學使者同坐堂上限刻成小講蓋截後退入內堂考生乃得散坐東西文場時余與經甫菊生均坐東文

場正欲奮筆直書忽見經甫面色大變驚問之云腹痛甚余等俱未帶藥品詢之菊生亦無時經甫益不支余思場中除陳君外惟太倉畢枕梅君曾與經甫同補歲科試相識乃往尋到畢君亦驚惶無措不得已往告巡捕官急覓藥來已吐瀉交作面無人色矣服藥後不少瘥經甫亟欲出場巡捕入告學使諭令完卷卽出經甫云命在呼吸烏能完卷又入告乃命啓門喚輿入扶掖登輿而去時已午後三時矣余幸有成文錄畢作經藝策問至十時繳卷乃爲經甫收拾考具攜之而出不謂偶爾戲言竟成讖語可不畏

哉余出場已三鼓困甚不能往視經甫詢之同寓知病已愈忽接電信丁承重艱翊日卽奔喪歸而是科優貢余竟忝列第五名

八月初八日鄉試首場第一題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余聚精會神所作頗愜心出場錄示同寓俱稱賞二場五藝飽滿乃謄卷時第一藝文前空去一頁而二三頁已寫滿時方開號門余急袖卷赴至公堂問受卷官有何補救法置不理堂上委員福建侯君見之頗熱心爲代呈監試丁觀察閱已寫

之易藝甚稱贊命靜候提調入場商請換卷余佇立堂下未幾提調梁方伯入監試持卷向商閱經藝頗首肯及轉視卷面忽正色曰向聞二三場有換卷者此處監臨厲嚴不敢違法二場不到之卷已截角不能用矣監試默然乃命侯君傳知姑攜卷回號舍將五藝寫完再爲設法余乃受卷歸號時已上午八時矣下午三時寫畢侯君至云頃監試商之受卷官不允通融入稟監臨亦無辦法命傳諭李生乃新取優貢書法頗佳明年朝考可望錄用不必爭此一舉矣完卷不送謄錄免登藍榜以示優待余乃謝侯君交

卷而出

夫鄉舉與優貢同爲正途出身而舉額省百名以外優額止六名其難易相去若何余乃得其難者而失其易者此中若有定數焉因是而知一切功名富貴不可強求矣

凡新取優拔貢均須赴學院填寫親供領照赴都是年十月學使按臨蘇郡余乃赴蘇寓江建霞譜弟家偶晤合江李紫璫大令見余所刊貢卷附有場作詫曰此文爲君手筆乎當日同考官薦之正考官大擊節擬中第十一名乃徧搜二三場卷不得深爲惋惜

君如不信見落卷自知蓋是科紫璫亦在內簾也既而知提調之不肯換卷者以梁爲甯藩而譚爲蘇藩論憲綱梁在譚前乃譚以護撫而爲監臨梁則循例爲屬員心已不懌監臨事事整頓益滋不悅見卷面書新科優貢以爲監臨之新得門生故以正言拒絕此氣量之窄也是屈松屬受卷官爲合肥縣曾道唯自以爲名進士屢入內簾而是科屈爲受卷心怨監臨故不肯通融而擔任罰俸三月處分也然如丁觀察與侯君深可感矣

十二年丙戌三十四歲四月入都六月應太和殿考



試文題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寫作俱合格榜發  
列正取第十名引見以知縣用是屈閱卷官有嘉定  
徐頌閣師晉謁時倍親密八月南歸十二月至粵東  
省城住同邑張逸槎世兄公館

十三年丁亥三十五歲同鄉沈小園丈總辦兩廣電  
報局和藹長厚極重鄉誼日必相見正月下旬至香  
港擬游新嘉坡訪左子興譜兄接家書悉母病乃乘  
輪歸省至則已痊愈三月重到羊城徐君贊臣約同  
吳楚侯譜兄偕游澳門旬日四月小園丈介紹於港  
電局溫輝珊君覓商輪赴新嘉坡住總領事館子興

命其姪左棠號樹枏相陪游覽五月中旬適逢英女  
皇維多利亞登極六十年大會魚龍曼衍興會颺舉  
在坡經商之粵閩同鄉由子興介紹相識招待周至  
是地距赤道不及一度四時皆熱日中炎歊逼人出  
外歸家必將冷水灌頂謂之冲涼余中午不出門每  
至下午五時子興公暇並乘游海濱山頂頗饒清趣  
在坡兩月撰新嘉坡風土記一卷江建霞譜弟曾刊  
之靈鷲閣叢書茲錄序文並摘數則於左

新嘉坡風土記自序

光緒二年丙子六月鍾珏始遊京師因鄉誼識青浦

席君淦翰伯因翰伯識元和汪君鳳池藥階鳳藻芝房昆仲暨漢軍左君秉隆子興藥階以乙亥科舉人供職內翰翰伯芝房子興皆外省同文館生學成上貢充總署天文館教習時鍾珏寓居崇文門內晨夕過從親若骨肉閱三月束裝南歸臨歧握別情各難遣僉謂聚散不常嘉會難再盍效世俗通譜之誼以爲他日左券於是翰伯齒最長藥階次之子興芝房又次之鍾珏居後蓋衣帶束帛之贈古人有不能已者朋友以齒相敘比於兄弟之倫事雖非古其情均也越二年戊寅子興以奉使英法大臣薛奏調出洋

充繙譯官旋任新嘉坡領事壬午芝房舉京兆第二  
明年癸未入詞林翰伯藥階亦已晉級獨鍾珽侘僚  
如故每以青雲難致良朋相見無期用懷愧憤丙戌  
四月以優貢北上應試獲與翰伯藥階芝房重話舊  
好中酒輒言曰今日歡樂不減疇昔顧安得飛身天  
南復與子興把臂乎八月出都家居無慘時動南游  
之念請於母曰可十二月航海至粵先以書達子興  
約來歲二月赴坡丁亥正月杪至香港得母病耗折  
而歸疾已痊可居一月母將成子之志促裝戒行三  
月中旬重至粵東游澳門旬日四月下旬始自香港

乘輪船南發行九日而至蓋後四月朔也昔張敏與高惠友每相思不得見敏於夢中往尋但行至中途卽迷不知路故沈約詩曰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今鍾珽一歲之中南北萬餘里外尋舊盟敦夙好十年之思一旦盡慰以視張敏其樂何如蓋夢虛境也游實跡也虛者之不若實天下事大抵然矣旣與子興見下榻公署談論不輟如班尹之永夕並乘遨遊如郭李之同舟視昨歲京中與翰伯諸子歡樂不更有加耶居而月雜記風土若干則錄而存之以誌鴻爪敘其緣起如此亦以見斯游之非偶焉爾上海李

鍾珏

新嘉坡風土記

自暹羅直南伸如舌長如股中有山如脊斗入於海  
皆巫來由種人居之西人統名之曰下暹羅其國有  
十山西曰吉德曰沙刺我山東曰斜仔曰大坤曰宋  
卡曰大年曰吉連丹曰丁噶奴曰彭亨曰柔佛地至  
柔佛盡處谿呀一水隔二三里而得一島西以蘇門  
答臘爲蔽南以爪亞爲屏東以婆羅洲爲障四面環  
水如驪龍領下珠卽英人所謂新嘉坡也舊名息力  
又稱呷叻華人或稱新州府其地南距赤道一度有

差

自香港乘輪船指西南行計程三千四百七十七里  
至越南之西貢自西貢指南偏西行二千四百二十  
一里至新嘉坡風利五六日可達風逆或至七八日  
如灣泊瓊州西貢各口又需時日

攷之古冊斜仔以下皆頓遜地其後析爲列國而柔  
佛處極南叻地屬焉然百年前榛莽未啓一荒島耳  
華人之懋遷南洋者旣乏問津卽歐洲諸邦如荷蘭  
如葡萄牙爭據羣島亦未厝意及此嘉慶二十三年  
英人名士淡不公者始得之以爲海道四達之區上

口冊云福建男女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一人廣州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三人潮州二萬二千六百四十四人嘉應州六千一百七十人瓊州八千三百九十人三州府生長之華人九千五百二十七人三州府者新嘉坡及檳榔嶼麻六甲三處也不列籍之華人二百七十二名統計八萬六千六十六人近五六年來雖少有參差總在八九萬之間而歷來居叻游叻者動稱十餘萬皆約略之詞雖西人所報未必盡塙不列籍者不止此數然總不過十萬人此爲光緒十三年所查聊以備攷爾



巫來由人通謂之士人有書作穆拉油者閩廣人讀無爲莫故巫亦謂穆其自印度一帶來者謂之吉靈人又有波斯一帶者謂之齊智人士人有黑有白吉靈齊智俱膚黝如墨其以布蔽下體不衫不袴三種人大略相同

巫來由柔佛國王都城在坡北岸一衣帶水相望可接坡中有行宮時往來其間其民之在坡者皆貧無生計西人役以工作幾若牛馬華人亦有用之服役者

叻西北三百餘里柔佛之上沙刺我之下有埠曰麻

六甲本暹羅屬國葡萄與荷嘗迭據之道光初歸於英麻六甲西北九百里海中有島曰檳榔嶼亦屬英兩處華人共十餘萬英設總督於叻統轄三埠

駐叻英官總督而下曰輔政使司曰按察司曰參政司曰正副經歷司曰戶口司曰庫務司曰地理司曰營造司曰巡理府曰護衛司曰船頭官巡理有三堂分理坡中各案件略別大小輕重護衛司專管華人一切事名爲護衛華人實則事事與華人爲難

各國駐坡領事中國而外曰美曰德曰俄曰法曰奧曰意大利曰丹曰荷蘭曰葡萄牙曰西班牙曰巴西

曰比利時曰哈華亞曰暹羅曰瑞典那威二國並一領事共十有六中國領事之設始於光緒三年郭侍郎使西過叻體察情形乃奏請設南洋總領事兼新嘉坡領事官經總署議以總領事事宜姑緩籌辦准設新嘉坡領事一員隨員一員初設領事時議以華人戶口年貌身格費及船牌費抵俸薪各項後戶口身格費未行船牌費不足抵用光緒五年始定仿照出使美國日本章程領事隨員俸薪由出使經費內支給而船牌費仍收取抵用查船牌費每重一噸收洋四占半合銀三分有奇此項歲入不過數百金僅

抵一月經費而船戶涉險犯難獲利無多似當議除泰西各國凡屬通商埠頭他國領事不預聽斷之權乃洋人在中國不然如上海租界所設公廨華洋會審已非西例西官又好攬事權必欲華官仰其鼻息志士憤焉駐叻各國領事概從西例不預審斷而華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領事可辦之件皆爲護衛司侵奪動多掣肘故給發船牌外惟勸興義學宣講聖諭開文會以行教化而已

坡中用錢不用銀用洋錢不用中國制錢自一鏰至一元凡四等最小爲鏰合制錢二文五六毫四鏰爲

一占又名先士十占爲一毫十毫爲一元毫與元以銀爲之鏤與占以紅銅爲之

通用之一元洋錢鑄自日本輕重與鷹圓同鷹圓光者可用然甚少其一二毫之小洋錢皆倫敦及香港所鑄占鏤銅餅則港與坡並鑄之

叻地商務以胡椒甘蜜爲大宗歲必售銷數千萬元然皆出自他島叻蓋聚貨不產貨者也叻所出者惟榴連檳榔椰實波羅杞果山竹波羅蜜甘蔗洋桃香蕉生薑等果食有人參果者形如龍眼味若雞心柿名最稱美品

胡椒始種於印度之錫蘭運往歐洲西人以製油佐食既而蘇門答臘亦種之今則南洋大小各島無不種植而運售皆在叻地商人設公局以主之

甘蜜樹高與人齊其葉長三寸兩端銳中寬寸餘採而搗之其漿成蜜甘與蜂蜜相埒歐洲各藥中多用之銷行甚廣與胡椒二項同一公局主其事者由華商公舉經柔佛國王諭充

自柔佛以上各國港口繁多俱產椒蜜華人之散處各港者實數十萬大都占地爲園僱工種樹名曰園主每一港推一園之最大者爲港主叻中富商設號

各港以收椒蜜如中國花米絲茶等項坐莊者然  
潮商多業椒蜜閩商以各項海貨及往來各埠之輪  
船爲宗資本俱鉅他商不能及

土人所操巫來由語通行南洋各島華人久居坡中  
及在坡生長者無不習之又多習英語同儕往來時  
而巫語時而英語時而閩廣土語他省初到人往往  
對如木偶

地近赤道有熱無寒然熱不過八十度廣廈深居時  
有涼風習習此候擬之江南在梅子黃時枇杷熟後  
惟日中行路則杲杲之勢甚於內地炎歊彼工作負

販挽車輩日必沖涼數次或有身塗土人所製黑油以避烈日者幸時晴時雨且多樹木故少觸熱路斃之人

沖涼之法自首至足以水噴濯如醍醐灌頂透入心中立解煩熱久居此地者日必一二次亦習慣使然非是不適初到者往往不敢輕試然當日中行路後亦不可不一沖也

坡中時有風而無颶風時有雨而無淫雨卯初日出酉末日入終歲不改日中則熱夜分則涼四時皆然居民單衣一領若將終身故甚利貧人



西人之記晴雨者云近歲最多雨之年共一百四十一日最少之年一百十二日然晴雨甚調五日中三日晴兩日雨從無久旱不雨一雨經旬者

叻地一年內有元旦三華人俱遵華曆元旦一定者也西人遵西曆無定而有定者也若巫來由人元旦則有定而實無定聞其將近元旦之前數日夜半彼教中牧師登高處望日出見天際一線日光出地卽欣然曰明日元旦矣於是集衆教堂中立誓以爲實見日出每年元旦在中國六月初設遇風雨連朝陰晦無日有遲至中旬者今年中曆有閏故五月初二

日爲其元旦是日乘車賀年亦紛紛不絕於道

坡中平陽多而山少山亦不高惟居全坡適中之一山高五十餘丈英總督署卽建其上輪船入口首先望見此爲最高他如大小坡分界處之王家山及迄西瀕海一帶諸山俱高不過十餘丈王家山有石磴可登磴止三十餘級輪船入口王家山及迤西一山俱升旗幟以報各商瞻其旗號可識何國何行何船從何處來二山因俱名升旗山兩升旗山俱有炮台王家山每日十二點鐘放炮一響以準鐘表禮拜日改一點鐘放黎明五點鐘黃昏九點鐘各放炮一響

以定晝夜

市廛繁盛莫若大坡洋行銀行書信館海關均在大坡海濱小坡雖有市集皆土人所設土貨及各項食物無一巨肆其迤北一帶多園林樹木境最幽靜有地名牛車水者在大坡中酒樓戲院妓寮畢集人最稠密藏垢納汙莫此爲甚

牛車水一帶妓館櫛比聞注籍於護衛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數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尙不計其數皆廣州府人或自幼販賣出洋或在坡生長者

頻年香港販幼女來坡賣入妓院者踵相接領事憫

之率華商紳言於英總督總督允下護衛司議章保護設保良局以時查察於是此風少息

戲園有男班女班大坡共四五處小坡一二處皆演粵劇間有演閩劇潮劇者惟彼鄉人往觀之戲價最賤每人不過三四占合銀二三分並無兩等價目

叻中酒樓無多廣菜番菜各一二家凡宴客在各家園林者多菜兼中西酒飲白蘭地威四拑香賓等番釀飲粵東糯米等酒者已少紹興酒則如瓊漿玉液矣

客寓亦寥寥無多不如香港粵垣上海遠甚輪船到

埠亦無接客之人必須自僱小艇運行李至岸另喚脚夫或僱馬車裝載然脚夫多閩人馬夫多土人言語不通易受需索故孤客遠臨極形不便

南洋鴉片烟貴於中國數倍以其稅重也叻中每錢需洋銀二毫聞加拉巴亞齊等處每錢五毫云然吸烟者並不見少且窮人尤多彼拉手車者日夜得一元繳租四毫可餘六毫苟無烟癖度日有餘乃十人中無烟癮者不得一二炎蒸汗血博得之蠅頭盡入烟斗殊可憐已

叻地樹木繁盛尤多椰林其次檳榔榴連菩提等樹

最多然皆不甚高大欲求一百尺之材十圍之木無有也或曰故多喬柯六十年前西人開山被伐殆盡云

松有孤幹挺特高八九丈者枝葉層層皆圓其下寬二三圍漸上漸小多至數十重其形似塔因名塔松初見疑經翦紮後知自然生成又有扇蕉形似扇其根出地四五尺兩旁各出葉七八瓣排列甚勻遠望宛然一扇此二種皆不多覩

椰實有大如斗者其汁甚清微有酒味土人多食之按南方草木狀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俠客

刺得其首懸之於樹俄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之以爲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客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酒云嘻其信然耶

叻中無名勝地然一草一木無不向日似笑禽言鳥語盡含歡聲日晡時瀕海遠望帆檣林立中浮巒數疊隱隱送青此景不可多得至如公家花園雖無足觀亦甚幽曠而兩處出水之山一泓清水周以鐵闌旁蒔花草別饒佳趣

閩廣沿海人民至南洋各島謀生雖已日久然皆貿易之商賈或以負販營生一塵受處卽傭工之輩往

時航海而來亦多有依託二十年來西人開墾招工  
傭值頓貴於是販賣人口出洋者名曰賣猪仔設館  
於澳門公然買賣沿海人民或被騙或被劫一入番  
舶如載豚豕西人以賣者賤視之卽亦虐役之其慘  
有不可言狀者迭經查禁一時稍戢日久網疏此風  
漸長近來廈門香港每一輪船開行搭客多至千人  
少亦四五百其中自願出洋者固多被拐者當亦不  
少去歲竟有拐同母兄及從兄來坡者經粵省大憲  
訪聞行查遞籍其由領事就地訪確超拔遣回者近  
歲較多



華人來南洋傭工者抵坡先投客館客館者奸商所設卽猪仔館也客或自備舟資稍有旅費者不致虐視若迫於生計倉卒出洋身無長物一投客館則此身非己有矣固不必被拐而來始落陷阱也在叻華官紳屢欲清其源而爲英官所持卒不得行

中國犯罪之徒皆以南洋爲逋逃藪地方官訪查得確移文領事請提皆以約章未載爲西人所持此例不通關繫政令非小

十四年戊子三十六歲七月赴南京鄉試首題未可與權唐棣之華翻其友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是科

正考官粵東李芍農文田專取公羊之學建霞獲售  
十五年己丑三十七歲七月入都應京兆試住松江  
會館首場題有若對曰盍徹乎重陽放榜向例先一  
日至琉璃廠看紅錄而是屆無紅錄下午報子到館  
報余中六十三名同寓之青浦趙君孟遴中四十七  
名衆皆信之僉來賀喜孟遴至性過人獨在臥室哭  
泣詢之則云先母在時盼望一舉以博堂上懽竟不  
可得今已不及見矣思之於邑衆皆勸慰余頗疑報  
子之不實與王召棠年譜弟乘車至貢院埽門時已  
薄暮草榜自第六名以次俱全並無余與孟遴之名

始恍然受報子之騙比歸會館知同人已到東河沿  
三勝館相候蓋援上科王企張君中式之例新中者  
聞報作東道主人也入門賀喜聲不絕及相見告之  
衆不甚信相與劇飲至三鼓雷君君曜與召棠欲入  
城至順天府看榜余亦偕往天明榜始出自首至尾  
仍無余等名氏始皆掃興而返余六下南闈兩下北  
闈得此半日之舉子於願已矣乃循例報部掣籤十  
月初旬籤分廣東省吏部帶領在南海引見十一月  
初領憑南旋十二月上旬整裝赴粵住江蘇會館從  
此脚鞢手版無復玉堂金馬之夢矣

余自齠齡遭難流離瑣尾幾瀕於危年十四而孤十五學賈十六還讀十七倖入邑庠十八應省試茫茫然不知功名爲何物以爲如一衿之唾手可得焉猶憶庚午榜前至邑廟豫園九獅亭相家問功名相士云功名尙早至三十三可得一知縣余怫然不悅孰料一再蹉跎果至乙酉三十三而得優貢丙戌朝考以知縣用雖實年三十四而冊年則三十三相士之言何其驗歟余雖素不迷信星相因是知功名富貴得失之故有定命焉而不可妄求也捧檄伊始有二事可告人者其一不求入行書當時徐頌閣師與粵

督合肥李制軍葭莩誼篤余友僉謂得徐公一書到  
省可望優遇余謁徐師辭行師意亦拳拳而余終不  
啓齒求書蓋私念進身之始品節爲重求人不如求  
己知恥乃可有爲也其一爲士子時留心時事痛惡  
釐金私議曾文正卓然名臣乃金陵克復後不卽裁  
釐流毒至今誠爲遺憾余故於出都日在會館所供  
關帝神前立誓此去決不當釐金差使有渝此言明  
神殛之十年聽鼓從不作此想辛酉正月入都在神  
前團拜今年兩度進京俱至會館可對神明斯二者  
十餘年龍門肄業名師益友砥礪期許不敢相負且

廉恥之防一失利祿之心偏重他日貪贓枉法何所  
不爲矣故誌之以告知我者

十六年庚寅三十八歲正月徧謁當道撫台游子岱  
中丞詢知余爲興化弟子刮目相看面許爲學道君  
子翊日親臨余寓謝步州縣到省督撫謝步未有之  
異數焉自是每校閱試卷無役不與

二月崇明施礪卿觀察之哲嗣列仙君介紹於陽湖  
趙子曜大令家教其次子三月應臬司月課題爲平  
恕論取列超等一名例得一差適珠江之南河南保  
甲需人余遂奉檄而往是差共兩人不分正副月領

薪水夫馬四十金略有陋規往往因分規而齟齬余除薪夫外不名一錢陋規悉置不問故在差三載同事更易莫不相得

七月賃屋於仙羊街同鄉相識漸多施君列先霽人昆仲往來最密同邑祁君翰生蘇州彭君蓉卿季羣鄒君建東吳君受之銘新太倉錢君芙初樸儒昆仲李君子周崇明馮君棣生華亭費君守梅俱先余需次粵垣者日相過從指導一切獲益良多

十七年辛卯三十九歲遷居藏龍里屋宇幽靜有古井一載志乘是科新翰苑同邑王耜雲譜兄慶平元

和汪蘭楫同譜弟鳳梁部曹南匯王召棠年譜弟保  
夤先後來粵下榻寓齋賓朋雲集談笑懽樂幾忘客  
中余既愛是屋之幽靜商諸主人於門前隙地闢屋  
兩楹爲客廳高爽敞適同人恆樂集於斯於是迎養  
遂志兩弟眷屬俱來

是年正月得臬署清釐積案局專辦差是差由來上  
年劉芝田師來撫粵東初見卽謂州縣當習吏事多  
閱案牘保甲等差無當也至是積案局專辦潘君出  
缺同事吳縣陶仲平君來談適撫署友人吳君在座  
乃歸告中丞胡日廣雅書局團拜中丞面詢署臬司



是差曾否有人臬司以未委對乃遞一名條越二日陶君又來云今日臬台傳局員述團拜日中丞親交名條一紙偶爾遺失徧翻同官錄有知縣李洪毓者似之及傳問與中丞是何淵源則云無之殊堪詫異云云陶君語余曰中丞所交必是君名臬台以音近誤會若不告中丞他日臬台必貽後悔余尙猶豫列仙乃爲余函知吳君中丞知之卽另書一條屬巡捕官面交臬司乃恍然改委照章專辦缺出由會辦推升以是之故竟委余以專辦亦可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矣

十八年壬辰四十歲自額玉山廉訪額勒精額洺任加委華陽王雪澂觀察秉恩爲積案局總辦觀察宏材偉抱身兼數差余每日清晨到局先將到文數十件分別至要次要俟總辦洺局呈閱觀察甚以爲便所示意旨據以擬稿無不妥適故共事兩年餘深相契合清釐積案以數百計

是歲兼全省洋務局辦事委員差是差由來余己丑冬赴粵與太倉蔣亦謝觀察同舟到省後以鄉誼時見觀察爲李督軍在鄂時信任因奏調至粵總辦文案洋務諸差其從弟蕙農參軍與余善適洋務局員

李君荆門委署茂名縣蕙農爲余先容觀察深以爲然入署與幕中楊君蓮甫杏城昆仲商進言之法蓮甫與余乙酉優拔同年余初到省時逢督軍七十壽同僚製壽文者咸屬蓮甫多至五六起乃分託余與武進屠敬山同年代庖余作爲全省司道乃最高級官蓮甫屢欲爲桃李之報督軍每日午後必在杏城書案小坐余嘗有唾餘錄一卷係在滬報館所作論說爲蓮甫攜去中有洋務首在得人論一篇蓮甫翻出置之案頭督軍至隨手閱數行觀察進叩洋務委員一差應委何人督軍云余意中無人觀察乃言有

撫台門生李某頗熟悉洋務杏城卽指案頭謂此論卽李某所作督軍復閱數行頗點首問是否本省人員觀察言是優貢知縣到省二年矣督軍謂可委觀察云如此卽敘稿督軍領之觀察甫出而藩司王之春稟見亦爲此差來督軍云適已辦稿委撫台門生李某矣此際間不容髮若觀察不卽敘稿則事尙未定於此益服前輩更事多而識見到也雖然區區一差月薪五十金而謀畫者三人且必借撫台之光以爲點綴若藩司早到一刻布置雖工恐亦徒成畫餅耳

是秋同邑王有常翰苑全綱散館選海豐縣缺挈眷來粵余爲闢鄰屋以居之十二月十八日大雪爲粵中數十年未有在他處爲瑞在粵垣爲災蓋粵地向少嚴寒下等社會均以一袴過冬此次大雪驟冷凍斃貧民無算

十九年癸巳四十一歲三月臬台檄委清理南海縣積案南海爲首邑最煩劇歷年積案多至五十餘起知縣潘子久君誠篤人也余日必至署相與商榷擇其易了者先結二十餘起餘則先擬辦法列摺請示有李顏二姓鬪案事逾十年卷積盈尺李姓監禁二

人斑白待斃矣余爲爬梳舊牘得其竅要一訊而結  
久羈之二人得釋官場傳爲快事臬台大加稱許冬  
十二月委署陸豐縣缺先是新興縣缺出臬台與藩  
台商定同謁督軍已定委余臬台因與撫台剛毅意  
見不合由藩台獨往比懸牌則委他人臬台頗憤憤  
至是燕見問余何處求得此缺余曰在署供差三年  
不求憲台更求何人臬台笑曰余素知君不求人故  
竭力爭得此缺亦以彰公道耳

二十年甲午午四十二歲元宵後僱小輪拖座船挈全  
眷赴任由香港至海豐縣之汕尾登岸有常已飭差

備輿入城住行臺越日余赴惠州謁本府盧太尊一  
宿回海陸接壤縣城相距七十里朝發夕至二月初  
三日赴任自入陸境沿途攔輿遞紅呈三十五起初  
五日接篆初九日行香於城隍神前自譔誓文錄後  
維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二月戊申朔越九日丙辰  
同知銜署陸豐縣知縣李鍾珏敬昭告於城隍之神  
曰惟神靈顯保障一方聰明正直惡瘴善彰迓風雨  
之和甘弭水旱之災荒俾民生兮康樂佑國祚兮無  
疆予小子<sub>丑</sub>來宰是邑撫藐躬之涼德對我神而徬  
徨惟本心之未昧懼或喪其天良以愛民爲切務以

名節爲大防其舊章之不病民者或沿用而未革不立異以更張至於一切詞訟案件大而命盜重要小而錢債尋常敢受百姓銀錢財物多自千百少至毫芒不論是否應得一經染指卽犯貪贓又若藉案科罰本干例章名爲充公實飽私囊此巧取之伎倆亦廉恥之道亡予小子而或蹈此二者神降我以百殃若其言行不符初終易轍則是自欺以欺上蒼惟神鑒察不爽尤速殛而無俟就將敬陳斯誓以表肺腸臨之在上質之在旁神其昭格鑒此中藏敢告

爲到任關防剴切曉諭事照得本縣才疏德薄謬附



優行之科廷試幸列前茅一官錄用溯自掣籤到省  
在臬署供差三年幸無貽誤猥蒙大憲特簡來署斯  
篆下車伊始有不得不爲合邑士民告者州縣爲民  
父母苟稍知自愛誰不樂爲好官顧或精神偶懈小  
人乘間而入百弊卽因之以生本縣年方強仕身無  
他好壹意爲民凡片紙寸牘之關涉地方者無不出  
以手裁躬親其事延請幕友品行端方昔年曾蒞此  
邦士民共信固無俟本縣贅言矣其隨任之官親襄  
理家務於公事絕無相干所用長隨嚴加約束不假  
絲毫事權總之一切詞訟案件概由本縣親自主裁

旁人不能稍參末議誠恐不法之徒遇案造謠謂某官親可託關說某長隨可託打幹凡有此等謠言爾軍民人等切勿輕信倘能將造謠之人立時拏送到縣一經審實卽予重賞決不食言至於本縣歷事賢師飽嘗世故平昔義利之界辨之最嚴自問立定腳跟斷非利欲所能搖惑或者案情百出變詐多端審斷容有舛錯本縣決勿堅執成見迴護己非若謂是非曲直昭然共明而或干我以私誘我以賄欲於詞訟案件收受案內外人銀錢財物無論多少一經染指卽是喪心昧良甘犯貪墨明卽倖逃國法幽必難

免冥誅他日去此水行必沉於大海陸行必躓於高山天地明神實聞此言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合邑紳士軍民人等知悉嗣後一切詞訟案件是非曲直公道自存不必紛紛請託設有干我以私誘我以賄是直欲置我於死地本縣誓不與之俱生不問何人立即詳辦不貸凜之凜之並將謁城隍神誓文附列於後凡以自明且自勵也區區此心其共鑒之特示

三月初旬考試觀風譔觀風示錄後

爲試士觀風事照得風俗之美惡繫乎人心人心之

邪正由於士習誠以士爲四民之首衆望所歸士習不端而欲人心仁厚風俗敦龐未之聞也本縣往歲肄業滬城龍門書院垂二十年習聞名師雅訓大抵士先辨志喻義喻利兩途劃然士貴立身行己有恥一言盡括裴行儉謂先器識而後文藝器是器宇識是識見器宇者何能樹廉恥之防而已識見者何能嚴義利之辨而已蓋廉恥不立其所經營者無非卑汚苟且之行義利不分其所習熟者無非委瑣齷齪之情是雖文章邁世術藝驚人而志行不純適足爲風俗人心之害此士品所宜先講也陸邑留山毓秀

羅水鍾英代有名賢炳在志乘葉大木之才猷宏毅  
功被梓桑黃蒼潭之志節堅貞芳流史冊彭秋鵬古  
心古貌世推味道之儒林鳴虞至性至情不愧孝行  
之傳或猷爲幹濟或忠義奮發或韜晦闇修或敦篤  
全性先進旣多名世後起豈乏傳人本縣下車伊始  
志切觀風茲擇於三月初七日在龍山書院考試合  
邑貢監廩增附生初八日考試合邑文童爾多士敷  
文茂質茹古含今各盡一日之長以寫寸心所得本  
縣將由文考行因言察人於以正人心美風俗有厚  
望焉爲此合行示諭仰合邑生童務於初五日以前

赴禮房一律報名是日卯刻衣冠齊集聽候點名局  
試所有試卷桌凳俱由本縣預備並備午膳一餐限  
於酉刻交卷幸勿觀望遲悞切切特示

三月朔日開辦保甲鄉約局叙示諭稿錄後

爲諭飭遵照事本縣前奉大憲面諭認真辦理保甲  
清查會匪等因當經稟奉臬憲札委五品頂戴馮縣  
丞來縣幫同辦理保甲事宜因思明刑弼教事貴兼  
施化莠爲良道亦多術自鄉約不行風俗日壞愚民  
罔識道理往往任性逞情至罹法網良可憫也本縣  
德行淺薄何敢妄期感化但念陸邑之民同秉五行

之氣同具五常之理豈真毫無知覺一味恃蠻是以接篆以來遇事持平辦理不行猛厲之政不施嚴酷之刑蓋不以平昔所耳聞待吾百姓尤望吾陸邑百姓自今以後革除舊習漸至和親康樂之庥一洗著名蠻橫之恥現就新墟圭山書院設立保甲鄉約局保甲以除暴詰姦鄉約以化民成俗二者兼而行之茲擇於三月初一日開局辦事卽於是日起每月朔望及初八二十三日午後在局左文昌宮宣講聖諭及各種善書一俟開講之後察看情形逐漸推廣延請講生分投四鄉擇地宣講以盡本縣不忍薄視斯

民之心吾百姓具有天良當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切勿以所講爲迂談全不理會  
庶不負本縣一片苦心所有開局及將來下鄉夫馬  
一切費用俱由本縣籌款舉辦絕不捐派地方分文  
亦無須動用各公局分文合行諭飭諭到該紳等務  
於三月初一日辰刻齊集圭山書院聽候開局辦理  
保甲鄉約事宜毋違切切特諭

又敘擇要申禁示稿錄後

爲擇要申禁事照得懲兇警惡立法本極從嚴除暴  
黜邪行法不容稍恕本縣愛民如子疾惡如仇崇正



人如尊師去邪慝如克敵自奉檄以來上憲之所諄諭僚友之所切囑莫不以陸邑民人著名蠻橫辦理不可不嚴本縣尙何敢稍形寬縱以致姑息養奸顧念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亦人皆有之世稱風俗之美曰仁厚曰和協曰善良稱風俗之惡曰囂薄曰凌競曰頑梗美者人人知爲可貴惡者人人知爲可恥所謂是非羞惡人皆有是心也今陸邑不幸而以蠻橫稱且以著名蠻橫稱爾百姓具有天良試問此四字恥乎不恥如其恥自今以後亟宜去惡從善化暴爲良務敦和厚之風盡洗蠻橫之恥則本

縣將與爾民休養生息相安無事一切嚴刑峻法雖懸而不用可也如其不然以本縣之言爲迂談以夙昔之事爲習慣則是怙惡不悛冥頑不悟真無是非羞惡之心本縣不復存絲毫愛惜之念惟有執法務嚴除惡務盡與爾民刀鋸桁楊以從事矣茲先擇其重大而亟宜禁止者開列四條於後

一聚衆 查例載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强行出頭及借事罷考罷市擅自聚衆至四五十人者照光棍例爲首斬決爲從絞候如有犯者定行照例懲辦

一械鬪 查光緒十五年間奉前督憲張札開本部

堂奏明凡械鬪之案主謀斂錢受雇幫鬪及爲首糾衆滋事之人概照土匪例一律正法情節重者梟示族紳不行出首交犯卽以主謀同論等因奉行在案又鄧前縣以縣俗民情强悍械鬪之風爲惠郡最請將鬪案爛匪照強盜例格殺勿論拏獲各匪照土匪章程就地正法等情稟奉督憲李批准通行又在案如有犯者定照新章懲辦

一擄人 查擄人勒贖例載被擄之人任意凌虐首犯照苗人伏草捉人橫加枷肘例擬斬候爲從幫同凌虐發遣止聽從擄捉關禁勒贖無助勢逼勒均充

軍審無凌虐止圖獲利關禁勒贖首犯發遣爲從充軍若有別項重情罪應斬梟絞決絞候不一如有犯者定以情罪輕重照例懲辦

一拜會 查例載異姓人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

照謀叛未行首犯絞候爲從減一等若聚衆至二十以上首犯絞決爲從充軍又粵省匪徒潛謀糾結復

與天地會名目

近來會名不一皆天地會之類

搶劫拒捕首犯與會

經糾人及情願入夥希圖搶劫之犯斬決其並未轉糾黨羽或聽誘被脅素非良善均絞決平日並無爲匪僅止一時隨同入會發遣又光緒八年刑部議定

章程會匪一項與土匪馬賊游勇案情重大形同叛逆之犯均准就地正法新舊條例森嚴如有犯者獲案審實定以情罪輕重照例懲辦

以上四條僅就縣屬易犯者摘出先行示禁自示之後如有犯者差不能拘則添勇勇不能捕則請兵務必嚴搜痛勦而後止本縣言出法隨決不稍從寬縱爾其試之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合屬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務各悔悟前非力改積習慎毋仍前蠻橫至於殺身破家本縣不忍不教而誅爲此諄諄示諭其各慎遵毋違特示

余蒞任之初立志興教育以化民議廣設義學多處以限於經費先就著名蠻橫之水滸上浦后墩東浦上陳五鄉設義學五所擇四月上旬一律開學敘義學開館示諭義塾學生兩稿錄後

義學開館示爲出示開學事照得天地之性人爲貴萬物之中人最靈所以靈且貴者以人能識得道理而物不識道理也道理無窮以八字賅之曰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能知此八字能行此八字始得謂之人若不知此八字不行此八字是與蠢然野性之禽獸何異故罵人曰忘八忘八者卽忘此八字而與禽獸

無異也然欲識得此八字道理非讀書不能讀書乃能明理明理乃可爲人本縣因爾鄉向少讀書之人特行捐廉延請明理之師開設學堂令爾等子弟赴學讀書講究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道理所有學師脩膳及開館日學生贄敬並三節節敬俱由本縣致送以後每月查課一次或由本縣自來或委員來一切夫馬亦俱自備不須破費爾等分文並擬籌定常款通詳立案將使十年之後子弟之聰穎者可以考取秀才舉人大開風氣其愚鈍者亦能識得道理安分耕田不致爲匪作惡和親康樂之風本縣於爾

鄉大有望焉現定四月初一日開學合行出示曉諭  
爲此示仰爾通鄉知悉無論強房弱房大戶小戶如  
有子弟願讀書者皆可赴學就讀倘無力置買書籍  
紙筆稟請學師來署領取爾等並須教訓子弟務各  
一心誦讀將來本縣查課時如有書熟字佳者當與  
獎賞以示鼓勵其各懍遵毋違特示

### 諭義塾學生

凡爲弟子第一要學做人人品不一大概分爲二等  
曰好人曰壞人要學好人須要心氣和平言語誠實  
在家事父母孝順不敢一毫違犯事伯叔兄長恭敬



不敢一毫傲慢黎明卽起入夜卽睡飲食但求充腹  
不計精粗衣服但求蔽體不尙華美坐必端坐立必  
正立行必徐行有事時盡心作事無事時靜坐室中  
出門見人第一要謙恭與人往來最要退讓與人講  
話最要謹慎要學吃虧莫佔便宜明吃人虧暗得便  
宜力爭便宜後必吃虧譬如人罵我一聲我忍之打  
我一下我避之似乎吃虧矣然彼罵我打我欲激我  
之怒也我不與較彼之計窮而我之理足豈非我佔  
便宜乎假使罵我打我而我還罵還打彼此爭勝我  
不勝彼我不休彼不勝我彼不休及到後來兩敗俱

傷即使我一時勝彼而彼心不服暗中設計謀我一  
不及防卽被報復豈非終必吃虧乎且所爲好人者  
不但出言行事不與人爭勝也其居心忠厚人有喜  
慶不生妒忌心人有禍患不生忻幸心憫人之苦救  
人之急見美色不起淫欲之念見錢財不起貪得之  
心如此之人讀書必能成名耕田必能多稼爲商賈  
爲工藝必能成家立業富貴壽考享福無窮所謂善  
人天必佑之也若夫壞人心粗氣暴言語荒唐在家  
不孝父母不敬長上深夜在外日中高臥飲食挑剔  
衣服講究坐則偃仰立則跛倚行則跑跳有事時身

體懶惰無事時心神不定出門見人不知禮貌與人  
往來不能和好與人講話不顧利害不肯吃虧最貪  
便宜人不罵他他要罵人人不打他他要打人自以  
爲強自以爲勇及至強更有強勇更有勇小則受辱  
大則受害一身不足惜累及父母累及宗族此等人  
其心先壞忌人之有幸人之凶見人困苦不肯幫助  
見人危急不肯救援好色如餓犬貪財如野狼如此  
之人讀書不能成名耕田不能多稼爲商賈爲工藝  
不能成家立業若犯煙癮賭博必至入於匪類流爲  
盜賊輕則禁入囹圄重則身受顯戮又或好勇鬪很

習爲銃手幫人械鬪今日是人明日是鬼一條性命能值幾何所謂惡人天實殛之也爾等子弟試思此兩等人何者可學何者不可學能識好壞認定路走一身受用不識好壞錯走路頭立見殃禍爾等須細細辨之

陸邑素多鬪案歷任往往置之不問聽其自起自滅雖鬪死多命不報案亦佯爲不知三月二十九日離城五十里之橋涌壕潭等鄉卓姓上山祭掃路經鄭姓之潭頭鄉沿途施放炮竹驚及小孩鄭姓婦女出言詈罵卓姓愈將炮竹亂放村中耕牛盡驚竄以致

鄭姓子弟羣起而攻將卓姓人等所抬祭品打散卓姓因衆寡不敵奔回橋涌當時鄭姓鄉老之明白者卽將所遺祭品收拾送還無如卓姓後生以爲大辱不由父老收回遂致釀成鬪案時余正講文化親蒞各鄉開義塾講聖諭四月初六日訪悉兩姓有擄捉情事當卽派撥差勇並面商城守呂千總往查詎兩姓已各集鎗手圖鬪余卽率領差勇馳往查辦一面飛請碣石鄧鎮台飭營偕往該兩姓一聞官兵將到所集鎗手紛紛遣散卽據族老投案遞不敢械鬪切結因卽回署詎鄭卓兩姓人民各有數千散處十餘

鄉其橋涌潭頭起衅兩鄉雖經具結不敢械鬪而餘鄉蠢動不已致釀成二十三日械鬪傷斃人命之事深恐蔓延勢大本縣兵力不足乃稟請調平海營方參將恭率潮勇蒞縣嚴辦余仍會同鎮標營兵下鄉彈壓遏止再鬪

凡州縣履任三月例須稟報地方情形太率幕友屬稿詞尚簡要余素健筆乃自叙稿洋洋二千餘言無一字虛飾稿錄後

敬稟者竊維憲台慎重地方擇員理治卑職愚駑猥

蒙特委署理斯篆履任以來於今三月凡夫山川之

所界物土之所宜歷經前縣陳明無俟重言複述謹  
就地方積重之勢目前切要之圖爲我憲台陳之一  
曰民情之悍卑邑與潮屬昆連故風氣相近偶因口  
角微嫌動輒逞兇尋鬪至擄搶勒贖拒捕傷差之案  
層見疊出推原其故由邑民聚族而居人丁旣衆勢  
力遂強咸豐年間紅黑旂會鄉之風起凡人少而勢  
弱者或三五鄉一旂或七八鄉一旂或數十鄉一旂  
結成會黨於是械鬪之風紛然四起而各鄉中如水  
壩之陳白沙之沈上埔之林東埔之黃后墩之鄭子  
弟習爲不逞專以受雇幫鬪爲務名曰銃手其重財

輕命好勇鬪很由來已久迨方前軍門迭次辦鄉誅戮不少其畏罪逃逸者勒令犯族具繳花紅查光緒十三年縣城保安總局經收各鄉著匪三百四十餘名花紅計銀三萬八千餘兩其碣石甲子博美南塘大安河田各分局經收尙不在內一時銃手潛伏不出以故十四五六三年縣屬鬪風稍戢鬪案較少十七年夏方前軍門病故逸匪潛回銃手又出是年鬪案卽紛紛而起經督憲札委方參將恭駐兵辦理獲匪數十名嗣以連平新屋廈案方參將移營致行營羈禁之犯被劫一空後雖勒令紳耆緝送懲辦而劫



獄首匪至今漏網年來擄人截搶聚衆械鬪之案仍復不絕特較之十餘年前稍稱安靜耳卑職至愚以爲治民猶治病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其大要也從前紅黑旂會鄉蠶起道路爲之梗塞經大兵痛勦而平靖之所謂治其標也比年以來安耕作者十有七八習鬪很者十惟二三所恃政教修明潛移默化頻年大兵駐境元氣實傷凡經辦過之鄉往往家鮮蓋藏村無蓄積若再不休養生息培其本原似非安民之道卑職抵任以來凡遇擄捉之案立派差勇弔放拘究聞聚衆之事立即馳往解散持平辦理兩造案隨

到隨審隨審隨結察其嫌釁難解恐肇鬪禍者當堂  
剴切開導仍諭紳士調和解釋之然使冥頑不悟竟  
敢結黨逞鬪仍當請兵嚴辦不敢稍事姑息又念各  
鄉習橫之故由少讀書明理之人亟就著名蠻橫之  
水墘上埔后墩東埔上陳各鄉設立義學五所會同  
學官遴選敦品生員厚其脩脯分往訓蒙兼資勸導  
已於四月上旬一律開館五處學生各有三十餘人  
以後每月年歲親往查課一次並於城外新舊墟繁  
庶之地設立鄉約局逢朔望三八宣講聖諭及各種  
善書年歲亦親恭往聽明知事近迂緩速效難期然

果實心實力行之十年之後當可化暴爲良化惡爲善現在五處義學業經卑歲籌定常款另稟立案特不能推廣徧設爲抱憾耳一日士習之陋士爲四民之首農工商賈皆視之以爲向背從來風俗之美惡人心之邪正莫不由士人成之卑縣自道光之季地方不靜家輟誦讀人廢詩書無論碩彥魁儒近今不出卽區區科第亦已闐寂無聞者五十年矣士人挾策鑽研大半免園陋本雖經各前縣整頓冀興文教又經方前軍門於花紅項內提款購辦書籍而老成泯沒人乏師資學者溺於功利不復知有聖賢之學

其忠厚安分者尙能教讀終身其稍有才智者往往

廁身公局藉口紳衿以營私射利爲自便之圖以機

械變詐爲見長之地

卑職

抵任卽以孟子雞鳴而起

孳孳爲善者一節命題觀風又在省城多購切於身

心之書如近思錄之類分貽諸生又手輯先儒陳白

沙禽獸說及南海馮成修訓士條約

卑

縣余聖言韓

山學約三種彙刻成帙名曰粵獻法言以授生童冀

開風氣而明正學

卑職

自顧學問淺薄不足以資模

楷惟不憚諄諄告誡以期共相觀摩耳一曰糧額之

紊

卑

邑錢糧額征五千八百餘兩民米一千五百餘

石屯米四千三百餘石爲數本不甚多而歷年征完  
總不過六成以上雖由民情刁玩習抗欠爲故常亦  
以兵燹之後征冊雖存冊內之名與現耕之戶多不  
符合官吏征糧責成書辦書辦收數全恃圖差圖差  
按戶征收亦不過十得五六蓋因百餘年來民間買  
田從不過戶有一姓之人互相買賣而不割戶者有  
田入異姓買者不願立戶賣主亦不肯割戶名爲包  
糧代納實則抗不完官又有賣田時貪多田價田賣  
而糧不賣初時賣主完糧數年後卽逃亡莫究者又  
有一戶之田分賣數主田則各人分耕糧則數家合

完久之輾轉買賣田與糧離析而無從究詰者又有  
兩姓互有買賣各不割戶屆納糧之期則互相抵除  
而找清尾數者總之征冊之名大半乾隆以前之戶  
全不足恃所恃圖差之熟識耳然惟民間詭寄隱匿  
之弊多斯書差飛灑單勒之弊作於是乎私押私鎖  
激成鬧糧以有去冬碣石之事卑職博訪周諮悉心  
體察欲思一清釐之法實屬無從下手查光緒四年  
前署縣徐令賡陞於河田大安兩鄉分設清糧公所  
派紳耆經理按址插田就田問賦並准匿戶自首當  
時清出戶口不少然北路各鄉民氣較柔尙可舉辦

及後行之南路會鄉卽譁然抗拒致未辦成今欲認真清釐非通縣清丈不可欲行清丈非大兵駐辦不可然恐舉動過大激成事端是以歷任遷延未敢稟辦卑現惟嚴戒書差不准私押私鎖其有抗不完納者民戶則出票拘追兵戶則移營責納其向來飛灑罩勒之亡戶逐一開列責成地保紳耆根查實在不准仍前作弊但恐書差藉口空額之多征收不旺致礙考成仍須隨時察看情形務求不病民不虧課而已一曰差役之疲查卑縣額設民壯二十五名皂隸十二名馬快八名續又添設捕快二十名又以卑

邑地當孔道差務浩繁皂壯快三班多設幫差以備  
奔走前因地方多故三班正副差役多至二三百名  
歷經前縣裁汰卑職抵任點卯尙有一百五十名卽  
經當堂裁汰數十名細察各差情形其身家無一殷  
實其才具無一幹練大都闖茸無能之輩混廁其間  
雖無奸滑素著之蠹差亦有一二不安分者尙須隨  
時察究惟邑民合族而居所築碉堡堅過城垣卽族  
小丁單者亦皆連村結黨差役到鄉拘傳案犯往往  
不得見面必婉商力懇或始約期赴案若稍加恐嚇  
輒遭毆逐又如擄捉聚衆之案卑邑本多一經聞報



卽須弔放彈壓乃遇此等案件差俱相顧延諉卽嚴  
責以往仍復徒手而回故他處之差畏官不畏民<sub>年</sub>  
縣之差畏民甚於畏官蓋官之辦差不過責革而民  
之抗拒報復其禍有不可測者然而遇良民涉訟則  
需索仍不能免此其所以疲也歷任因此募勇數十  
名設頭目以統之遇有要案必添派壯勇然約束稍  
弛添派稍濫其需索騷擾實甚於差<sub>卑職</sub>抵任不受  
勇目充規惟與約法倘有需索騷擾情事一經告發  
或訪查得實立即革究又非不得已之案不輕派勇  
特恐猝有械鬪差不足恃勇亦不足恃卽移營撥兵

而兵皆土著紅黑分旂亦不足恃此又因差役之疲  
而慮及者也他如保甲之法歷來不廢前經臬憲札  
委候補縣丞馮鋆幫同辦理現已辦有頭緒俟一律  
辦清另文稟報育嬰爲善政所急卑縣向設嬰堂三  
處歷任所籌公款爲劣紳侵蝕不少現經卑職清查  
究追幸卑邑近來女子貴重溺女之風尙少卽逐月  
報堂貼乳亦屬無多仍當隨時督察實力舉行惟倉  
穀一事急切無能籌辦緣卑邑常平倉額儲及寄儲  
屯羨米石等穀共四萬石有零係早年奉文變糶解  
繳憲庫或盤缺霉變稟歸清查彌補外尙穀一萬一

千三百六十二石九斗五升四合五勺因咸豐年間  
辦防全數無存已奉准抵軍需其倉廩九座逐漸倒  
塌竊思建倉儲穀所以備荒今倉久塌廢不修穀則  
顆粒無積一遇水旱惟有採辦洋米以行平糶然萬  
一海疆有警洋米無從購買將若之何言念及此能  
無長慮所望年歲豐收設法勸捐籌復倉穀以備不  
虞此尤夙夜關心而不敢忘者也凡此數事卑職身  
任地方責無旁貸斷不敢存五日京兆之心稍涉敷衍  
惟有實事求是無倦有恒以仰副大人勵精圖治  
之至意除應辦事宜隨時稟求訓示外所有卑職履

任察看地方情形及現籌措置緣由理合通稟察核  
既發到任三月稟尙有餘意未便逕陳者分函督署  
文案同鄉吳碩卿太守景萱積案局總辦王雪澂觀  
察秉恩稿錄後

自違矩範三月於茲抵任後察看地方情形昨經通  
稟亮邀鑒察其有未便詳盡者不得不爲憲台陳之  
做縣械鬪之風由來已久查紅黑旂名號始於道光

二十二三年離縣城六十里離惠來交界二十里之  
南塘等處紅旂則有歐成祥黑旂則有王晉興各爲  
頭目稱曰大兄分黨互鬪是爲陸邑紅黑旂之濫觴

迨咸豐四五年間境內紛亂紅旂黨與乘機攻陷惠來城時做前縣陳令景輅招募縣屬登瀛山各鄉四十八股黑旂開倉給糧分要防守是時紅旂爲匪黑旂爲勇紅旂與官爲難黑旂助官出力而兩旂遂結不解之仇至今猶有收藏昔日血衣以示子孫報復者此紅黑旂仇恨之緣起也械鬪之案有會鄉會族之別會鄉者如紅旂與黑旂鬪凡當年入會之紅旂各鄉無不出人手器械貲財以助之黑旂亦然往往結連數十鄉蔓延數十里此爲大械鬪會族者如張姓與李姓鬪凡張姓之人無論遠近房族各出人手

器械貲財以助之李姓亦然往往隔邑之民結隊擔  
簷而來其族有衆有寡其鬪卽有大有小自方軍門  
迭次嚴辦痛勦後會鄉大鬪已少而會族之鬪歷年  
不絕查鎮標官兵額亦不少而平日或耕種或貿易  
一旦有事召集大半烏合之衆且皆紅黑旂黨人用  
以辦鬪案實有未便是以歷來辦理鬪案必請方營  
方營辦法有二人謂之紅血白血如嚴拏凶犯有獲  
必誅懲警犯屬焚拆房屋此之謂紅血獲案之匪貸  
其一死責令重出罰款在逃者勒令房族具繳花紅  
按其罪跡輕重每名多至數百少亦數十此之謂白

血是以凡經嚴辦之鄉非敗屋頽牆彌望彫敝卽鳩  
形鵠面舉目貧寒然而懲一而衆未知警此滅而彼  
又忽興民窮法窮而積習終未改變此可爲長太息  
者也 鍾珏 至愚思維拔本塞源之道計惟有實缺得  
人久於其任以清廉爲出治之本以勤明爲行政之  
基寬猛並施忠信共服爲之廣設義學振興文教又  
多請講生周歷各鄉宣講聖諭及各種善書歷久不  
怠如遇鬪案仍行嚴辦數年之後漸有以迪其愚昧  
之情消其桀驁之氣於以漸仁摩義默化潛移所謂  
民日遷善而不知是爲上策然非其時不能奏其效

非其人。不克竟其功。則或者仿照從前辦理新甯客匪分遣散處一法。查紅旂爲當日匪黨所始。至今強橫尤甚。黑旂雖亦有結黨互鬪之事。大半爲防禦紅旂起見。且曾助官出力相提並論。此善於彼。其法鎮以重兵。將歷來多事著名蠻橫之紅旂。各大鄉勒令遷出邑境。分發高廉雷瓊四府煙戶稀少之處。四散安插。仍將各鄉原有產業變賣給還。以作遷居之用。如是則可一勞永逸。然舉動過大。恐上憲未必准行。不得已而思其次。凡遇鬪案。必從嚴澈辦。按其曲直。是非不論紅黑旂。但起事構衅。理曲情非者。隨案勒



令遷徙不准居住境內所有房屋田產經官變賣一半給還一半充作地方善舉民情安土重遷或可生其畏懼總之無論大舉遣散隨案勒遷其未散未遷之民仍須廣設義學勤講聖諭善書以資化導 鍾 丑

博訪周諮再四籌畫舍此三者似無簡便良法可以移風易俗素仰台端經世名宗關懷民瘼敢陳愚見乞賜訓示再目前至要之圖必須方營弁兵常川駐紮蓋因十七年夏方前軍門病故後逸匪紛紛逃回從前銃手之已改行者仍復其舊是年鬪案出有十餘起十八年三月經督憲札委平海營方子安參戎

蒞陸辦理獲匪數十名嗣因連平新屋廈案調回以致行營羈犯乘葛前縣交卸之際被劫一空後雖勒族緝送懲辦數名而方參戎辦理之事未竟其功各匪黨劫獄之案未聲其罪年來匪徒猖獗實由于此且查舊案積壓甚多皆因匪鄉抗差輒置不理現擬稟請督憲札飭方參戎撥派潮普營勇百名遴選幹弁管帶駐紮敝縣藉資鎮壓俾得清理積案俟一年之後察看地方較爲安靜卽行稟撤回營但未知能邀督憲恩准否深恐稟奉批駁適啓玩心是以未敢徑行伏求台端體察情形主持大局可否據情轉稟

此舉可行與否迅賜訓示祇遵無任禱切之至

龍山書院山長請將膳金充加師課獎賞爲核定獎額示諭詎住院生童要求專加住院自擬獎賞名額請將示諭收回爰嚴諭申飭之稿錄後

爲申飭事照得本年龍山書院山長陳老師願將膳金指充師課獎賞此係額外之舉經本縣核加每屆師課獎額生童各五名又酌加生卷第一至第五名童卷第一至第八名獎錢業經實貼講堂此爲鼓勵合邑應課生童起見何等公道今爾等住院生童輒思變亂本縣定章妄擬院內師課名目並僭定生童

獎賞名額何其妄作妄爲若此耶夫所重夫士子者  
爲其讀書明理能辨義利之界能明公私之分能樹  
廉恥之防能守禮法之範耳爾等須知書院係用功  
之地非牟利之場如果有志向上每月多作一文呈  
請山長披削原無不可今注意此四十金額外之銀  
輒請加課是直爲利起見何嘗爲作文起見耶且作  
課之有獎賞所以勉勵用功非所以卹貧窮也賞出  
自上豈得干求干求之風孟子比之墻間乞人今竟  
自請賞錢若干其卑鄙可恥實足令人齒冷本縣誠  
不料此邦士習之壞竟至若斯也本縣所以優禮爾

等者誠以士爲四民之首農工商賈皆視之以爲向背從來風俗之美惡人心之邪正莫不由士人成之陸邑蠻橫之風兇狠之習竟同化外本縣德薄無能感化又念頻年大兵駐辦元氣實傷不忍遽以風厲巖峻誅鋤不教之民擾及馴良之輩私心竊計惟是二三士人正誼不謀利務公不徇私敦尚廉恥謹守禮法用以風示蚩氓漸化薄俗庶幾安全可保康樂可期今觀爾等所爲直以本縣爲愚懦可欺和易可狎不辨義利不明公私不顧廉恥不守禮法竟敢貿然妄請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爲孰不可爲尙何望

於爾等耶聖賢最重謹幾是卽幾之所起不能以其  
情節尙輕姑置勿論嗣後爾等住院生童務各安分  
讀書潛心窮理本縣將密察暗訪如有意氣飛揚性  
情桀驁踰閑蕩檢妄作妄爲之人本縣非止驅逐出  
院夏楚之威褫革之辱不稍寬貸其各懍遵附錄蔡  
忠襄公聖門律令八條爲爾等警醒慎毋忽視此諭  
蔡忠襄公聖門律令

國家設律令以繩不率之民凡姦盜詐僞之事無不  
具列使民知所戒也聖賢垂訓凡士之悖乎道者亦  
莫不森然具列卽是聖門之律令也不知所戒其何

以為士今僧家戒律且有持之甚堅者吾儒獨可遜之乎爰拈出八條與多士共醒之

一穿窬之類 多方鑽刺者是

一患得患失之鄙夫 夤緣以赴進取者是

一妾婦 阿附取容者是

一龔斷賤丈夫 兜攬公專趨利如鶩者是

一墻間乞人 望門干謁者是

一無忌憚之小人 譁張變幻蔑禮忘身者是

一德之賊 模稜柔媚處處討好者是

一不遠禽獸 流蕩無恥者是

此八者士行之大關也稍不加慎則干律犯令矣人心虛靈不昧是非本自昭然師不能明言於弟子友不能直諒於同儕但使清夜內省決有不能自安者總之義利關頭看不分曉緣俗積染以致自露其醜而不覺其實命中應有者斷不能少命中所無者徒勞無濟若從學問煅煉一番躁而返之以靜競而返之以恬穢而返之以潔濃而返之以澹放而返之以慎僞而返之以真則出此入彼去踣卽舜只在一轉念間耳有能度此八關者就而問學庶可相成也查惠潮兩屬械鬪歷年既久相習成風無論小鬪大



鬪暫鬪久鬪必由公親調處兩造耆老於交界地方  
笑臉說開方始了事謂之笑破若不經公親調處笑  
破官到則止官去又鬪結屢具而屢違卽大兵到鄉  
一時逃散久仍集鬪竟成牢不可破之局此次鄭卓  
鬪案余復於五月初八日會同方營哨弁並碣石鎮  
續撥中左兩營兵丁蒞鄉分投駐紮一面草檄徧諭  
各鄉耆老約束子弟一面懸賞購拏鎗手至十五日  
兩造各願止鬪邀請新墟約正王大英潮州會館董  
享方漢章到鄉私相議和余遂因勢利導密諭甲子  
局紳張兆炆李儒瑾劉文炳等幫同調處遂於十七

日兩姓鄉耆在交界處所笑破和好此案大致辦妥  
告一結束

九十月間海防事起稟請募勇訓練以舊存花紅爲  
勇糧稿錄後

竊<sup>卑</sup>縣南境臨海爲前明倭寇出沒之區計東自惠  
來交界之圭湖起西至海豐交界之大德港止海面  
一百八十里中間如碣石甲子兩處設有重兵其迤  
東之大德港金嶼一帶暗礁甚多輪船難以駛近惟  
離縣城十五里之烏墩港又烏墩東十里之金廂港  
兩處卽黑水內洋平時輪船經過遙望可覩雖不能

入港泊艦亦可以艤舟登陸兩處額設汛兵數名止以防小盜不足以禦大寇也論卑邑地方瘠苦毫無蓄儲何至外人垂涎雖當洋防吃緊之際似可不作杞人之憂然卑邑爲惠潮二府通衢由陸東至潮州府城西至惠州府城均不過三日程途敵人詭計百出如杲不圖南擾固可安枕若因北河冰凍肆擾南洋則沿海口岸凡可登陸之處似宜一律嚴防如卑邑之烏墩金廂二港實不能置之度外也查烏墩港口舊有砲台久已坍塌今若擬造台設砲調兵置守則費帑需時恐亦力不能顧計惟激厲鄉團緊扼要

路嚴查奸細廣置偵探而已惟是卑縣民情蠻橫紅  
黑分旂仇衅夙積平時嚴禁聚衆出械尙不能止遏  
鬪機一旦諭辦團練卑縣絕無公正服衆之紳士可  
爲統率以專責成若任由各鄉聚徒持械深恐借防  
寇之名爲逞鬪之舉外患未至內禍先滋卑職再四  
思維非鄉團不足以防外寇之假途非練勇不足以  
制鄉團之滋事擬請憲台俯准卑職招募潮勇三百  
名商請平海營方參將恭遴派明幹哨弁三員管帶  
晝夜訓練刻期成軍率同鄉團擇要紮守外以防敵  
人之攔入內以弭各鄉之鬪端其勇糧准在卑縣所

存花紅項下提用造冊稟報不敢浮濫查方前軍門蒞陸辦鄉勒具逸匪花紅現尚存銀九千餘兩

卑職

招募之勇擬以五個月爲度每月約需銀千兩此項花紅尚足抵用如蒙俯允並請飭軍械局給發快鎗一百五十枝鎗彈一萬五千個事竣查點繳還

卑職

係爲地方防務起見謹抒愚慮是否有當伏候迅賜批示祇遵

十一月初七日赴大安墟催糧駐陸安書院四日過河口住掄英書院一宿赴河田墟駐義學凡十一日踏勘田墓清理宿案多起二十四日回署沿途聞離

城四十里之沙墩鄉有奸民自稱爲神誘惑鄉愚每夜拜神事到署後密派幹差扮作香客往查情形據稟鄉民林乃爐年二十七歲數年前卽自稱有神降身能爲人治病並占休咎遠近哄傳煽惑頗衆愚夫愚婦捐助香金積成鉅貲私造廟宇一所頗形壯麗本年秋冬之間歸善永安一帶之南嶺山中三點會餘孽四出勾引該鄉民與其黨共謀爲匪擇各鄉前往拜神之後生結爲兄弟圖謀不軌其時方參將帶兵在縣辦案該匪等避匿無踪十月十六日方營拔隊後漸露風聲近日更覺昭著等情又密諭局紳細

查大略相同俱謂人心皇皇不早解散恐釀事端因  
卽密募壯勇百名遴選幹差二十名會同該管博美  
汛千總於十一月二十九夜半親率差勇不動聲色  
前往該鄉圍捕當在廟內拏獲匪黨鄭亞佛鄭順元  
及林乃爐之胞兄林乃因等一併解縣時已天明余  
督差勇將廟焚燬以絕衆心一面購線密拏匪首出  
示解散餘黨

粵省各州縣之充房規幾視爲應得之款於是弊端  
百出往往因之受累余服官伊始誓不願取出陋規  
而歷來繳入之款亦不能革除爰將接充庫房典吏

所繳銀一千兩交地方公正紳士收存修理孔廟大成殿及忠義孝弟暨節孝兩祠迨工程告竣列摺通稟稿錄後

竊

年職

奉委署理斯缺後卽聞陸邑有蠹吏已革復

充聲名極壞正月杪行抵海豐卽有陸邑耆民彭玉合等攔輿遞呈內稱已革戶房書辦徐仁開串捏陳餘慶卯名營充庫房典吏又以徐階名充該房書辦藉查稅契苛罰平民至有置產未及三日卽指爲匿稅重罰者上年冬間欲在河田墟挨戶查契幾有窮巷反噬之勢後因碣石鬧糧案起始行停辦然受累



者已指不勝屈等情

阜職

當以尙未赴任未便收受

擲還其呈及抵邑境卽有前典吏孫湘呈稱伊充庫房典吏尙未滿役並無過誤輒被徐仁開串名陳餘慶鑽謀奪充心實不甘等情當卽明查暗訪該革書徐仁開捏名陳餘慶謀充庫房典吏又化名徐階充當該房書辦一手把持任所欲爲未及半年怨聲載道其藉稅勒索之事雖無實在證據然已衆論僉同當卽勒令退役以順輿情此

阜職

革退庫房典吏陳

餘慶卽徐仁開之實在緣由也查

阜

縣缺本瘠苦自

大兵迭次辦鄉後元氣實傷頻年禾稼歉收民鮮儲

蓄前歲又遭風災凡地方應辦之事皆以籌款無從  
久廢莫舉尤其要者如聖廟大成殿楹桷吹坍瓦面  
破爛以致雨淋殿宇上生苔蘚又西北兩門城樓全  
行坍倒而縣城忠義孝弟及節孝兩祠坍廢五十餘  
年久置風教於不問其他應修應建甚多

卑職

目擊

情形不敢存五日京兆之心置之不顧查歷來充當  
庫房典吏向有提繳平餘銀壹千兩名曰平餘實卽  
所謂充房規也現奉憲諭嚴禁

卑職

稍知自愛何敢

違諭染指顧歷來提繳之款以入己囊固屬傷廉以  
充公項未嘗無用因將新充庫房典吏林顯徽繳進

銀壹千兩交地方公正紳士收存以資地方公用於  
八月間將應辦事宜列摺稟明藩司臬司及本道本  
府當奉藩司批准並奉前臬司批飭將收支各數目  
備列清摺稟繳備案並報明憲台察核在案現在各  
項工程一律告竣事由紳士經理絕不假手家人是  
以留心察看分毫皆歸實在各具領狀及工賑存卷  
以備查核理合備列清摺呈請憲台察核伏乞訓示  
祇遵

縣屬碣石城外元武山向有元山寺古廟歷年既久  
香火極盛廟中恒產無多而每歲香金所入綽有盈

餘從前住持僧恪守清規輒以所餘修理廟宇時或施濟貧民自僧大桂充當住持不守清規任意揮霍於是不肖紳士無賴棍徒乘間抵隙多端訛詐數年來廟規廢弛穢聲達外余先有所聞於八月間密將該僧拘案責革遞籍遠近聞之同聲稱快惟該廟僧徒甚夥非住持得人難以約束爰請碣石通判就近遴選誠實僧人充當住持詎該處劣紳多端指阻難以定選乃於封篆後親莅該廟將所有僧人逐一查驗汰其吸食鴉片並不安本分者十二人卽日出廟酌定二十八名永爲定額選擇老成謹慎之大教大

綱二僧諭充住持訂定廟規十條勒石遵守並責令該住持每年於香金盈餘項內提銀貳百兩諭該處公正紳士林逢文余翔鶴張名慈三人經收以作碣石地方宣講及義學育嬰經費出示曉諭嚴禁劣紳棍徒藉端魚肉宿廟兩宵一律辦妥於祀竈日回署知省已懸牌實缺裴伯謙君到任乃趕辦交卸事

二十一年乙未四十三歲

潮惠兩屬於道咸間徧地皆匪經方照軒軍門曜迭次勦辦誅者誅逃者逃地方稍靖當時設立鄉約房族正副名冊意美法良日久無人修訂雖名目存在

而實際已無余蒞任查悉此項名冊八本成於光緒十一年歷今九載未經修改因分諭局紳各就管轄地界周歷詢查並請幫辦保甲委員馮耕三貳尹親赴各鄉查驗俾昭實在事竣飭造正副兩套將正冊八本附圖裝成一匣呈請臬台立案嗣後三年一修每逢子午卯酉之年飭縣修造限於年終呈繳以備查考

陸邑常平倉原在縣署西首早經坍塌毀余到任略加平治儼成園圃中蓋茅亭旁有大樹數株春夏間白鷺咸集頗有清景常平倉旣無款規復勸辦義倉舌

敝唇焦亦無人應再四設法籌集基金若干稟請立案稿錄後

竊<sup>卑</sup>縣常平倉額儲穀米早年迭奉變糶並咸豐間辦防准抵軍需全數無存倉廩九座亦盡坍倒歷奉札飭籌復因地方多故民力未豐急切未能規復至民間積儲亦甚空乏每至青黃不接之時米價騰貴設遇番薯等雜糧歉收米穀尤見缺少前任曾飭紳士籌款往香港購買洋米平糶以濟眉急然如本年海疆有事洋米不來竟至無從告糶<sup>卑職</sup>目擊情形屢勸紳士勸設義倉積儲穀石以備不虞無如通縣

殷實之戶寥寥無幾罕有能知大義者出而勸始上年八月間會同方參府將恭查辦卓鄭兩姓鬪案經勸卓亞榮認捐義倉穀銀二百壹十兩卓媽武二百兩卓娘嬾壹百八十兩三共五百九十兩又將啓前令提存故匪花紅用存銀六百一十二兩又據紳士林逢允繳存花紅銀八十七兩二錢卑縣新充庫房典吏繳進平餘報用各款餘存銀一百二十二兩六錢八分四共合銀一千四百一十一兩八錢八分統作義倉款項以立始基可期設法籌勸逐漸擴充除將縣城充公房屋一座改作倉廩七間用銀三百六十



兩外尙存實銀一千零五十一兩八錢八分諭交保  
安局殷實妥紳王大英經收俟本年冬間買穀存儲  
業經移知新任裴令隨時查察在案現在改造義倉  
亦已告竣理合稟請憲台察核俯賜立案俾垂久遠  
而備不虞是否有當伏乞訓示祇遵

附錄移左營遊擊鍾文

爲移請查明立案事現據宣講鄉約生員廖佐熙稟  
稱生奉諭在舊墟宣講聖諭地方改建瓦屋一間以  
重體制業於八月初四日動工現已牆壁完固上樑  
蓋瓦突有左營汛兵出爲阻止稱此處係左營地基

不准造屋並稱造成之後卽要入內佔住等情求請  
移營彈壓到縣查做縣城外舊墟地方有公地三間  
房屋久經坍塌廢前經方前軍門諭保安局紳生員廖  
佐熙在此公地中間搭蓋洋鐵棚廠每逢朔望三八  
宣講聖諭及各種善書歷有年所做縣抵任以宣講  
聖諭係屬功令重典棚廠不成體制特籌款項諭令  
該講生雇匠估工改造瓦屋講堂一間以垂久遠當  
時卽經考究此地是否公產徧詢該處左近年老之  
人皆稱從前有屋三間係接官公廨中一間屬文衙  
西一間屬武衙東一間屬鹽場衆論僉同並無三間

俱屬營地之說前署城守呂千總亦知其事是以飭令就中間一間舊蓋洋鐵棚廠地方改造瓦屋其東西二間空地並未佔及尺寸如果該處三間盡屬營地何以方前軍門蓋廠之日並無一人言及卽本年春間做縣親往勘地集衆詢問之時該汛兵近在咫尺亦未聲明直待蓋造將竣出爲阻止實不知是何居心但宣講聖諭係功令重典蓋造講堂與尋常公用不同誠恐汛兵藉阻致滋事端爲此移請貴營查明立案以重功令而免爭執實感舟誼須至移者

附錄致方子安參戎書一

敬啓者前因鄭卓鬪案專函奉達二十七日卽承派  
調貴弁黃方諸位馳赴南塘感激莫可言狀弟本擬  
月杪到鄉會同貴哨弁查辦因縣城新舊墟端節龍  
舟最易滋事是以不敢遠離幸託福庇自五月朔至  
初六日止雖有競渡之舉尙屬安靜惟連日風雨大  
作水沒及腹初八雨止水退卽同呂城守進紮南塘  
與貴哨弁會晤其初七以前情形已由貴哨弁上陳  
茲不贅告查此次兩姓大小二十餘鄉各雇銃手盈  
千累百且隣近各鄉烏紅餘黨俱有蠢蠢欲動之意  
若非貴哨弁率兵早到南塘藉資鎮壓恐竟釀成大

且頑七十歲自敘

事卽目前官兵到鄉尙有陽奉陰違之慮祇以地方  
遼闊村落繁多此止彼起彈壓解散頗非易易茲第  
於初十日同呂城守紮入卓姓環田林鄉貴營黃方  
兩哨紮毘連之紫頭頂卓姓圍內南塘呂汛官帶中  
營兵丁六十名紮鄭姓之潭頭貴營鄭方兩哨紮卓  
姓之橋涌鄉目前橋涌一帶得鄭哨官及方哨官宗  
漢鎮壓可保無事潭頭亦有願了之意獨弟等所紮  
之環田林鄉最爲刁狡託言兩房意見不同相持竟  
日尙無鄉老來見看來不能不稍示威勢惟兵勇太  
少分紮太遠調集一鄉又恐別鄉生事勢力不足萬

一竟敢逞蠻抗拒亦非善策是以未敢輕動只好羈縻數日再看動靜一俟大旆遄臨彼必聞風懾服也謹將現在大概情形馳陳希台從早日首途不勝雲霓之望

附錄致方子安參戎書二

十五日接奉教書十七日貴哨弁方千總來續奉手畢循環雒誦感佩莫名仰維擘畫周詳思慮深遠下風之拜實牖愚忱第於十一日由卓姓之環田林鄉移紮鄭姓之潭頭鄉十三日由潭頭啓行歷鄭姓烏石大鄉烏石新鄉卓姓蠓潭鄉駐紮橋涌此次起衅

係橋涌潭頭其餘各鄉俱在幫鬪之列弟等初紮入鄉時頗有刁抗之意後經貴哨弁等多方開導始知悔悟遵辦具結現在七大鄉俱已出具交匪繳械切結兩姓公請令阮斐之兄及新墟王約正大英來作公親弟又馳書甲子司邀同甲子局紳李儒瑾張兆炆劉文炳幫同解勸已於十七日兩姓耆老在交界處笑臉了事所有兩姓互搶之屍亦於十六日交領清楚現在俱各安耕鎮標兵亦俱遣回此皆仰仗聲威震懾使彼及早悔悟而貴哨弁黃顯榮兄方雲秋兄方桂山兄鄭玉軒兄分頭駐紮仍復往返馳商不

憚勞苦諸位辦事穩練切實皆經前軍門暨閣下造就人材將來爲國宣勞功名遠大非第區區一隅賴以安全也第初膺民社一切未嫻此番連鄉之多鬪勢之熾雖私衷立定不至慌亂而空拳徒握隻手難擎幸閣下念切同袍派委諸位得力旬日之內全局平定因人成事何幸如之惟兩姓雖說和而交匪繳械亟須嚴勒鄙意此次責其交匪必須正身不准頂替將來從嚴懲辦亦可稍儆效尤此事非全仗閣下威嚴不能蕺事業已面懇黃顯兄等尙望賜一大札俾諸位勒令各鄉老速交以資儆畏是否應候卓裁



至此案於四月二十五日通稟現尙未奉批回謹將稟稿錄呈台覽日內擬將辦理止鬪情形縷晰稟陳仍聲明責成交匪必須貴營會辦弟已飭將新墟大行臺收拾一俟尊從駕臨卽請駐紮行臺以便就教南塘離縣六十里往返不便且須路過卓姓柴頭頂鄭姓潭頭兩鄉村將來押送匪犯亦恐別滋事端現擬請黃顯翁方達翁方業翁駐紮南塘分頭嚴催各鄉交匪方雲翁方桂翁鄭玉翁或紮博美爲適中策應或紮敝縣以便隨時商量一切現尙未定弟於十七日由橋涌紮回潭頭又越兩日現擬二十日回署

祇候駕臨俾受教益先將大概情形馳布左右其餘容俟面罄

附錄上王雪澂觀察書

敬肅者月初勇回接奉手諭並書二十三封應找銀一十三兩六錢九分茲謹如數補奉求飭交該鋪銷帳瑣瀆之處不勝惶悚做縣卓鄭兩姓鬪案現已一律辦清已將大略情形具稟大憲亮邀鈞覽不復贅述惟將來定案尙費斟酌現羈兩姓鬪匪十名並無主謀及兇手在內若依歷屆鬪案辦法大率稟請礮禁而已其所以不獲主謀兇手者蓋以此次鬪案事

起倉卒皆由鄉中無賴子弟逞其一朝之忿肇成大  
衅與平日斂錢置械蓄謀圖鬪者不同故無主謀可  
究其斃命之正兇則皆烏合之鎗手早已星散四鄉  
難於弋獲現獲之匪不過尋常助鬪之徒若依新章  
懲辦未免法重情輕且當互鬪之時孰不持竿逐隊  
誅之實不勝誅日來與方子安參戎熟商再四固不  
敢輕縱匪類以養奸亦不敢濫用重刑以示猛未識  
閣下以爲何如承諭利字一關當始終堅持一塵不  
染洵屬至言敬當終身永佩

鍾丑

近頗省悟以爲士

君子立身最重出處取與二端而此二者當致力於

獨知之地不可致飾於衆著之場果能屋漏影衾無愧無怍卽無人知我節操我之節操自在若衆人見其一言一行之善羣焉推許而返之方寸不能無慚則所謂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其不爲小人之歸甚矣往者聞閣下恒述做官日少做人日多之言常用默誦竊欲以做人之道做官但作事動輒暴著殊少闇然日章之趣正以師友睽違久乏規箴之入見淺未能見深得閣下此諭如聞空谷足音蹙然動於心而不自已敢發狂論質諸高賢尙冀訓誨時施以扶薄植曷勝翹盼

附錄答河田局紳書

一珍做宋版印

頃奉手書誦悉壹是伏承啓發諄諄具見關摯感激之懷莫可名狀陸邑征糧之弊第在省卽有所聞惟是積重之下其勢難返官斯土者非皆委斯民之疾苦不顧也亦以爾日之民奉公守法者固多恃頑逞刁者亦屬不少稍稍寬假彼頑梗刁狡者不以爲可感而以爲可玩遂致積玩成疲良民亦漸效尤錢糧爲天庾正供收數短缺事關考成其所以皇皇取足於比較者亦出於不得已耳至於胥吏之心祇知圖利易一人而後來者未必果善或更加甚焉官雖時

時防範稽查而耳目難周蒙蔽多術雖有督征之友  
友固未盡足恃或者採訪於紳紳亦不皆可靠今日  
之官其勢甚孤立矣第學淺才疏不敢翻前人之案  
別創新法惟有習故蹈常弊去太甚承示欲爲好官  
實事求是此言固徵不易然實事求是四字談何容  
易陸邑飛戶之弊由來已久所以然者皆由買田之  
人從不過戶往往與糧差通同作弊匿糧短報賣者  
希圖重價買者冀免完糧久之糧額日少書辦取足  
比較遂有擇啗飛灑之弊嗟乎啗臍之禍亦愚民自  
取之耳今欲實事求是非清丈不可試問清丈之法

能行於今日否貴族爲河田大姓有田奚止數萬頃  
官若行清丈之政貴族能不譁噪否此實是求是之  
難言而好官之欲爲不得爲也來書理明辭達足見  
閣下熟於世事並非迂拙小儒究竟征貴處之糧欲  
其不病民不短數舍去柯氏父子外尙復有何良策  
倘承賜教敢不勉從弟非護愛柯氏而不忍去亦非  
得柯氏充房規費畏其挾制而不敢去但恐執柯伐  
柯未必能改而止耳閣下拳拳之心侃侃之言具有  
古人風誼敢不拜嘉略布愚臆以質高明應如何改  
章可期委善之處尙望速卽賜覆至盼至禱

二月初旬兩弟奉母挈眷先赴海豐余俟新任接篆  
後赴海邑與有常劇談兩晝夜有常悃悞無華爲治  
平實甯靜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余則發揚蹈  
厲貌若有爲而終尠實效抑有常與余地壤相接人  
民交通余之虛望日噪而有常絕無媚嫉之意此尤  
度量之不可及者至今思之益神往於十二湖邊並  
轡時矣

十二湖在  
海豐城南

由海豐分兩起一起親友督家丁押行李從汕尾渡  
海回省一起余兄弟奉母挈眷由旱道赴歸善縣平  
政司雇舟經府城博羅到省



抵省謁見各大憲俱已更調制台爲茶陵譚文恪公  
撫台爲馬玉山中丞丕瑤初見卽問履歷是否已寫  
答以書啓友代寫撫台面帶怒容云做人做官俱要  
存一敬字履歷卽倩人寫亦須過目余口雖唯唯心  
殊詫異時同見共八人七人者俱受詰責旣復語余  
曰君於封印後不憚勞苦爲一古廟整頓僧規可見  
平日孜孜爲民矣吾入粵境徧訪州縣無一若君勤  
民者真好官也余聞斯言轉覺悚然旣而幕中楊佐  
槐同寅語余中丞見君試以嚴厲君初不慌忙及加  
嘉獎語亦無自滿之態不愧儒吏云旋蒙奏保循良

傳旨嘉獎

五月初旬奉委署理廣州府新甯縣事閏五月到任  
新甯與新會接壤距省較近民富而盜多在任一年  
除治盜外他無可紀茲錄存牘二十四首俱自敘稿  
不假手幕友者

編查保甲示

爲曉諭事照得編查保甲清釐戶口所以防奸宄安  
善良送奉上憲札飭舉辦歷經各前縣遵查在案本  
縣抵任蒿目盜風之熾整頓捕務勸辦團防無非思  
靖閭閻之意但保甲與團練相輔而行保甲以清內

完團練以禦外匪內宄不清則外匪得以窩藏團練亦不可恃之勢此保甲之不可不查也本縣編查保甲與從前辦法稍有不同先令各地保分堡查明開列街道及房屋坐向逐街挨戶編查分別住家店舖問明男女主僕丁口人數查明後送由本縣核填門牌另冊存根然後按戶覆查實貼門首隨時稽查務使各街各戶一目了然則奸宄之徒無從匿跡矣此項紙墨一切俱由本縣捐貲不取民間分文地保每查一戶由本縣給錢三文不得向民間索取絲毫如有人在外借查保甲爲名向爾居家舖戶索取分

文者許卽扭送究辦本縣言出法隨決不稍貸合行  
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城廂內外八堡居家店舖人等  
知悉自經此次編查之後凡同街共巷之內如有來  
歷不明形跡可疑者許隨時報明本縣不論呈稟概  
不需費但不得挾嫌誣攻致干究坐其各懍遵毋違  
切切特示

舉辦團防

示諭

爲曉諭事照得除暴安良有司之職事守望相助鄉

里之良規本邑盜風日熾各鄉劫案甚多幾於民不  
安枕而城廂內外如上年十月底永興當之案本月

初廣同信之事賊匪竟敢明目張胆肆行搶竊實屬可惡已極本縣下車之後訪悉情形難安寢食迭經商同城守嚴飭捕衙整頓捕務本縣又捐貲遴募緝捕勇一隊分頭派往各鄉密偵嚴拏以冀盜風稍熄但捕盜之事責成在乎官而防盜之法合力在乎民豈官之衛民不若民之自衛更切也卷查前縣屢經示諭城廂各堡舉辦團防洵屬防盜良法而在目前盜風之熾尤爲刻不可緩之舉昨經邀集

局紳及八堡紳耆商議衆論僉同現擬團防章程十

條經本縣訂定開列於後合行示諭卽日舉辦爲此

示仰該縣內外各行舖戶居民人等遵照後開團防

章程切實舉辦本縣於開辦後隨時親蒞各勇廠查

點並定會哨日期調集各團勇會哨務期事歸實在

款不虛靡以收盜息民安之效庶副本縣綏靖地方

之懷毋得觀望不前或虛行故事致貽盜患其各凜

遵毋違切切特示

嚴禁娼寮示

為出示驅逐嚴禁事照得土娼流妓最害地方後生

子弟血氣未定一被勾引沉迷其中小而費錢失業

大而蕩產傷身又或店夥藝徒工費無幾偶一涉足

且頑七十歲自敘

西一中華書局聚

牽纏情魔以致虧空偷竊流而爲匪種種害人比之  
陷阱甚且窩藏盜賊搶劫易成尤爲閭閻隱患若不  
驅逐嚴禁何以正風俗而靖地方本縣下車伊始卽  
聞西甯市有娼寮數間昨編查戶口查得西榮街一  
帶有翠月愛月敘歡杏花得月彩鳳娼寮六間每間  
蓄妓十餘口本應嚴行封禁姑念該娼寮私設有年  
從前未經示禁一旦刑驅勢迫近於不教而誅從寬  
予限半個月於六月二十日止自行搬遷遠去惟不  
准仍在城廂內外及新昌荻海東河等處各墟市私  
設似此寬予限期實已體恤周至該娼戶各宜趕緊

遠遷將屋歸還房主一過半月之期本縣親詣查看  
如果仍然開設或略略搬動尙在逗遛不論有無留  
客一經查出房屋發封寮主拘究妓女擇配決不稍  
貸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諭該娼寮知悉爾等務須  
於本月二十以前及早出境改圖正業本縣言出法  
隨爾等斷無挽回之術慎毋觀望致貽後悔其各懍  
遵毋違特示

約束緝捕勇規條

本縣蒞任以來因見地方盜案甚多獲犯甚少盜賊  
猖獗日熾一日而武營目兵無多不敷緝捕差役積



疲已久不能緝捕不得已特設緝捕勇一隊自己捐貲給發口糧另籌款項備作花紅冀可捕獲真盜從嚴懲辦以靖盜風但立法不嚴易滋流弊訛詐平民勒索匪族甚至獲到真賊得錢縱放又或私刑弔打教供逼認借盜破案種種弊端言之難盡若此之類非但無益地方直是加害百姓夫百姓之害卽本縣之害也今欲除害而反受害本縣其肯受乎是故嚴定規條務望各勇遵守

一線勇晒緝務要精細不可亂聽人言有人報盜須盤問根柢查其有無挾仇挾恨不可輕聽一人之言

輕信一人之詞亂拏平民

一不准訛詐平民勒索匪族如被告發或經本縣訪聞屬實定卽嚴辦決不稍貸

一獲到真賊得錢縱放一經查實立將該勇置站籠示衆如該勇得錢後與賊同逃一面嚴拏勇目一面將其家屬拘案究辦決不寬貸

一捕獲盜賊立卽送案聽審不准私押片時並不准私刑弔打教供逼認如查有以上情弊定將該勇目一併懲警決不稍寬

一勇目有管帶之責務要隨時查察如查得各勇中

有不法情事立即稟辦倘瞻徇不稟即作通同作弊  
論一併究治

一各勇有不聽勇目約束者隨時稟明撤換

一拏獲尋常盜犯審實認供爲從者每名花紅七兌  
銀貳拾大圓爲首者肆拾大圓

一拏獲著名積盜從前有花紅者查照給發外每獲  
一匪另賞七兌銀叁拾大圓

一遇有巨案重情要犯臨時酌定花紅數目

一各勇緝捕如果勤能一月內拏獲真盜五名以上  
是月口糧加倍給發

一各勇緝匪因拒捕受傷者輕則給藥醫治重則酌給養傷銀兩

一各勇捕盜如有因盜匪拒捕致死者每名卹七兌銀壹百大圓另按照口糧數目給發三個月以卹其家

到任三月地方情形稟

敬稟者竊維憲台慎重地方擇員理治

卑職

愚駑猥

蒙特委署理斯篆履任以來於今三月凡夫山川之所界物土之所宜歷經前縣陳明不復贅述謹就地  
方積重之弊目前切要之圖爲我憲台陳之一曰民

情之刁縣屬向多訟棍凡稍通文墨者皆能爲人作狀且各衙門書吏半係甯人線索靈通慣於上控其造案種案裝傷假命及以竊報劫自匿控擄無所不有尤可惡者謀佔人墳先捏毀墳滅骸大題呈控以爲原告必占上風先入可以爲主多端以聳聽不勝則上控夫民旣匿情以嘗試官之聽訟如猜謎疑似之間殊難剖決乃或心思有未達偶寄耳目於丁胥則卽控閹控官以圖提省拖累其間官之貪昏閹之舞弊固亦難免然官非任任貪昏而官之被控幾於無任無之良由歷來不究誣告不辦反坐又往往以

婦女老民出頭卽欲究誣亦難施法遂至逞其虛妄  
竟成風氣良可慨也 卑職 鑒於前車處處腳踏實地  
不敢輕寄耳目於左右或延訪紳士亦必兼聽並觀  
以期水落石出倘有虛誣憑據定行究懲不稍寬貸  
並不輕信原告其兩疑者押則並押兩非者責則俱  
責凡婦女老民出頭者不輕准理是以初到任時期  
呈甚多近已漸少民稍有畏訟之情但刁健日久難  
望盡化耳一日盜風之熾 卑 縣近數十年來出洋謀  
生者多井里頗見豐足外匪因之垂涎強竊劫掠之  
案層見叠出然非有內宄勾引窩留外匪何從寄跡

查縣城之荻海新昌二埠瀕臨大海上通恩平下達  
新會對河卽開平之長沙埠匪徒出沒此拿彼竄爲  
害最深現已函商新會營參將添派扒船會同嚴緝  
縣西南離城七十里之大隆洞山深徑曲西連陽江  
下達海晏旁通廣海洞內多客民建寮耕種藏垢納  
污莫此爲甚近來陽江駐兵防緝匪類有潛入大隆  
洞者率職現擬會同廣海都司督帶兵勇親詣該洞  
編查保甲相機布置俟辦有端倪詳細稟陳縣東南  
離城八十里之潭溪都斛一帶內地與赤溪毘連外  
海與香山對峙客匪扒匪屢肆剽掠前與赤溪同知

程倅會稟定於秋冬間在交界處會哨商辦防堵事  
宜容另稟報卑縣巨族如黃伍余陳李五姓丁俱數  
萬其次雷鄺甄譚馬梅趙梁各姓人數亦多其中貧  
富不齊良莠不一其有傲惰性成嫖賭流蕩者往往  
勾通外賊窩藏引劫而族紳坐視房長包庇縣差營  
兵又恐結仇不拏以致匪類日多匪胆益大查從前  
窩盜多在賭館今賭已嚴禁無館可藏惟縣城外西  
甯市及荻海新昌各埠向有娼寮尤易藏盜現經卑  
一律驅逐嚴禁又捐資添募緝捕勇密緝匪踪會  
營掩捕並勸辦團練無如盜黨衆多且俱有快利火



器兵少差疲勇力不足民心不齊賊踪又飄忽無定不能一鼓而擒查新昌賊首余亞大余二女冬瓜仔卽胡亞暖三名大隆洞賊首郭亞保龔北長二名已懸重賞購緝一面設法籌款添勇並諭各鄉切實辦團嚴拏務獲以靖閭閻而舒憲廩一曰差役之把持查<sub>卑</sub>縣差役原祇三班因咸豐間客匪肇亂添多民壯遂有新舊班之分於是儼然四班分居八館向有翼底差四百餘名白役尙不在內自光緒十一年紳士余璫等稟奉列憲批飭整頓裁汰至今尙存百餘名其翼底名目雖已奉禁然差缺仍由私充差易而

名不改卽有誤公革除另充之役仍由三班公舉其  
結黨濫充盤踞把持實爲他縣所罕有尤甚者莫如  
差票不遵官判每一票出官判某差該差不敢徑往  
承辦必由三班集議此票出息厚薄各人願出辦公  
銀若干擇其尤多者予票承辦名曰投標凡命盜案  
投標居多故盜案藉以擇噬從無獲賊命案藉以庇  
兇從無獲犯卽嚴行比責亦屬徒然或添差改差仍  
由原差把持添改毫無實際此弊不除公事實無所  
措手現經卑職嚴諭申禁兩月以來凡兩造詞訟案  
傳到尙多查無投標情事惟盜案則破獲甚少難保

不陽奉陰違尚須切實查究如果該差等怙惡不悛  
始終把持務當從嚴稟辦以除積弊而便辦公一日  
夫馬之擾累凡地方官下鄉勘驗例應自備夫馬乃  
卑縣夫價向由差辦名爲差辦實則取之於民任意  
浮開誅求勒索擾累不堪言喻命案夫價多至千餘  
金少亦數百金卑縣歷來命案之難結大率由此卑  
意素不肯隨俗浮沉去年在陸豐任內不論何事下  
鄉夫價一律自備其隨從書差人等俱給飯食不准  
取民絲毫百姓頗知感激茲來新甯悉照陸豐辦法  
先行出示曉諭遇案勘驗差票上硃筆判明夫價自

備不准索取分文發價後承差出具不向事主索取  
夫馬切結附卷三個月內遠近下鄉八次共捐給夫  
價銀二百餘兩竊思民間省錢當不止二千串矣惟  
差役之弊端百出一人之意計難周仍當隨時查察  
有無別項流弊庶不致有名無實耳以上四者皆屬  
積久之重弊亟宜整頓之要圖至若大小河道淤塞  
不通旱潦並困城鄉社倉空虛無積荒歉堪虞則非  
倉卒所能籌辦當俟秋收豐稔與紳士熟商卑職決  
不存五日京兆之心爲苟且目前之計惟有實事求  
是無倦有恆以仰副憲台勵精圖治之至意除應辦

事宜隨時稟求訓示外所有卑職履任察看地方情形及現在整頓緣由理合通稟察核

八月十二日奉撫憲馬批

新甯久無賢尹矣該令到任輿論一新足見好惡必公循良可勉來稟臚列到任辦理情形自見因地爲治然民刁一說雜覺失詞不必旁徵廣引卽該令今日官聲頓起可見民本不刁也橫刁民之見於胸中恐非作父母官之道上下自此隔膜矣差役要有定數明定賞罰而嚴馭之倘有把持擾累竟可盡法誅鋤此輩無足姑息下鄉辦案官能耐煩耐苦民必省

事省錢歲計有餘是卽實政本部院於該令有厚望焉仰卽知照餘已悉仍候督部堂批示繳

會同白遊擊查辦大隆洞匪稟

敬稟者竊

卑職 琚

於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抵新甯縣城後曾將到防日期及察看大隆洞大略

情形會同

卑職 鍾 丑

稟明憲台察核在案查大隆洞

離縣城八十里其山周圍三百餘里其自北之敦寨逕入洞南至大隆逕出洞百有餘里洞中岡峯多而平陽少樹木繁而村落稀實爲盜賊一大藪其入洞之路北卽敦寨逕離縣八十里東則老榕逕荷木逕

各離縣九十餘里其南大隆逕離縣百五十里其西  
大門逕離縣百八十里尙有通恩平陽江之小逕若  
官兵入洞賊匪東竄西逃頭頭是道是以歷來每有  
匪徒難於搜捕現查洞中真賊尙不滿百其洞外海  
晏各鄉如那陵顏姓沙欄李姓汶村陳姓海晏街趙  
姓那馬堡伍姓各大村多有與賊首郭亞保龔北長  
往來者經卑職鍾珪於九月初一日親詣海晏都會  
同廣海營都司陳尙發縣丞董景韶卑職琚所帶右  
營哨官督率兵勇周歷各鄉開導父老約束後生其  
著名之匪勒令緦送其餘被誘之徒一概弗究各鄉

尙知法紀皆願交匪其有一二頑抗者遴派妥當差

勇駐鄉勒交查海晏都一帶大小三十餘鄉現已一

律安堵

卑職 琚

派哨官督帶安勇入洞探察路逕一

面購線偵確賊首藏匿之處以期一鼓而擒此

卑職

等查辦大隆洞之現在情形也查甯邑北境新昌一

帶盜賊尤多其巨魁爲開平人胡亞煖混名冬瓜仔

及新甯荻海人余二女余亞大聚黨肆劫本年夏秋

之交劫案迭出各鄉受禍甚烈曾經

卑職 鍾 珏

於地

方情形稟中詳細陳明九月上旬巡歷海晏都回署

聞該賊猖獗如故當卽會商

卑職 琚

並函商新會營



參將龐玉璞派守備羅笙督帶扒船前來

卑職据督

同吳城守帶勇親詣新昌密約鄉團於初十夜五更後圍捕賊巢當場拏獲著匪譚亞岑吳亞來二名各賊逃逸追獲賊首胡亞煖余二女及賊黨甄亞春謝亞華四名

卑職鍾

於十一日馳抵新昌帶犯回縣

提訊俱供認行劫各案不諱其胡亞煖余二女二犯係積年老賊犯案不計其數地方人人切齒現擬即日解赴豬頭山行營審辦其在逃之犯已懸立重賞並查明匪屬勒交北境可望安靜此

卑職

等拏獲縣

城北路賊首之實在情形也除俟大隆洞偵確掩捕

再行稟報外合將目前辦理情形會稟憲台察核俯  
賜批示祇遵

會同陳都司募勇辦匪稟

敬稟者竊<sub>卑</sub>縣地方遼闊盜賊滋多而大隆洞藏聚

逋逃尤爲心腹隱患上年八月經<sub>卑職鍾珏</sub>稟蒙憲

台派白遊擊琚帶安勇百二十名到縣會辦獲匪余

二女胡亞煖卽冬瓜仔等解辦後盜風稍戢嗣因安

勇於十月初卽回陽江搜捕未竟逸匪漸回至本年

正二月間劫案迭出而尤以海晏一都爲甚該處離

城百五十里民間被盜因路遠不肯稟報以致盜胆

益張

卑職

等目擊心憂互相商酌以額兵分防汛地

未便調集特捐籌款項由

都司尚發

在省招募潮勇

五十名遴派水師提標儘先千總鄭可權管帶會同

縣丞董景韶典史沈堯佐城守千總吳兆榮分路緝

捕

卑職

等於三月中旬督率兵勇親赴海晏都駐紮

該都橫岡墟團保局諭飭各鄉紳耆查匪緝送一面

密緝圍拏當由千總鄭可權等先後捕獲著匪顏禮

本朱昌寬余亞有羅華春袁亞方陳孔壽黃亞思黃

幅林黃亞海黃亞元等十名俱經

卑職

訊認行劫錄

供照章解府收審在案惟賊首龔北長等現匿大隆

洞內恃其負嵎之勢一時尙難弋獲除飭該千總等設法躡捕務獲究辦外理合將現在辦理情形會稟憲台察核伏乞訓示祇遵

飭紳集議辦鄉事宜諭

爲諭飭集議事照得近來匪類日多盜賊肆劫地方被害不得安枕若再不澈底清查從嚴懲辦深恐釀成大患本縣目繫心憂持商請廣海營陳都府選募潮勇百名按鄉搜捕爾等紳耆房長平日不知約束子弟縱令爲匪本屬罪有應得本縣不忍不教而誅思與爾等商量辦法茲擇於本月十五日會同

都府左堂

親蒞橫岡墟海晏團保局集議合行諭飭諭到該紳耆房長各於本月十六日辰刻齊赴團保局聽候諭話凡諭內有名之人不准一名不到如有托故不到者顯係庇匪規避定行飭差分別拘傳嚴究決不寬貸其各懍遵毋違特諭

勒限緝送匪徒諭

爲勒限緝送事照得邇來各鄉盜賊蠶起而尤以該鄉爲最多皆由該紳耆房長平日不知教訓縱令子弟爲匪及至犯案非惟不肯送辦竟敢多方包庇以致彼此勾引日聚日多若不及早清查嚴拿痛辦目

前之擾害地方已堪髮指日後之釀成禍患尤切隱憂本縣特商請廣海都府選募潮勇百名刻日按鄉搜捕但恐兵勇到鄉良民不無驚擾特先諭飭勒限十日內速將後開各匪按名緝送其有諭內未開該紳平日知其爲匪者亦卽一律送案本縣責成該紳該紳亦當責成各匪房長親屬速卽緝送如果該匪屬藐視抗延許該紳等指名稟拏治以庇匪之罪一面帶勇到鄉按戶搜捕倘該紳等有心延縱不肯實力查辦本縣亦卽詳革拘究决不稍予寬貸諭到切速慎遵慎毋視爲具文本縣爲綏靖地方起見該紳

等如敢玩延定行破除情面立即詳革莫謂言之不早也特諭

約束兵勇條規

正部堂諭照得兵勇辦賊原以除暴安良若營規不肅致令擾害平民何以服人心而彰國法茲列規條於後爾等兵勇各宜慎遵如有犯者定即分別治罪本府執法如山决不稍從寬貸切切特諭

一姦淫婦女

一強搶民間財物

以上二款立即治以死罪

一調戲婦女

一辦鄉時乘間攫取財物

以上二款鞭五百革除遞解回籍

一強賒硬買 一無故毆打平民

以上二款鞭三百留營察看

一聚眾賭博 一酗酒滋事

一不聽隊長約束 一不遵哨官教訓

一臨事託故規避 一肆行閑蕩

以上六款初犯各鞭一百再犯革除遞解回籍

海晏都辦匪示一

為曉諭事照得此次本縣會同都府陳督帶兵勇親

蒞海晏查辦積匪所有匪名雖經再三查考仍恐未



能盡實是以開諭各鄉紳耆切實查明如果確係良民或被誣扳或爲查誤許爾紳耆聯名切實結保無須破費分文但恐不肖紳耆因以爲利或託詞衙門使費與及局內開銷嚇騙族人財物又或本非良民得賄濫保如有此種情弊一經查出定行嚴究科罪至具繳緝費一項原非本縣初衷因各鄉紳耆皆稱匪已遠颺無法緝送自願繳出緝費懸榜通衢以便購拏本縣曲順輿情姑准所請此項銀兩將來存放廣海及縣城兩處殷實當舖以備隨獲隨提並另示立案除緝匪外無論官紳不准借用分文以杜流弊

合行示諭爲此示仰合都各鄉人等知悉爾等須知  
此次查辦匪鄉地方文武官及團保局紳並無收取  
各鄉絲毫費用亦不科派兵勇口糧及官紳夫馬所  
准保結無須使費所繳緝費分文俱有着落凡本鄉  
自獲送案者如數領回別鄉購拏緝獲者照數給發  
一俟長榜懸示各宜踴躍從事按名緝拏務使匪類  
盡絕地方得以久安則本縣暨都府左堂之心亦庶幾稍  
慰焉其各慎遵毋違特示

### 海晏都辦匪示二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此次本縣會同

都府陳查辦

海

晏都匪鄉除獲犯審辦外所有在逃之匪業經匪屬  
自具緝費並官紳籌備花紅先後出示懸賞購緝在  
案至諭開匪名內或有被賊犯妄扳或係訪查未確  
如果安分良民原准各鄉紳耆切實結保摘除並無  
絲毫使費但恐各紳耆容有徇情庇護以莠爲良瞞  
官濫保不得不將各鄉保釋匪名出示曉諭爲此示  
仰合都人等知悉嗣後爾等如知後開保釋人名敢  
於爲匪果有確據卽赴團保局報明由局紳復查屬  
實稟官拘傳原保紳耆勒交究辦但不得挾嫌妄指  
致干反坐切切特示

招降郭亞保諭

手諭郭亞保知悉爾在大薩崗多年犯案纍纍若論罪狀一死不足蔽辜惟本縣素來愛惜人才見有一長可取之人雖托身不正常欲引歸正路以爲世用本年到任後見人控爾打劫之案甚多再四訪查爾在崗中糾黨行劫大半客民居多但地方官除暴安良不分土客若任爾盤踞崗中時出肆擾不思翦除之法何以對一方百姓是以稟請安勇來縣相機密捕爾聞信卽逃竄深山避匿不出以爲安勇不久當去去則仍可任爾所爲不知本縣爲地方除害之心

至堅且決若害不除決不能已現在爾之花紅生擒者已增至一千五百元殺死者已增至七百元崗內外人皆思發此一宗大財爾若出來非被擒卽被殺爾卽不出但遲半月大兵到齊入山搜捕爾究無兩翅飛上天也是爾死期本已不遠然本縣近聞人言爾有兩種好處其一勇力過人槍法極準令人可愛其一待老父能孝尤令人可敬本縣聞爾有此兩種好處將平日深惡痛恨之心忽轉爲愛才超拔之念爲此不惜苦口開導爾郭亞保知悉須知自古大盜無有善終惡貫滿盈終要獲案卽如冬瓜仔胡亞煖

毛瓜仔關亞豬及余二女余亞大等平日何等克橫  
現在一一被獲今日已解往豬頭山正法矣所謂天  
網恢恢疏而不漏若使強盜永不破案是無天理矣  
高州之爛渣尾何等聲勢現亦正法可見爲盜而不  
知悔悟不肯歸正者未有不身首異處者也今爾堂  
堂七尺之軀年力正富何處不可容身卽何事不可  
謀生而必戀戀於大墜崙內身負極重花紅日防官  
兵捕獲鄉民截殺不敢輕出一步人生若此亦復有  
何趣味本縣今特開誠布公勸爾及早歸正以保全  
爾身保存爾父爾若幡然知悔能將龔北長殺死投

誠則非但將功贖罪本縣且將爲爾請一六品功牌  
用爾爲勇目爾若不能殺死龔北長但挺身投誠從  
此去惡從善則從前被人控告之案本縣爲爾一筆  
勾銷爾若願在本縣前當差給爾勇糧一分爾若欲  
充當安勇或充當卓勇本縣當爲爾力荐力保爾肯  
赤心辦事將來建功立業不可限量如此方不負爾  
一身本領方不累爾老父受罪爾能知之否此係本  
縣愛惜爾才真心提拔本縣從來不作欺人之事不  
說騙人之話來此五個月百姓共知爾不可疑本縣  
此舉爲誘爾出來乘機翦滅本縣欲翦滅爾自有法

在若以虛言誑騙將來失信於爾天地不容且本縣  
不過欲地方安靜耳爾若棄邪歸正下新甯一帶從  
此太平大隆崗山內從此乾淨本縣尙有何求又何  
必定要爾死耶爾須知此一番言實出本縣至誠慎  
勿疑慮生死關頭在此一著爾自決之

### 飭復昇平團局諭

爲諭飭事照得除暴安良固有司當盡之責而守望  
相助爲鄉里切己之圖查冲萁六村浮石三山各鄉  
向時聯有昇平局推紳士駐局辦公防禦外匪和合  
各鄉原屬美舉聞以經費不繼早經中輟甚爲惜之



方今匪徒劫掠擾害村墟迭奉上憲札飭各堡聯防  
止鬪弭盜爾紳等有保護鄉閭之責卽當仰體上憲  
愛民之意就地籌費開復原局本縣將來到各鄉辦  
匪隨時駐紮兵勇亦望爾紳等開誠布公孰良孰歹  
分別拏解保釋務使真匪毋縱良民勿累庶可安靖  
地方想爾等合堡紳民亦所共願也本縣自到任以  
來頻思整頓風俗查爾六村陳族名賢代著風俗本  
厚近接見爾鄉生童性情尙多樸直其趙伍黃李諸  
族亦多明理之人自宜訓俗有方約束子弟勿使爲  
匪何以邇來該堡內匪類滋多而尤以陳匪爲夥想

爾各鄉不肖子弟作賊犯法亦非爾等紳耆之願特以平日瞻徇情面莫肯出首鈐制以致日縱日甚貽害鄉閭弱肉強食行同禽獸豈不玷辱門風貽譏鄉俗爾等各有宗祠歲時祭祀能不對先靈而愧慙乎但思爾等既不能約束於先猶可防維於後況以各紳生長斯土地方情形素所深悉上顧國法下體輿情如何安良如何除暴如何盡守望相助之誼想平日籌之已熟必不肯汨沒天良自甘惡劣任爾各鄉各族如禽獸之自相蹄嚙不思設法救護特積習相安未經本縣倡提爾紳等或無從下手耳夫匪徒肆

害窮民呼號使本縣置若罔聞絕不一思整頓是本縣不能衛民之咎也今本縣軫念民艱特稟上稟募勇查辦爾紳等倘有各懷私見不能上副朝廷弭盜之意下恤鄉閭倒懸之苦則是爾紳等漠視鄉黨之罪矣爾紳等讀書明理辦局有年更事既多盜風如是何可終朝在爾陳趙伍各姓或恃巨族勢強不畏匪黨或藉匪徒包攬轉幸分肥有自以爲利不顧他人之害者不知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及今不治爾等子弟效尤日衆嘯聚日多恐爾各大姓紳民性命身家亦將不能自保况國法具在罪惡貫盈天討立至

爾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爾父老子弟皆將受累豈不悔之已晚乎本縣權篆斯邦不敢存官署傳舍之見紳等籍在斯邑豈毫無鄉鄰桑梓之情乃竟泄泄杳杳坐視禍患之成而不思救止耶諭到該值事速將此諭抄貼各鄉邀集各紳妥議章程就地籌費一面開局一面將議定章程稟縣立案以垂久遠倘有無知之徒阻撓大局是與匪類同惡相濟許爾各紳指明某鄉某人稟候按律究辦該紳等務須實心實力任勞任怨認真辦理以安鄉閭本縣有厚望焉切特諭

整頓六村陳姓族規諭 附規條

爲諭飭整頓族規以絕匪類事照得爾六村陳姓累葉書香人才輩出在本邑各大姓中向推爲冠祇因族大人多良莠不齊爲紳士者或以隔房而約束難施或以弱房而權力不及以致匪類滋多勾引日衆在鄉旣克橫不法在外更劫掠頻仍實爲玷辱宗風貽羞里鄙本縣訪聞旣久迭經諭飭該族紳設法緝送乃各紳畏懼遷延無一名送案不得已會同 都府左堂 督帶兵勇親蒞爾鄉查辦該匪等俱已聞風遠颺勒令匪屬緝交皆稱一時難以弋獲自願具繳緝費

求請出示購緝本縣曲體下情俯准所請擇其尤著  
名兇惡之陳宗富陳宗豪陳亞南陳亞科等各匪屋  
焚燒以昭炯戒在案但恐兵勇撤後在逃之匪陸續  
潛回而查開漏網之徒以爲法不及身益張其膽後  
生子弟仍然效尤則不待日久匪類復聚地方仍難  
安靖爲此訂定善後章程三條合行諭飭諭到爾等  
合族紳耆自今以往務當同心協力整頓族規將本  
縣所定章程切實舉辦庶匪類可以永絕祖德可以  
常存卽各人身家亦俱可保無患本縣苦口苦心諄  
諄告誡慎毋視爲具文仍前泄沓自貽伊戚切切特

諭

計開

一此次查開有名之宗富宗豪等二十名俱已繳具緝費經本縣懸賞購緝嗣後如某匪潛回該親屬立即緝送仍將所繳緝費赴案領回親屬自具者歸還親屬祖嘗幫具者歸還祖嘗如親屬無力緝送密報房長族長協力獲送者將該親屬名下分出一半散給獲送之人以酬勞勩其一半仍准領回倘親屬知而不舉或包庇隱匿經族人查出獲送者除該屬親所繳緝費全數給予獲送人外該族紳士聯名稟官

立拘該親屬治以庇匪之罪不得徇情曲恕  
一此次查開之名俱係著名積匪其有漏未開列或  
止從劫一二次未著兇惡者恐尙不少但官府之耳  
目可蔽鄉里之聞見難瞞嗣後各鄉各房查出漏網  
之匪着令該房長帶到宗祠經衆察看革除胙肉一  
年出具悔過自新切結隨時查察如果一年內改惡  
從善復還胙肉若其陽奉陰違仍萌故態該紳等立  
卽送案究辦不得瞻徇容隱

一此次查辦之後各房長務宜教訓子弟不准流爲  
匪類子弟年至十五六以上如性好賭博不務正業



卽是爲匪之漸亟宜嚴加約束或驅往外洋謀生庶  
匪徒可以永絕嗣後如某鄉出有新匪合族皆須攻  
許不得膜視如有親屬縱容家長包庇許該族紳聯  
名稟究

以上三條本縣舉其大綱爲爾族正本清源永絕匪  
類其餘詳細條目任各紳參酌立定族規以垂久遠  
本縣有厚望焉

存放六村緝費示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此次本縣會同

都府陳  
左堂董

督率兵

勇親蒞六村辦查積匪所有各親屬自願具繳緝費

銀三千一百五十元其一千一百五十元着繳由安  
良局存放縣城殷實銀號以便獲匪提支其二千元  
發交萌美村茂隆當舖存放以備各匪回鄉由親屬  
緝送及族人獲送者就近支給所有每月三釐利息  
撥充該鄉鰲峯書院以爲延師脩脯之資無論何人  
不准借支挪用擅動分文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  
六村陳族人等知悉爾等紳民須知此項存放茂隆  
當舖費利息不論多少概歸鰲峯書院延師脩脯業  
輕立案不准擅議更張以啓借支挪用之漸如違嚴  
究不貸其各凜遵切切特示

訪拏流娼諭

爲密諭事照得現屆縣試之期合邑文童不下數千其中禮法自持及有父兄師長約束者固無他慮至若年少無知血氣未定無人管束任其游行則賭博狎邪最易沾染天下往往有聰明子弟因考試而學壞者此類是也本縣前將西寧市娼寮驅逐原爲保全人家子弟起見現聞竟有流娼潛來縣城趕考者如果屬實亟宜嚴行驅逐除密查外諭到該局紳確切查明此項流娼現住何處共有若干密稟本縣親往拘拏究辦以杜引誘之害諸紳俱有本家子弟出

考事關切已務各認真查察毋稍徇隱並傳知各廩保暨各姓父師仍嚴行約束各童毋任出外閒蕩及犯賭博吸煙等事庶不負本縣厚待文童之盛心切切特諭

### 縣試終覆示

爲曉諭事照得此屆縣試前列三十名屢經提覆監察綦嚴不容稍有假借將來長案尤必統核七場以定名次但恐三十名後仍難免槍替之弊現屆六覆不得不加意認真爲此牌諭招覆諸童知悉此次終覆本縣在考棚頭門口點名入內不分各姓其第一

至第四十名仍至內署其四十一名至一百八十名坐東邊長號其一百八十一名至三百二十名坐西邊長號俱每條勻坐三人不得擠坐一堆其餘大堂頭門左右及東首門口俱不准坐以便查察其有不遵示諭亂號喧譁者當場逐出列置二千名後諸童其各自愛毋違特諭

酌擬新寧公局聯鄉止鬪並弭盜章程

一公局之設爲挽回薄俗起見各紳士務宜破除情面秉公辦理不得瞻徇顧忌釀成禍源尤不得偏黨執拗激生事變

一寧邑近年鬪案雖少而因爭建而焚拆屋宇因爭山而毀挖墳骸以及砍伐竹木搶奪牛隻層見叠出此等事皆爲械鬪禍胎然事前必有風聲若得公正明理之紳耆悉心開導委曲調處大事可化小小事可化無否則一發難收卽不械鬪亦必纏訟難了議嗣後某鄉出有以上事故該鄉紳耆卽投明公局邀同局紳調處如局紳不能處息卽投明總局由總局紳察看情形可處則處不可處據實稟究該鄉紳耆切勿坐視不投公局致釀成事端同干未便

一私藏火器本干例禁近來盜風猖獗鄉閭防禦勢

難禁其不備然須設一限制某鄉有槍若干有藥彈若干須據實報明公局由局登記報縣查核如匿不報明或以多報少察出稟究卽有未備之鄉不得不置辦者亦須稟官請給執照購買

一鄉村有事動輒集廟宰豬飲酒此爲寧屬第一惡習亟須嚴禁嗣後各鄉房族有事只准本房父兄就本房祠堂相議凡屬後生子弟不准干預若事情重大必須集衆商議亦只准邀集各房父兄在宗祠集議各房子弟俱不准干預如事關一堡不能不集廟者只准每鄉二三紳耆到場其子弟不得偕往仍不

准宰豬飲酒

一各鄉除盜警火警外不准鳴鑼聚衆倘因口角微嫌睚眦細故輒敢鳴鑼聚衆該鄉紳士必要查明其人細送究辦否則釀成事端定惟該鄉紳耆是問

一寧邑向少招集外匪助鬪之事但風氣日趨於下不可不預爲之防嗣後各鄉有衅倘有議招外匪者該鄉紳耆若不舉發一經公局查明定卽稟官治以主謀之罪若鄰鄉紳耆知而不肯舉發治以幫鬪之罪

一鬪案命案往往擇有功名者指爲主謀有身家者



指爲兇手其真正主謀兇手反得逍遙法外此風最壞嗣後必查明真正兇手方許指名稟究不得誣告善良

一寧邑盜賊近年愈出愈多皆由各鄉房族長不知教訓縱令子弟爲匪並有貪鄙無恥之父兄甘受賊遺有心包庇更有一種無識者以爲鄉中有賊則同黨相約不劫更練可以不設團防可以不辦殊不知盜賊有何情義假使鄉鄉有賊鄉鄉可恃無患則彼賊將焉往劫掠耶自來各鄉劫案皆由內宄勾引外盜使內宄肅清弭盜之方已得其半現在各鄉著名

匪徒已開列年貌勒限該房族緝送其有在逃者亦必設法購緝尤須各房族教訓子弟毋任比之匪人庶不致匪類滋生以後如某鄉出有新匪一經公局查明定將該房族長先行稟官究辦以爲不肯教訓者戒

一治盜必先治窩寧邑大小墟埠繁多窩藏最易應責成各墟正保長不時認真清查如有窩盜銷贓之店舖民居立即稟報查封倘不能查出或知而不報一經告發定將該墟正保長稟究

一同堡之鄉無論大小衆寡一遇盜警皆須同心合

力羣起追捕窮其所止非獲盜卽獲窩使盜無可逃  
贓亦不失庶盡守望相助之誼

一旣設公局則攻匪保良皆局紳之責向來失事之  
家或懷疑悞控或挾嫌誣指甚有串同差役擇肥而  
噬者又鄉中有人被拏無論良歹必多方覓保甚有  
明知爲匪而甘將祖嘗行賄圖脫者此等風氣最害  
地方嗣後凡控匪者必先報公局查確方許指控保  
良者亦必報公局查明如果平民誤拏由局具稟取  
保毋須破費分文

一公局仍設舊地一切循照舊章不加科派分文

覆陳鄺姓建祠案稟

敬稟者案奉憲台批據

卑

縣廩生李鏡春遣抱李安

赴轅呈稱

云云

奉此查本案於上年十二月初九日

據廩生李鏡春等以鄺姓違禁建祠梗塞水道稟請嚴禁旋據耆民鄺修榮等稟稱耆等在城西買受伍均菜塘僅截中段填平以爲祠地四面均無妨礙且耆等所建鄺公表祖祠係屬寧邑冲雲一脈之親並非連府跨縣又非拆毀民居並無違禁情事請勘明公斷等情各到縣

卑職

查同治八年李前撫憲通飭

禁止合族宗祠恭錄乾隆二十九年由江西省奏奉

上諭民間惇宗睦族歲時立祠修祀果其地在本處鄉城人皆同宗嫡屬非惟例所不禁且俗有可封若牽引一府一省遼遠不可知之人妄聯姓氏剏立公祠其始不過藉以醵資漁利其後馴至聚匪藏奸流弊無所底止正恐不獨江西一省爲然地方大吏自應體察制防以懲敝習等因欽此謹繹聖諭禁建合族宗祠原指牽引同姓不宗之人或在省會或在府城混稱同宗妄建公祠至於一鄉一邑人本同宗祠建本處原不在禁令之內茲查卑縣屬姓人丁不過二千皆鄜公表一脈所傳又縣城各姓有祠如李姓

譚姓黃姓俱多至八九所而鄭姓獨無一祠若不詳  
考功令分別准駁殊不足昭公道至梗塞水道一節  
查各處水道原恃河渠流通不恃池塘瀦蓄今鄭姓  
所買之塘經卑職親詣勘明塘面雖寬塘底極淺原  
係民間蓄水澆灌園蔬之塘若謂藉此以瀦一城之  
水萬無是理並經調契驗明賣主伍姓原係糧業此  
塘並非官地伍姓既可出賣鄭姓即可買受民間稅  
地例不禁人填築建造假如伍姓自填自建亦豈可  
以阻止當經剴切開導無如一二劣紳意存索詐堅  
執異常又經諭飭本城安良寧陽兩局公議旋據局

紳舉人陳善等稟覆於水道民居並無妨礙自應准其建造等情卑職當卽出示曉諭一面諭鄺姓將填餘塘面開深並將附近溝渠一律疏濬務使水得流通免貽口實鄺姓已遵諭加工開河乃李鏡春等竟敢捏詞上控實不知是何居心奉批前因合將鄺姓建祠並無不合於水道亦無妨礙之處並將勘明祠地繪圖注說稟請憲台察核倘李鏡春等再敢上瀆伏乞批斥以遏刁風地方幸甚

覆陳撫憲許諮訪地方情形附稟

敬稟者竊卑職履任一年地方情形粗知梗概其稟

前稟所未盡者敬再爲憲台詳陳之竊以爲今日時勢若不於本原之地力圖救正恐外患未亟而內禍滋深本原者何人心風俗而已矣人心由於士習風俗視乎官方士習不端而欲人心之正未之有也官方不肅而欲風俗之醇未之聞也試以寧邑之士言之其上者研求經史砥礪廉隅介然自守不預外事學問雖有淺深皆稱篤實之士然一邑之大以卑職所見所聞僅二三人焉其次天分高明學務博覽志大言大不囿俗流然或不免言過其實至若專攻舉業之文不講學問之道有志科名安分教讀尙不失



爲士之常最下者本其儂薄之資習爲狡詐之術謀  
充紳董出入衙門以一衿爲護身之符以公局爲藏  
身之地把持訟事魚肉鄉愚包賭包娼庇匪庇賊無  
所不爲若此者更僕難數夫方正之士少則鄉里無  
則倣而後生之習染日非邪慝之士多則究奸得憑  
依而公論之是非多沒於是乎機變相尋講張爲幻  
而人心不可問矣卑職目擊心憂極力整頓自到任  
以來務親正士擯絕僉壬扶植善良維持公道本年  
延請名流主講書院務以實學課士縣試拔取篤學  
以昭激勵誠欲端士習以正人心無如積習牢固一

時難化此可爲長太息者也甯邑地本瘠苦風俗素崇儉樸自同治初年以來出洋之人日多獲貲回華營建屋宇煥然一新服御飲食專尚華美婚嫁之事尤鬪靡誇奢風氣大變食物用物倍常昂貴而盜賊之多亦由於此又其甚者以獄訟爭雄不惜貲財夤緣賄託罔顧曲直務求訟勝而不肖官吏遂視爲利藪勾同劣紳婪取橫索訟棍從而播弄丁胥從而訛詐無關緊要之事往往釀成巨禍官日貪而民日刁言之可慨近年西門外創興西甯市大開賭館娼寮遠近子弟喪身破家者不一而足且窩藏盜賊尤爲

大患又常借醇神爲名搭棚演戲哄動城鄉婦女成羣結隊而來姦拐搶竊之案層見叠出地方官非惟不禁竟有借彈壓爲名親詣看戲者竊以爲風俗之壞至於此極皆官方不肅有以致之也

卑職

幼讀儒

書濫廁優行之列一行作吏歷蒙各大憲諄諄訓誨恆以遠到相期斷不敢同流合污稍違素志自上年閏五月到任後務崇節儉力戒奢華誓不受百姓分文開誠布公勤求民隱其時城內外各賭館已經前任嚴禁惟查城外西甯市娼寮六間蓄妓百餘口依然開設當卽出示驅逐勒限閉歇

卑職

常親往密查

不任陽奉陰違又嚴禁搭棚演戲一年以來此風頓  
歇地方稍安其明理紳士深恐卑職去任後故智復  
萌皆請通稟立案永遠垂禁除專稟立案外可否求  
請憲台札飭新任於到任後務將西甯市娼寮及城  
內外演戲實力禁止常自密查毋任丁胥矇蔽庶風  
俗或可望轉移耳以上二者迂疏之見是否有當伏  
乞訓示

撫憲許批

據稟已悉該令到任以來於地方諸務隨時整頓殊  
深忻慰另稟勸戒士民端品崇儉以及逐賭娼禁演

且頌七十歲自敘

戲尤爲切要行之日久自能挽此頽風該令旣具苦心於先接任之員原當擇善而從斷不可因循廢事仰按察司轉飭遵照並飭新任張令仍將該處娼寮賭館一律嚴禁並不准無端搭棚演戲以正風俗毋稍玩泄此繳

局紳請催收修志捐款稟批

查修志捐款實欠有二千餘兩之多經該紳等稟由前縣差催至今未見分文繳出良由志書已竣局用總數出入亦足相抵是以各懷觀望但前此各戶已捐者數亦不少若任現欠之戶一味推延置之不理

何以服已捐者之心而催收此項欠數仍以修志爲名亦不足塞觀望者之口本縣抵任見甯陽河道淤塞非但船隻進退不便卽農田水利大有關礙頗思倡議濬河之策祇以工程浩大籌款爲難此意蘊而未宣現在此項戶欠有二千餘兩之多亦可算一巨款擬出示曉諭將此舊欠逐戶催收存備開河之用較爲名正言順一面諭各局紳設法集款何論本邑外埠發給印簿勸捐先開縣城達新昌大河次開冲葦通海之河及各處小河爲甯邑宣通地脈似亦目前一大要政諸紳以爲如何如有所見不妨各抒議

論以期集事

南關約紳保釋更練稟批

各堡更練之設原以防禦盜賊保衛閭閻乃練總不得其人往往通賊窩賊玩盜縱盜種種弊害所在多有南關附近之地黃昏未晏之時賊黨竟敢聚衆入肆搶奪銀錢刃傷事主尙復成何世界該處更練共有六人事前既不在街梭巡以嚴防範及至事出並不極力追捕一任盜賊遠颺然則要此更練何用本縣履任伊始察訪情形近城數十里內盜賊之多各鄉村幾於夜夜鳴金不能安枕若不整頓捕務切實

舉辦團防恐剝牀以辨剝牀以膚城廂內外亦將盜賊縱橫民不安枕矣初三夜廣同信之案未必非該賊黨試新任之嚴緊與否以爲進止本縣杞憂甚切是以將該練總枷責八堡不止一更練懲一以警其餘亦屬亡羊補牢之計且訪聞該練總黃賢實非善類從前曾有窩賊情事尙須切究今該紳耆等以防緝需人稟請省釋原爲地方起見非爲該練總說情但趁此本縣整頓捕務之時該紳等亟宜公同集議另舉切實可靠之人充當練總以防後患不宜用此窩賊縱盜之人一誤再誤該紳耆以爲然否如果集



議之後南關練總實非黃賢無人可當而該紳等能保其以後不再誤事則本縣亦不堅執成見准該紳等另具切實保狀當堂保領釋放惟日後倘有失事責成皆在該紳矣尙望熟商

謝邊黃姓造屋案判

居民生齒日繁屋宇自必日增舊村不能容別建房屋剏立新村人事之常王法所不禁風水之說本屬渺茫如果立村建屋與別人屋宇墳墓相隔一二丈內果有偪壓冲射顯然妨礙之處亦應商勸遷建若建屋之人堅執不依告官勘斷此乃一定之理乃甯

俗凡見人家建屋不論是否妨礙動輒強阻且動輒標紅聚衆宰豬飲酒拆毀焚燒以致釀成鬪案命案及至成訟則又不遵官斷仗氣使錢多方營囑不勝則捏詞上控甚至匿名揭帖任意妄言冀聳人聽官若稍有虛隙鮮不爲其挾制歷年以來似此案件指不勝屈及至耗錢久累兩敗俱傷然後興盡而止試問究竟有何便宜此案黃榮煦在向來耕種之田內剏建房屋昨經本縣詣勘其地在兩岡之間前左右三面俱無妨碍惟背後高山有甄姓墳墓兩旁旗石年代已久由旗石量至黃榮煦現起牆脚自高而下

計三十四弓而旗石至甄墳尙有十弓是與甄姓有憑有據之墳尙無妨礙其甄墳之下兩旁旗石中間土堆叢亂據黃仲安等指爲謝邊黃姓之墳究竟是墳非墳尙不可知如果是墳亦應是甄姓之墳卽使果係黃姓之墳從其至低之一墳量至山坡下黃榮煦現建牆脚亦有十七弓且現建屋宇尙在亂墳之偏西數弓若謂有礙本縣雖不精風水以形勢情理度之實無所謂妨礙也乃謝邊黃姓竟四路標貼於十月十三日衆設豬酒十八歲以上者齊集議將其蓬廠木料盡行焚燒雖事尙未成然此等標紅聚衆

風氣出之蠢愚蠻橫目無識丁之鄉猶曰積習使然該謝邊鄉黃姓不乏讀書明理之人亦竟行此恃強犯法之事真堪詫異現經集訊據黃榮煦供稱此田祖父遺落一向耕種其印契於咸豐四年匪亂遺失遞年在黃錫書柱納糧可據等情此地是否官荒抑確係黃錫書柱稅地應候細查惟田經黃榮煦耕種已久如果官荒照粵東成例亦可准令報明畝數給發執照如係稅業失契應俟查明糧柱丈對明白補給執照自有官辦至建屋一層若照目前所起兩座地位勘與甄姓大墳及謝邊黃姓所指各墳均尙無

碍若再迤東添建則正對各墳愚民惑於風水牢不可破亦當斟酌理俾各相安斷令黃榮煦以現立之牆脚爲界連西邊共起兩座其牆脚以東及牆脚後俱不准添建出示立案以免日後多事在黃榮煦已願遵斷而黃廷封等猶稱須與各人商量本可准其出外商量但觀該民等刁狡異常此案該鄉正經紳士並無一人列名獨此二三憊老出頭難保非預爲訟不得逞私圖械鬪地步着將兩造一併交承差帶候覆訊供錄

二十二年丙申四十四歲

四月下旬由海晏都清鄉回至六村陳姓得省電知  
已懸牌實缺到任爰將陳姓著匪宗豪宗富等數家  
匪屋拆毀示儆議定陳姓族規責成族長等恪守事  
畢返署了理交卸尙有諸鄉待清已不及辦局紳議  
挽留余力却之乃作留別詩二章諸紳士和作頗多  
爰訂爲甯陽驪唱集錄後

甯陽驪唱集

甯陽留別原唱

一年容易及瓜期忝宰名區乏設施鼠雀好爭難盡  
化甯人好訟余到任後新案隨審隨結者尚多荏苒多盜未全

且頭七十歲自敘

珍傲宋版印

治盜風極熾民不安居去秋拏獲冬瓜仔余二女等

募潮勇五十名會同赤溪右營陳寄梧都閩縣丞董

德裁二尹先從海晏都按鄉查辦獲匪不少次及姓

防盜略於上下方適中之冲蔓墟論紳設昇平局聯鄉

多不及寬嚴並濟慚無術功過平分只自知差喜甯

陽直諒士肯將道義共相廟

回首珠峯氣鬱葱甯陽書院建城一番培植一番功

本年每月加課經史性理幸留大匠施繩墨莫使英

才惑異同院長一席向章就本邑舉人每年輪一人

會與諸紳商留一安定教人原有法嶧山為前廣雅

二年以資造就陽春講學溯遺風余嘗以白

御入室第子其教人一陽春講學溯遺風沙陽春臺

賦題觀風陳生伯周鄉賢交甫先生六世孫也學者勤  
本原賦筆超俗本屆縣試拔置第一以爲篤學有  
會將師說資揚推緒論每以先師與化劉融齋先生  
目行看德業崇

奉和甯陽留別原韻

陽顛悔盒

立心端與古賢期訓俗型方次第施樸棧化成臻上  
理萑苻風靜奏平治歌騰有道徵三異心本無私懍  
四知莫恠萬家生佛祝攀轅猶自惜分廟

善氣閭閻鬱鬱葱宰官原有補天功治緣儒術兒千  
乘禮式經師鄭小同徧祝篝車歌喜雨育成杞梓賴  
春風民思民樂無窮極刊石文宜頌德崇



一珍做宋版印

詩意有未盡再呈二律

一代循良百代期甯陽上下遍恩施新甯有分精心

擘畫如家事展手經綸當國治報最早欣邀帝鑒去歲

馬中丞曾以循良入告奉旨嘉獎名清深恐被人知淵源好向白沙

證師說孜孜願切融若課士恆以其師劉

閭閻佳氣鬱葱葱費盡經年長養功四境鳩安民志

定平林鴉集好音同寬嚴隨地皆仁術慈厚居心尚

古風植徧甘棠遺愛在馨香他日禮宜崇

瑟齋明府治盜燧峒聞受代有期按部回署途

次出二律留別謹依韻奉和 趙宗壇嶧山

循良初見早相期盜公初到任宗壇心延納見以聯局治可

惜長才未盡施萬戶邑曾傳佛到甯人好訟案多特

選公來治謂人曰六都盜尙待公治日邑中盜劫無虛

吾與甯民生佛矣六都盜尙待公治日邑中盜劫無虛

查辦匪鄉先海晏都行次矧尙忽接受代傲忽龍門

師派淵源接公前肄業滬城龍門書院伯起清名婦

孺知一邑人共知公何日重逢商舊學還將義利共分

廟公每提辨義利要旨教

桃李公門氣鬱葱幾經培養補天功公縣試取錄來

書院肄業每月以經史理文時忝來鹿洞宣絃誦年本

宗壇忝主甯敢學鵝湖辨異同龔遂去齊留宦續文

且頃七十歲自故

重一中華書局聚

翁治蜀有遺風褒揚自昔傳天語公前權宰陸豐多

吏入奏傳

嘉獎良吏純儒望並崇

### 再次原韻志感

澄清天下每相期中外還愁誤設施國恥諸公應共  
雪陸沈時局本難治江河日下誰先覺松柏歲寒勵  
後知安得素心數晨夕他山玉石共磋磨

遼陽王氣尚青葱和戰誰能定罪功民物瘡痍千古  
恨干戈擾攘五洲同將成海外連雞勢恐釀中原逐  
鹿風忍灑新亭幾行淚救時良相孰姚崇

歌舞樓臺無定期半間堂下戲優施寒盟蛇豕方圖

變殘劫河山未暇治蝴蝶夢成莊叟幻杜鵑聲到洛  
陽知有人日暮吟梁甫好把陰符與細廟  
感恩門外樹葱葱猶記降王面縛功三島尙聞輸歲  
幣四方無復詠來同已傷學校成儒蠹誰料衣冠有  
盜風江左夷吾今不見泰山雲雨望朝崇

謹次原韻

譚錫藩 翊屏

宏開石室厚相期

公於書院課每厚加獎賞

濟濟英才化雨施杜

召巖疆堪坐鎮龔黃渤海也修治

甯陽濱海素稱難治公署理一年民

風丕

明廉折獄稱三善清白辭金懍四知

公宰甯結案極多苞

直杜

正喜官師歸一致諄諄課士互磋廟

公本師說以啓臚諸

生等業  
目進

一珍做宋版耳

南菁啓秀氣龍葱公所刻昔年肄業南菁書院徵辟申蟠

策治功公以優貢知縣筮仕廣東優禮耆年文潞比公舉行全銷

悍俗武城同甯陽多鬪案歸舟不載端州硯下軾欣

觀太史風公歸裝簡約不取一錢其下卓觀風獎勵甚厚經術淹通天算擅

公百家之學無所不通救時端不讓姚崇

公到甯陽涖治一年口碑載道丙申夏時值交

篆留別見示謹依韻奉和 李金華

才非百里遠相期卓異鴻猷漸設施前馬玉山中地丞薦公卓異

處巖疆資保障事逢錯節總平治冰清獨矢神明鑒

公初下車節詰 城隍廟自誓 霓望同殷婦孺知別後向風遙想處

好頌圭臬切相廟

公乙未來甯下車諸弊悉除乃棠頌方興瓜期

忽代邑人士欲留不得謹拈一律送行誌慕

安民革弊孰為功二十年間僅見公石嶺棠甘新植

蔭城東有石人嶺 台城草偃始迎風城北三台山聳峙故名台城 政平鼠

雀能求瘼浪息鯨鯢戒養癰邑中劇賊余二女冬瓜仔余亞大雷亞田黃亞

張陳亞庚等公 出資懸賞獲之 可惜攀轅諸父老一聽驪唱繫心衷

恭和原韻

蕭慶祺

圭山留牘見襟期百里重膺德政施陸邑梗頑纔默

且頌七十歲自敘

臺一中華書局聚

化甯陽煩劇又分治萑苻盜靖民康樂棧樸材掄士

見知方冀棠陰常庇蔭願偕同道切相廟

兒童竹馬迎青葱兩載咸資長養功瓜代忍看旌旆

去蒲觴猶憶綺筵同西窗剪燭新談月南國乘軒舊

採風捧誦嘉編如在目後塵得步望彌崇

平書明府涖甯一年行將受代賦詩留別謹依

原韻奉和

梁汝材 漢閣

丰裁初挹愜心期 公新履任材晉謁時見恂 何幸甯

陽沐措施德及中牟傳魯化盜清渤海仗龔治 匪公最辦

嚴盜風 望霓未慰情何限 四鄉不能遍歷心竊以為

憶獻曝爭先樂可知迎公往海晏辦匪旌旋之日各鄉

珠峯石嶺鬱葱葱共沐菁莪育士功不有龍門傳派

正公在龍門書院肄業那能鹿洞溯源同禮行前席

尊師道書院啓館之禮力挽頽波振士風書院肄業

栽培愈加振小子望塵真莫及徒將德業想攸崇慕

奮鼓舞向學  
德望欲令小兒朝杰  
晉謁以去任不果

### 謹和原韻四律

黃 緯 若星

一載匆匆已屆期攀轅翻恨靳敷施欲探利弊觀風

得痛恨刁頑剋日治清節神明方共鑒苦心婦孺未

全知棠陰喜接王楊後經術淵源早切廟



黍苗百里接青葱誰識農桑督勸功捕賊先從遙地  
始愛才真與古人同口碑共說隨車雨宦橐空留兩  
袖風方信廉能由學術煌煌天語荷褒崇

通經致用早相期小試牛刀善措施盤錯不辭肩委  
任循良惟願佐平治得情鼠雀頑堪格授首鯨鯢蠹  
莫知堪歎攀轅諸父老勳猷未竟惜分廩

署枕三台氣鬱葱摩挲棠蔭敢忘功豈容茹吐分強  
弱未許公私混異同盡鑿前車清利藪直邀宗匠振  
儒風愛人學道加培養霖雨蒼生德望崇

謹和原韻

黃嵩裴

藻甫

澄清天下託襟期  
百里何妨待展施  
夾道攀轅重頂  
祝一年借箸六都治  
蒼生有福苞苴絕  
素抱無欺婦  
稚知可惜及瓜人  
受代誰將義利細分廟

四野嘉禾綠似葱  
知時好雨著奇功  
倚門笑語聲潛

歇甯陽多流娼公載道謳歌樂自同  
政比龔黃覘治

術學尊漢宋  
辨家風甯陽遺愛爭傳誦  
萬古瞻韓北斗崇

謹和原韻

趙澤茶

蜺旌聞又屆行期  
善宰巖疆澤徧施  
多士從風資督  
課頌民畏法賴嚴  
治絃歌雅化人同仰  
案牘奇才世

共知我被陶甄恩不淺每欽明訓自相廟

棠舍他年想鬱葱閭閻頌德並歌功掄才拔士連茹

似作誓盟心與水同公下車即往澤靖萑苻清盜藪

政除粃莠革頽風攀轅此日情逾切良吏由來衆望

崇

謹和原韻四律

黃朝槐 植階

去期在卽憶來期手息華燈肇措施公赴甯市瑞應

言院紳民於此覘公廉儉遐邇相傳翕然望治一綵撤

層臺優罷唱公去歲城市謀演戲酬神棚廠已成禁嚴

六博匪潛治公到任卽查封各墟準不徒仲氏稱

三善還學楊公懍四知神誓不受為百姓一城墜入境觀

風勵多士首持仁義使相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

三節  
命題

賢良泣止見風期戴月披星善設施公連月見盜案頗多

捕盜不違纔逐女閭齊一變公向西甯市娼寮及賭館最近感

德徐攻盜戶鄭重治公治任以來大盜渠魁無不就

感分鶴俸還相贈各題謀士屢蒙嘉獎笑試牛刀不

自知甯邑素稱難治公到任即變載道驅歌今乍唱

更徵詩句好相廟

盼望龍門氣鬱葱讀書早費廿年功公會肄業滬城

且頌七十歲自敘

臺北中華書局聚

一珍俄宋版印

十論參說苑劉光祿齋公每以與化劉士融學比經師鄭

小同滿載圖書隨宦轍清攜琴鶴守儒風公來去清風兩袖囊

中惟有臨歧許識荊州面直覺榮封萬戶崇

材儲棧樸鬱葱葱培植難忘大造功多士拔茅人共

慶上丁釋菜禮從同是年仲春公特到書院與趙暉山師行釋奠禮來觀禮者甚多

及門敢望傳師法公於四月命題愧未能申其義聖判

牘長存見古風公會刊圭但願慎終如始事行堪褒

德錫封崇

謹和原韻

劉金波

攀轅臨別證心期僻壤難忘厚澤施冰貯壺中堪賞

識琴鳴堂下竟平治甘棠留蔭欣毋伐偃草餘風許  
共知巖邑再逢賢宰執聊將德政復相廟  
珠峯講舍鬱青葱此際經營幾費功自愧庸材難拔  
萃得沾教澤幸從同望雲共沐隨車雨立雪曾叨入  
座風八百孤寒蒙樂育使君德望共推崇

謹和原韻

陳康年

甯陽宰守一年期德禮甄陶大設施雀角消爭情立  
斷萑苻息警盜胥治安有術民俱頌刑賞無偏衆  
所知自古賢良真理學總憑道義力相廟  
何事珠峯色鬱葱都憑作育有全功生徒授受規模

在司牧栽培訓迪同正學相承端士習異書還借啓  
文風惟期別後重還任此日齊賡德業崇

謹和原韻

李炳照

來期不久又歸期宿具雄才未盡施勿翦甘棠民賴  
化胥除莠草盜全治蒼生愛戴神明奉素抱清廉父  
老知此日驪駒歌在道攀轅猶自惜分廟

棧樸芄芄氣鬱葱一番培植補天功因材造就隨高  
下卽物推求辨異同在昔滬城傳學術於今甯邑振  
文風廉明到處輿情浹惟願他年位望崇

和作

李桂年

案牘勞形處不遑六都百姓賴平章裝隨琴鶴留清  
節盜靖萑苻示義方治獄皋陶能淑問愛人子產本  
慈祥攀轅莫折郵亭柳留作他年召伯棠

珠峯講席傍城開宛坐春風笑語陪桃李公門隨處  
種菁莪中泚得時栽驪駒譜曲今重聽馬帳談經昔  
幾回百里長才聊小試調羹他日作鹽梅

和作

伍伯桐

攀轅那忍聽驪歌下邑宣猷瞬息過鼠雀弭爭公牘  
少萑苻平盜口碑多桑間日暖雉翔畝嶺表風清虎  
渡河還記雙旌初泣日矢神清潔志無頗



珠峯游學幾春秋歲月催人似水流桃李共欣門下  
種芝蘭自賞谷中幽一年我幸春風坐百里誰能愛  
日留樗櫟早煩繩墨正他年應合棟樑求

和作

曹鳳儒

載道征夫已唱驪紫霞江畔望旌旗愛民素願知難  
畢報國丹心矢不移治事早知儒吏貴立功原與古  
人期他年名宦書邦乘史筆公評定首推

訟庭無事草青青學術龍門溯舊馨程子爲官兼課  
讀漢朝循吏本通經甘棠合使留南國折柳何堪又  
短亭坐我春風曾數月遐思先哲有儀型

和作

陳啓霖

龍門學道裕襟期作宰甯陽有設施案牘勞形能細  
判萑苻多警賴平治循周召伯型同仰化蜀文翁澤  
共知最是儲材心事切常將義理共分廡

嘉樹連城氣鬱葱栽培同賴補天功龔黃治譜輝前  
後朱陸心源辨異同循吏六都宣化雨諸生半載坐  
春風驪駒一曲知難和但祝他年位望崇

和作

陳其殷

生平胞與具襟期小邑臨民善設施歌起武城消悍  
戾琴鳴單父想平治清廉自矢神明格寬猛相需草

野知夾道甘棠人勿翦攀轅父老惜分廟  
棧樸芄芄氣鬱葱幾番培植仰天功幸逢良吏興絃  
誦肯與經生辨異同木鐸乘時宣德化橋門講學溯  
遺風閭閻感戴情何極預祝他年德業崇

和作

趙鼎進

澄清攬轡早懷思瓜代經年忽及期遠地萑苻看漸  
靖中天霖雨已頻移廉平雅意儒林羨正直休風井  
里知還祝他年名位重遍將功績紀南陲

講學甯陽辨異同辛勤課士訟庭中一年化雨經培  
養滿座春風樂洩融小邑人才慚大器長官行事有

清風深知藝苑裁成意爲仰龍門百尺桐

和作

曹錫鏞

民胞物與具襟期整俗還教善政施按籍隱情憑剖  
析探丸餘黨賴平治濟民有術寬嚴用矢念無私遠  
近知愧我甯陽居僻壤難留大道共分廟

槐市談經氣鬱葱裁成曾賴幾番功學規頒示勤提

命

公競風卷發獎  
賞生童等規

道派研求剖異同造士有方存雅

意教人多術見儒風循良早奉絲綸獎上國觀光爵  
位崇

和作

李森

回憶去年到任期型方訓俗妙敷施訟庭花落民俱  
化蒲澤清風盜盡治平似鑑衡符物望清如冰玉畏  
人知臨歧高唱歌驪曲把酒留行袂兩廟

珠峯院樹氣葱葱培植生童有大功課士殷勤評月  
日因人造就別雷同論文訓迪沾時雨學禮追隨拜  
下風半載膠庠蒙樂育惟將德業共推崇

和作

雷維森 蔭棠

天生名宰應昌期敷政甯陽仰設施悍氣習成幾盡  
化盜風素熾不難治杜周自昔循三尺楊震由來懍  
四知竹馬攀輿留不住更誰義理共相廟

悵望離亭草木葱栽培還念讀書功  
文翁教術隨時變朱子襟懷到處同  
幾輩喜俱沾化雨一年幸我坐  
春風涓埃未報情何極努力惟期德業崇

和作

譚沛霖

通經致用發襟期作宰甯陽德教施  
利害興除民鼓

舞

甯

公

下

言

在

娼

寮

賭

弱

强

扶

抑

事

平

治

清

廉

久

共

三台仰

甯

台

山

仕

學

兼

優

四

海

知

一

片

慈

雲

何

處

去

更誰義利共相廟

桃李栽培氣鬱葱成材有道奪天功  
甘棠留蔭千秋愛木鐸宣猷萬古同  
琴鶴兩行隨愛日芝蘭幾月被

春風自慚學淺無佳句聊咏先生德業崇

和作

陳秋濤

瓜時忽又一年期何幸甯陽雨露施奸宄潛消神化  
理僉壬紛起賴平治通經致用清時貴除暴安良下  
邑知講舍棠陰懷召伯曾將道義共磋磨

棧樸蓬蓬氣鬱葱端資培養補天功程朱正學存規  
矩許鄭遺箋辨異同草木共沾君子澤絃歌猶見古  
人風膠庠啓迪原無隱多士俱賡德業崇

和作

黃漸逵

一年彰瘴樹風聲忍聽驅歌載道賡治比龔黃相伯

仲風同召杜仰廉清梗頑自古難全化功過他年有  
定評此去安民猶繫念盜公去猶解知公到處爲蒼生  
山院森森曉氣清禮行啓館勛諸生公門預作儲才  
地師說堪爲造道程棠舍琴聲離別感珠峯月色古  
今情新詩豈等巴人曲愧我無才和鶴鳴

和作

陳伯超

聞道瓜時已及期方隅父老戀恩施爭成鼠雀胥潛  
化匪聚萑苻幸漸治此日陽關分手去頻年陰德寸  
心知嚴師慈母能兼任下士咸欣道共廟

院建城東氣鬱葱一年同被育才功師門舊學資揚



推學派歧途辨異同董子垂幃聽雅唱昌黎薦士仰  
高風而今載道離歌起願祝明公德業崇

和作

曾景藩

法術刑名豈所期編氓匝歲沐恩施儒林有幸資培  
養寇盜無驚賴化治兩袖清風琴鶴夢片言折獄鬼  
神知更將師說殷傳述曾與諸生共切劘

公門桃李久青葱多士羣沾化育功官舍棠甘慈母  
憩訟庭花落昔賢同素懷造士如時雨青眼憐才有  
古風一瓣心香遙頂祝願公竹帛列勳崇

除暴安良氣量恢使君好學更憐材割鷄暫攝經年

篆籀鳳原非百里才  
犬吠花邨惟月照  
雉馴麥隴有人來  
干旌孑孑天涯去  
驄馬何時下邑回

登車志早欲澄清  
撫字方隅寄宦情  
學比孔明甘淡泊  
廉如高允更精明  
濟時豈有尊鱸想  
宰治曾無鼠雀爭  
可柰行旌留不得  
士民搔首望前程

和作

趙士譽

巖疆分理值昌期  
政教雍容次第施  
德感吠厖民自化  
令嚴佩犢盜潛治  
神君譽噪豪強懼  
衆母名高父老知  
聞說瓜期今已屆  
猶將道義切相廟

佳哉院舍氣葱葱  
共荷菁莪樂育功  
文字務期風雅

正車書常奉軌文同尊師釋奠循先禮取士賓興有  
古風寄語吾徒須努力無忘此日始基崇

和作

李見田

宇下併幪一歲期長才猶未竟敷施澤留南國思遺  
愛俗化中都想義治此日驪歌三疊唱當年鸚薦九  
重知泮宮幸有餘風在濟濟諸生共切廟

桃種河陽望鬱葱摩挲舊蔭仰前功幸依繩墨循途  
去更聽謳歌載道同循吏本能除弊俗黎民何處覓  
仁風我慚挽駕無長策預祝他年德位崇

和作

李本端

琴堂話別又瓜期遺愛難忘溯設施和以息爭民自  
化寬仍濟猛盜能治咸懷忠信傳三善獨矢清廉懍  
四知有腳陽春留不住誰將風義共相廟

秀毓珠峯氣鬱葱滿城桃李是誰功擇師有道規模  
遠校士無私化育同粵獻名言昭古法融齋絕學紹  
遺風儒林循吏公兼擅願祝他年德業崇

作和

譚煥基

一年布化樹風聲獨抱清廉證舊盟敷治琴從官舍  
譜宜人花向訟庭生勸農犢叱聞閭巷治盜厖音靖  
邑城可奈驪歌聞載道六都無計挽行旌

習禮東山天氣清每將繩墨誨羣英法言惠我留師

範公頌生童以異義談經有學程為吏不殊為士志

作官猶是作師情新詩兩首殷留別可惜無才共和

賡

和作

劉卓

聞說行旌去有期懷才可惜未全施鼠牙漸息咸生

畏狗盜猶多尙待治撫字經年陬滋感誓詞一紙鬼

神知琴堂雅化誰能嗣臨別還將道義廟

桃李盈門氣鬱葱栽培費盡幾番功焚香薦士今還

見學道愛人古所同幸有良師明學術誰留賢宰挽

頽風樂憂天下生平志業廣方知德並崇

和作

李澤棠

報道行旌去有期黎蒼到處仰聲施草茅利弊資懲  
勸風俗澆漓賴補治胞與為懷民物感清廉矢念鬼  
神知儒林叨被栽培澤努力須將道義廟

琴堂閒靜樹龍葱植培經年擬奏功漢宋談經期得

正王楊遺愛迹相同

甯陽王楊二  
公有遺愛祠

化涵原野苗承雨

崇 德徧閭閻草偃風教養有方民樂業至今四野慶墉

和作

陳兆鼇

且碩七十歲自敘

真一中學書局聚

征馬戒途已有期甯陽士女仰聲施棠陰日暖思毋  
翦苻澤風狂賴漸治誓志無私神鬼格安民以義地  
天知今朝已聽驪駒曲道德猶殷共切廟

濟濟羣材氣鬱葱藉公培養幾番功官師教養期兼  
盡道義研求辨不同朱子專精傳盛德文翁治蜀想  
高風紫霞江上攀轅送他日應知事業崇

和作

陳世英

誓詞初到祝蒼穹忠敬從公矢寸衷並濟寬嚴如子  
產廣施教化擬文翁冰清暮夜苞苴絕玉潔心腸鐵  
石同何日重來迎道左好騎竹馬看兒童

授受淵源有令儀  
龍門講學憶前時  
誨人規矩能無倦  
迪我詩書賴析疑  
衡鑑虛懸心自正  
弦歌聲滿俗潛移  
行人莫折官亭柳  
留作棠陰去後思

和作

余遠材

曲聽驪駒別有期  
一年惠澤廣推施  
角牙化訟由誠格  
父母咸歌以德治  
學道愛人千古法  
政平訟理萬人知  
愧余質魯難聞道  
敢以愚柔不切磨

珠峯佳氣鬱葱葱  
桃李栽培幾月功  
講學園聽今日見  
執經問難昔賢同  
因材施教如時雨  
薦士無私有古風  
每把先型匡下士  
龍門師範望彌崇



和作

陳子鑫

載道行旌已有期攀轅人士仰聲施無情鼠雀勞聽  
斷當道豺狼賴整治曲直能平公道在寬嚴互用此  
心知甯陽學校欣留澤義利常將共切磨  
遙望珠峯氣鬱葱官師兼盡未酬功文章報國緣何  
異經術匡時自不同奠釋敬師垂雅範春明試士仰  
清風今朝已唱驪駒曲惟願齊看位祿崇

和作

朱冕華 蔚三

憶昔君侯甫下車誓詞一度表神居早將禮樂移風  
俗不許笙歌溷市閭公禁娼賭甚嚴政簡喜除苛似虎官廉

翻笑食無魚更聞崑外兼旬住治盜親來問里胥  
臨行唱和滿騷壇大筆淋漓想染翰課士傳經慚我  
拙愛人學道得公難淵明人品羲皇似劉寵官聲伯  
仲看底事瓜期交代速滿城人士挽征鞍

和作

陳壽昌

風送征帆去有期甯陽民物感恩施蜂衙牘滿勞清  
聽狗盜窩成賴漸治愛國如家千古少保民若赤九  
重知翁公治陸陸豐與論  
翁然傳旨嘉獎教人席上傳師說道義還將共  
切廟

院合依山氣鬱葱人才作育一年功何堪琴鶴傷離

別謹復經書辨異同偃草化人留雅範拔茅薦士仰  
高風今朝為唱驪駒曲位望行看異日崇

和作

趙以熊 藻階

蒼生翹首望為霖忽聽驪歌感不禁邑似武城偕學  
道治同單父獨鳴琴霞溪柳惜離時折石嶺棠留去  
後陰一曲陽春難共和行旌遙望幾沈吟

樗櫟凡材採不遺風簷文字感音知訓蒙學講成都

市 公設義 課士經傳董子帷民樂撫綏恩似子官勤

教迪道兼師幾番義理資揚推想見龍門授受時 每公

以融齋先生  
緒論課士

是年正月內兄趙君愷侯率同大兒祖慶回籍就婚於黃氏親家黃友林先生世居高鎮南鄉地名樓下素業商船近則設行號於滬南與愷侯之從叔朗垣叔岳爲中表兄弟論趙氏戚屬余後一輩友翁人極誠篤爲商界泰斗與余至好略分聯姻情至厚也五月余奉母挈眷回省七月子婦南來八月十四日爲堂上七旬正壽省城鄉寅好友及陸豐新甯兩邑紳士遠道而來同申慶祝誠爲余家庭一時之盛

余在新甯獲盜三十餘名除情真罪確之余二女等數名逕解豬頭山行營懲辦外尙有監犯三十名聞

卸任之信已認者無不翻供未認者更不肯認詢諸局紳僉謂此三十人者無一非盜若保釋出外固害地方卽留禁縣獄亦殊危險乃於交卸前數日派差勇押解十名赴省余回省時帶二十名俱寄南海縣監分讞局營務處研訊

向例外縣解省之盜訊一二次不承卽發回復訊時臬台魁廉訪素知余謂讞局營務處曰李某辦盜認真所送之禮物不可退回如屢訊不承可命到局處親訊於是余每日上午到局下午到處研訊諸盜自七月初至月終惟顏禮本終不認回餘俱伏法孔子

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余心滋戚焉

顏禮本者海晏著名之積匪也近年却常往安南犯案不多然受害之家恨之入骨三月十四日余至海晏駐局席未煖人報顏禮本回家矣詢之局紳陳舉人善曰此真猾盜積案纍纍今天奪其魄忽然歸家當先往捕之余然其說是晚四鼓親率潮勇至其村密捕破扉入禮本與安南婦急起抵禦勇多卒擒之時天甫明余駐顏姓宗祠訊之不認禮本供名亞四余喚父老問之云禮本是實亞四其乳名也乃執以回一路譁傳顏禮本被捕矣人皆稱快到局略訊數

語卽派差勇解至署迨回署鞫訊屢認屢翻刁狡異常解省終不承認乃發回新甯監斃

七月下旬奉撫台許仙屏中丞札委清佃事率領水師學生赴香山順德東莞新會番禺等縣丈量沙田清查田戶同委者聯子振太守及陳君嵐石松君筠亭葆君伯萱李君湘浦劉君子光學生曹汝英爲領班先由香山入手用機器測籐枝量每日上午八時出下午五時止余與嵐石子光同一舟終日履行畝畝往往沾體塗足至暮返舟則烹鮮飲酒頗饒樂趣向來辦理沙田爲優差而香山尤美此次辦法旣與

歷屆不同而撫台所委諸員俱擇操守可信者余承  
乏香山清佃總辦兩年餘薪夫外不名一錢不獨余  
爲然同事諸君無不如此

二十三年丁酉四十五歲

八月鄉試調簾優拔貢例不得入內簾余充謄錄官  
謄錄爲粵闈叢弊最多辦理最難之事監臨面諭防  
弊尤須防生事蓋歷屆過於操切輒滋意外事也余  
晝夜查察對謄錄生加以禮貌出以誠意終場幸無  
事闡後中丞傳見每念勤勞許調劑一優缺乃未幾  
裁巡撫缺而許中丞去任矣



二十四年戊戌四十六歲是年春沿海諸縣沙田清丈事畢余調至撫署總局辦事仍兼管香山分局秋間北京政變事平仍復巡撫缺冬十一月鹿芝軒中丞傳霖到任

十二月初一日藩司懸牌委署遂溪縣事余自新甯交卸卽委清丈沙田辦理兩年略著勞勩同鄉諸友俱以爲今歲可得一優缺至是咸抱不平力勸余辭余思上憲以遂溪有事擇人往理謂余能而任之余不甘以無能辭一也余素鮮奧援又不肯營求大缺決無望中缺亦不易得幸而獲此缺之美惡本不計

無庸辭二也人生貧富有定生死亦有定我但安我  
義命循理而行雖險亦夷雖危亦安不必辭三也決  
赴任乃漏夜自書履歷翊晨卽赴藩臬兩司謝委俱  
甚忻慰獎勵有加初三日往見制台譚文恪公訓勉  
周摯及見鹿中丞詫曰余重聽又初到前日廟班兩  
司商委署缺未了了孰知是君君在署中深資臂助  
雖然遂溪事關重要國家事大余何敢留君此去有  
難事當爲設法其安心爲之余聞感激之至乃宴諸  
同鄉及寅僚之密切者告以毅然赴任之故皆歎服  
初以堂上年高眷屬擬留省垣先妣謂汝一人往我

既不放心汝亦多一牽挂不如皆往遂定二十一日  
航海赴遂二十四日到赤坎埠登岸住潮州會館二  
十七日接事

二十五年己亥四十七歲

法國租借廣州灣事總署既奏准不即定界戊戌四  
月法兵輪駛泊遂溪縣海口即登岸入海頭汛炮台  
督憲譚公委潘道培楷赴議駐赤坎埠月餘法水提  
不到迨潘道去而法提來以無人接待遂電駐京法  
使向總署索劃吳川遂溪兩縣地周四百餘里並硃  
洲東海兩島遷延至於十月毫無眉目法兵之駐海

頭炮台者與居民時有衝突知縣熊君不能理乃向  
省垣告急遂邑紳民亦紛紛赴省呈求保全土地各  
憲於十二月朔日拈香畢在關帝廟官廳議署事人  
員署臬司吳維允廉訪以余名薦督憲首肯乃懸牌  
余抵任後一面安撫鄉民切勿滋事一面親往海頭  
會晤法四畫兵官龍君時繙譯爲華亭張逸亭君傳  
俊卽勉齋乃郎同鄉世交頗得相助於是相約有事  
面商靜候議界五月潘道又偕雷瓊周道炳勳來遂  
仍駐赤坎埠與法新提督會議至七月初旬共商四  
次吳地讓出黃坡一墟遂地非惟不讓更欲增多近

石城縣安鋪埠之北羅海口於是民心益憤力籌抵禦上年冬間廷諭各省舉辦團練遂民激於界事集捐銀四萬兩赴善後局購領槍械余於稟辭日督憲謂團練不能不辦但當嚴守界限彼不來不可生衅彼若來犯當竭力抵禦余抵任乃爲挑選精壯一千五百名分各鄉訓練諭蔭章墟紳士馮紹琮爲團總馮紳曾隸廣西馮子材軍門麾下軍事頗有經驗訓練三月調集會操余親閱視獎勉之餘勗以大義各守各團有事聯絡慎勿越界肇衅各團均能遵守維時法兵官雖知各鄉辦團以爲烏合之衆不足慮至

七月兩道台議界不成民氣愈張操練日勤乃有鄰  
邑奸民獻媚於法提督謂團練不擊散劃界必多障  
礙乃於九月初五日派兵百餘名攻黃略村鄰近各  
團聞警咸集包圍法兵寡不敵衆遂由海道退回是  
役勇死二人傷二十五人余馳往相驗電稟各憲次  
日仍嚴防以待各鄉相約禁售食物余電詰龍兵官  
得復電不再派兵要求照常購物事遂稍定十四日  
蘇子熙軍門到海頭所乘者法兵艦所駐者法兵營  
蘇使此來不啻一法國官員余在赤坎埠預備之行  
臺曾不一顧余自初五開衅不復到海頭聞使節泣

止遣人往接頗承體念囑勿前往時周觀察尙駐赤坎余日往伺候二十七日張通事之弟挈眷由雷州至海頭路經舖仔墟爲百姓截留余聞信卽往弔放詎百姓已知該處鄉村被割連日紛紛聚議死守弗舍經過處數十村老少男女伏地哀求保全鄉村哭聲震天聞之淚下當至該墟召集紳耆再三開導堅不肯放翊日法移三兵艦泊赤坎海面周觀察上廣王兵輪駛往海頭赤坎大震遷徙一空余聞信乃回署電請蘇軍門保全赤埠一面邀請城紳並蘇使派來隨員仍赴舖仔竭力勸導十月初二晚始允交出

張眷當囑蘇隨員先回海頭報告暫留城紳駐墟余於初三日黎明回署一路聞炮聲隆隆以爲法兵竟攻赤埠也至署始知攻打蘇章墟自晨至申兵艦放炮二百六十餘陸兵與團練相持至下午四時始退余當至墟慰問知練勇傷九人墟內擊毀民房五間當舖倒高牆一角壓傷三人余自初三日離舖仔後因蘇章被攻張眷仍未放乃於初六日復往始點交蘇使委員由海道送往初七日到海頭事遂了時高州鎮馬介堂軍門維騏駐吳川之石子灘余於初十黎明拜牌後便衣馳往過平石村後隱隱聞鎗聲至



請軍門派人查詢據報無事想團練操演放鎗也午  
後回城一路聞人言今早法兵攻平石被練勇殺死  
二人現割首級赴縣請賞余知有異催輿夫急行至  
署並無所聞未幾人聲嘈雜報平石村練目請見卽  
延入始知今早渡海來平石村者實只二人練勇見  
卽鳴鑼集衆當將二人擊斃一爲一畫一爲二畫均  
下級軍官練勇割首級到縣自以爲可領賞銀余乃  
申飭練目曰法兵若大隊來攻不得不抵禦今止來  
二人殺之不足云武須知目前界務未了視爲仇讎  
日後事定辦理交涉爾村受大害矣練目方悟深悔

鹵莽余曰速將兩首級攜回與屍身妥藏他日如上  
憲索取兩屍交出亦可輕辦乃命家人取銀五十元  
交練目購棺二具盛屍當時大堂上下觀者甚衆練  
目持銀而出以爲領賞也相與鼓掌蠶擁而去翊日  
余出東門至各鄉檢閱團練遙見電杆上懸一首級  
命役取下視之洋人頭也復命四周尋覓又獲其一  
亟命隨人回署取銀購棺盛貯派勇目率勇四名雇  
車運棺馳往平石着練勇交出屍身將首級縫上妥  
盛看守余事畢回署後殊諭該鄉紳士曉以事機着  
令保存兩棺乃風聲傳至海頭法提督卽據以報駐

京法使向總署詰問謂有機器師二人至遂溪被鄉人殺死遂溪縣賞銀五十元將首級懸挂電杆現已不知去向云云總署電粵督查辦當飭高州鎮查明馬軍門派人來詢問首級存否余據實以告不但首級存在屍身亦全當由馬軍門電復督署電知蘇使派員領去轉交法兵官驗明不誤此事暫告一結束大凡辦事稍有疏忽禍端卽從此起當給銀買棺時余當出大堂開導遣散人衆然後派差勇鬻同練目往購棺木則不致衆人擁出東門將首級奪取懸之電杆也疏此一著後之種種謠言從此而生事後方

知已不及矣是日法督竟將周道移居法兵輪派兵  
看守蘇使亦不勸阻反函誑各鄉團練紳士謂界務  
已定團練不得出巡致滋事端各鄉信以爲真時值  
二造割稻練勇咸往田壠操防稍懈十四日法大隊  
驟攻黃略村並扼守各路阻遏救援自辰至申槍砲  
聲不絕練勇死傷甚多鄉民向村外逃命法兵遂入  
村焚民房數百間火光燭天城中震動余爲保守縣  
城計飛請馬介堂軍門派勇六百名於三鼓到城時  
各鄉團練聞縣城警信以一半守望一半來城部署  
尙有五百名乃於十五日早收復黃略村法兵退至

赤坎埠午刻馬軍門馳至乃偕往黃略察看受災情形飛電稟報各憲是晚奉蘇使電知議界已定自此止兵先後交綏三次練勇共死六十九名傷七十餘人方事之殷鄉民激於義憤力謀自衛正值各省奉旨辦團乘此時機集貲購械踴躍從戎其奮勇非由勸勵爲邑宰者旣不能禁止弗行亦不能坐視弗顧惟有時時以閱操爲名申誠生事幸而十閱月中鄉團遵諭未越雷池一步不幸而三次被攻竭力抵禦卒以器械不及死傷至百餘人之多余心恫矣二十以後蘇使日與法兵頭涖界會勘余聲明不能赴界

百姓皆遵約束杜門不出十一月初一日遂界畢界線至赤坎福建村止黃略蔭章幸獲保全余於初三日交卸時省垣謠言四起或云外人懸賞三萬元購拏余或云各海口均泊法兵艦守候初二日奉督憲密電速回省越日又奉電速由內地走勿爲歹人所算乃於初五日由石城起程一宿於化州再宿於高州府城翊日啓行自行臺至城外家家施放爆竹至府署前設席路餞者十餘起闔城紳士團練俱到紳士送出城團練送至河干乃乘舟經陽春縣至陽江廳易輪渡返省十四日入城卽謁見督憲問沿途安

否回來便了於遂事不置一詞乃辭出謁各憲拜同鄉乃知數日前奉廷諭大意謂現在裕庚出使巴黎法外部不受國書多端要挾廣州灣界務速宜了結遂溪縣究屬疏於防範着該督撫嚴行參辦云云先是總署以平石村殺死法兵官法使欲將余抵命乃電粵督議處分譚公覆電謂遂溪縣並無處分可議欲加李令處分不如將鍾麟革職以謝法人總署不得已出奏乃奉此諭譚公猶欲頂奏撫台德公謂天威不測不如遵議處分保全李令乃以遵旨革職四字入奏奉旨依議余事遂了此譚公所云回來便了

也前清督撫之於州縣非有奧援難邀青睞譚公抵任後余雖旅見數次並未切實考問特因臬台吳維允廉訪保薦能辦事竟蒙垂青自到遂溪所上電牘無不邀准深感知遇至於維護屬僚竟以一身任過此種風誼實所罕聞我於譚公沒齒不忘矣

前撫憲鹿芝軒中丞曾以知府需次粵東越十餘年來撫是邦同僚猶多存在中丞無不嘘拂及移節江蘇謂幕中曰予此來於新舊僚友均無歉仄獨李某在遂溪甚危險予心實覺不安比余回省聞者告余斯言感入五內爰將是年六月後所經過及種種文



電錄一分以備寄呈中丞

是年四月在遂溪縣署舉一孫男命名曰逢鈞十一月三弟之長子祖福年十四歲於途中患冬溫病失於醫藥至省後延醫診治已不及至二十五日怛化余大慟

吳縣潘泉孫孝廉志表以鹽大使需次粵東輯不藥良方一卷郵寄至遂余爲作一序錄後

自神農嘗百草而藥傳自伊尹製湯液而方傳然而本經所載一百六十種經百家注說不免支離強合用以治病未必盡驗也至伊尹湯液漢世已失其傳

或謂張仲景所著經方悉本伊相亦無可考證自是而後陶隱居著別錄而藥增孫思邈著千金而方亦多矣至於明代李瀕湖本草綱目羅列至千數百種而後之著拾遺者又復增多焉藥愈多則方愈雜或有方而藥不可得與無方同藥得矣或真贗不能辨或地道不得當治病如以水投石則與無藥同此古人所以有不藥之方也吾友吳縣潘君泉孫以世家子登賢書後筮仕粵東生平於學無所不窺聞見殫洽發爲議論洞達世情嘗涉獵岐黃家言憫斯人疾病之厄晚近良醫之寡鄉僻之地或至醫藥俱無束

手就斃乃於公暇搜羅載籍徧採古今相傳不藥之方歷數年哀然成帙乃區分門類手錄一冊以示鍾珏謂皆經驗良方試之果多奇效爰爲校而刊之庶幾補醫藥之窮爲造化助其不及潘君其有功哉抑余更有進焉者今日人心之病亟矣試聊舉數端言之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則病隔膜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則病苟且任性情而品節不明則病傲惰喜新異而奇袤誤中則病蒙蔽尙權術而表裏初終不能合一則病虛浮凡此者求之本草而無藥索之載籍而無方然此猶其病之淺者焉失此不治隔膜將變爲

殘忍焉苟且將變爲悖謬焉傲惰將變爲狂放焉蒙蔽將變爲瞽亂焉虛浮將變爲誕妄焉病變益深而救治益難此余之所深憫而將問方於潘君吾意潘君亦必有不藥良方以治人心大病他日賡續是編余不禁禱祝期之矣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八月上海李鍾珏序於遂溪官廨

二十六年庚子四十八歲

譚文恪內召合肥李文忠督粵舟泊香港官僚往接者頗夥雷瓊周道往見謂職道此次受辱皆由遂溪

李令妄爲所致合肥大聲曰天下州縣皆如李令洋人敢要我中國土地耶周道語塞同見者聞合肥言飛電促余赴港余卒未往比接篆後晉謁謂君是上海人當與洋人習何不度德不量力乃爾旣而曰德非不度但太不量力耳語次頗和霽余辭出卽請假回滬時鹿中丞署理江督乃往金陵見卽問丁方伯欲留君在粵何以回來余謂業已去官留粵無謂問交代若何余曰尙可了結乃云予在此間當可爲君籌一位置若回蘇則較難耳余卽辭回上海寓黃友林親家興記商船號徧訪親友越旬日返粵了清交

代款項於四月初旬挈全眷回籍卜居高橋鎮東海  
壩周氏宅地幽靜而屋爽塏時鹿中丞已回蘇州私  
念離鄉十一載日處炎方未嘗一遇清涼世界當在  
家過暑再往蘇州五月初三日忽接馮少竹世兄函  
知王雪澂觀察在滬訪余亟欲一見乃於朔日赴滬  
始知觀察自鄂赴京道經上海奉張香帥命訪余蹤  
跡召往鄂垣余告以春間芝帥之言須赴蘇一見再  
定行止觀察謂香帥性急須速去速回余乃即日往  
見芝帥告以故芝帥謂香帥旣欲君去且往一行合  
則留不合則來此間余深感厚意回滬見觀察則鄂

已來兩電速駕乃定五月二十乘江孚船往時北京  
義和團匪攻打使館各國調兵艦北上陷大沽礮台  
滬上風聲甚惡家人咸阻余行余以旣允往不能不  
行二十五抵武昌住布廠入見香帥詳詢遂溪情形  
命至文案處辦事時同年汪荃臺同譜弟在幕中傳  
帥諭命往見撫台于次棠中丞見則垂問遂溪民團  
與法人爭界事甚切並云聞此次交綏抬槍竟勝於  
洋槍余言抬槍斷不及洋槍之致遠十月初三蔴章  
之役因團練與法兵距離較近練勇伏溝中敵人居  
高地洋槍無烟藥子彈在溝面越過放後探視清楚

抬槍用黑藥向近處射擊易於命中放後烟霧瀰漫  
望不見練勇所在故獲利耳非抬槍之勝洋槍也中  
丞聞余言似不謂然余居布廠兩旬未見檄下而上  
海風聲益緊思請假暫回六月十五日湖南藩司錫  
清弼方伯良率勤王兵過鄂亦住布廠十六早大雨  
余尙未起方伯衣冠直入臥室余隔帳請至客廳乃  
肅衣冠出見方伯述來意邀往北方且云待以賓師  
之禮決不以屬員相待余謂此來奉香帥電召雖未  
捧檄未便徑行方伯謂此易事乃冒雨往見南皮言  
欲邀李君偕往南皮不許卽下札委文案襄辦差且



促本日入署方伯悵然臨行尙以途中公牘提前速  
辦爲託余領之而別入署見同事施君仲魯勞君筱  
濂鄒君元辨張君望屺吳君潔卿皆如舊相識公暇  
談詩文及醫理恒聚余室中筱濂善吟詩仲魯詩亦  
家學余素不長吟咏間亦學步兩君不足當識者一  
哂也茲錄我三人幕中所作數篇以見一斑

仲魯游洪山詩

浮圖遙見最高峯郭外寒雲路幾重杖化不歸  
千歲鶴寺幽好種一山松清齋留客僧同淡破  
壁題詩意未慵日暮迴車天欲雪何妨永夕聽

疏鐘

登閱兵臺詩

絕頂攀躋倦眼開  
桓桓司馬閱兵臺  
朔風凜烈沈邊氣  
時事艱危感將才  
羣水環如明鏡澈  
連山多似捲濤來  
中興遺壘英雄盡  
江漢東流日夜哀

筱濂游洪山卽事詩

萬物須從絕頂觀  
朦朧淡日曉烟殘  
山光蒼莽連城擁  
江影迴環匝地蟠  
下界清霜千樹老  
上方疏磬一聲寒  
自慚濟勝偏無具  
欲上高臺力

已闌

結伴登臨又一年雪泥鴻爪悟因緣山河咫尺  
通千里咳唾微茫落九天棋局不堪談世事酒  
樽差喜侍名賢晚來分手休惆悵相約澄清共  
著鞭

余和仲魯游洪山詩

閒游山寺共登峯石磴層層徑幾重詩句縱橫  
題古塔濤聲斷續聽寒松廚真香積嘗皆飽坐  
有名流興不慵歸路頻教回首望暮烟深處起  
疏鐘

和仲魯閱兵臺詩

東郭山頭大纛開  
尙書講武此登臺  
丹忱獨抱回天願  
青眼頻收戡亂才  
江漢朝宗千古逝  
風雲叱咤一朝來  
臨壇試看冲霄氣  
得意王孫不用哀

和筱濂卽事詩

枕郭高峯具壯觀  
當年戰蹟贖碑殘  
樓招黃鶴浮嵐接  
寺歷紅羊古木蟠  
江影環分三面遠  
湖光引到半山寒  
曉烟未散朦朧霧  
飛塔慵登倚石闌

石闌

白雲伴侶憶當年此日登臨又結緣消遣閒情  
來勝地靜觀世事信由天寒山不老供游客遺  
貌長春景大賢山下文長春寺有文恭遺像自昔中興基楚  
北今朝誰著祖生鞭

按洪山在武昌府城東門外五里與城中黃鵠山一  
脉高岡突起山形迤長前清咸豐間湘軍羅忠節李  
忠武奪此山駐軍有碑在山麓是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余偕仲魯筱濂游此山飯於寶通古寺寺建於唐  
浮圖在半山高齊山頂日久剝蝕氣象黯然全山風  
景遠不如羊城白雲山余需次粵垣歲必結侶游白

雲一二次辛巳十一月同人借能仁寺補祝弇山蔣亦謝觀察恰是此日癸巳同陽湖汪淵若太史太倉畢枕梅同年崇明施列仙諸君於十一月望宿山寺觀梅適逢明月當頭石几夜飲次日寺僧出素紙求題名淵若書小篆盈幅甚盛事也當時未紀以詩誠爲闕憾茲和兩君詩故及之

十一月二十五日爲亡姪祖福字叔彬周年之期數日前感懷不置欲爲詩文以寫悲筆未下而心已酸淚不覺涔涔矣欲往東門龍華寺誦經一日不合於禮恐爲有識所笑乃作寓言一篇以遣無聊寓言者

言亞洲之東有一極大老店舖因大夥計管理不善  
出非常之變以後重整舊業宜去二蠹除二秕行四  
道二蠹者內而各部書辦外而各直省貪庸州縣也  
二秕者捐納釐金也四道者卽大學生衆爲疾食寡  
用舒謂當慎擇各督撫開鑛墾荒酌裁八旂口糧裁  
汰新舊營兵攷求製器不輸金外洋也凡三千三百  
八十字稿冗不錄摘其大旨如此

十二月二十三日請假回滬度歲

二十七年辛丑四十九歲

二月十四日至鄂銷假余之入鄂督幕也時閱半載

敘稿寥寥蓋以余之筆札不合程度而南皮之招余不在筆札嘗語人李某乃辦事才又云國家卽不畀以官亦當養之終身此余入幕之原因也鄂垣武備學堂爲南皮勅設雖規模粗具而成績未著是年三月乃委余暨荊門州蔣君楷爲總稽查同駐學堂辦事其職權與提調並未幾提調徐道銷差卽委余充提調蔣君字則先乙酉拔貢朝考以知縣簽分山東因河工保知州補莒州署平原縣值義和拳匪首朱紅燈起事折其兇鋒干巡撫毓賢之怒革職其事在己亥九月與余同庚同歲入學優拔同年同時罷官



茲值同事學堂誠奇事也余爲二兒祖芳擇三月二十日成婚乃請假回滬料理婚事畢於三月二十六日到差每日六時起六時三十分至飯廳同學生啜粥七時十五分監視學生上講堂十一時至操場閱洋教習命學生立正點名十二時同至飯廳午飯下午三時閱操八時與蔣君分東西查號如是者兩年我兩人均未改易常度

是歲適逢學堂大考期暑假後卽預備考試學生咸知奮勵向來體操多不練習自余等到堂每至傍晚必親蒞體操場閱視於是咸集試演不數月多能嫻

熟十二月初二日開考省垣各大憲俱蒞堂文武到者百餘人督憲親蒞頭班講堂詢問戰法軍械台壘諸課學生均能應對初四五六三日考算學輿地測量諸課俱藩臬兩司蒞堂點名初七考操場各技督撫俱到昨宵大雨而是朝天晴各學堂來觀之學生計兩湖六十人經心江漢四十人自強四十人工藝十六人文武到者如前上午操步隊礮隊馬刀午後操各式體操學生在天橋上徒手體操者六人運槍體操者四人最後二人在高至丈餘寬不盈尺之天橋上作雙手舉槍式裝槍數放槍開步走跪下放槍

向後轉各式操法不慌不忙若履平地觀者莫不嘆絕掌聲如雷督憲大悅命選耐勞者重演架子體操得十一人演各種穿扛式均純熟活潑四時操畢是考諸生俱振作精神發揚蹈厲所考各課及各種操法均能合格爲學堂頓增聲望其考試分數名單篋中徧尋不得未能登錄

十二月二十日請假回滬

二十八年壬寅五十歲

正月下旬正擬束裝赴鄂奉湖北籤捐局總辦札委辦理上海籤捐分局事宜續接鄒元辨君電知奉帥

諭飭辦分銷俟票務辦有眉目再行來鄂當卽電復  
遵辦當卽函請總局加委黃君友林孫君栗馨爲幫  
辦黃司銀洋孫司票務租南市吉祥街屋爲上海籤  
捐分局先是王雪澂觀察擬委粵人老穎安辦理分  
銷嗣因分局必須設在南市老君人地生疏辦理不  
易着手乃委余同老君合辦老君字次谷人頗誠篤  
余俟一切布置妥洽於三月初旬赴鄂因學堂宿舍  
不合宜言於督憲繪圖請款改造又以鄂善後局無  
款可籌由上海籤捐分局籌墊銀一萬兩先行動工  
每月於解款內除一千兩分十個月扣清督憲允准

乃請張逸槎君庀材雇工限八月前造成迨九月上  
旬香帥調署兩江臨行前數日涖堂瞥見高大洋房  
規模宏敞拊余肩曰真能辦事引入自修室登樓閱  
兩行宿舍百間一一贊嘆余承乏學堂兩年惟此一  
事差覺愜心惜南皮遽調余既回滬蔣君又內用後  
之人改絃易轍而學堂不可問矣

余之初入督幕也惟荃臺以同譜同年情同手足他  
人皆素不相識乃荷諸君雅愛同署若筱濂仲魯潔  
卿元辨望屺朝夕相見情投意洽又如朱君勉齋王  
君司直雙君松如王君植三程君冠山凌君仲桓慕

君樵孫關君傑三以及仲魯高足章君子猷許君溯  
伊莫不推襟送抱相見以誠署外名流若鄭蘇堪梁  
節庵兩先生黃仲弢世兄陳介庵劉仲張李心蓮朱  
強甫諸君咸以道義相廟訢合無間至若學堂共事  
蔣則先同年其人胸無城府德量淵宏相處兩年意  
見胥融遇事無絲毫畛域自辛卯三月同赴學堂六  
月又同委學務處差出入必俱晨夕與共則先聞余  
談遂溪事曾作古風一首茲錄於左

東牟之西北海南伯靈賈人來揚帆大連旅順已前  
失法志欲與俄德三十萬大山不可越勢難起陸規

欽廉生黎倔强熟黎猾儋耳瓊崖非所貪一日廣灣  
肆豪斂遂溪鄰接尤眈眈割肉餒虎虎甯厭制軍撫  
軍情內慙遂溪知縣不中用環顧百僚知誰堪吾友  
李君捧檄往苦心思與泯猜嫌墳廬所在忍拋棄寧  
死不去邑蒼黔外保大局內修備壯丁相伍邨相參  
法人不知日恫喝自謂踢倒才韉尖君復一函光炎  
炎吾意欲云民不甘初擊蔴章耀威武兩三百礮聲  
相啣此時存亡在俄頃聞鼓恥如陳不占長蛇首尾  
勢繇巨黃略再來來幾殲雖敗猶榮况不敗敵軍氣  
奪口猶緘殺其兩諜忽大噪上白政府干宸嚴蘇子

揣摩非毀鈴監司就羈何所監中朝達官老於事一  
諍再諍茶陵譚疆土無人一日守君真守土遭鐫劓  
連村六十幸不割餘地終古蕪莫芟君去嶺南士民  
惜君歸申浦鄉里瞻鄂中半年共晨夕旅進旅退如  
蝶鷄前事已過那忍說于今國事肩疇擔側身東望  
心如惔長白王氣山巖巖臥榻豈容他人酣一丸泥  
當封函關安得如君數十輩使民無恐軍無僂

楷  
辛丑秋聞平書同年談宰遂溪時事詩以紀之弟蔣

則先爲南皮督學楚北時所取士文學豐富尤長歌



詠後經南皮昭雪內用爲學部郎適青島設中學堂  
委往監學光復後卒於膠州至今想像丰采恍如覩  
面生平良友此爲第一

余在督幕辦公時少間暇太多九月始乃日以素靈  
爲課圈點浙江局刻本素問九篇凡疑義以張隱菴  
集註及錢錫之校勘記參攷成讀素隨筆兩卷並作  
惕閒日記序一首錄左

人莫樂於閒又莫苦於閒閒何以苦苦於無所事事  
也夫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自古聖賢恒皇皇不  
自息者蓋有所惕也若乃居處有以適吾身服御有

以適吾體飲食有以適吾口終日優游無所事事此  
可謂人世安樂之境矣然而心志日以懈支體日以  
惰浸假而淫佚之情生浸假而匪僻之念起一不自  
持流爲小人之歸而不覺故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  
庚子秋余居鄂垣閒而無事旣懼歲月之空逝又慮  
逸居而思淫且懷韓子食焉而怠之戒心有所惕恒  
不自安乃日以黃岐之言爲課而按時以記所誦之  
書名之曰惕閒日記雖曰小道庶幾猶賢乎已云爾  
庚子九月旣望書於湖廣節署幕中

余初至武昌罕有人知余研究醫學自王雪澂觀察

之如夫人患脚氣攻痛邀往診治服方有效人皆驚  
異其實亦屬偶然蓋因是時適在書肆購得日本人  
所輯脚氣類方一書舟中無聊披覽盡冊到鄂適遇  
斯症以類方所習用之蘇莖一味爲主藥用至一錢  
五分服後痛竟減氣亦平蘇莖者爲蘇梗旁枝卽蘇  
葉之莖必去葉用莖乃類方中習見而他書罕有者  
嗣後凡治脚氣用輒獲效雖曰偶然正所謂開卷有  
益也余在鄂三年日必診二三人或四五人於女科  
尤多見效署中同事眷屬有恙尠有不邀余診者因  
之尤不敢不博覽周諮期無貽誤辛丑二月青浦陳

蓮舫先生涖鄂治香帥病余日往請教蓮老謂閱名醫方論可以悟本草主治閱溫疫明辨可以診近來時症又謂近來霍亂難治以脈皆伏而無寒熱虛實確據可見其見症之上吐下瀉口渴腹痛無一症不同是以益難辨別凡此皆閱歷有得之言余以讀素隨筆請益先生謂此種工夫用一分得益一分不可作輟惜余回滬後佐治製造局又管理地方諸事不能潛心醫學思先生言不禁惘然

余生平足跡所至俱有良朋益友樂數晨夕而於鄂中爲尤夥上所述督署同事及署外名流不少矣至

學堂同事如漢文教習何君驥方爲同年何仲騏君之弟朝夕聚處君與蔣君及余三人沆瀣一氣可稱忘形又有譯書處海門周彥升先生人品清高學問淵博暇輒聚談不厭不倦可謂極朋友之樂至今不能忘懷

吳君潔卿好黃岐學公暇恆至余齋談醫稱余爲師嘗於其案頭見歛縣鮑君小洲家傳抄本祕方鮑君醫宗家學尤長外科余擇其平正切要者錄二十方於左

四妙湯

卽神效託裏散

此瘍科首用捷法功效

立奏增減活法臨時酌用

生黃耆

錢五

大當歸

兩一

金銀花

兩一

甘草節

錢二

水煎頻頻服盡自可移深居淺轉重作輕如  
已成氣血素虧不能穿潰者加白芷阜針山  
甲錢各二一服時自潰如已潰後即宜刪去阜  
針山甲如初起熈痛口渴加天花粉此治癰  
疽發背腸癰之神方也

鮑氏曰澄自幼及今數十年來凡治一切癰  
疽皆賴此方遇大症金銀花每加至四兩六  
兩黃耆加至兩許當歸加至二兩甘草加至

三錢但見瘡色不起膿水清稀即加肉桂轉  
陰為陽化毒成膿如乳癰乳吹即加蒲公英  
一兩立消百發百中萬穩萬當

活血調氣湯 專主消毒散瘀

荆芥 天花粉 防風 赤芍 陳皮錢各五

分川貝母心法金針花 白芷 當歸錢各二

甘草節分八水煎服

背上及冬月加羌活內熱及夏月加連翹

消腫加牛蒡子山甲痛甚加乳香沒藥

小便澀加木通 泄瀉加蒼朮

真人活命飲 治初起癰疽發背一切腫毒疔

瘡惡症

金銀花

錢五

天花粉

錢五

白芷

錢三

陳皮

錢一

山甲

錢三

川貝母

錢三

防風

錢二

當歸

錢三

赤芍

錢三

皂針

錢三

甘草

錢二分五分

在背者以皂角為君加紫花地丁在胸者加

瓜蒌仁在腹者以白芷為君在四肢者以金

銀花為君疔瘡加紫草右咀片每服用無灰

酒十茶鍾如毒小各減輕毒大各加重用有

嘴瓶裝厚紙蓋口勿令洩氣煎至五鍾去渣



作三五服接連頻服渣再煎此藥宜無灰酒  
不可用酸薄酒莫犯鐵器服後側臥睡一覺  
定有回生之效神功浩大之至

孫真人初起立消方 治一切癰疽發背

金銀花兩三白樊兩一水煎服一劑即消

釋擎湯 治手心毒一名擎珠毒

元參兩一金銀花兩二生地兩一當歸兩一貝母錢二

紫花地丁錢五水煎服二劑痛止已潰者再服

四劑無不效

雷真君消癰方 癰疽發背或生頭頂或生胸

腹或生手足臂腿腰臍前後陰之際肺癰大  
小腸癰無論陰毒陽毒初起一服立消已潰  
者卽斂

金銀花

兩四

當歸

兩二

元參

兩一

蒲公英

兩一

水五碗煎八分饑服劑盡化爲無有矣切勿  
疑其藥料之重減去分兩則功亦減半矣此  
方旣善攻散諸毒又不耗損真氣多服無礙  
顧步丹 足指頭腫痛變黑乃脫疽也不急治  
則難救

牛膝

兩一

石斛

兩一

人參

錢三

黃耆

兩一

當歸

兩一

銀花

兩三

水煎服三劑全愈若已潰爛多服數劑無不愈也此方以銀花解毒非牛膝石斛不能直達足指非參耆當歸不能通活氣血所以補中敗毒有起死回生之妙也

神仙截法 癰疽發背一切惡瘡預服毒不內攻可保無虞

真蘇油一斤銀器內煎數十沸傾出候冷入無灰酒兩鍾約五大鍾重湯稍熱通口急服一日飲盡爲妙如患已數日者亦急宜服之此法傳之於吳安世云吾家三世用之無不奇

驗又聞獵者云凡誤中藥箭急飲麻油則藥毒不行後果於西山親覩人被虎箭穿股者號叫不忍聞卽以麻油灌之良久遂定

消癰丸 此方奇效愈者不可勝計可刊方普送

元參

蒸

川貝母

去心

蝟牡

火煨

醋

滓

磨細煉蜜

爲丸每服三錢白湯下日二服一月必愈

小兒水瀉不能服藥

巴豆

三粒

黃蠟

三錢

共搗爛成膏貼臍上用

絹帕縛住半日卽愈如噤口不食者加射香

三釐合貼

大人久瀉不止

大蒜搗貼足心或貼臍中此千金方也

治黃疸仙方 一語師傳神驗

苦瓜萇一個去蒂生姜三片共研末吹入鼻

孔男左女右口中待黃水出以生姜兩擦手

心足心至乾為度

保全母子神方

當歸酒浸川芎各一分荊芥穗八分蘄艾七

分川朴七分羌活五分白芍二錢川貝母

心一錢去研兔絲子五錢分枳壳六分黃耆八分粉

草五分河水二碗姜三片煎八分預期空心

服臨產隨時服此方極效難產橫生數日不  
下一服即產母子保全有孕偶傷胎者腰痛  
腹痛勢欲小產一月即安

### 產後血升

韭菜切入有嘴瓶內煎滾醋二碗倒入瓶中  
將瓶嘴塞產婦鼻孔即活救人無算

### 立止小兒急驚風

陳胆星一錢硃砂二分元參一錢粉草五分

勾藤 一錢 川續斷 一錢 加姜汁十二匙

青蒿丸 治小兒急慢驚之最妙方

青蒿虫 立一百條 秋後取 硃砂 二錢 輕粉 一錢 搗極

爛以蜜成丸如菜子大以金箔為衣臨用自  
母乳化一歲一粒

九製黃耆法 此藥製後可與人參同功氣虛  
者服之最佳婦人體虛血崩及產婦虛症服  
之更妙

頂上棉箭耆一斤 洗淨切 焙乾 初次用木通二兩煎  
水泡一夜晒乾二次用升麻一兩照前法三

次用丹皮二兩四錢照前法四次用沙參三兩五錢照前法五次用玉竹四兩六錢照前法六次用附子一兩照前法七次用五味二兩照前法八次用防風二兩照前法九次用蜜糖三兩拌炒製完蒸過七日可服每用二錢水一杯飯上蒸好臨食對酒少許服渣再煎服

七製香附丸 專治心血虧虛火不下降水不上升以致心腎不交夜夢精遺百藥不效者服此大有奇功



香附一斤洗淨一製淘米水泡一夜石上擦去  
毛晒乾二製陳酒泡一夜晒乾三製童便泡  
照前四製鹽水泡照前五製牛乳泡照前六  
製小扁豆煮水泡照前七製茯神六兩去皮  
去木心二味共爲末煉蜜爲丸如彈子大每  
早空心服一九

五香丸 此方仙傳秘於道藏善能消食消積  
消痞消痰消氣消腫消痛消血消痢消蠱消  
膈消脹消悶消滯藥料尋常功效厚大並治  
痰迷心竅每服一錢姜湯送下臨睡先一服

次早一服其效如神

五靈脂一斤 香附子一斤

水去淨毛

日 黑丑二

兩 白丑二兩

共研細末以一半微火炒熟以一半生用和  
勻醋糊爲丸如蘿蔔子大此藥費小功大願  
同志者修合濟人功德無量再黑丑白丑性  
雖猛烈然服之不多並不礙事

無價保真丸 治一切勞損諸疾服至一月面

目光潤半年後返老還童飲食一切無異少  
年百病不生冬月手足不冷夏月身體不熱

男子鬚髮不白婦人能多生育益精補體

九製熟地四兩全二錢歸二兩川芎二兩酒五錢

杜仲一兩炒五錢姜一兩白茯苓一兩乳五錢蒸甘草一兩

酒炒金櫻子一兩酒浸石斛三兩淫羊藿一兩油一兩

酥炒去邊梗炙成以上各藥俱用頂好燒酒製杜仲

另研為末全各藥末加入生白蜜共搗一千

杵丸如梧子大每服三錢空心好酒下不拘

何酒

督署幕中多好吟詠前既錄唱和詩數章茲又檢存

拙作七律六首錄之以誌鴻爪

白雁

庚子九月二十日周君仲芬王君植三在勞君筱濂齋中各詠白雁余和筱濂韻

幾回夢斷雁音稀  
一陣迷離是也非  
振翮凌霜身獨潔  
傳書繫帛足猶肥  
將軍絕塞披銀甲  
思婦深閨搗素衣  
地北天南勞往返  
倦游白鶴與同歸

黃菊

和筱濂韻

對菊吟秋倚草堂  
杜陵詩格邁齊梁  
有花休待看明日  
此種還須植向陽  
骨耐風霜情豈傲  
色均濃淡韻偏長  
蓬萊宮闕依然好  
承露金莖一樣黃

秋草四首

用漁洋山人秋柳韻庚子九月作

驀地鶻啼欲斷魂  
殺青霜氣到津門  
莠言風煽成妖孽  
野火天連賸燒痕  
河畔萋萋餘廢壘  
郊原莽莽盡荒村  
可憐芟塞桑乾水  
蕭艾江籬誰復論

春明睽隔幾星霜  
盛會當年十里塘

乙丑六月建霞譜

第招赴十刹海觀荷同座多是科新貴極一時之盛今建霞辭世十刹海風景不知若何思之

能然無柳汁染成新錦樣  
槐花忙逐舊巾箱  
半閒

衰朽充丞相作惡狂  
風號大王一霎繁華蹂躪

盡獸蹄鳥跡徧官坊

絕塞秋高早授衣西風掠地景全非青葱王氣  
霜前暗白日人烟劫後稀盡撤柳條天險失遠  
懷根本夢魂飛松花江上寒容老共盼春回顧  
不違

憔悴王孫不受憐世情冷煖任雲烟偶逢厄閨  
英華斂徐俟來蘇歲月綿葭管吹灰迎淑氣芳  
蕤再馥待明年會看春色皇州轉吐烈揚芬輦  
路邊

二十九年癸卯五十一歲

正月奉南洋大臣札委提調江南機器製造局差初

南皮以製造局設在上海一有變故諸形不便議遷內地先委閩縣鄭蘇堪觀察孝胥爲總辦攷察情形規畫移設議既定適鄭觀察另有要差乃委德清趙渭清觀察彥濱繼之局員以鄭觀察和平通達爲歷任總辦所未見咸欲挽留觀察謂新委之李提調余所素知必能和衷共濟將來總辦有更動李提調必不離此局諸君可安心毋恐蓋趙觀察夙稱風厲屬員無不讐慄焉比蒞局接事以局中歷任總辦多湘人故員司亦湘人多數亟欲淘汰余力勸勿從時南皮內召邵陽魏午帥督江風聞趙道變更局章乃於

六月初電檄余赴甯余告知總辦卽日乘輪往見午帥面詢一切余力爲辯白歸告總辦終不自安乃辭差去於是魏蕃實觀察允恭來總局務蕃實爲默深先生從孫其尊人槃仲先生彥昔年在松江李質堂軍門朝斌幕中與嘉興張玉珊先生鳴珂共事出入必俱余赴松應試恒追隨杖履己丑在京與軍門次子德齋譜兄訂交時蕃實亦在京往來頗密此次蒞局舊雨重逢略分言情事無鉅細罔不下問余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故三年中上下相安局事亦日見起色



是年四月家眷遷居局內九月二十五日舉一孫命之曰盛鈞次兒祖芳所出也

三十年甲辰五十二歲

是年與陳蓮舫先生勗立醫學會於英租界小花園研究醫理是爲上海醫會之權輿

內地自來水公司初爲粵人劉君問芻唐君傑人等勗辦以地方感情不洽銷水未旺乃邀余籌議推廣用水余舉黃星階君主持一切漸有起色

八月與蓮舫先生會診武進盛杏蓀宮保帀月乃瘥十月下旬姚子讓同年來製造局談及公共租界勝

業里有粵人張竹君女士設立之育賢女校成績頗佳惜乏經費行將散學子讓令愛在校肄業故知其詳余聞之頗動維持之念爰偕往視察是日適月杪索逋者坌集房主以欠租三月聲言釘門校中紛擾校主往外籌款學生倍覺恐慌余先與收租人負責取銷釘門之說其他木器租金庖人墊款一一擔任學生心安既而校主回相見之下始知張女士爲番禺張少璧君之胞姪女張君昔在粵東石井槍彈局監工與張逸槎君同事余故相識當將維持現狀告知囑其安心辦學女士以是處房屋不適用議擇他

處遷居十二月乃遷於派克路十七八號洋房

三十一年乙巳五十三歲

張女士以感余維持學校循俗禮拜余夫婦爲義父母正月上旬假愚園讌請地方紳董及粵籍鉅商觀禮男女賓到者甚衆

余嘗涉獵西醫譯籍屢思溝通中西醫以謂中醫主氣化西醫主血輪顯分兩塗於是宗西醫者每以氣化無形可覩爲妄不知氣化雖無形而徵諸病證確有可據但言氣化者糾纏陰陽五行愈講愈晦致爲西醫詬病至體功之學中不及西之徵實余故欲以

內難傷寒諸書爲根柢以全體闡微爲參攷研究體  
功氣化血輪然後考定病名博求方治庶幾治中醫  
西醫於一爐適見張女士素習西醫畢業於粵東博  
濟醫院於辨症用藥俱有神悟因嘆中國女醫之少  
議勸設女子中西醫學堂與女士訂六年之約乙巳  
三月開校余課中醫女士課西醫其他理化算學英  
文國文諸課別請教員分授

七月下旬兩廣總督西林岑宮保患恙電請蓮舫先  
生赴診並邀余偕往於八月初赴粵住督署兩星期  
病向愈余告辭先歸

先慈胡太恭人是年七十九歲身體素康健八月愛文義路新屋落成乃由局遷入新屋九月上旬起患赤痢寒熱胃呆不進飲食時蓮舫先生在粵未回乃敦請李淡平譜兄診治淡兄醫學超悟素所佩服初診卽謂高年患此重症恐正不敵邪殊形棘手迭進清熱化濕滌邪之藥總不見效旁皇無措至十月初六日棄養從此長爲無父無母之人矣

是年三月杏蓀宮保檄委余與仁和王子展觀察存善爲通商銀行總董九月奉蘇松太道袁海觀察樹勛照會爲城廂內外總工程局領袖總董

余自壬寅年在鄂垣見武昌勅辦警察站崗頗覺有效每思上海城廂及南市亦當仿而行之癸卯回滬言於袁觀察觀察因謂地方道路溝渠一切工程皆須地方紳董辦理方有實效余力贊成之並言昔年在遂溪曾見法人所繪地圖謂擬請政府將上海縣治移設閔行鎮原有城垣拆毀其地併入法界填溝渠以消疫癘修道路以利交通雖其說未必能行然與其爲他人人口實不如先自拆之查上海倉無積穀庫無儲金富室巨商皆在城外苟辦巡警城何所用觀察頗以爲是冬間江督周玉山制軍蒞滬觀察報

庫總工程局歸紳辦理並述余主張拆城之議王帥深以爲然謂予在天津拆城築路通電車今商市日見繁盛可爲先例觀察以告曾少卿君謂可趁此機會請制軍主持曾君就余苦次商量遂議定請姚子讓君領銜具稟此爲上海拆城之嚆矢

十一月中旬扶柩至高橋鎮東鄉徐家橋祖坟附葬先慈於府君之右

三十二年丙午五十四歲

正月十六日到總工程局視事凡總工程局之組織及議定規制迄於改設城自治公所一切設施詳見

於上海市自治志故不贅述是年曾少卿君爲上海總商會會長兼總工程局辦事總董宏才偉抱所見遠大與余尤爲契合自勦辦工程局因內地未有保險事業特設華成保險公司舉余經理其事余邀黃友林親家主任會計信用昭著營業發達於是內地保火險者稱便利焉

三月初三日得一孫命名曰新鈞次兒祖芳所出是年隨袁海觀大京兆赴粵東查辦粵漢鐵路官紳衝突事回滬與朱曉嵐觀察勦辦崑新墾牧公司三十三年丁未五十五歲



是年辭通商銀行辦事總董被選爲招商總局董事  
粵垣議辦自來水定爲官商合辦舉余爲商股總董  
邀黃星階君赴粵爲常駐辦事員督工建設  
蘇省鐵路成立被選爲董事

三十四年戊申五十六歲

是年七月勅設中國品物陳列所於英租界福州路  
聚豐園舊址明年二月遷至張叔禾君之味蕪園

宣統元年己酉五十七歲

六月南市上海醫院成立茲記緣起於左

上海租界醫院頗多皆外人設立華人之入院養病

者飲食起居恆覺不適而婦女尤不相宜乙巳春余以中國絕少女醫獨力勸設女子中西醫學堂與番禺張竹君女醫士訂六年之約期造就女醫爲各省倡又於學堂之側設女病院四五年來住院生產母子平安者五十餘人所苦力量淺薄規模狹小留養病婦無多良用歉然前年始創議在南市建設醫院擬於各省彩票提捐以助經費稟奉督撫批准惟捐事尙須妥商迄未舉辦上年元旦開團拜會莫君子經沈君縵雲王君寶崙提議此事同人無不贊成三月間與楊君錦春商議君慨任建築始擇定三泰碼

頭積穀倉公地決計興辦四月二十八日余與王君松雲往視楊君之疾言及醫院楊君猶規畫造法面授王君並認捐五千金爲倡而以建築事重託王君當時王君感其好義力任不辭楊君慰甚不料越日卽辭世王君不死其友毅然爲之自戊申六月經始至己酉四月告成而余與諸君之志願以償惜乎楊君不及見矣

滬上醫院多西人所設故概用西法治病而無中醫至各善堂送診又但有中醫而無西醫方今世界開通不能拘守舊法故上海醫院中西並行上午中醫

送診下午西醫送診兼贈藥獨留院病人不能不專  
用西法醫治蓋種種手續非西法不能穩妥也又監  
院一席非從醫院出身者不克勝任凡男女西醫之  
診治方藥男女看護之調護疏密男女工人之服務  
勤惰無一不當注意而最緊要者在男女病人之飲  
食起居皆須監院時時察看論理應分男女兩人然  
分則事權不一窒礙良多不得不一人兼顧但男兼  
女職勢所不能惟有女兼男職爲泰西通例張竹君  
女士在廣東博濟醫院畢業後在院充醫生二年自  
辦南福醫院三年又曾往外洋游歷故經驗多而能

服衆遂推張女士爲監院

六月二日行落成禮開會官紳商到者男女賓二百餘人錄演說詞二首於左

上海醫院設在地方自治區域之內何以參用西醫請爲諸君言之吾中國自古以來有絕大之學問二皆於人身極有關繫一曰算學一曰醫學算學始於伏羲之結繩醫學始於神農之嘗草人自有知識父母無不教之以數人自知寒暖饑飽無不知調衣食此卽算學醫學之本也但凡百學問皆須研究而後有進步吾中國人日日用算學而不知研究算理人

人用醫學而不知研究醫理孟子所謂行之而不著習焉而不察此於生計衛生俱有障礙者也顧數千年來算學則日漸發明而醫學則日就晦塞此豈吾中國之人知有生計而不知有衛生耶夫有人斯有財人之身命譬之禽獸之皮人之錢財譬之禽獸之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何世人但要錢而不要命耶自中外通商以來洋人以種種學問輸入中國吾中國人無不崇拜而迷信之顧吾以爲西學盛行有大害於吾華人者一亦有大利於吾華人者一大害何算學也大利何醫學也算學何害於吾諸君試思之

中外通商以來吾華人之財爲洋人算去者共若干  
億北京垓豈非大害乎獨有西醫出其醫學以治華  
人之病數十年來受惠不少蓋中醫日就晦塞西醫  
方日漸發明此吾上海醫院所以參用西醫且不免  
偏重西醫也顧利用其利我者亦當思抵制其害我  
者否則吾華人之身命保全矣而錢財則日失譬之  
禽獸毛盡脫落徒存其皮孔子所謂虎豹之鞣猶犬  
羊之鞣將來吾中國之人盡是一鞣尙可以爲人哉  
尙可以爲人哉發起人李鍾珣

上海道蔡伯浩觀察頌詞

二十世紀發明之新理凡覘人國勢之強弱者恆以其國民之強弱爲衡而國民之強弱則又視其國醫學之盛衰與夫醫院之興廢蓋醫院之興者醫學盛盛則民強而國亦強醫院之廢者醫學衰衰則民弱而國亦弱理無或爽也試觀泰西各邦列強並峙英爲最盛倫敦一埠醫院繁麗幾甲全球其餘若美若法若德若俄若意亦罔不棋布星羅徧滿國內日本崛起東亞事事步武歐西卽論醫院一端看護周詳治法完備民氣煥發稱雄三島蓋人人知保身強種國勢自因之日興也吾華醫學肇始軒岐最稱邃奧



代有傳人昌明闡究然皆研求醫理以爲治療施診之法而無集建醫院以爲合羣實驗之資毋亦風氣之未開歟滬上一隅五洲交通梯航鱗萃東西人士凡教會及慈善家類皆於此各設醫院亟亟焉以講求衛生爲宗旨頗足輔吾國醫學之所不逮而吾國民處此文明輸進之時病夫貽誚之日顧未能踵興醫院以爲保衛生命之樞紐改良社會之進步識者病焉李君平書夙負偉望熱心公益見善如不及而又研精醫理能貫中西之所長深知保民卽以保國乃於上海南市創立醫院以爲國民之先導凡飲食

居處之細微病情治法之繁曠將胥於此精研而詳究之以期舉世皆免夭札斯民同躋仁壽其願力之大規制之閱法則之良經營之善夫豈曰小補之哉今日落成嘉禮鄙人幸與斯盛吾知自此以往聞風興起者徧國中醫院發達爭駕東西強民強國此爲嚆矢前途幸福馨香祝之是爲頌

是年江南興辦南洋勸業會余被舉爲松滬協贊會長八月松郡設物產會於西門外醉白池十月上海設協贊會於味蕪園俱極一時之盛

上海開北市場日見繁盛居戶日多需用自來水電

燈甚亟租界水電兩公司俱有推廣之說關道蔡伯  
浩觀察爲爭主權計屬余勗辦聞北水電公司一時  
招股不及乃借道署及各銀行款購地定機先行開  
辦一俟造成招股還債

二年庚戌五十八歲

是年經營南京三牌樓勸業會場外模範馬路商場  
設立上建公司購地二十六畝餘建築樓房一百三  
十餘幢爲商店旅館之用勗設鳳臺旅館一所自二  
月至閉會往來滬甯僕僕道途不遑啓處

七月刊上海醫院第一徵信錄作序一篇錄後

作事不能取信於人而必藉楮墨之宣布條分縷析以徵信於衆人曰吾無欺吾無欺斯其爲信用亦無多矣豪傑作事磊磊落落疏其節而闊其目仰不愧而俯不怍自謂無欺矣然而信者半疑者亦半彼夫牟利沽名之徒假公濟私鋪張揚厲粉飾周至自謂可欺人矣然而愚者信之知者疑焉是故徵信書者作事之面目可信不可信之具也上海醫院自己西六月開幕以來歲星一周矣裒集其所入所出之款分記其門診留診之數詳稽細討反復考覈以成此書名曰徵信讀此書者信耶否耶不敢知也顧是院

之設醫分中西病別男女事屬勗舉法無秉承或初  
試而未善必斟酌以改良乃至一改再改而前此所  
用之腦力財力俱爲枉費矣在當事者方困難之是  
苦而旁觀者已指摘之紛乘斯固辦事界上恒有之  
階級無俟求諒於人要之是非有公論而誠僞則在  
問心耳余覽一年之中男女病症幾及三萬其入膏  
肓而不治者無論矣或醫師精神之偶懈辨症差池  
治不應手者三萬人中豈無一二余固不必爲醫師  
諱醫師亦不必自爲諱者也本之節省之心以制財  
用是所望於執事者本之謹慎之心以應病症是所

望於醫師是書也名曰徵信實求自信云爾

三年辛亥五十九歲

余自己丑冬出京後匆匆二十餘年未嘗一至北京  
本年正月下旬由南京下關乘輪至漢口乘京漢車  
至京住西河沿中西旅館除同鄉酬應外日往汲陽  
尙書邸時湯蟄仙鄭蘇堪諸先生在京日在陶齋聚  
談有時乘車出西直門偕游新建之清華學校等處  
余又獨往頤和園游覽園中景物頗佳茲錄友人崑  
山姚威伯君頤和園歌一首以證昔游

樓臺罨秀明湖光涵虛大地混八荒

園之東有大牌坊二

上顏二秀及羣山逶迤抱京邑帝城鳳闕遙相

望鳳城西指皇衢開玉清仙境疑蓬萊云是先

皇祝釐處是處本清高宗奉孝丹崖碧嶂何崔

巍十全老人喜清宴高宗自稱盛飾芳林壯華

甸冠山抗殿五雲高奎章宸翰留題遍斯時衆

庶樂康豫君德無傷民力賤名園仿彿惠山秦

諧趣園原名惠山園仿錫山秦氏寄飛泉鳴峽

生寒雲長隄御柳拂煙綠虹橋占盡西湖春湖

有隄上駕六橋圓明舊寢罹灰劫錦藻池魚苦

殃及西山落日黃塵飛貝闕珠宮任狼藉宣仁

故事漢家儀坤元高拱參宸幾政餘巡游駐芳

輦重新泉壑光煙扉靈光御額署仁壽勤政殿

正殿廢後重寔改名仁壽寶鏡圓融曜九有亭軒

池館廠清華清華軒在邀月迎風闢廊牖

有扇式亭題曰揚仁風又西光明銅殿寶雲生

寶雲閣俗名銅殿其中窗楹樑璀璨瑤樞煥牛

斗額曰斗拱瑤樞佛香古閣禮文殊佛香閣計

延壽寺玉岫青芝頌岡阜樂壽堂原岫層樓傑觀

高嵯峨慈宮頤樂翔天和德和園為慈禧觀劇處

片三層夜深百戲雜鏜鏘鼙軒鼓舞春霄多臨



流石舫跨江峽清晏魚龍日相狎

清晏舫以白石為之作輪

形昆明不尚漢時功十萬鯨鯢齊解甲長門寂

寂芸館涼玉瀾永隔銀河霜

玉瀾堂為德宗燕寢其後宜芸館即

德皇后椒房太后於其中間築牆以阻之

年年宮花自開落春深燕

啄雕金梁無端篝火狐鳴突小苑邊愁恫京國

倉皇西出延秋門萬壽山前慘行色翠華遠幸

長安道回首離宮莽秋草珠簾繡柱黃鵠飛歸

來惆悵西風早我今覽此心目捐觚稜舊夢懷

當年憶昔承明遞封事宮闈夜半聽傳宣

余昔服官

京曹隨班遞事常往園門聽旨森森禁籞肅儀仗沉沉紫閣浮

爐煙探春上苑有幾時繁華一瞬悲桑田白頭  
宮監貌於邑聞我此言重歎息皇家富貴本浮  
雲開元何必從頭說君不見樊川獻賦阿房宮  
古來殷鑒千秋同 崑山姚德鳳威伯

上海內地電燈廠自丙午年余與張逸槎君發起改  
爲股份公司後所集股本僅六萬兩除建廠購機布  
線一切費用資本不敷適逢市上金融緊迫周轉不  
靈經理張君備受困難屢欲引退苦無替人余忝爲  
董事無法輔助適朱君志堯偕陸君伯鴻到京與余  
同屬中西旅館伯鴻爲舊友裴莊君令嗣英發忼爽

與談時事瞭如指掌余深愛其才因請志堯與商接辦電燈公司事伯鴻首肯余於二月中回滬先商之莫君子經亦以爲可乃言於張君極贊成遂開會改任陸君爲經理張君爲協理

上海自總工程局改爲城自治公所參攷各國制度以爲自治權輿而地方商團由此聯袂而起至辛亥春已達一千餘人皆各業領袖遴選同業有志之士訓練成團並無游手之徒溷跡其間故每逢開會及操演莫不整齊嚴肅絕無喧譁識者早知其能成大事焉自黃花岡一役民黨失敗乃規畫長江上下游

吳興陳英士君駐滬籌畫罕有知者八月武昌起義風聲所播咸動於中南市信成銀行主任沈縵雲君與陳君同志與余爲莫逆交介紹陳君定期相見余約沈君信卿吳君懷疚莫君子經相與密商僉謂時勢至此不能守閉關之義當審察情勢以爲進止乃約陳君於貞吉里寓樓相見之下乃一恂恂儒者咸出意外初議上海視南京舉動旣而第九鎮退出城外南京勢難驟下而漢陽有失守之信九月十一夜陳君改議上海先動蘇杭應之南京庶指日可下吳君懷疚難之時鈕君惕生葉君惠鈞在座咸主上海

先動鈕君謂卽往松江響應遂從多數決議十二夜會於城自治公所定朔日舉事當與警務長穆杼齋君商議保衛地方事宜余又商請全體商團及救火聯合會員共同守衛城廂內外各重要地以助警察之不及十三日清晨陳君以軍政府照會致余勸任民政總長又挽余勸駕伍秩庸先生擔任外交余往晤伍先生初以年老辭適温君欽甫至相與力勸乃受照會此一着實爲緊要關頭當日若非伍先生出任外交各領事未必承認而後日之南北議和入京任職及至廣東護法始終不渝卒以身殉胥基於此

回想當日情形可謂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先生之義與日月爭光矣是時主吳淞砲台之姜君主巡防營之梁君皆湖北武備學生與余有雅馳往說合俱不反對陳君乃訂午後二時集西門外斜橋西園進攻製造局乃十一時聞北巡警先動而製造局嚴備以待矣當九月初風聲日緊局中早籌警備余力勸總辦張弢樓觀察勿再運礮赴寧弗從又微諷以人心瓦解恐局中區區守衛不足以抵制不如別籌保全之策又不聽至是陳君親率敢死隊乘五時放工之際擁入局門張觀察素性仁慈不忍輕傷生命先放

空槍一排敢死隊見無子彈益前進拋擲炸彈守者  
乃實彈以放前驅死一傷二後者欲退陳君在旁揮  
衆使進並取懷中炸彈二枚授之爲巡勇所見乃被  
拘衆遂退時余駐公所督率商團保衛地方聞陳君  
信乃偕英石馳入見總辦詢知陳君認爲民立報訪  
事總辦謂書生不知利害妄思革命徒送死耳余察  
其意不能卽釋乃偕英石馳回英石名顯謨同年子  
蓮宗兄之少子入學後有志武備由余介紹於南京  
陸師學堂總辦俞恪士觀察一見器重後轉入將弁  
學堂畢業送日本士官學校入練隊備極勤苦當陶

齋督兩江時學成歸國派入第九鎮徐固卿統制嘆  
爲奇才未幾委帶馬隊八月下旬自寧來滬余留以  
教練商團是日乃佐余照料地方也旣而王君一亭  
又偕余赴局以市公所縣商會名義保陳君總辦謂  
彼稱民立報訪事卽着該報館具結以後不再來局  
滋擾等語意甚堅決余等出與縵雲商報館具結事  
已十二下矣時城中文武官僚俱已出避由商團及  
救火會員看守衙署監獄居民安堵如常毫無驚惶  
之狀民黨因陳君被拘不放決計攻局局中以機關  
槍抵禦防守益嚴不得入一部分商團助民黨從槍



廠後踰垣入舉火焚廠局中慌亂總辦乃偕襄辦乘小輪往租界民黨商團入局見陳君未受痛苦咸忻幸相慶時已天明余方假寐陳君來公所相見略商善後而去此九月十三夜上海光復之實在情形也自武昌事起製局奉江督電諭趕造軍火九月初由蘇藩庫領到庫平銀十萬兩張總辦與余商寄租界地方適貞吉里有空屋一所與余寓毘連乃租以寄頓派局勇四名看守外人固不知也十四早縵雲一亭與余商籌餉救急之策余舉以告喜出望外乃促余引同浙江旅滬同鄉會友偕往取出運至東方銀

行申規銀十萬九千四百餘兩此爲光復後財政一  
大宗當時部署旣畢馳赴製局已午後一時矣民黨  
自入局紛紛至軍火處携取槍械比余到局所存新  
造毛瑟槍千餘桿已一掃而空辦公房前至浦濱擁  
擠無隙地問頭目何在有無名冊則人人司令個個  
元勳紛啜喧嚷不可言論忽聞人言有北洋兵艦數  
艘已入吳淞口鼓浪而來於是去者大半未幾又聞  
松江兵隊已到龍華則所謂元勳司令敢死隊各鳥  
獸散余乃出公事房與二三局員巡視一周入總辦  
住宅所有細軟物件一空書箱傾翻書籍滿地乃命

一珍傳宋版均  
人檢拾保守一面查詢謠言所自則所謂松江兵者  
乃日前局中申請提督所派之兵二百出發時兩地  
俱未起事及抵龍華知己光復當由營弁帶同排長  
來見余告以願留則供餉願回則速去咸願服從命  
令當卽派人帶往龍華寺駐紮至所傳北洋兵艦確  
有四艘已在十六舖下旋因思此艦若援局而來當  
駛至南黃浦不在十六舖停泊乃派商團往詢始知  
此項兵艦在鎮江已光復因購糧食裝煤炭來滬與  
製局絕不相干時已日暮回寓歇息此十四日紛擾  
情形也十五早設辦公處於小南門內救火聯合會

接洽城中諸事各路敢死隊聚集於求志書院聞報  
往視或有槍或無槍俱臂纏白布不下一千人紛紛  
索餉告以余乃民政官不干預軍事但目前未有總  
司令余不能不爲爾等籌一星期伙食乃命各隊舉  
代表二人每隊共若干人頭目何人開單各聚一隅  
候點名畢每人發七天伙食一元各歸原處不得在  
外擾害百姓俟舉定總司令再商編入軍隊衆皆聽  
從於是浙江江蘇揚鎮山東安徽湖北及本地各路  
民軍共發洋一千餘元及舉陳英士君爲滬軍都督  
余乃專管民政及製局事移辦公處於舊道署請梅

君問羹爲坐辦滬事稍定

時蘇杭松太常鎮俱先後光復獨江寧未下程雪樓  
都督親駐堯化門扶病視師浙省朱介人師長亦統  
浙軍由滬赴寧紮朝陽門外余以攻城需用巨礮商  
諸礮廠洋員在吳淞礮台拆卸四十磅之大礮二尊  
裝配車輪礮架自九月二十二動工至十月初五配  
就試放可用趕配子彈引火於初十夜車偕前礮隊  
營管帶張玉發君押運赴寧車抵鎮江浙軍已聞信  
派員迎接及至堯化門蘇軍亦已拱候請示都督不  
能判斷幸同往之虞洽卿君謂予乃浙人爲大局計

浙軍駐朝陽門山路崎嶇設中途車輪損壞礮即無用蘇軍紮太平門不若就近先交蘇軍以便早日攻城余謂局中尚有同式之一尊明日亦可運到以交浙軍虞君乃與浙軍官說明余即回滬至鎮站先發電飭局員將礮速運至站裝車比余到滬知礮已到站尙未裝車詢之站長云小工已散乃告車務洋總管立召小工許給酒資趕裝上車翊早運至堯化門交浙軍領去而蘇軍領去之第一礮已安設太平門山上十二日早由張玉發親自開放至五十三嚮城中震動十三早由各國領事開太平門持白旗止戰

於是蘇軍入城浙軍亦由朝陽門入而南京光復  
張玉發者向在長江一帶礮台教礮製造局設礮隊  
營聞其名招致到局由幫帶而升管帶礮廠造礮既  
成曳至西礮台試放必由張君瞄靶從無失事此次  
運礮赴寧余特浼其偕往立此大功未邀獎敘余實  
爲之負疚

上海拆城之說始於庚子五月余返自粵東滬城龍  
門書院同學爲余洗塵席間余言法人繪圖議拆城  
垣推廣租界不如及早自拆以保地方維時聞者疑  
信參半癸卯言於袁觀察頗動容乙巳周玉帥蒞滬

袁公告之頗合帥意時余在苦乃由姚君子讓領銜具稟既而反對者電阻事遂中止戊申蔡伯浩觀察蒞任首詢拆城事謂當開會取決於是在明倫堂開會反對者知理論不足以取勝乃揚言有人主張拆城者演說時當饗以城塼於是欲言者不敢言一哄而散時有調停者請開四門以便交通余以時勢未至聽之十月初四日余召集南北市紳商於救火聯合會大樓開會余痛陳拆城之有利無害謂今日時機已至欲拆則拆失此時機永無拆城之望矣是否主拆請公決時到者二千餘人在席商團千餘人救



火會員七百人同聲主拆於是全體贊成表決主拆  
余卽報告陳都督都督命速拆勿遲商團及救火員  
各自出貲星夜購具翊日先將大小東門拆動無人  
反對不旬日而全城盡拆矣

閘北水電廠於八月完工九月初六日開落成會中  
外官商到者頗多新任關道劉襄孫觀察亦至工程  
師恩傑爾報告工程用款由翻譯王君譯以華語余  
演說謂閘北居民盼望水電刻不待緩此次各項工  
程俱從極速時期趕成除借用道署及銀行款項外  
不敷尙鉅非從速招股不可衆皆贊成乃正擬招股

而光復事起迨大局粗定已將歲暮欠款日迫請於  
陳都督謂蘇路公司正在借款可連帶借之於是定  
借日金三十萬以還各債明歲又借十萬設水塔一  
座

十月程雪樓都督委余爲江蘇民政司長沈君信卿  
爲次長駐蘇辦事余則設辦公處於上海請賈君季  
英主祕書凡松太兩屬民政就近在滬辦理有要事  
赴蘇就商

自前清甲午以後中國始盛行紙捲香烟日甚一日  
風行甚速皆謂中國人日吸之紙烟支支啣接可環

徧地球洵不虛也自辛亥年滬上有志之士見斯禍  
亟於鴉片乃創設禁吸紙烟會五月初七日張氏味  
蕪園開大會先一日伍秩庸先生邀余演說余思生  
平固未吸紙烟然日必吸呂宋烟三四支今勸人不  
吸紙烟何異五十步笑百步奚可往繼念此舉適合  
吾意若託詞不往於良心上亦說不去乃決計犧牲  
此三四支之呂宋烟是日登臺先陳明向日不吸紙  
烟獨吸呂宋烟今爲奉勸大衆從今日起立志不吸  
乃痛言紙烟之害聞者頗動容於是各業開會莫不  
邀余隨伍先生後至九月初路上幾不見口啣紙烟

之人而杭州宓大昌之烟銷行甚旺可見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習之爲用大矣  
哉不料光復以後各處偉人莫不吸慣紙烟堂堂都  
督府客廳陳以款客而紙烟之運命垂絕復甦以至  
於今竟無大力者起而議禁吾不知此害伊於何底  
也

民國元年壬子六十歲

上年十一月南北議和清帝遜位孫中山先生爲臨  
時總統建都金陵民黨中拔茅連茹登庸不少然中  
山立賢無方並非偏重民黨乃政客託詞共和國不

可無政黨遂勅立共和黨由江浙而各省迨項城爲  
總統利用黨人推行於北京於是民黨覷破其隱立  
國民黨以相抵制而政客之禍至於今日愈演愈烈  
皆由當日共和黨魁所種之因成此莫大之惡果可  
爲痛心余不敏始終不贊成立黨十餘年來未嘗與  
政客往還蓋履霜之警早覺於當初也

余自癸卯入製造局任提調九年光復時軍政府令  
爲局長改去總辦名稱向來總辦月支薪水四百兩  
公費一千兩余以光復後海關應解之款不解局中  
舊存之款爲財政處移付軍餉庫儲一洗而空而各

處需械繁多不能不應巧婦誠難爲無米炊幸新聘會計主任黃君星階素有信用四處張羅余則力主節省局長只支薪水裁去公費每年可省萬餘金然入款毫無終難支撐迭電陸軍部請款不應至八月一年期滿請部派員接辦十月始派陳君楳來余得卸仔肩至今墊款數千陸部雖咨財部撥還延擱至今分文無着

是夏陳英士都督自請取銷軍府余亦請取銷民政總長程雪樓都督雅意挽留至七月底結束並取銷江蘇民政司長駐滬辦公處八月英士先生擬出洋

游歷同人公餞余爲文送之錄左

中華民國元年八月湖州陳英士先生既解滬軍都督任將遊東西各國考察實業歸以利吾國人鍾珏等分屬公民誼同良友乃假一尊以表依戀之情相與執卮而言曰先生之志可謂宏大而沈毅矣當其海外同盟奔走國事歷十餘年艱苦備嘗佗城一役幾瀕於危倉皇出險而志不衰規畫長江以上海爲樞紐機關祕密先生實主之而人莫知之武漢起義滬瀆響應近若蘇杭遠若粵閩崇朝光復乃圖金陵曾未三月南北統一論者咸歸功於先生而先生歆

然也溯自開府之初奮志北伐此練一師彼招一旅  
屯軍徧地日需萬金益以江防要塞海軍艦隊秣陵  
攻堅之師烟台扼吭之旅左縈右拂北討東征莫不  
以上海爲餉源然而海關之稅旣操之權吏道庫之  
儲又授之外人先生曾無銖兩利權徒恃二三同志  
密籌默運盡力支撐迄今軍事告終大都名城或不  
免倉卒之蹂躪而我上海一隅晏然無匕鬯之驚者  
伊誰之力歟先生固不自以爲功媚嫉之徒方且吹  
毛求疵造言誣讟而先生視之漠然因是而思辛亥  
九月十三之夜先生被拘於製局同人四顧旁皇奔



走圖救先生從容自若與邏卒娓娓談告以專制之疾苦共和之幸福邏卒感動咸德先生而弛其繫焉然則先生刀鋸斧鉞之不懼何有於宵小之流言哉聞之先生之言曰革命者盡我天職之事今破壞已終建設方始建設之道不可無學吾往外洋求學歸而襄助建設亦所以盡我天職也大哉言乎人以先生爲功成則退似矣而不知先生之志有待也人以先生爲憂讒遠避似矣而不知先生之志不渝也白日之皎皎巨川之滾滾孤鶴之鳴九皋大鵬之息六月志士不忘在溝壑幽人遯世而无悶時而一往直

前時而千迴百折時而聲施燦爛時而韜光闇然行  
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蓋皆有天職  
在焉今者一堂酬酢半屬相從患難之儕詩曰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又曰風雨如晦雞鳴  
不已我同人安不忘危實同此志先生往矣惟祝我  
民國日益鞏固我先生康彊逢吉日增益所不能讀  
孟子天降大任之章不禁神往於歐英雄風而盡消  
兒女離別之感也是爲序

上海自法界電車設至斜橋後屢思通入內地余與  
市政廳長莫子經君及市議會力主自辦因思陸伯

鴻君才具開展所辦電燈日有起色乃與商議兼辦  
電車陸君慮招股不易余謂此事宜先在余民政總  
長任內立案招股易則速辦難則緩辦若失此不圖  
後恐難望陸君乃毅然具稟余卽批准轉呈星夜備  
文親往江寧謁程都督陳明南市電車不能不自辦  
理由面呈詳文請核准都督深以爲然卽批准交  
余帶回乃行知陸君開始招股一日之間集股多數  
公司遂成立

十一月辭民政司長職乃設大觀書畫古董舖於靜  
安寺路將貞吉里所租之屋退還並將扃設之女子

法政學校預科亦遷至大觀後面由白克路出入初  
辛亥之冬各省女學生以義務募餉團名義來滬者  
頗多未幾和議告成咸有進退維谷之勢余心憫之  
乃商之同年劉葆良君就貞吉里空屋設女子法政  
學校先開預科甲乙兩班余與劉君任甲班國文請  
王季貞君教授乙班律師秦聯奎君講法政大概余  
內姪壻沈商耆君教授史學壬子正月開學余從妹  
華書女兒明卿爲舍監劉君之女公子姊妹二人余  
之姪女守勤長孫女景昭次孫女金鈞俱從學是冬  
放假後山西柴生玉麟家住天津聞母病亟欲歸年

纔十五不能任其孤身獨往乃送往浦口切託津浦  
車首沿途照料臨別依依情若父女回滬適余六十  
生辰之第二日始悉兩弟在貞吉里舊居空屋內布  
置壽堂勞及親友到者數百殊拂余意茲錄親友所  
贈屏聯文字於後以表雅誼其有播遷遺失尙望鑒  
原

李公平書先生六秩壽序

粵在玄武交戰之代天人合發之秋寰宇倒懸神州  
鼎沸必有間氣挺生之士應圖崛起之人挽鰲極不  
東傾擘靈華使西峙盤盂危器衽席顛民然後坐少

廣以閱四時調元關而御六辯蓋徵諸上海李公而益信公前清隱君子少琳先生之冢嗣也隱君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博綜六籍兼涉九流削赭石以爲鞭開青囊而受記活人百萬繡衣之後嗣將興弟子三千虹玉之遺書宛在童烏擬易伯鯉聞詩名玉必產於藍田雛聲實胎於丹穴明德之後必有達人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遠徵歷史不爽毫釐公年甫九齡遽逢多難李秀成長驅吳會席卷曲阿刷馬江洲洗兵海島姑蘇南望無復箭逕廩廊歇浦西臨頗倚穹廬旗帳隱君提攜老幼走避清溪巢幕未安傳烽日迫

借荆門以息壤難填瓠子之波寄道州以孤城不獲  
春陵之幸鎮旣焦爛公亦擄拘會渠會疾作求醫知  
隱君國手可恃挾公以市求緩於秦機警夙成奇謀  
內苾奪胡兒之善馬聽齊客之雞鳴亡抵崇川還依  
子舍雖在幼稚之日具徵膽略之奇舞勺華年忽傷  
孤露始習計然之七術已效其三旋拔優行之十科  
竟得其五廷試及第籤分粵東鳴機爲製錦之先游  
刃見操刀之始圭山俗兼紫鄭地帶赤蒸剽略相雄  
椎埋競起公化成渤海俗恥佩牛意法臨川條班保  
馬西門令鄴公堂稱赤舄之詩國產爲邦鄉校起青

衿之譽甯陽越在海濱夙爲盜窟綠林叛渙青犢睢  
盱公選士百人叅之五聽徙木以明賞罰拔鑿以擊  
強宗塵牘如山覽之如水刈其稂莠和以雨風盜亦  
有親與之言孝晏嬰名高齊國拔甯越於馬前秦穆  
遂霸西戎釋里奚於牛口舉諸偉績何慙古人湛川  
古稱雄縣俯逼蛟宮對瓊崖之五指插天實金湯之  
重關要地有碣洲者縣之華離國之保障在鄭爲宜  
陽酸棗於公是召伯甘棠豈肯自我失之學鴛鴦之  
寺主緘默不議作鵝鴨之諫官乃中樞盡類汪黃三  
鎮則詔書交割界使勾連張靳六里則商於見欺於



是黜景延廣以謝契丹去岳鵬舉以全和議文園詞  
令感鱗介之易冠裳義成郡公歎牛羊之依水草失  
河湟五千里尙在邊隅棄維州四十年本非腹地豈  
如蜃島前行羊城左股要塞關乎全局魁柄不可外  
移爲足震魄動心寒脣聳骨也哉乃繞朝贈策未竟  
槃畫於生平神武挂冠益見欽奇之丰度鹿定興欽  
其操履張南皮位以咨謀蒐荆乘爲章華之臺建武  
宮於瑤姬之峽南皮以蘭綺未飭武庫猶虛被練三  
千方資歐冶橫磨十萬惟賴蕭琛公於是受任爲江  
南製造局提調正四郊之多壘藉國士以儲材器惟

求新人惟求舊宏願兼籌桑梓雅賞豈慕桃萊又以  
上海水陸交通華洋輻湊禦外侮須保主權謀商戰  
須合羣力故專制之餘威方肆獨開自治模型殖貨  
之學說未精手創公司體例以教育爲基本圖書與  
學校齊開以實業爲前提水電與墾牧並舉衛生則  
經營醫院保安則布置商團凡百善政枚舉難窮不  
及三年設施大備在他人得其一節可以震動一時  
而在公則更有犖犖大端關東南所以安危者在焉  
革命之初甯蘇未下羣雄並起草澤奮興或欲燒殺  
以立威或欲搜求以快意五族共和之說未立列邦

環視之目尤巖險象危機千鈞一髮公當機而決奪  
人以先加以兩湖慄悍之師徒半屬昔年部曲全局  
員工之心理胥受數載耕耘謳歌已去於舊邦鐘呂  
將移於新命不可不迎其善氣遏此亂萌戒令夙頒  
約束已定然後翻白虎之旛佩蒼龍之景銅關鐵牡  
驚開八陣之旂簞食壺漿勞止六師之士蓋自上海  
反正滬局底定而蘇而杭厥角恐後若甯若浦不脛  
長奔七鬯不驚河山遂奠大垆之慙已息嘖室之議  
允諧軍政府乃畀公爲上海民政總長兼督辦製造  
局作內政寄軍令秩序如常長城是賴民國開始基

礎已成然後脫屣津梁返吾初服龍盤嘉遁蟬蛻塵  
纓愛寄鶴之一枝謝屠羊之三事時則壬子月旅大  
呂旬有六日正公六秩初度之令辰也公不願以光  
復居功必不願以引年稱壽然而功德及人歌思迺  
作矧在密切詎無贈言 廣鈞 等或誼比季昆仰高風  
於北海或素叨培植望霖雨於東山謹毛舉而臚陳  
定髯掀而色霽於是同晉一觴而獻頌曰羲圖纂河  
妙書榮洛爰代結繩實開橐籥侮食談瀛左言奉朔  
青編鉛槧玄石貞礫易聞習坎動乎險中水火深熱  
陷離互中衣袂日戒磁貨墉崇覆盂比象磐石偕容

二者成功繫公之力出其緒餘用之貨殖九州五特  
三棘六翼兼利彼己互用權實天憫黎庶特產異人  
嗜義維舊普仁以新激揚功利頤養真純介茲周甲  
偉歟令辰世愚弟曾廣鈞撰姻世弟王宗毅書姻世  
弟孫爾桂世愚弟錢瑞瓚潘玉潤辛兆鼇姻弟黃如  
榛世小弟劉至疆姻弟徐樹瑚世姪嚴善增王欽圭  
愚姪丁祖意世姪王永釗倪桐孚姻愚姪馬熊姻教  
姪王鍾瓚姻姪胡初益愚姪唐駝萬鵬程茅澄恩鄭  
鍾忻世愚姪梅豫釗世姪金寶英葉綱譜姪劉欽謨  
姻姪萬盈廷萬鏡冰鄒緒熙黃炳義黃炳輔世再姪

周澍梅永燮姻再姪孫式金黃均和黃均衡宗姪李文成李元棟同鞠躬敬祝

李平書先生六十壽序

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即壬子十二月十六日爲我平書先生六十壽辰同人以先生熱心毅力凡政界學界商界與夫地方一切公益之事經先生規畫維持類無不食先生之賜微先生壽辰同人早思所以永之俾世知先生之所以福我同人與同人之所以賴於先生者至深且鉅乃於先生覽揆之辰謹爲文以附於貢言之列而磊落瑰奇如先生其豐功偉

烈足以銘金石而光史乘者非夫蓄道德能文章之士何能操觚簡以揚厲先生雖然竊嘗聞之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同人與先生相處者久諗先生之爲人謹疏其犖犖大者著之於篇蓋所以紀實也先生幼而羈貫尊甫少琳封翁爲寶山生員精岐黃術先生本其家學故亦深探靈素之奧弱冠爲上海邑庠生時龍門書院初勅主講席者爲興化劉融齋先生蓋經學大師而兼理學者也先生爲其高第弟子雖習舉業而不屑爲佔畢之儒爲文汪洋恣肆而一軌於正博道經世

之學凡掌故地理山川邊徼以至世界之大勢風會之轉移縱目遐覽不啻瞭如指掌歷來院長如鮑花潭孫藻田諸先生皆以通儒目之而學使黃漱蘭先生尤以國士相許以廩生優行貢成均廷試一等以知縣用赴京兆試未售乃謁選曹分省東粵歷委要差旋署陸豐縣篆民俗橫悍動輒械鬪先生繩之以法復感之以誠獄市不擾民乃大和捐廉俸行保甲於各鄉分設義塾暨宣講所躬蒞董勸不期年而治化蒸蒸積牘咸理及瓜代移交者惟卓鄭二姓一案而已先生嘗謂親民之官莫如縣令而行政之效惟



保甲所以清盜源惟義塾與宣講所以迪愚頑而敦風俗故其繼署新甯也僻在海隅素稱盜藪先生一以治陸豐者治之復出廉俸召募練勇捕誅盜魁解散脅從不數月而盜風以熄闔邑頌神明焉謝事後奉檄清丈沙田向皆視爲利藪先生杜絕苞苴剷除積弊吏胥奉法豪強讐慄賦課無匿疆理咸釐廣州灣界務議起外人侵踞狡焉思啓粵督以先生深詢外情檄署遂溪以維界務而巡道某不用先生言致爲外人所窘先生援據公法不屈不撓紳民效死強鄰奪氣長外交者膽小如鼷徇彼要索黜我賢令粵

督以去就爭之白先生無罪而先生慨總署之巽懦  
欲折衝而無權遂乃敝屣纓簪返我初服外人伏戎  
中路欲肆無禮邑民奮起保衛絕彼狡謀是役也外  
人齟齬先生者已至勢將欲得而甘心而不知先生  
久已置利害於度外故雖褫先生之職而適以成先  
生之名聞先生之風者其亦可以自勵矣先生回籍  
道出香港新粵督合肥少荃李公語先生曰君爲上  
海人胡異於西人而與之爲難先生對曰公理所在  
主權所關烏得不爭若怵於勢而默焉其何以爲國  
李公寔之被窘之巡道不愾於心而毀先生於李公

公斥之曰使人人盡如李令中國其有豸乎可謂知  
先生者卽外人之厄先生者見先生高節亮志未嘗  
不心焉敬之故先生在籍設於地方諸事凡遇交涉  
而以公理力爭彼外人且就範焉先生里居默念南  
市毗連租界非仿行文明各國地方自治之制必不  
足以圖強正事研究而鄂督張香濤先生延先生入  
幕府掌理文牘兼提調武備學堂庚子之亂和議告  
成國勢益弱愆焉憂之遂回籍任上海製造局提調  
乃一意經營地方就原有之馬路工程局改建總工  
程局以立地方自治之基礎紳民仿文明各國選舉

制公舉先生爲總董於是開築馬路修建橋梁添設  
巡警勦辦電燈百廢具舉規模一新濬浦界綫之議  
先生與工程司力爭保全實地極多商民交口頌之  
洎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頒定卽改總工程局爲城  
自治公所復舉先生爲城董事會總董進行之事日  
異月新先生又以醫學爲衛生要圖爰勸設上海醫  
院並設女子醫學校靡己資甚鉅上海一隅遂爲各  
處自治之圭臬焉辛亥秋武昌起義豪傑之士雲集  
響應上海製造局爲軍火根本之地前滬軍都督陳  
君英士造先生謀取之陳君往攻製造局被繫先生

兩次馳掾曉局中以大義遂釋陳君相與服從先生  
總理局務督飭工匠趲造軍火籌借經費至百餘萬  
復商之滬甯車站總管得運軍械以濟蘇軍攻甯之  
用由是光復金陵聯洛長江武昌義士大振南北息  
兵共和之局以成當滬地光復時先生以軍政府之  
敦促暫膺民政總長之職復奉蘇都督檄委江蘇民  
政司長其時城自治公所已易名爲市政廳另行舉  
董接辦先生仍昕夕駐廳紳民之白事者日輒數十  
人先生一一爲之擘畫靡不就緒又以南匯奉賢崑  
山崇明諸縣時有不靖屢來告警先生或調派軍隊

或商遣商團分往鎮撫而鄰邑人民或有見凌於豪強受屈於官府者咸求伸理於先生訴牘紛至日不暇給先生牒行各縣行政官據理剖晰輒獲解釋蓋先生任民政僅九閱月而維持地方秩序保護社會安寧凡利國福民諸大端慮之於心而施之於政者咸釐然有當於人心智略淵邃而精神復足以濟之宜其恢恢乎游刃有餘也近乃勑貧民習藝所以興工藝擴新普育堂以惠熒獨雖先後辭民政司長民政總長之職而於地方建設之事未嘗有一息之懈一事之沮此則先生秉志堅卓任事勇決而又淡於

榮利不事家人生產故能遊萬物之外而不爲所撓  
震厲憂勤常引爲天職故能定大計決大疑而不與  
衆人同彼嚶嚶智名勇功之士始未嘗不踔厲奮發  
以貪天之功及乎志得氣滿肆焉自以爲天壤之內  
莫我尊且賢者非不愕然大也而其神已散而其質  
固已敝矣以視先生成功不居脩然無與超乎塵鞅  
之表而龐褫麋壽應焉則今日我同人之所以祝先  
生與夫先生之所以大有造於同人者將永永遊先  
生之壽宇而受福亦詎有涯涘哉媼世愚弟葉佳棠  
嚴應鈞鍾文耀孫泰圻艾恒鎮郭懷澄郁懷智蘇紹

柄干城王宗駿劉汝曾莫錫綸陸文麓葉景灃姚文  
枏張煥斗王震沈恩孚葉逵朱炯張嘉年王宗毅王  
維亮張恩煜陳敬銘顧遵儒顧學謙郁頤培李厚祐  
李厚垣施啓華施樑施季華施景華楊宗錄陳鉉勳  
郭懷桐賈豐臻朱大經鮑裕胡鎔黃如章陳仁琅姚  
文彬司徒驥張榮墀莊裕昌媼世愚姪曹成達黃炎  
培吳馨黃慶瀾穆湘瑤顧履桂楊逸沈懋昭蘇本炎  
朱日宣金祖壘楊煒郭廷鈇許模王引才范熙瑞凌  
紀椿葛士麒夏紹庭姚元峻王寶崙丁熙咸范熙庸  
朱得傳沈照姚鴻沈周蘇本銑黃蓉繇瞿慶善金祖



坤周文熾謝永錫王燮功金毓孫龔模臧潔錢海艾  
青選毛經疇楊士輝邱長齡吳炳熊趙鴻藻姚明善  
徐志淦陸熙順莊炎范鏞葉世鏞周錫鉞周錫釗胡  
宗禧沈鏞周福康徐文彬沈寶善張在新張國衡袁  
嘉熙郁鍾圻嚴兆滋周以藩錢允利吳治讓郭廷杰  
楊士煌王廷芳曾有藩孫輝元毛宗灝張祖勳馬雲  
驥陳新畬葛懋奎唐鶴齡黃凱元周豐亨顧寶華陸  
慶錫陳德坤蔣光昌孫作霖張文才吳慶生宋文奎  
周汝貴恩傑爾王東榮葛熙顧保青陸家春王茂熾  
張兆麟葉光宗曹永鈞王漢陳錡章震泉湯應嵩瞿

慶璋宗姪李顯謨謹祝王宗毅撰葉振家書

李君平書先生六十大慶序

今者青龍在壬子季冬之月旬有六日爲我世丈李

君平書先生六十覽揆之辰

同人盛瑩

等夙庇悒懨

久陪杖履仰瞻光霽多歷年齡凡先生之文章行誥  
學術事功所親得於耳目見聞者至真且備於誼不  
當默無一言藉揚徽媿兼券期頤而先生固辭不許  
以爲生日介壽於古未聞逮夫趙宋偶一見於詩詞  
洎乎有明年屆五十以上交遊故舊例多作詩以張  
之貢諛幾濫無差等又有所謂壽序者虞道園氏以

前諸名家集中尙無此體及歸震川氏乃始有之識者已嗤其陋遂益踵事增華或要假途駢儷與爲結撰恣雕鏤以示巧極鉅釘以銜才觀其外靡不斐然成章叩其中乃竟朽然無物彼得之者不以爲榮轉以爲澆其亦不可以已乎竊謂先生之說似矣而有不盡然者則以前詰有設施究賴同人之表襮始足信今而傳後故其人初無建樹而純構虛辭巧爲緣飾是謂欺世如其人卓著勳猷而不加實錄任其淪湮是謂蔽賢欺世固不可蔽賢其可乎且亦知禹疇五福之徵著於洪範華封三多之頌出自子書非言

壽之文之最古者乎至詩三百篇中介祉者不勝枚  
舉兕觥躋堂此農之壽其君者也天保九如此下之  
壽其上者也壽考不忘令德壽豈此天子之壽其遠  
臣者也壽考維祺永錫難老此王侯之壽其耆耆者  
也而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則爲人子壽親之始三壽  
作朋如岡如陵則又列卿互壽之始非言壽之詩之  
最古者乎不直此也奉鉅金進旨酒上爲先生長者  
壽者周秦舊史所載爲多非言壽之事之最古者乎  
惟是古昔之爲壽自在平時不於生日與近世未免  
有殊然生日稱節稱慶李唐祇人主行之旣而沿及

臣庶迄今歷百千年雖若無於禮者之禮而有其舉  
莫之敢廢則此之撰言猶爲行古之道而語期無溢  
量頌莫或過情自不致爲先生浼而况由幼學而出  
仕而歸田績在棠封澤周枌社一生具有本末數之  
更僕難盡又烏容涉及浮辭致形唐突而茲特略陳  
梗概則欲并爲後人勗耳試一述之蓋其先德少琳  
先生以寶山名諸生栖隱清溪里第理研靈素技擅  
扁盧深以范文正不爲良相卽爲良醫自任活人不  
知凡幾而蒼蒼者乃特鍾英毓秀於先生一人之身  
俾食其報故幼而岐嶷甫就外傳出語已驚其長老

迨至九齡蘇城早爲賊踞蹂躪遍及東南時祇淞滬  
兩孤城若魯靈光殿巋然獨存他惟崇川一邑隔於  
海外清溪一鎮僻在浦左尙幸無恙不意列郡富室  
之避地者麇集鎮中爲寇所涎遂於其冬陰率醜類  
繞道南沙由海塘直下襲而陷之老幼男女被逼自  
溺於江浦者約以數百人計而先生竟爲賊擄迨  
達他境適賊首驟攫重病有鎮人之同擄者爲言少  
琳先生之醫術於彼酋彼酋當遣別寇護先生旋里  
延之診治而少琳先生挈家早徙崇川訪求得實因  
卽伺隙脫逃往依父母未幾亂定始返清溪於以信

天祐善人固有陰陽呵護在也不幸舞勺之年慘傷  
孤露復困窶貧戚友中有薦詣滬城習爲花業者不  
得已應之將屆二年主人以折閱閉肆當卽轉回故  
塾重理前修力果心精學乃大進又閱二季占籍上  
海爲其博士弟子焉自時厥後擬於滬城設帳授徒  
遂賃一宅奉重慈與尊慈居之以便定省嗣此遠館  
於外日必親詢起居無間寒暑風雨又撫二弟咸使  
有成此其孝友有如是者自幼稚愛交游往往以朋  
友爲性命故其來滬徧結邑之英俊家雖壁立早有  
陳遵置驛投轄之概未幾聲氣廣乎縞紵通乎遐邇

客有以緩急告者不恤空匱必稍有以酬之爲度而人或非分相加則不屈不撓莫受一毫之挫此其俠義有如是者爾時滬城新立講院曰龍門而主教之院長爲興化融齋劉先生門弟子之以高才生著聞頗稱濟濟一日先生進謁劉先生特加器重招置院中俾居諸高足右時與論文辨道而先生之學識竿頭復饒進步繼而和州鮑花潭瑞安孫藻田兩先生暨主詁經求志講席之德清俞蔭甫先生均以國士相待與爲砥礪此其得力於名師有如是者年二十五歲爲丁丑院試拔令食餼三十三歲爲乙酉激蘭



黃先生遂以優行貢之太學次歲廷試及第得授今  
職又越二歲入都應選籤發東粵初宰圭山民俗刁  
悍械鬪之案月必數起先生下車伊始創行保甲暨  
四鄉義塾與鄉約公所默相勸導風氣驟變比瓜代  
惟鄭卓二姓一案而已嗣宰甯陽越在海濱素爲盜  
窟先生治之保甲鄉約義塾一仍前例外則召募練  
勇百名器械餉需皆捐廉備用斬著名劇盜數十百  
人惟郭亞保以致孝於父招令投誠盜爲絕迹旣又  
奉檄清丈沙田他人私爲利藪者已獨無所染指此  
其宦績有如是者三宰湛川適有界務迎機布置勝

算先操而中樞與劃界武臣一則畏敵一則媚外電  
令落職可謂功罪倒置然雖廢黜而大名洋洋溢寰  
區此其聲望有如是者迨既解組言旋里門鹿定興  
惜之函囑張南皮延入鄂幕遂司節署文牘有年又  
爲武備學堂提調南皮賴焉壬寅之歲令回滬南提  
舉製造局務是爲桑梓任事之始一則總理總工程  
局一則專司中國自來水廠一則創設女醫學塾一  
則特建上海醫院一則加設閘北水電公司又任商  
團公會救火聯合會正會長近又專立貧民習藝所  
一區教養幼兒提倡公益無厭無倦其熱心爲何如

乎至去秋九月十三光復閭閻無擾市肆不驚則以  
先事豫籌之故古云活千人者封茲之所活詎止千  
人宜其與德配夫人氏趙周甲齊眉身康強而子孫  
逢吉福且未艾用爲先生壽知不斥其渙無疑矣是  
爲序世愚弟余盛瑩姻愚弟鄒沐晚生陸增祚徐錫  
祺張志偉談達奎莫炳恆宣保章葉振家潘樹藩世  
愚姪蔡俊達冷鈞姚曾豫姚曾綬陳明善金馨趙瀛  
董壽慈張熊祥吳冠道蕭稷臣夏廷標楊明理孫逸  
尉許少林嚴鵬徐國樑丁鶴齡戴駿爵鞠維釗夏錦  
祺沈愷臣萬桂亭陳文楨談鏞王屺吳公治虞輔德

俞德鏞陳德昭姻姪楊顯曾門生王文煥敬祝

李平書先生六十壽序

上海古號滬瀆一漁邨而已雖襟帶江海而平原百里無山川奇傑之氣城市崛興外商坌集舟車所萃巍然爲東南一大都會而志傳所紀上下千百年間未聞有允文允武振奇非常之人出其中論者謂人材之衰地力若限之豈不信哉吾乃今於平書李先生而一雪此言也先生邑之東鄉人也性剛直而恂然下人少處鄉里於學無所不究強毅絕儕輩通籍仕廣東爲縣令宰遂溪法人方涎其地之廣州灣遣

師船以重兵壓境勢張甚先生練鄉兵一千數百人  
力與之抗法人大震清季國勢荏弱外侮叢集政府  
陰喝不振聞鄰國一言中外惕息莫敢枝梧先生一  
縣令遽以千餘鄉民鬪勝強國自西道東通以來史  
冊所未有也法既深恚先生以巨金購生致之者清  
廷亦褫先生職以謝法人遂溪父老號泣追送數百  
里不絕於是天下始知先生爲振奇非常之人矣內  
而樞部外而督撫震先生名爭相羅致先生一不顧  
以湖北扼長江上游據全國之中心易周知天下時  
事居其間最久旣見清廷大勢岌岌不復可有爲獨



各邑尤傲擾不寧恢復秩序保衛治安之策悉決於先生自黎明至於深夜環而待者恆數十百人先生口授方略手荅函牘奔走呼號而來者得先生一言無不欣躍滿志而去猶以其間披文史攷金石讀書畫從容整暇以安人心僉壬巨憝驕將悍卒時時思加害先生冀逞其暴亂淫掠之志尋亦帖然無敢動者一年之中他邑類苦糜爛上海駐兵最衆且雜獨晏然無事卽外人莫不動色歸功於先生先生澹乎不以自有也脩然退閒口不言勞先生旣自忘其功而人亦若相與忘之竊嘗論先生之爲人其最不可

及者曰任自國家大事地方公益以至朋友之交際  
先生視力所及揆義所安無不慨然以身任之而其  
量常恢恢有餘往往叢勞府怨焦頭爛額靡所於悔  
不知者或笑先生愚而先生自若或爲先生危而先  
生亦自若舉所謂毀譽利害禍福生死一不之計而  
惟以公衆之休戚爲休戚其任也若此固非苟焉爲  
名高而已且今士大夫侈言義務其於天下事若無  
不可任猝遇緩急簞食豆羹見於色矣其甚者當危  
疑艱險之日攘竊依附猥曰以天下爲己任幸而事  
機稍定則又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叫囂脛突於朝市



而不知恥聞先生之風亦可稍知所返乎季冬既望  
爲先生六十壽辰豫棖從先生久不能以無詞爰舉  
其滢滢大者方今敵國外患迫於眉睫兵荒盜賊鬩  
於肘腋而風俗道德之衰抑有重可憂者先生年甫  
六十精神魄力老而益壯然則世之任先生與先生  
之自任其德業事功將與年以無量又豈僅如上所  
云者而豫棖之所以壽先生亦將與爲無盡也已壬  
子冬月同邑後學梅豫棖長木氏謹序

二年癸丑六十一歲

上年八月余旣卸民政總長任適日本明治天皇安

葬上海南北商會公舉余前往送殯余素持中日親善主義當壬午癸未之間嘗著興亞論三篇登諸字林滬報日人岡千仞君來游引爲同志其時朝鮮事初起余謂朝鮮爲日俄所必爭中國旣力不能保當與日本立約共保之共保朝鮮卽共拒俄人蓋自圓明園一役俄以紅衣大礮誑易我興凱湖以東之地得往來於混同江以經營琿春之海參歲不二十年遂成大埠此爲日本切膚之患亦爲中國東顧之憂故又著中日固交以拒俄論登諸報端俱爲日人贊同前年南洋勸業會開幕日本觀光團來華余亦在

招待之列團長近藤廉平君爲日本郵船會社社長其人明達和藹與余相善嘗有赴日報聘之說此次送殯之舉所由來也同行者葉君子衡爲副周君容甫爲通譯七月下旬乘春日丸抵長崎埠中華商會會長蘇道生君爲故友夢漁君之長子款待周至是夕乘車赴神戶卽住子衡宅內晤神戶領事王稚虹君僑商陳源來君稚虹爲總工程局工程主任睦生君之長子翊日卽赴東京近藤君已委白岩龍平君等在車站迎接余等一一相見畢大倉喜七郎自御新製之精美汽車載余等赴帝國大旅社住宿未幾近

藤君御禮服來晤談良久去連日宴會甚煩送殯禮  
畢回滬此上年八月事本年四月沈君縵雲爲銀行  
籌款事浼余偕張趾麟君復赴東京住兩星期歸途  
過神戶與王君稚虹言及東京書畫會欲余攜古書  
畫來東賽會但未知入口納稅否王君欣然願爲探  
聽返滬後卽得報書言書畫入口並不徵稅乃與哈  
少甫君約訂於陰曆六月中偕往未幾而有二次革  
命之舉余以嫌疑而去國住日本兩年若有預定者  
嘻異矣

自國民共和兩黨對峙共和黨皆舊官僚舊學派國

民黨則無一非新知識人其中政治學識尤富者爲  
湘宋漁父先生袁氏忌之乃使人狙殺於上海滬寧  
車站民黨大譁初猶以爲黨爭也迨後徵實政府所  
爲益動衆憤時余已不問國事陰曆六月初英士先  
生兩次過訪俱未晤談十三日風聲益緊縣商會商  
團公會教育總會救火聯合會四團體公舉代表邀  
余赴南市設法保衛地方余以無名義辭公議設保  
衛局舉余爲局長但衛地方不與軍事乃勉諾未幾  
江寧舉事上海響應余猶未到南市十五日早南市  
巡警起釁警務長穆君已先一日辭職余不得已馳

往解散乃卽在市政廳設保衛局分派商團及救火會員各駐要地防禦匪徒乘機起事時警務無人主持東爭西奪擾攘紛亂余疲於奔命幸未肇事當十五早巡警紛紛逼取子彈實已間不容髮幸余早到一刻立即收回槍子開導回區服務否則不堪設想矣時英士先生已設司令部於南市居民皆懼兵禍殃及各團體於雙方竭力調停苦勸息兵當事者不聽既而議公民電陸軍部請將製造局暫由地方公民封鎖看管雙方不得取用軍火當事者謂南京已獨立上海爲省屬已與北方斷絕人民何得電部事

遂止余知兵禍難免但望礮火不及南市猶可勉盡  
保衛之責二十夜親往各處巡視慰勞商團及救火  
會員天將曙聞槍礮聲未幾礮子飛入市政廳左近  
居民紛紛避亂余見事不可爲乃回租界翊日知民  
軍雖失敗猶未止兵余知滬上已不可居乃收拾行  
裝東渡女兒明卿從至神戶住葉宅新聞記者紛集  
問狀余謂此來不談國事暇日請諸君來觀古書畫  
願否皆一笑散時陽曆七月下旬也

八月女兒返滬頗覺寂寞未幾王君引才偕余大姪  
叔臧等來引才爲稚虹從兄講金石篆隸之學殊破

岑寂九月上旬在神戶俱樂部開書畫會東西兩京  
及大坂書畫家來觀者甚衆十月乃往東京租有樂  
町一丁目屋居住接電知二媳葉氏於陰曆九月二  
十四日病故爲之悲悼十一月在上野公園美術協  
會開展覽會三星期陳列卷冊挂軸計八百十五件  
十二月女兒同長孫逢鈞二姪季純來時稚虹已升  
任橫濱總領事其弟靜涵在東京大學農科時相過  
從

三年甲寅六十二歲

一月十五日同引才靜涵叔臧游箱根宿小涌谷三



河屋旅館引才賦詩二絕余和之錄左

曉望箱根結伴行快循海岸入山城松篁交翠隨

巖轉一路車聲帶瀑聲 到處飛流洗俗塵山銜

落日倍親人試嘗雞黍三河屋更有溫泉一澡身

引才

欲覓溫泉趁急行快行車請之 偶因歧路近宮城還

登來鳳樓中宿靜聽千條瀑布聲 籟華京國厭

緇塵山色湖光最可人何日海濱容息影須磨蝸

舍寄閒身余於神戶之須磨海濱擬購一屋 且頑

是年東京開大正博覽會於上野公園香山林少東

君與唐攷權君至好余到東京由唐君介紹備承關  
注四明張伯巖君亦唐君之友兩君俱在東京日久  
情形熟悉且極熱心林君與大正會員田口米舫君  
善遂介紹余入會租地陳列於是租定外國館內屋  
兩楹爲平泉書屋陳列處函致三弟及趙君雲舫採  
辦物品並將大觀所有易於裝運之物由三弟及雲  
舫並嚴君長慶等運東就地製造櫥窗陳列共計一  
千四百餘種而書畫不與焉是役也共用去日金五  
千餘元售出貨物千餘元而平泉書屋之名頗震是  
亦逃亡史中罕有之事也

東京房租之貴更甚上海生物程度之高非可久居接滬函知內人欲來乃租定橫濱山上洋房一所月租百元旁有園林花木空氣極佳四月遷入內人挈二兒及次孫盛鈞三孫新鈞孫女景昭金鈞祥鈞俱來從弟漱菖亦來於是是一家團聚幾忘其在海外矣乃延西文東文教員課諸孫國文則余自課之未幾大兒夫婦從妹偕妹婿費劍石君皆來旋即回滬漢婁壽碑向無足本余於壬子春得一本完全無缺經諸名流審定爲宋拓本無疑擬印行以公諸世乃聘珂羅版技師日人豐倉氏在寓置備器具試印各

種書畫繼乃印婁壽碑余著跋一篇錄左

右漢玄儒婁先生碑舊拓全本時在壬子三月獲於

滬上按王虛舟跋梁溪吳朝颿縮臨此碑鉤本吳臨本現

藏余家惜後云漢玄儒婁先生碑毀廢已久曩在京

師僅從故友林鹿原中翰處借得一鉤本云是鄭汝

器筆極矯健無汝器本家習氣後於吳中先輩何屺

瞻處見宋搨一本覆核無異乃知汝器臨模之佳遂

一意臨二本吳生朝颿見余此本歎爲希有朝颿漢

隸獨步一時此縮本尤爲精絕云攷何屺瞻本卽明

豐道生題識向藏無錫華東沙家者碑首已闕四十

八字乾嘉諸老未覩此碑全璧輒奉爲至寶以爲唯一無二之本矣道光中吳志恭靜軒得一殘本僅存一百三十二字碑首亦闕四十八字

此本現亦藏余家

杭州

徐懋跋云元儒先生碑予向藏黃秋盦翻本後有趙寒山跋又得陳秋雲雙鈎本前闕數行與此肥瘦相等而黃刻則較瘦於此不及此之渾古遠甚又吳江楊澥跋云婁先生碑漢刻不知失於何時此宋代重摹而舊搨可稱下真蹟一等者也所云趙寒山重摹本余家亦曾有之軟弱光滑絕無古茂之氣此宋摹本漢人血脈猶可尋按勿以殘本而輕視之尙有吳

雲兩跋不贅錄據此則碑首闕四十八字之本已有二矣况又有趙寒山陳秋雲鈎本乎至虛舟所臨汝器本余未之見惟據朝颿縮臨本則四十八字未闕但少碑頭篆書兩行耳此不知何自來也金石顯晦亦各有時當乾嘉諸老搜尋古碑不遺餘力而是本毀藏未見曾不獲翁黃諸君子標揚徽幟增重價值豈不可惜然試問百餘年來當時諸名流一再品題海內豔稱劇跡者今日存者幾何蓋物罕則珍珍則秘愈秘而愈易湮滅金石書畫皆然是本也幸而未邀翁黃諸君子鑒賞閤然無聞得與尋常無足重輕

之物並存世宙雖幾經兵燹而猶得發見於今日者豈非時哉余懲前人秘藏之害欲公諸世而鉤摹勒石易失本真適新置珂羅版印機爰爲攝影印成二百四十部傳之海內外俾知婁壽全本至今尙存未始非此碑之幸已余之獲此儻亦所謂待時而至者耶

中華民國四年三月上旬古滬李鍾珏識

四年乙卯六十三歲

一月著平泉愛國歌一首又著愛羣歌一首俱錄於左

平泉愛國歌

勸同胞且勿譁聽我平泉愛國歌

自從黃帝開中國二帝三王德政多洎夫秦始行專  
制二千餘載揚其波前年推倒清政府改革政體稱  
共和大家脫離專制苦堂堂民國號中華吾同胞歡  
若何

破壞方終建設始紛紛政客乘時起黨派朋興南北  
爭拋卻國家真宗旨無端暗殺宋先生驀地風雲鬪  
虎兇獨立聲中一刹那勝負終朝分彼此可憐流血  
滿長江枉殺萬千後生子國脈傷民意死吾同胞傷



心矣

內憂未靖外患萌歐西大戰東亞驚強鄰伐號假虞  
道中立無援噤勿聲貔貅十萬橫泰岱海封港兮陸  
結營升堂入室由其便將軍巡按倒屣迎莫問國防  
與國體但憂家賊暗謀生均勢破國將傾吾同胞曷  
爲情

前清外債已纍纍我民擔負實難支况復年年籌借  
款千兆萬兆無窮期但使用之皆得當不恤力盡與  
筋疲何爲養兵如養賊敲我骨兮剝我皮何爲養官  
如養虎吮我血兮吸我脂吁嗟乎同根相煎何太急

釜中煮豆釜下箕吾同胞曷勝悲

而今往事休提起萬斛牢愁一筆勾勸同胞莫相尤  
且商量救國保金甌

我中華民國土地廣我中華民國物產富我中華民國  
國人民稠兵可強兮財可足近可交兮遠可柔吾同  
胞愛國還須人自愛蓄吾德兮壯吾猷夜臥薪兮朝  
嘗膽去私欲兮公理求農工商士各盡力心勿襍兮  
氣勿浮上下一致莫猜忌破我釜兮沈我舟民心固  
兮民氣奮國勢盛兮國政優到那時吾同胞人人享  
幸福得自由不枉我今朝一曲謳

平泉愛羣歌

一珍佛宋勝身

勸諸君且勿譁聽我平泉愛羣歌

方今世界重人種同種相親異種疏不但異種不相親而且非種有必鋤泰西戰事紛紛起每因種族相齟齬強種之人遇弱種恍若我主爾爲奴弱種之人適強國多設苛例相驅除種族之間分強弱不關衆寡關智愚智者胸懷通八表愚者見解局一隅拘守家族狹主義不知社會皆吾徒遇事欲結一團體若搏散沙人人殊到今國勢日衰弱強者嗤我爲病夫奪我土地如取攜剝我權利如割屠強者與強皆聯

約弱者孑立勢逾孤吁嗟乎操戈同室何爲者亡國  
滅種在須臾

吾含淚告諸君欲保我種先救國欲救我國在合羣  
合羣之道人易曉化除意見相和親不論甲黨與乙  
黨不問南人與北人五族共和稱民國漢滿蒙藏回  
同倫東西列強相偪處保全疆土望國民倘使官民  
不一致難免豆剖與瓜分同心同德勝之兆離心離  
德敗之因衆志成城非虛語同舟敵國豈樂聞嗚呼  
國家存亡至危急羣策羣力敢勿殷

奈何上天降屠伯殺戮同胞如殺敵青年學子莘莘

衆報國無方情太迫只道心存一寸丹那知血化三年碧可憐燕粵楚湘間多少冤魂與怨魄同種相殘世所嗤彼昏不知逞戕賊罔卹清議背人道勿慮速亡傷國脈嗟嗟天降殺運何日終環顧人羣長太息吾聞脊令在原知急難嚶其鳴矣求友聲奈何人而不如鳥不知相愛反相爭吾聞兔死狐悲物傷類中林有鹿牲牲音莘行奈何人而不如獸不知相愛反相傾願諸君從今共化舊惡感怨恨胥捐意氣平往日鬩牆嫌盡釋來朝禦侮力相并元首股肱成一體政府人民無二情共患難今同安樂去僞妄今存真誠

從此內亂無自作外患無由生同種異種大和會愛羣之效莫與京

四月租屋合同期滿乃遷居神戶中山手通一丁目三番地葉宅另租屋一幢設平泉書屋書畫古董舖五月二弟來三弟二兒等偕往游覽大坂奈良箕面西京等處甚樂未幾卽回

七月全眷送姪女守勤至橫濱與蘇州潘曾蔭君結婚居兩星期回

是年珂羅版印刷出品頗多有宋李迪山水冊八頁精妙絕倫歷來未見印成著跋一首錄左

李迪河陽人宣和畫院成忠郎紹興畫院副使賜金帶花鳥竹石頗有生意間作山水小景亦能畫火按畫史彙傳所載止此當北宋之季宣和畫院中吾李氏人才稱盛如李唐李端李安忠李從訓皆與李迪同時供奉南渡後又同入紹興畫院諸李皆長花鳥惟李唐獨善山水蓋由徽宗性喜花鳥故一時風尚若斯之盛也雖然古之畫家無獨長一事者工山水者類能花鳥工花鳥者亦無不能山水如李唐之兼工畫牛李從訓之尤工釋道人物蓋與李迪李安忠之兼工山水俱非囿於一端也余所見李迪畫不下

二十種山水惟此八幀玩其筆意俱從唐人得來其潑墨似王墨王洽其細刻似思訓昭道其畫水尤與王宰相似絕無董巨氣習可謂古矣嘗論山水一道至董巨可稱超絕然宋人宗其法者頗少至元代始昌其學蓋宋之去唐未遠唐人遺跡尙多故宋畫家之守唐人法度猶唐書家之守晉人法度也能知此中消息則統系明而宗派之說不待言矣冊中有趙松雪收藏印其洗馬一圖松雪亦嘗撫仿至第八幀之夕陽原本光散樹間鮮明奪目真神筆也惜珂羅版不能傳其渲染之色耳 鍾珏識



居神戶時日臨李陽冰小篆爲課庭中花木繁盛室內几淨牕明陳列圖書頗饒雅趣嘗著真愜室雜詠八絕句并序錄後

乙卯四月由橫濱遷居神戶室中舊有橫扁中嵌洋畫余易以劉石庵書蘊真愜所遇五字廣狹適合爰卽命之曰真愜室發篋陳列位置頗宜獨坐嘯歌陶然自樂帝王卿相如浮雲焉興之所至雜詠室中所  
有得八絕句惡我者見之必益嫉愛我者聞之或亦  
稍慰耳

墨寶

千載臨池重二王  
閒披妙蹟墨痕香  
從知碑帖非真相  
一落鉤填血脉亡

余嘗謂書家之臨帖猶醫家之剖解徒見臟腑實質而已至其氣息相屬之微血脉流行之妙豈得於剖解後見哉

### 古畫

唐宋元明畫派殊最珍  
士氣勝工夫吾從南北分宗處識得剛柔自兩途

### 舊磁

最愛年窰雨過青  
更珍康霽若晨星  
廣長書案三峯

峙自摘鮮花自插瓶

鼻烟

豁痰明目著奇功二百年來東道通素罐金花儼五  
等十三太保更推崇

烟壺

八寶鎔成五采施辛家皮後阮家皮碧霞金珀同珍  
貴古月軒中製更奇

茶

良朋至戚贈新茶太白尖宜產我家常憶名巖鐵羅  
漢武彝絕頂吐仙芽

余素嗜茶自居海外戚友投贈佳茗多至十餘種  
允以妹倩費龍丁君之太白尖爲雋鐵羅漢巖在  
武彝最高處非猴不能到採斯茶者以馴養之猴  
攀緣而上啣之下其葉麤而大一瓣可烹一碗味  
清而腴香留齒頰越宿猶有餘芬往年在陸豐方  
子安參戎曾惠兩許云得自乃兄照軒軍門今市  
上所稱鐵羅漢恐是贗鼎

酒

女兒佳釀號花彫萬斛牢愁一醉消况有百年梅作  
伴幾番唱和度良宵

音樂

笙簫管笛八音琴更有奇形莽特林

譜姪江新穎年常攜來彈形似

琵琶而身  
矮背高

聽徧東西南北調難平世界不平心

妹倩費龍丁君偕茸城楊君了公來神下榻寓齋了

公好遊長於吟咏時廉南湖君設扇面館於神戶相

與酬唱不少清新俊逸之作兩旬後歸國

聞北京籌安會成立袁氏竟欲為帝為之扼腕適鈕

惕生君來居神戶日與商議倒袁之策不倒袁民國

不五稔矣是冬聞雲南起義鈕君偕何君子均先返

國約余明歲回滬

五年丙辰六十四歲

陰曆三月初旬乘輪至上海暫住法界花園里時英士惕生兩君已在滬同志俱住法界晨夕商議僉欲踵辛亥故事由滬先動余鑒於癸亥之役極力勸阻况三月底爲南北市錢業歸帳之期一旦起事地方不免紛擾關繫市面金融於餉源亦大有妨礙陳先生乃定先從江陰砲台舉事何君子均則往吳江路動作

四月遷居貝勒路設議事會每夕沈君信卿黃君韞之錢君新之賈君季英等俱到會集議五月上旬聞

項城殛黃陂繼以爲從此天地清明國利民福大有  
希望乃公議兩電一請裁上海護軍使缺一請撤北  
軍俱不報於是知袁雖死而政府仍袁黨把持難望  
刷新同人咸喪氣會乃解散

六月登報警告進步黨領袖梁任公湯濟武共和黨  
領袖張季直國民黨領袖唐少川張溥泉諸先生文  
曰立憲各國必有政黨盡人皆知惟我民國尙在幼  
穉保抱提攜宜歸一致癸丑大禍實由黨爭當諸公  
興高采烈之時鄙人早懷厝火積薪之懼不幸政客  
熱忱適資元凶利用國脉幾絕民命大傷乃曾幾何

時烏盡弓藏同歸捐棄自反天良能無悔恨今者天  
殛大憝復我共和風雨飄搖危機四伏痛尙未定禍  
豈可忘諸公慈惠明通夙負人望當不致輕蹈覆轍  
復生厲階報紙所傳或出臆度惟是驚弓之鳥聞響  
魄飛所望各發良知痛懲前禍切戒各黨偃息旗鼓  
少緩須臾以鞏國基而保民命愚戇之見尙冀三思  
余自癸丑出亡後不談國事者二年去冬聞袁氏稱  
帝憤懣之餘輒中夜不睡自三月歸國從鈕君等共  
圖倒袁苦乏實力憂心如焚五月袁死爲之一快繼  
見政局不變時事日非又復憤憤七月在習藝所開



會陳列書畫以示三年在外精品尙存連夕酬酢飲酒過多自覺胸中不適乃語竹君不能再居滬上恐將患大病竹君爲余察脉亦覺有異乃偕內人攜次孫女金鈞往崑山蠶桑學堂居住九月初旬果發溫熱病旬日不解神智昏昧妹婿龍丁費君爲邀松江韓君半池涖診服藥有效遂得漸愈當病重時滬上諸親友咸涖崑視疾知余經濟困難由王君寶崙陸君伯鴻等發起資助醫藥吳君懷疚見所居狹隘擬集資在滬爲余建屋邀回居住病愈聞知力阻乃止十月初十日嫁女期迫初一日扶病到滬辦理嫁事

壻王生靜涵爲睦生君次子由王寶崙君介紹概從省儉不徇俗例粧奩惟廿四史一部書畫兩簾而已在徐氏園結婚余夫婦親往觀禮病亦痊愈十一月遷居益壽里余仍往來崑滬

六年丁巳六十五歲

余於己酉庚戌間在崑城勸建女子蠶桑學堂開辦三年因二次革命余往日本停辦上年來崑居住頗形不適乃籌款改造六月落成又於屋傍別建一所爲兩弟居住是夏全眷皆來崑城患難之餘天倫樂敘幸何如之

是冬於玉山之麓購地三畝內有古梅樹十二株俱百餘年物乃建樓三楹蓋亭二鑿池一爲小園遂名曰梅園

七年戊午六十六歲

二月初旬王一亭君偕吳倉碩先生喬梓來崑觀宋慶曆刻閣帖十卷賜題長跋小憩梅園吳先生畫梅一亭畫梅園圖各一幅越旬日蘇州陸廉夫俞粟廬兩先生偕來盤桓旬日陸先生亦畫梅一幅梅園雖小得此點綴亦足生色已

三月率大孫逢鈞次孫盛鈞赴日本慶應義塾留學

向所聘用之珂羅版技師豐倉氏偕往遂携慶曆帖  
交豐倉在日本精印五百部余作跋一首錄左

右宋慶曆五年內府覆刻淳化閣帖十卷攷曹士冕  
法帖譜系宋時內府覆本有紹興國子監帖淳熙修  
內司帖皆與淳化閣本卷帙規模略無少異此謂之  
官帖至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  
臨江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是謂臨江帖慶曆間  
丞相劉沆帥潭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  
於石置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等諸  
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經始於慶曆五

年迄八年冬刻竣每卷俱有慶曆八年及希白重摹字是謂潭帖又稱長沙帖至慶曆官帖世所罕聞余初得是帖徧攷諸家著錄俱不載頗滋疑惑質諸霍邱裴君伯謙審爲北宋拓本又經吳縣陸君廉夫松江俞君粟廬審定無疑乙卯四月日本東京碑帖會携往陳列彼邦人士亦俱欣賞及徧詢吾國藏帖家俱無是帖且無有知者嘻異矣是帖每卷尾俱有慶曆五年五月春日奉聖旨摹勒上石十五字第一卷尾上方刻淳化五年四月十三日賜呂端十二字上蓋御書之寶方璽其爲覆刻呂端賜本無疑是以卷

帙規模字行高下均與淳化無少異觀此亦可知淳化祖本矣茲舉是帖之與他本異者略攷之王虛舟閣帖攷正卷二李日華云淳化祖帖宣示表後多戎路表十二行諸帖少見而是帖宣示表後確有戎路表十二行則與李氏所見祖本無異矣閣帖卷七王羲之帖中有承足下還來帖一首末有釋智永三字諸家議論紛如虛舟謂王侍書草率苟於成書故不復省視是帖卷五隋僧智果書後有陳釋智永書卽承足下還來帖也乃旣列於曆代諸家法帖中而羲之帖內仍復重出此與第五卷古法帖中敬祖鄱陽

兩帖重見卷十王獻之帖中誠不免草率之譏而是帖之另列智永亦爲特異然此其犖犖大者至於字裏行間差異處更僕難數聊舉其一二如宣示帖昔與文若奉事先帝昔字是帖作者字屬於上句可不須復貞貞字他本俱从白是帖从自作貞宣示帖完全正書且字跡清楚摹寫不應舛誤若此惜不得祖本一校耳要之是帖蠶蠟之精鋒稜之銛楮墨之古塙是北宋拓本獨怪米元章黃伯思輩皆未論及卽法帖譜系搜羅宏富亦未箸錄意者慶曆時長沙本盛行而內府刻本珍秘罕見故人皆略焉洎乎靖康

之變片板寸石盡毀於火而是刻遂湮沒無聞獨此孤本留存歷年八百有明如文衡山王損齋董思白前清如王虛舟翁覃溪輩皆留心古帖竟未獲覲至今日而無端發見不亦大可異耶是帖第二卷以下每卷尾有周聲馳鄧文原趙松雪倪雲林等印章則是元人猶及見之耳夫物之顯晦固有其時余得是帖與足本婁壽先後不踰兩月婁壽已用珂羅版印行是帖卷帙較繁迄未付印第念造物既以湮沒八百餘年之奇跡付予小子何敢久秘勿宣乎爰爲印行以公同好俾知慶曆法帖長沙潭帖而外尙有煌



煌內府刻本焉倘亦好古者所快睹乎

中華民國七年三月一日上海李鍾珏識

四月下旬由日本回見二弟笑語失度深爲憂慮時  
大姪祖同在南洋吉隆埠陸氏錫鑛司帳乃電促回  
崑六月稍愈八月復發神經益錯亂服藥施針迄無  
寸效延至十一月初四日去世錄事略一篇於左

### 二弟蘭臺事略

弟原名貴樑後名鍾樑蘭臺其字也前清咸豐乙卯  
年生於浦東高橋鎮時 先曾祖錫川公在堂甚鍾  
愛之辛酉造亂舉家流離顛沛弟年七歲幾瀕於危

十一歲 先考少琳府君見背余兄弟三人伶仃孤苦不堪回首十四歲習同慎米行業逾二年行閉歇未卒業而歸旋入輪船招商局管理金利源棧房垂十年勤慎不渝總其事者咸倚重之壬辰余需次粵東迎養 先妣胡太恭人兩弟眷屬俱至粵未幾余權陸豐新寧遂溪縣事兩弟襄理諸務而弟性慈祥和易每夕必代余閱視監獄羈所對於犯事人溫語詢問有所不便語於余輒爲整理以故管獄人等不敢舞弊犯皆感之廣州灣之役余奉總督茶陵譚文恪公一再電催回省而受代無人乃電商方伯命弟

權管印綬數日乃得旋省庚子余與弟奉母回籍三  
弟子順以差事留粵尋余奉鄂督南皮張文襄公檄  
調赴鄂弟則晨昏侍奉使余無不遑將母之嗟辛丑  
文襄委余辦理籤捐滬局弟襄理局務月必親赴漢  
皋領票如是者有年乙巳九月先妣患痢疾弟衣  
不解帶者兩旬自遭大故後事余夫婦益恭恒曰父  
母既歿長兄嫂猶父母也弟生平至性待人言語爽  
直往往如此癸丑余渡東瀛遣祖同祖壽兩姪先後  
至東曰予不能侍兄嫂左右汝輩當代予往也乙卯  
余居神戶弟來省視遍遊西京大阪諸名勝歸而弟

婦陸恭人病余卽遣兩姪歸侍丙辰正月弟婦辭世  
弟以晚年喪偶恒鬱鬱難以爲懷而病根實中於是  
矣上年六月崑山新屋落成舉室遷住余方以爲老  
年昆弟常聚一堂天倫樂事無過於此又慮家庭敘  
順不能久長恒用惴惴乃今年舊曆正月間弟言語  
忽蹇澀三月余送兩孫赴日本留學歸弟已茹素兩  
旬而言語稍清余力勸年老之人不宜茹素乃卽腥  
食蓋猶以長兄之言爲不可違也五月舉動改常度  
神志忽明忽昧六月祖同自吉隆埠歸省神明頓清  
謂近地人浮於事南洋雖遼遠主人情重職任匪輕

宜速往毋以老人爲念祖同稟商於余余察弟神經雖病而體氣猶勝以爲可治而瘡乃許絕裾而往不料八月以後飲食銳減時而笑樂時而悲哭神經益瞽亂諸藥莫效至十二月六日卽舊曆十一月初四日酉時溘然長逝矣嗚呼痛哉余兄弟三人從此中折矣弟性聰敏祇以蚤歲孤露家貧失學年未及冠輒習商業又以所主者中道折閱未克學成中年以往佐余治家政安分守己絕無浮慕蹟其生平事毋事兄相見以天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見當世苟且富貴者輒期期以爲不可夷攷其行亦猶三代直道而

行之儔也而今已矣蓋棺論定余敢阿私所好哉

期服兄李鍾珏和淚述

先是弟雖神經錯亂然笑樂時多至十月初旬忽起  
悲哭時止時作初十日次孫女金鈞在滬病歿是日

上午弟在內堂東廂忽大哭不止是屋即爲次孫女  
回靈設位之室

未幾噩耗至弟若有先知者且適在此屋內奇矣次  
孫女聰敏貞靜未笄而殤戚鄰咸爲惋惜余旣爲刊  
優曇集將其所書靈飛經千字文及羅池廟碑並花  
卉畫九幀合爲一冊茲錄略述一篇於左

亡次孫女吉謙略述

女名金鈞字吉謙次子祖芳之長女母葉氏余同年  
麗雯先生次女也生於壬寅四月自幼聰慧好幽靜  
七歲入三育女校九歲改入育賢女學十一歲初等  
畢業時余勸設女子法政學校乃入預科卽能作小  
論得國文教員王季貞先生獎勵文思日進癸丑之  
役余東渡日本九月次媳葉氏在家病故女年十二  
哀毀如成人自是終歲思母悲苦多而歡樂少矣甲  
寅春偕諸弟妹來東時余僑居橫濱卽設家塾延師  
授東西文而以國文自課之如是者二年學益進丙  
辰夏歸國七月隨余居崑山病瘡經月九月余大病

女憂皇無措朝夕不離病榻丁巳偕其姊景昭肄業蘇城英華女校余送之往駐於惠中旅館忽語余曰吾最不解女子好金珠飾物要此何用不過博男子愛悅或誇耀于窮乏者耳余深異其言乃問曰爾何好曰吾只好讀書求學問足矣因是余益心愛之顧體弱善病在蘇一學期屢患病又不肯曠課暑假歸余謂之曰讀外國文爲他日社會交際用耳然爾性情與社會交際相左他日學成亦無所用不如專力國文兼習書畫以怡悅性情何如乃延崑城名宿王頌文先生課以文學讀近人選本左傳菁華錄不數



月所作驟進王先生語人曰近得一女弟子真美材也然筆端時露悲颯氣屢戒之不能改余亦知此女非享庸福者欲成其材他日爲貞女爲烈婦乃博選清古文家集中貞烈節孝諸傳命之讀若投所好日課一篇手錄成帙余恆以是期許之不料蒼蒼者並是而蘄之也今春問及韻語因授昭明選本命將古詩十九首讀之上口成誦學作五言詩楚楚有致學書初臨靈飛經小楷自憇纖弱腕底難虛比見余及余從妹華書常臨蘇書羅池廟碑乃亦臨之恆以夜飯後懸臂摹寫竟得神似又從華書祖姑母學畫花

卉亦娟秀可愛今年自立記事簿以檢勤惰夏間忽  
搜集余所作古文辭手錄之又輯錄前漢書詔令其  
劬學如此女自居崑山後不樂往滬七月間其三舅  
父企孫赴美留學余乃挈往送行一宿卽歸陰曆九  
月下旬余從弟小舟之女出閣初不欲往繼念上年  
曾送從姊景淵之嫁於誼當往乃侍祖母赴滬卽染  
時行症發熱咳嗽余之義女張竹君醫生素愛女如  
己出留住育賢校中悉心醫治余於二十九日到滬  
熱勢已減十月初一二日左脅作痛用藥敷治痛止  
而咳嗽未已初六日熱淨咳減神色亦佳余爲處方

以清肺經餘熱服四劑漸能起坐余見華書及祖芳均在滬初八日回崑是日上午八時往視問夜能睡否則睡頗熟咳否則咳少診其脈亦調余心頗安初九日余三弟之女守勤往視回崑亦云較前日稍愈不料初十日巳時大咳不止痰不得出氣脫而逝嗚呼痛哉余述至此不能贅一詞矣世之君子倘矜其志趣之不俗而哀年命之不長寵錫瑤章以光泉壤謹九頓以祈之

祖父且頑老人述

八年己未六十七歲

三月復至日本促印閣帖時以米貴工昂楮墨價漲  
所訂合同不克履行乃酌加工資展期一年歲事適  
兩孫春假偕往箱根徧游各勝景旋偕林少東君訪  
中村不折井上靈山田口米訪諸君談論書畫碑帖  
至四月下旬歸國

箱根湯本萬翠樓遠眺逢鈞盛鈞兩孫侍

隔岸櫻花晚更妍遠山松柏欲參天水聲瀾瀾憑欄  
聽沁入心脾萬慮捐

玉簾瀧

和名曰瀧

百道飛泉似玉簾深林坐對意悠然畫師欲寫何從

寫辨其畫家吾有名人粉本傳  
圖余藏此毛延壽水簾與此景相似

### 詠千條瀧

老嫗山居二十年未逢大旱水無泉  
逢鈞問賣茶婦云居此二十年

未見從來世事滄桑變不及千條永久傳  
水涸

九年庚申六十八歲

二月為長孫逢鈞娶婦於松江顧氏一切俱從儉約  
不隨俗尚不發請帖而親友來崑賀喜者頗多新婦  
名慕潔為省立女子蠶業學校畢業生

五月江浙軍界因事誤會各屯兵於滬甯鐵路蘇軍  
紮青陽江浙軍紮黃渡旋經商會調解即息兵然崑

城備受驚慌紛紛遷徙余適在家鎮靜勿動事平赴滬戚友代爲危險僉謂崑山適當衝要一日有事人口可避書畫等物勢必拋棄不如寄頓滬地爲妥適靜安寺路有三層空屋一所乃租設古董書畫舖名曰多寶齋藉以寄頓

九月初旬接烟台關監督王稚虹君快郵悉三弟患頸癰頗重囑派人接回醫治當命大兒祖慶侍三叔母於十一日赴烟至則病已亟入海軍醫院至十八日去世十九日接電卽匯款往弟婦大兒在烟人地生疏幸警察局員溫君琬堂幫同料理棺殮妥帖柩

寄江蘇會館十二月初蒙溫君託人運滬寄集義公所余已購定高橋鎮西南二十二保二十三圖印家橋地六畝恰可築余兄弟三坟爰於十二月初十日在也是園領帖十二日出殯先二日將二弟之柩由崑運滬於是二弟夫婦三弟及其次子季涵並余次孫女吉謙共五柩同下鄉安葬茲錄三弟事略於左

三弟子順事略

弟原名泰源號子順後改名鍾泰清咸豐戊午年九月初四日生四歲卽遭亂先妣胡太恭人挈之投河遇救得生九歲喪父先從張心齋世伯讀後至滬

入崇正官塾弱冠卽隨張殿臣表兄操航海業至牛莊天津一帶營運如是者有年旣而改他業所如輒阻恒鬱鬱不得志後侍先妣抵粵時余差事紛冗家務悉委諸兩弟秩然有序甲午余赴陸豐任弟稽核征收深資臂助其後爲太倉錢璞儒君延至番禺署佐理會計遂納貲以從九職員到省時粵東開辦巡警第奉委南關警員昕夕從公勤勞倍至屢得優敘旋以親老辭差挈眷回籍在籤捐滬局辦事有年與二弟蘭臺輪流赴漢口領票乙巳十月先妣棄養弟哀毀骨立光復後籤捐停辦爲余董理大觀書



畫古董舖癸丑余赴日本弟收東大觀店務甲寅春  
運大正博覽會賽品赴東遂留東兩年未嘗一日離  
余左右也丙辰春余先回國五月項城死國事粗定  
弟率二兒等收拾行裝旋滬明年全眷住崑山兄弟  
三人得聚首十閱月未幾王君稚虹任蕪湖關監督  
邀弟往本年調任烟台王君挈眷由蕪入部幕友星  
散弟獨爲之運行李到滬正月初旬隨王夫人赴烟  
余送行見弟勞苦太甚聲爲之啞囁其到烟靜養而  
別不謂竟成永訣哀哉弟賦性戇直以誠待人不逆  
人詐委以事必竭盡心力爲之上年除夕回家一宿

卽赴滬爲主人採辦用品滬上不獲則赴蘇又不獲  
復回滬央人四處購求必獲乃已舉此一端可以知  
其人矣中秋後一日頸已生癰猶勉陪主人之戚讌  
飲厥後癰漸大成癰又爲粗工動刀傷血管血湧不  
止遂致不起痛哉弟生二子一女長祖福字叔彬十  
四歲時由遂溪回省途中患溫病失醫治至省病故  
聘蘇州陳贊甫君之女先一年病歿於羊城乃迎其  
柩合葬於徐家橋祖坟之右次祖鏞字季涵娶鎮江  
楊氏生一女殤丁巳三月以肺病歿無子余以二兒  
祖芳之次子新鈞承繼祖福兼祧祖鏞而弟亦慰情

聊勝矣女守勤適蘇州潘炳華曾蔭東京帝國大學文科畢業生嗚呼余何不幸兩弟皆先我而死爲之經紀其喪而弟之死不得一面尤可悲已

期服兄鍾珏和淚述

十年辛酉六十九歲

正月江趨丹君以其古玩陳列於多寶齋樓下並勸辦中華信託公司四月議集股擴充遷公司於南京路時信託交易所紛紛而起余以爲斯二者各國恒有但得其人則事可經久而社會與公司俱獲利否則非徒辦事者有失敗之虞社會亦受影響爰本斯

義勸辦信交日報著爲論說以諷諭之冀入正軌主  
筆政者爲李佑之君

四月長孫逢鈞得一男命名曰高吉

己未夏滬地時疫大作紳商設臨時救濟社中華神  
州兩醫會各擔任診務事平參藥業領袖與神州醫  
會會員商議將南市時疫救濟社改爲醫院賃鹹瓜  
街太平街民房勸立滬南神州醫院上午送診貧病  
給藥並設病房留養純用中醫中藥主其事者爲四  
明王君祖德公推余爲院長本年六月彙集開辦以  
來事蹟並收支款目著第一屆徵信錄余作序一篇

錄後

生人之痛苦莫甚於疾病疾病之痛苦莫甚於旅客  
與貧民往年予在南市辦公恒見各店舖夥友之無  
家室者一遇疾病呻吟一榻問視無人又如苦力之  
徒一病則生計無入既乏醫藥之費更增庚癸之呼  
心焉憫之爰勅設上海醫院留養病人但當時以辦  
事上之簡易治病概用西法惟門診則兼請中醫恒  
懷缺憾前年南市醫藥界諸同志發起滬南神州醫  
院純用中醫旅客貧民羣稱便利兩年以來住院及  
門診日有增益衆論翕然是舉也經費以參藥業及

各業月捐爲基礎尤賴各界善士慷慨解囊俾獲從容展布然而院中辦事諸君子實心毅力亦足以副好善者之盛心已茲造己未開幕至庚申年底止徵信書告成予受而讀之初以爲規模狹隘未足償宏大之志願繼念凡事由小而大但求實在不事鋪張他日擴而充之非無藉耳所望各界善士鑒於旅客貧民之日衆疾病痛苦之可憐樂善不倦益發慈懷予雖老邁猶願隨諸君子後擴而充之以成宏大之規模是不特救濟窮黎抑亦保存國粹之一端也

中華民國十年六月上海李鍾珏序

七月友人發起內地證券交易所強余列名其宗旨謂租界交易所林立而內地獨無將來內地金融勢必爲租界吸收殆盡擬呈請當道批准立案余於各項交易所向未入股此次迫於友人情面勉從其請私謂各交易所恃在租界不盡遵照部定章程內地設立必可悉遵部章作一模範孰知人心難測事與願違開幕不及三月經紀人虧欠至二十餘萬竟至不可收拾而當時興高采烈諸君咸置不問余一生所辦之事未有若斯之失敗者雖此心可質天地而不可以對股東年將七十留此污點可痛可恨

十一月上旬粹華製藥公司開幕刊記念書製序錄  
後

余友廣州左子興君秉隆邃於西學而喜讀中醫書  
甲戌余游新嘉坡時子興爲總領事下榻衙齋五旬  
餘日昕夕談論時事外多言醫子興嘗謂中國藥物  
原料富於外洋功用亦多神驗惟煎藥有不適於用  
者三一不適於行旅二不適於醫院三不適於貧民  
若煉爲藥水或磨爲藥粉以代飲片則三不適免矣  
余深韙其言腦經遂有製藥之印入抗塵走俗越三  
十年未暇研究而行之前年四明王德祖君等創設



滬南神州醫院用煎藥舊法病人多至數十藥罐亦數十三不適中實見其一至夏令時疫發生遇危險之症若待煎藥藥未熟而人已亡矣此又三不適外增其一也於是與院醫發起製藥之議先以少數試驗有效乃謀於余創立公司設廠廣製其言適與余腦經所藏印合遂極力贊成相與組織自公司成立以來六閱月矣製成各藥將近數百種又製丸藥三百數十種賃屋於南京路擇吉開始發行此爲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舉可以便救濟而挽利權國計民生咸有關繫余老矣猶得隨諸君子後坐觀其成何幸

如之王君擬刊記念書爰叙其緣起如此且頌老人  
李鍾珏識於玉山平泉書屋

十一年壬戌七十歲

二月初旬開內地交易所股東會公舉清算員三人  
另設清算處作一結束而多寶齋店鋪亦推與江趨  
丹君獨辦

前年蘇省選舉國會衆議院議員余承地方公推應  
選去冬十一省新選議員咸集北京函電相招不得  
不往因於陰曆二月下旬入都住順治門內安兒胡  
同內姪婿沈君商耆家未幾奉直開戰長辛店礮聲

入夜輒聞而京城秩序如常當戰事方興議員多數  
出京無從集會余於四月下旬返滬

余自辛亥後從未一至北京此次入都所見景物非  
昔自表面觀之道路警察電燈自來水車輛無不改  
良而中央公園尤爲特色惟政務之敷衍官僚之泄  
沓更甚於清季綱紀日弛道德日喪管子曰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可勿懼哉

四月在京時往視曹豫材君之疾已入膏肓矣八月  
聞訃念卅年老友溘先朝露情何以堪乃於九月初  
赴津弔唁居兩日入京仍下榻沈宅姚君子讓亦住

於此朱君福田先來京在其郎君炎之邸中時相遇  
從越兩旬出京擬赴濟南登泰山天時驟冷不果行  
在津與鍾君敬安曾君志忝盤桓兩日乃回滬

本年兩次到京或舊雨重逢或新知契合同鄉如周  
君贊堯吳君和甫朱君錫百陸君見山黃君雲深誠  
書謝君景涵唐君質甫伯文曹君潤田胡君伯平李  
君蘭舟沈君思齊張君子佩徐君子球沈君楚臣王  
君桐孫張君繼齋錢君孟材沈君子堅張君丹榮茅  
君佐腴張君擷籛徐君文言瞿君紹衡汪君馥君朱  
君炎之周君少雲曾君志忝鍾君敬安知交如方君

宣甫灌青喬梓張君彥雲顏君韻伯賀君雪航闕君  
霍初曹君慶五何君少麒次衡胡君默青巖君飴庭  
及門如雷君韻午杜君長孺熊君樹棠丁君小樹等  
諸同學迭爲東道主醉酒飽德深感隆情書此以誌  
弗護

十二月十六日七十生辰是夕在女婿王靜涵女兒  
明卿家夜飯先已苦口堅辭戚友勿祝壽勿製屏有  
贈聯贈詩者謹錄其詞如左

聯語

碩學冠時尊爲山斗

七豔稀齡康疆逢吉

大年杖國望若神仙

廿年老友道義相高

勞錫昌

筱濂

同上

白傅高年猶耽詩酒

啓期真樂不廢弦歌

汪原渠

伯軒

紫字丹書五千道德

吉金樂石六一文章

姻世姪林紹銓

桑梓蒙庥海天保障

松喬齊壽陸地神仙

且頌七十歲自敘

劉炳照

補錄壬子贈聯

偉績著匡時游五嶺三楚以還更桑梓關心德澤徧  
申江應見億萬家頌禱

耆年逢杖國喜椿樹萱花並茂又孫曾繞膝觥籌滿  
子舍共祝八千歲春秋

受業譚繼亮

詩章

一老擇地來息轅有如龐公隱鹿門賤子數稔未通  
刺今年寵召傾酒樽藹然天地入胸臆後生小子照  
春暄心地寬若雲夢澤官資志卻衡嶽尊綺霞孕面

似綺歲那知古稀壽已臻羣公有詩吾擱筆寡情未  
免旁人論我公英英三吳彥名經作宰棠蔭繁最是  
棘棘不阿處南越到今口碑存掛冠寧迂上峯意恥  
見侵蝕腥中原滿腔肝胆一古劍賣與君王護黎元  
滄桑以後蒼老醉不管銀漢風浪掀申浦燬火徹天  
際公在鯨鯢齒止奔心頭毫釐百姓肉魯連排解出  
一言退不居功潮靜落玉岫築椽老龍蟠曠覽英豪  
多于髮誰肯末路伍鶴猿公獨曳杖逍遙適彷彿靈  
木蟠崑崙龐眉映耀綠鬢髮廉泉新釀酒醇温百年  
形影神永保卽是金剛不壞身多收古器壽與埒秦



漢彝鼎魏晉罇延年進祝無若此公之豪氣猶朝暉  
平書先生七十壽辰賦此祝嘏並希斧政

崑山世晚邱樾呈稿

七十強如少壯人一年兩踏輦紅塵公今歲兩看花

酌酒供頤養品畫評碑別贗真誕比東坡先四日壽

同西母永千春山南乞得梅花地聊作菟裘索笑巡

同堂四代有餘慶更喜齊眉偕孟光洗耳怕聞新政

局中懷饒具活人方自公流寓來南武利我交通在

正陽客秋我崑築城廂路老子猶龍真不老頌申俾

爾壽而康

壬戌冬日率賦小詩二律奉祝平書老伯大人古稀  
雙慶卽乞誨政

愚姪王慶祉呈稿

李丈園中皆古梅柯如屈鐵紛錯奇漫道婆娑  
態春來着花無醜枝我至適逢風雪暮別業荒寒足  
難措東隣歲歲得春先欲憩琴書將臘度不問主人  
先問梅含蕤首肯留客住却恐客留嫌寂寥暫飾瓊  
花添妙趣凡梅故有歲寒志此皆已餘百年心樛枝  
幾經撼風烈疎萼益思鍊雪深昨日西隣饋肴酒居  
停主人兼賓友主人今年已七十龐眉皓首梅俱壽

猶豪酒興壓一座縱談彝鼎誇所有當年勛業靖海  
疆黃浦廣州波不揚盤根錯節耐磨折回首令人驚  
倔強如公稱作梅花主人老梅老恰兩似彭澤愛菊  
濂溪蓮何如孤山林處士此行未探孤山春猶幸伴  
梅隨主人

壬戌歲臘寓李文平書梅園適近李文七十壽辰賦  
此奉壽並請教正

張冶未是草

先生安可仰學富復詞鴻矍鑠精神老珍藏翰墨叢  
梅園敞別墅滬上著奇功遊擬赤松子迄今人拜崇

皆爲玉峯好我西君在東敢稱知己例忝附白頭翁  
昔著香山社茲將華祝同桂蘭皆砌盛梅鶴况清風

張志潛未是草

七秩開筵羨謫仙香山韻事會高年此生晚節追彭  
澤垂老吟懷繼輞川拓地梅園饒勝景看山玉岫締  
良緣溯從海上僑居後恩被吾鄉道路傳

折腰升斗早辭官自粵歸來息影安山水娛情前度  
事文章壽世者番刊被恩歛浦商民感治績遂溪棠  
蔭看恰好萬家頌生佛期頤天錫倍加歡

世姪閔鍾文采臣拜稿

願從七秩祝期頤香雪寒梅正放時頌壽南山詩滿  
篋豪情北海酒盈卮陶潛寄傲公堪比太白風流人  
盡知更喜一堂臚四代峻岫鶴骨好丰姿

開筵慶祝謝同人刊得文章壽世真雅淡襟期原異  
俗性情花木早怡神著書明道千秋業調息希夷百  
歲身猶憶卜居來歛浦梓鄉義舉感公仁

世晚顧紹濂蓮伯拜稿

知公七秩敞瓊筵杖國於今典禮全貢樹生香懷早  
歲耆英雅會定高年居官東粵留棠蔭建業申江頌  
市廛却喜期頤到處祝南山詩句晉堂前

先生四代慶榮熙繞膝孫曾杖履隨恰好兕觥同祝  
壽又看鴻案樂齊眉年來晚節陶潛柳老至吟懷太  
白詩生誕嘉平月圓後臘梅香報占春枝

不作江頭歇浦游山前來築小園幽爭傳鶴骨康強  
體定伴梅花福分脩自昔猶龍推老子從今威鳳識  
荊州萬家功業稱生佛仁者早徵錫九疇

一般義舉澤流長高誼雲情惠我鄉望族隴西遐邇  
著卜居玉岫姓名揚折腰升斗堅辭却息影林泉作  
退藏家有名園裝點好子昂書法畫倪黃

小姪證禪程廷樞拜祝

予頻年收藏書畫用珂羅版印出者已不少近得顧亭林先生六十五歲小像一幀係禹之鼎所繪上方亭林自題一律又梅文鼎尤侗兩題下方黃宗羲錢陸燦兩題爲藝林共賞茲特印出以供衆覽

予藏石谷真蹟頗多有四十七歲所作仿巨然長江萬里圖大卷原本絹素十二幅綴爲一卷日久裝褫接縫處凸起恐漸損壞乃改裝海滿十二幅懸之壁間洋洋大觀茲亦用珂羅版印成一冊藉備流覽江以南古石刻甚妙蘇松太三屬尤罕觀本年冬間友人嚴長慶君偶於常熟海壩獲見石颿銘一石歸

而告予乃宋元嘉十七年所刻予急命購歸石長英尺五十三寸闊二十七寸上端石颿銘小篆三字每字長五寸下刊四言銘詞共二百二十四字審係橋銘確是六朝楷書承東晉二王餘韻開隋唐楷法宗風其文見於鮑明遠集惜書不列名予得此一千四五百年古石爲之狂喜又媵以常熟虞君唐墓誌一方唐墓誌亦爲蘇屬希見此誌署名書者爲玉山陶峴係大歷時崑山書家縣志所載此石不知何年出土久爲切菜之礎刀痕縱橫幸字跡無損亦一寶也茲將石颿銘縮印以公同好



且頑老人作七十歲自敘畢乃言曰余少孤露習賈不成還學舉業年十七一衿倖獲自謂取青紫如拾芥蹭蹬十餘年始貢成均廷試以知縣用壯心未已猶兩下南北闈始絕玉堂之望己丑掣籤到粵既爲俗吏誓矢清心初結縣符謬邀嘉獎再三攝篆益懍冰淵旣而罷職歸田未遂初服鄂垣佐幕武學兼提量移滬濱十年製造梓鄉服務自治肇基逮乎光復之初攝行民政勉力期年仔肩獲卸癸丑一役保衛閭閻嫌疑蒙難居東三載始返故邦近歲以來兩折雁行鵠原抱痛強顏歡樂壯志消磨日月不居忽覺

七旬已屆回念少壯如在夢中爰溯生平作一結束  
事皆實在語不鋪張莊子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余  
之所敘皆詹詹之言也閱者作一種小說觀可爾